

沈德潛選

宋晶如注釋

廣唐宋八大家古文

世界書局印行

敘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譚陋。少時誦習。祇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並入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爲入門軌途。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有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爲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損益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乃間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卽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

焉。將怪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峭迥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董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羈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轉者。吾未見獸皮之轉。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鉤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並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此外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政漁者。學者尙究心焉。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長洲沈德潛撰。

凡例

- 一、唐宋八大家文。爲士林尊尚久矣。惟通行本多有譌致。卽任意刪截之處亦所不免。今用沈歸愚選本校印。弁詳加註釋。以便瀏覽。
- 二、本書篇目次序。悉照原刻。惟評語及所加密圈。一概刪削。使讀者有自由探討之餘地。
- 三、本書釋義。力求淺顯精詳。亦不欲稍涉繁冗。免耗讀者目力。
- 四、釋義列於每篇之末。於原文中。加數字以表明之。讀者按數檢閱。最爲便當。
- 五、生僻之字。概注音讀。於原字旁用「*」號以表之。
- 六、音註前後不無重複。卽因文制宜。亦有詳略之殊。無非爲便利讀者起見。幸勿責其繁衍。
- 七、另撰八家小傳。列諸卷首。
- 八、本書訂正數四。頗費時日。而舛誤遺漏之處。仍恐不免。如荷讀者指正。幸甚。

作者略傳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宋元豐中。進封爲昌黎伯。有昌黎詩文集。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著有柳州文集。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爲諫官。以論事切直。出知滁州。後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卒。贈兗國公。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明嘉靖中。從祀孔廟。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後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著有嘉祐集十六卷。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洵次子。與兄軾同登嘉祐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諡文定。著有樂城集九十六卷。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等州。後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朝相。封荆國公。卒謚曰文。著有臨川集一百卷。

唐宋八大家古文目錄

韓愈退之

卷一

原道.....一
 原性.....四
 原人.....六
 原鬼.....七
 原毀.....八
 對禹問.....九
 伯夷頌.....一〇
 師說.....一一
 讀荀子.....一二
 雜說一.....一三
 雜說四.....一四
 獲麟解.....一五
 進學解.....一五
 愛直贈李君房別.....一八

目錄

卷二

論佛骨表.....二〇
 潮州刺史謝上表.....二二
 為襄相公讓官表.....二五
 論今年停舉選狀.....二七
 復讐狀.....二八
 禘祫議.....二九
 爭臣論.....三一
 諱辯.....三五
 張中丞傳後序.....三六
 釋言.....三九
 卷三
 上宰相書.....四二
 應科日時與人書.....四五
 上兵部李侍郎書.....四六
 與少室李拾遺書.....四七
 答元侍御書.....四八



與孟尚書	四九	送石處士序	七五
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二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七六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五三	送楊少尹序	七八
與孟東野書	五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七九
上襄陽于相公書	五五	送王填序	八〇
與衛中行書	五七	送王秀才序	八一
答崔立之書	五八	送許鄆州序	八二
與崔羣書	六〇	贈崔復州序	八三
答李翊書	六一	送孟東野序	八四
答劉正夫書	六四	送董邵南序	八六
答尉遲生書	六五	送齊暉下第序	八六
答呂醫山人書	六六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八八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六七	送高閑上人序	八九
卷四		送廖道士序	九〇
送鄭尚書序	六九	鄆州谿堂詩序	九一
送幽州李端公序	七一	荆潭唱和詩序	九四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七二	卷五	
送殿員外序	七三	河南府同官記	九五
送區冊序	七四	新修滕王閣記	九六

燕喜亭記	九八	施先生墓銘	一四二
藍田縣丞廳壁記	九九	真暉先生墓誌銘	一四三
畫記	一〇〇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一四五
太學生何蕃傳	一〇二	柳子厚墓誌銘	一四六
圻者王承福傳	一〇三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一四九
毛穎傳	一〇五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一五〇
平淮西碑	一〇七	祭馬僕射文	一五二
南海神廟碑	一一二	祭柳子厚文	一五三
黃陵廟碑	一一五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五四
柳州羅池廟碑	一一七	祭十二郎文	一五六
曹成王碑	一一八	祭鱸魚文	一五九
烏氏廟碑銘	一二二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一二五		
唐故相樞公墓碑	一二七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一三〇	獻平淮夷雅表	一六一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一三三	駁復讐議	一六五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一三八	桐葉封弟巖	一六六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一四〇	晉文公問守原讖	一六七
		捕蛇者說	一六八
		柳宗元子厚	
		卷七	

觀八駁圖說

一七〇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一一〇四

箕子碑

一七一

零陵郡復乳穴記

一一〇五

封建論

一七二

零陵三亭記

一一〇六

劍門銘

一七七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一一〇七

寄許京兆孟容書

一七九

永州新堂記

一一〇八

與蕭翰林俛書

一八三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一〇九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一八五

游黃溪記

一一〇一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一八七

卷八

卷九

送澥序

一九〇

始得西山宴游記

一一〇四

送婁園南秀才遊淮南將入蜀序

一九一

鉅姆潭西小邱記

一一〇五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一九二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一一〇六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九三

袁家渴記

一一〇七

愚溪詩序

一九四

石渠記

一一〇八

序飲

一九五

石澗記

一一〇九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一九六

小石城山記

一一一〇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一九七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一一一〇

興州江迴記

二〇〇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一一一

四門助教廳壁記

二〇二

唐故御史周君楨

一一一三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一一二
陸文通先生墓表	一一六
先侍御史府君祔道表	一一八
段太尉逸事狀	一二二
梓人傳	一二四
種樹郭橐駝傳	一三七
宋清傳	一三八
童區寄傳	一四〇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一四二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一四三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一四八
論削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一四九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一五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一五四
論修河第三狀	一五七
本論中	一六〇

春秋論上	一六三
春秋論中	一六五
春秋論下	一六六
朋黨論	一六九
縱囚論	一七一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一七三
與高司諫書	一七五
答吳克秀才書	一七九
答祖擇之書	一八〇
與張秀才第二書	一八二
帝王世次圖序	一八四
後序	一八五
蘇氏文集序	一八七
梅聖俞詩集序	一八八
江隣幾文集序	一九〇
釋秘演詩集序	一九一
釋惟儼文集序	一九二
內制集序	一九三

刪正黃庭經序……………二九五

集古錄目錄……………二九六

送徐無黨南歸序……………二九八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二九九

送楊冥序……………三〇〇

卷十二……………三〇二

吉州學記……………三〇三

豐樂亭記……………三〇五

偃虹隄記……………三〇六

有美堂記……………三〇八

峴山亭記……………三〇九

真州東園記……………三一〇

王彥章畫像記……………三一〇

樊侯廟災記……………三一四

記舊本韓文後……………三一五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三一六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吳公神道碑銘……………三二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三二七

卷十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三三四

尹師魯墓誌銘……………三三七

張子野墓誌銘……………三三九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三四一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三四三

黃夢升墓誌銘……………三四五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三四七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三四九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三五二

石曼卿墓表……………三五四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三五六

龐岡阡表……………三五八

禮樂志論……………三六〇

食貨志論……………三六三

藝文志論……………三六五

伶官傳敘論……………三六六

宦官傳論……………三六七

周臣列傳贊	三六八
一行傳敘論	三六九
唐大臣傳後論	三七〇

蘇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三七二
上歐陽內翰書	三七三
上田樞密書	三七六
上韓樞密書	三七九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三八二
禮論	三八五
易論	三八七
樂論	三八九
詩論	三九〇
書論	三九二
春秋論	三九四
卷十六	
史論上	三九八

史論中	三九九
史論下	四〇二
六國	四〇四
高帝	四〇五
明論	四〇七
諫論上	四〇九
諫論下	四一二
聾妃論	四一四
管仲論	四一五
辨姦論	四一七
卷十七	
審勢	四一九
審敵	四二四
任相	四三〇
御將	四三三
養才	四三五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四三八
蘇氏族譜引	四三九
張益州畫像記	四四〇

木假山記……………四四二
 仲兄字文甫說……………四四三
 名二子說……………四四五

蘇軾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四四六
 諒買榷燈狀……………四五〇
 上神宗皇帝書……………四五二
 再上皇帝書……………四七一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四七六
 論積欠狀……………四七七
 杭州召還乞郡狀……………四八〇
 狄山論匈奴和親……………四八四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四八五
 到黃州謝表……………四八六
 謝量移汝州表……………四八七
 到昌化軍謝表……………四八八

乞常州居住表……………四八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四九〇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四九六

卷二十

正統論上……………四九九
 正統論中……………五〇〇
 正統論下……………五〇二
 大臣論上……………五〇四
 大臣論下……………五〇六
 刑賞忠厚之至論……………五〇七
 既醉備五福論……………五〇九
 伊尹論……………五一〇
 論周東遷……………五一一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一四
 宋襄公論……………五一六
 范文子論……………五一八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芰論……………五二一
 論商鞅……………五二三

荀卿論	五二五	卷二十三	
韓非論	五二六	上海直隸書	五七一
論衮士	五二八	答李端叔書	五七二
論始皇橫宣	五三一	答張文潛縣丞書	五七四
論范增	五三三	與謝民師推官書	五七五
留侯論	五三五	與李公擇	五七六
賈誼論	五三七	范文正公文集序	五七七
通鑑論	五三九	六一居士集序	五七九
卷二十一		龜君成詩集序	五八一
策略一	五四一	韓魏公醉白堂記	五八二
策略四	五四二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五八四
策略五	五四五	寶繪堂記	五八六
決壅蔽	五四八	眉州遠景樓記	五八七
無沮害	五五一	凌虛臺記	五八九
敦教化	五五三	超然臺記	五九〇
敦職守	五五五	放鶴亭記	五九二
營財用	五五七	石鐘山記	五九三
倡勇敢	五六〇	卷二十四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五六二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五九六

裴忠觀碑	五九八	乞誅竄呂惠卿狀	六三〇
司馬溫公神道碑	六〇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鄧俠狀	六三五
日喻	六〇七	商論	六三六
稼說送張琥	六〇八	大國論	六三七
剛說	六〇九	三國論	六三九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六一一	隋論	六四一
書吳道子畫後	六一一	唐論	六四三
書蒲永昇畫後	六一二	卷二十六	
方山子傳	六一三	巨事策一	六四七
亡妻王氏墓誌銘	六一四	巨事策四	六四九
祭歐陽文忠公文	六一五	民政策二	六五二
蘇轍子由		元祐會計錄序	六五四
卷二十五		古今家誠序	六五七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六一七	齊州閱子廟記	六五八
爲兄賦下獄上書	六二二	武昌九曲亭記	六六〇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六二三	黃州快哉亭記	六六一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六二六	上樞密韓太尉書	六六三
乞貶降韓縝第七狀	六二八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六六四
		曾鞏子固	

卷二十七

稷槍州謁閣上殿疏.....六六六

福州上執政書.....六七一

寄歐陽舍人書.....六七五

與孫司封書.....六七七

戰國策目錄序.....六七九

列女傳目錄序.....六八一

陳書目錄序.....六八四

禮園新儀目錄序.....六八五

先大夫集後序.....六八八

范贊之奏議集序.....六九〇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六九二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六九三

宜黃縣學記.....六九五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六九七

越州趙公救晉記.....七〇〇

思政堂記.....七〇二

墨池記.....七〇三

道山亭記.....七〇四

分寧縣雲峰院記.....七〇六

書魏鄭公傳.....七〇七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七一〇

進戒疏.....七一九

原過.....七三〇

性情.....七三一

卷三十

周公論.....七三三

禮論.....七三四

莊周論上.....七三六

上田正言第一書.....七三七

答韶州張殿臣書.....七三九

與趙嵩書.....七四〇

周禮義序.....七四一

慈谿縣學記.....七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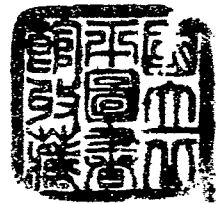
桂州新城記	七四四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七五〇
芝閣記	七四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七五三
遊褒禪山記	七四七	祭范潁州文	七五四
揚州龍興講院記	七四八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七五六
讀孟嘗君傳	七四九	傷仲永	七五七
讀孔子世家	七五〇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一

韓愈退之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也。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



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煙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

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以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乎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謂之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音】(一)臨(上羽切)(疑)音但(五)音格
【釋義】(一)仁與義為定名。言道德由仁而生。故以仁義為定名。(二)道與德為虛位。言仁義因道德而著。道德之事非虛。道德之位則虛也。(三)道有君子小人。德道者為君子。特道者為小人。知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四)德有凶有吉。道德而出于仁義者。則為君子之道。及吉德不出于仁義者。即為小人之道。及凶德。凶德則盜賊奸好。吉德則孝教忠信。(五)老子。姓李。名耳。周時人。(六)臨。臨。小惠貌。(七)子牙。預立貌。(八)火於秦。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豈為以且。(九)黃老。漢代好黃帝老子之言。(一〇)佛子。晉魏梁陳。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遂至晉魏梁陳之間。佛教愈盛。橋中夏焉。(一一)得。橋朱也。信為我之說。于信教為異端。(一二)墨。墨翟也。信兼愛之說。與楊子並稱。同為儒家之害。(一三)老者。謂學老子者。(一四)佛者。謂學佛者。(一五)為孔子者。謂學孔子者。(一六)說。說也。(一七)訊。問也。(一八)為民者。四為民者。四謂士農工商。如佛老為六。(一九)處其一處其二。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二〇)釋。釋。釋也。(二一)急。勸。勸。疲也。懈也。義與倦字同。(二二)陰。陰。謂無陰。而極阻于北者。(二三)符。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符竹使之類。各持其一。以取信。覆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二四)而。沙。沙。三而字同。(二五)清淨寂滅。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二六)黜。擯斥也。(二七)天常。天之常經。殆言天倫也。(二八)夷禮。左傳。魯公二十三年。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二九)戎狄。是庸荆舒是也。語見詩魯頌。騶。擊也。荆。楚本號也。舒。亦國名。與楚國相近。鄧。訓艾。靡。趨均擯也。(三〇)天神。假。至也。古者天子有郊天之禮。即祭天也。(三一)人鬼。祖宗也。(三二)荀與。荀。與。戰國時人。揚雄。東漢時人。(三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言佛老之說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三四)人其人。言僧道俱令還俗也。(三五)廬其居。言寺觀皆改作民屋也。(三六)鰥寡孤獨廢疾。老而無婚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四者皆窮民之無告者也。廢法。謂精澆或體力不完全者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二。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奸。瞽瞍之舜。禹之鯀。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註音〕(食)讀爲異(我)讀爲俄(幾)音逆

〔釋義〕(一)主於一而行於四。主於一。主于仁也。四者。禮信義智也。(二)其於四也。擬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非少有而偏少。即少反而偏多。其四者亦雜而不純。(三)情亂也。(四)視其品。言視性之品之上中下。而得情之中與否。(五)甚過也。(六)亡不及也。(七)叔魚。姓季舌。名剛。春秋時晉人。《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糞壘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後果以貪被殺。(八)揚食我。即叔向之子。《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反掌。謂其將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季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也。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詩揚食我。(九)叔向。姓季舌。春秋時晉賢大夫。(一〇)越椒。《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虛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成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越椒後果亡若敖氏。(一一)子文。即鬬穀於菟。越椒之從父也。(一二)后稷之生也。五句。舜時。虞官名。后稷。周時。始祖。棄爲是官。因釋棄爲后稷。棄母。姜。憑陵。巨人跡。而有娠。生棄。以爲不祥而棄之。故名棄。《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圻不副。無災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岐嶷。謂有所知。幾幾。謂有所識。艱也。(一三)文王之在母五句。《國語》文王在母不愛。在傅弗勸。虞師弗煩。(一四)朱。堯子丹朱。(一五)均舜子。禹均。《空管蔡。文王子管叔。蔡叔。文王崩。子武王立。武王崩。弟周公旦。賴武王子成王即位。管蔡作亂。周公殺管囚蔡。其亂始平。(一六)瞽瞍。舜父。(一七)鯀。禹父。(一八)孔子謂不移。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推闡之。以爲孔子所謂不移。乃性之品。性固相近。上者可教。下者可教。

原入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袁狄禽獸皆人也。曰

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山川草木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釋義】（一）一視而同仁。平等之慈惠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有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

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註音】〔寤〕音度。

【釋義】(一)寤。時也。(二)燭。照也。(三)躬。身體也。(四)寤。疾雷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

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諱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釋義】（一）周，密也。（二）約，簡也。（三）舜，仁義人也。（孟子）舜由仁義行。（四）華人，有才能之人也。（五）取其一二句，謂改其一長，不苛求其短。（六）卽其前二句，取其最新之益，不問其舊時之過惡。（七）廉，謂祇取一端，不盡備也。（八）應，贊同也。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

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效。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註音〕(傲)殊六切(數)音朔

〔釋義〕(一)不效。不害也。(二)時益以難理。猶言世殊不易治。(三)不數。猶言不常有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文武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一二子乃獨取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一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註音】(亘)音宣

【釋義】(一)亘。揚布也。(二)萃乎。萃。山高貌。或曰。峯頭嶺巖也。(三)巍。高大貌。(四)微子。殷紂庶兄。名啓。紂淫亂。賢諫不聽。遂去之。周公諫武庚。命微代殷後。國于宋。(五)抱祭器。史記。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六)伯夷叔齊。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見春秋。少微傳。(七)取食其粟。史記。周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八)標準。標。表也。準。謂準繩也。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遍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註音】(讀)音豆(鄭)音談(萇)音長(聃)音耽

【釋義】(一)傳。傳也。(二)句讀。文字語絕處爲句。語未絕而點分之爲讀。(三)不齒。言不以同類齒數之也。

(四)郯子。郯。國名。在今山東鄆城縣境。郯子。郯君也。知少吳氏以爲名官之故。孔子見而學焉。(五)萇弘。周大夫。

孔子訪樂焉。(一)師襄。樂師名襄。孔子學鼓琴焉。
(二)老聃。即老子。孔子問禮焉。
(三)李媯。唐正元十九年進士。
(四)六藝。六經也。即詩書易春秋禮樂也。
(五)禮。禮也。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益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酷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酷乎酷者也。荀與揚大酷而小疵。

【釋義】
(一)揚雄書。漢成帝時人。字子雲。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以文章名世。著揚子法言。大玄經等書。
(二)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好事者。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干言干求也。
(三)紛紛籍籍。雜而多也。
(四)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
(五)百家之說。百家雜說也。
(六)老師大儒。指孟子荀子也。
(七)荀氏書。即荀子也。荀子爲荀况所作。况又稱荀卿。爲齊襄王椽下祭酒。避魏適楚。楚春申君黃歇以爲蘭陵令。歇死而荀卿廢。後世。即避魏陵。所著荀子。凡數萬言。
(八)孔子刪詩書。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四十四冊。刪其煩亂。爲百二十篇。古時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可述于禮義者。凡三百十五篇。
(九)筆削。筆記載削。削除。古用竹簡。有所改易。即削去之。故云。
(十)疵。病也。
(十一)削荀氏之不合者。如原性所言。荀氏之性惡說。載荀子性惡篇中。如此類者。皆不合于道。殆即昌黎所欲削去者也。而不知其統。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德。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爲昌黎所

雜說者說。

雜說一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相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註音】(景)讀如影 (相)音骨

【釋義】(一)嘘。呵也。(二)雲固弗靈於龍。謂雲乃龍口所自出。故弗能靈于龍也。(三)茫茫窮乎玄間。茫茫。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四)薄。迫也。(五)伏。掩也。(六)水。履也。(七)相陵谷。相。駕段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八)憑依。依托也。(九)易曰雲從龍。周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註音】(麟)皮研切(禮)音曹(歷)音歷(食)音寺
【釋義】(一)伯榮。姓孫名闕。秦穆公時魯相馬者。(二)駟。並也。(三)槽。繫馬之所。(四)食馬者。以芻秣食馬也。(五)策。繫策也。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註音】(麋)讀若迷

【釋義】(一)麋。獸名。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二)鬣。鬣爲四靈之一。(三)昭。昭明也。(四)詠。於詩。謂詩有麟趾篇也。(五)書。於春秋。謂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以是絕筆也。(六)不類。不同凡類也。(七)豺。與狼同類。(八)麋。鹿之大者。(九)鬣。馬領上毛也。(十)不祥。左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高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

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柁。櫨侏儒。根蘭。居榱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

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一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睡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榼。而譽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葠苓也。

【註音】(行)去聲 (爬)音琶 (剔)音惕 (扶)音扶 (曷)音執 (齏)音底 (苴)音沮 (聲)音赦 (龜)音巴 (闕)音宏 (采)音旨 (樵)音角 (櫛)音博 (櫛)音虛 (椹)音限 (關)音臬 (屈)音章 (襍)音厝 (唐)音卑 (杙)音弋 (葠)音希

【釋義】(一)國子先生韓文公自謂也。唐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二)大學。國學也。(三)館。授業之所。(四)思精求之意。(五)隨。苟且之意。(六)張。寬也。言所以爲治之具。盡其施設也。(七)占小彖句。占據也。率。大抵也。緣。取也。(八)名一藝句。名一藝。以一藝成名也。庸。用也。(九)爬。羅剔扶。爬。排也。四字皆搜剔之意。言搜取人材也。(一〇)括垢磨光。謂造於人才。(一一)列班位也。(一二)披。翻閱也。(一三)提其要。舉繁挈領也。(一四)鉤其玄。指深研也。(一五)摛。棄也。(一六)繒屨。《詩文》屨。日影也。言夜以繼日。(一七)兀兀。用心貌。(一八)齏。齏也。(一九)獲。排去之也。(二〇)補直。補。置履中草。所以襯履。補直。裨補。修其殘缺也。(二一)張皇幽眇。張皇。張大也。眇。微也。道之幽眇。張大而發彈之。(二二)瑳瑳。瑳瑳也。(二三)茫茫。不明貌。(二四)紛。紛也。言含糊文章之英華也。(二五)姚姚。姚姚。舜姓。姚。禹姓。(二六)輝輝。輝輝之意。(二七)揚。揚。揚夏之書。輝輝。謂規畫廣夏之書也。(二八)周詰殷盤。周詰。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也。(二九)佐。助。聲牙。皆韻經鏡。(三〇)春秋。言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書法。盡而且嚴也。(三一)左氏。傳詩。言左傳釋經。其辭浮虛而誇大也。(三二)易奇而法。言易之變法甚奇。而其數理則可法。

也。(三)正而始起華也。詩之義理甚正。而其文詞實華。(四)莊嚴莊。謂莊子。嚴。謂嚴毅。(五)太史所錄。謂司馬遷史記。(六)子雲相如。謂揚雄。可相相如。(七)同工異曲。言魯榮之同工而異其曲調。(八)閣中緯外。言蘊蓄西經章句也。(九)通方。通達古聖王之遺。(十)敗而頽後。頽一作窳。詩經。狼跋其尾。註。跋。窳。頽。倒貌。類有胡旋則敗其胡。胡。胡旋其尾。言進退皆難也。(十一)單南夷。貞元十九年。公為監察御史。旋謫山陽令。(十二)三年。將士。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國子博士。至四年六月。即遣為都官史。(十三)冗不見治。冗。散也。治。功狀也。(十四)命與仇謀。言命與不類。似與仇敵為謀也。(十五)頭童齒豁。童。山無草木之謂。以喻髮禿也。豁。落也。(十六)竟死何薄。竟。死。為至死也。薄。益也。(十七)為僧言何為也。(十八)忘屋大梁也。(十九)撤榘也。(二十)櫛櫛條條。櫛。柱也。櫛。柱上。階。條。條。一名棧。梁上短柱也。字或作涑。涑。(二十一)覆閣居櫛。覆。戶。覆。閣。門。限。居。戶。杜也。櫛。們。兩旁木也。(二十二)玉丸丹砂。玉。丸。藥名。即地。丹。砂。即。砂。砂。(二十三)赤箭青芝。赤。箭。即。天。麻。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名。龍。芝。出。秦。山。皆。貴。藥。(二十四)牛。糞。牛。糞。(二十五)馬。糞。馬。糞。皆。生。濕。地。及。腐。木。上。(二十六)敗。鼓。皮。主。治。急。毒。出。本。草。以。上。三。者。皆。賤。藥。(二十七)紆。絳。為。游。謂。作。游。繩。者。(二十八)卓。犖。為。僮。為。行。直。道。者。(二十九)轍。環。轍。車。也。環。循。環。也。(三十)闕。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謂。荀。卿。若。亦。乃。適。楚。春。申。君。以。為。將。陵。令。春。申。死。而。荀。卿。亦。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蘭。陵。今。江。蘇。武。進。縣。(三十一)廣。費。也。(三十二)促。促。廣。費。也。(三十三)規。薄。稍。句。言。盜。竊。舊。章。而。無。創。解。(三十四)誅。責。也。(三十五)投。開。置。散。謂。不。居。要。地。也。(三十六)財。賄。謂。祿。也。(三十七)崇。專。崇。專。也。卑。下。也。(三十八)指。前。人。句。前。人。謂。在。已。前。之。貴。顯。者。痾。痾。獨。失。也。謂。不。公。不。明。也。(三十九)誅。責。也。(四十)以。托。為。極。杖。秦。也。極。柱。也。於。小。而。極。大。故。公。以。託。自。喻。(四十一)警。毀。也。(四十二)昌。陽。即。昔。苗。久。服。可。延。年。(四十三)結。琴。即。猶。琴。主。慘。也。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泮泮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識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

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釋義〕 (一) 南陽公。卽張建封。南陽人。字本立。德宗時李希烈反。建封拒賊有功。拜徐泗濠節度使。 (二) 南陽公之庭二句。謂尋僚也。 (三) 李生。卽李君房。貞元六年進士。爲張建封之婿。 (四) 從事於彼。謂爲他所聘。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

韓愈退之著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_三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_四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_五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_六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_七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_八及禹_九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_十亦年百歲。湯孫太戊_{十一}在位七十五年。武丁_{十二}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_{十三}年九十七歲。武王_{十四}年九十三歲。穆王_{十五}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_{十六}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_{十七}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_{十八}所逼。餓死臺城_{十九}。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_{二十}。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註音〕〔頊〕許玉切〔粵〕音隴〔戊〕音茂〔昇〕音余〔燾〕力轉切〔荊〕音列〔敬〕音弗〔崇〕音粹〔邈〕音本切

〔釋義〕(一)備骨表。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筵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德之。置宮中三日。王公士民瞻奉。捨粥。惟恐不及。意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二)漢時流入中國。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傳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玄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於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三)黃帝。名軒轅。姓公孫。(四)少昊。名鸞。姓己。黃帝子。(五)顓頊。黃帝孫。年二十即帝位。初國于高陽。故號高陽氏。(六)帝嚳。少昊孫。堯父。名炎。姓姁。(七)堯。姓伊耆。名放勳。(八)舜。姓妫。名重華。(九)禹。姓姁。名文命。黃帝之玄孫。(一〇)湯。名履。姓子。(一一)太戊。湯孫。大修成湯之政。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一二)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以尊說爲相。成中興之業。(一三)周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十五世孫。(一四)武王。文王子。名發。據商有天下。(一五)穆王。名滿。(一六)昭帝。名莊。光武子。(一七)梁武帝。名衍。齊梁帝。嘗佛。捨身同泰寺爲奴。敕宗廟祭祀以麩爲犧牲。後爲侯景餓死。(一八)侯景。字善景。有力。善騎射。本北魏臣。降于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太清三年反。攻陷臺城。武帝爲所制。(一九)臺城。在今南京城內。(二〇)則讀除之。唐高祖即位。傅奕請除佛法。帝命天下沙汰僧尼道士。(二一)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二二)昇。共舉也。今解作扛擡。(二三)宣政。殿名。(二四)一製。猶一副也。(二五)桃刺句。〔禮〕禮弓。君臨臣喪。以壓視桃刺。執戈按劍。恭華也。言以桃爲棒刺爲帝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蠢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

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剝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龍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鑿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

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_{一五}姦_{一六}。蠹居_{一七}。搖毒_{一八}。自防_{一九}。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威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_{二〇}。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威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_{二一}。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註音】(聽)音貢 (剝)音枯 (厥)音鄒 (聽)音雙 (展)音懼 (壽)音岳 (瘴)音障 (擗)其季切 (聽)丑知切 (聽)音塌 (鑊)音備

【釋義】(一)壽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二)剝。剝也。(三)億兆。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四)厥。隔也。(五)壽句。天子所都之地曰壽。去王城外周圍五百里曰句。(六)聳。聳之下。京師也。【史記】得待罪聳下。(七)聽。聽也。(八)四風。夏時大風。(九)鯨魚。能食之大者。長丈餘。口巨齒銳。皮堅。產熱帶地。(一〇)擗。心動也。(一一)聽。

懸木石之怪。(三)泰山之封。泰山上築土爲臺以祭天。日封。泰山下小山除地以祭地。曰禱。王者以其功德刻入玉牒。弁立石以紀之。(三)對天句。詩周頌。敷天之下。哀時之貳。揚厲發揚。揚厲也。(四)天寶。唐玄宗年號。(五)擊臣。指藩鎮。(六)秦熱。指宦豎。(七)搖毒句。動搖毒害。自爲防守。(八)四聖。禮代。德順四宗。(九)天戈句。指平蔡州。(一〇)宸極。帝居。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今古。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路。恩私所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

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舉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寧戚於斂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註音】(踏)音旬

【釋義】(一)裴相公。名度。字中立。河東人。正元五年進士及第。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為作讓表。(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為朝議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三)當官而行。當官。猶在官也。(左傳)當官而行。何聽之有。(四)元和。唐憲宗年號。(五)移官。唐廷二句。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許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為節度掌書記。(六)途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七)涓涓。涓。小水也。涓。微塵也。(八)昌歷。歷。數帝王相繼之序。昌歷。歷數之昌威者。(九)領臺。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一〇)又賊。郭憲。元和十年。度為刑部侍郎。(一一)兇逆。所警三句。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舉度。刃三進。斷。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隱霧中。冒斷得不死。(一二)成傷。舉伊尹句。「莊子」得。以庖人龍伊尹。「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廚也。(一三)高宗。舉傅說句。傅說。殷高宗賢相。初代胥靡版築於傅巖之野。高宗求得之。舉以為相。以得諸傅巖。因命以傅為氏。(一四)周文。用呂望句。呂望。周初賢臣。姜姓。呂氏。名尚。初釣于涸。文王出獵遇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又稱太公望。為武王之師。故又稱師尚父。佐武王克殷有功。封於齊。(一五)齊桓。起寧戚句。「齊語」寧戚之謳歌。今齊桓問以該。註云。寧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斂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一六)四君。指成湯。殷高宗。周文。

齊桓(一三)。四子。指伊尹。傳說。臣望。釋成。(一〇)天工。謂天之職事也。(書)天工人其代之言天所以臨民。而由人代
行治民之事。

論今年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
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
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
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童僕畜馬。不當京師百
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
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
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
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
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
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
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
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寧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
問。必能輔宣王化。銷珍旱災。臣雖非朝官。月支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

不敢不言。

【註音】〔祝〕音咨〔饗〕音短

【釋義】(一)勸今年耕色舉。舉宜禮停。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月至五月不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開館錄。罷吏部選。禮部貢舉。(二)古之求雨二句。春秋桓公五年。公羊傳曰。大等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起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公羊本此。其以民爲人者。避太宗諱也。(三)骨饗之臣。正直之臣也。骨饗。可任。許骨饗。喻正直也。(四)公孫弘。薛人。字季。家貧。故冢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以賢良爲博士。免爵。元光中有詔徵文學。弘對策擢第一。拜爲博士。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士。每在止。詔更帝賢之。(五)雖非朝官。公時爲四門博士。未爲御史。故云。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讎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土。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釋義〕 (一)復讎狀。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秦某。自投縣請罪。勅從獄死。決杖一百。配流涪州。愈懲此讎。按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國有常典。而貸死者出于一時之特赦。愈此諱意。是許人復讎。然不敢認言。故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也。 (二)義不同天。〔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 (三)都省。尙書都省也。 (四)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五)見於禮記。〔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土。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六)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七)尙書省。官署名。唐時三省之一。省長曰尙書令。左右僕射次之。下統六部。分理國政。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四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幸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與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識。

【註音】(壘)音舍 (燭)音陽

【釋義】(一)禘祫。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謂審諦尊卑而祀之。(二)今月十六日。敕旨時真元十八年。(三)將仕郎。爲文階從九品下。(四)國子監四門博士。四門館博士。蘇頌子監。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五)建中。唐德宗年號。(六)獻懿。二祖。獻祖昭爲唐高祖之高祖。懿祖天賜爲高祖之會祖。(七)夾室。唐置禘主之所。(八)壇壝。土封爲壇。除地爲壝。二祖。獻祖昭爲禘。謂還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議於禘壇之中。(九)九廟。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祫于正室。諡爲景祖。并證奇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祫太廟。增太廟爲九室。(一〇)與聖廟。即景皇帝廟。爲高祖之祖名虎。(一一)去廟爲禘。四句。見禘祭法。鬼無廟者。主入石甬。禘則祭之。(一二)湯宣魯定公九年九月。立湯宮。湯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懼。就禘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爲獲福。故立之。(一三)玄王。商之始祖契也。

爭臣論

韓愈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蓋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

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讖。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己，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註音〕〔招〕音翹〔政〕音咨〔疏〕音窟〔訐〕音揭

〔釋義〕〔一〕區城。唐定州北平人。字元宗。既及進士第，後隱中條山。德宗召拜爲諫議大夫。〔二〕學廣而聞多。嗜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遍。〔三〕晉之邊境也。晉爲山西之通稱。中條山在山西。永濟縣東南。故云。〔四〕大臣聞而薦之。城後居陝州夏縣。李德裕爲陝隴觀察使，聞城名，然入相薦之於德宗。〔五〕恆其德貞兩句。〔易〕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以柔順從人，而常久不易其德，可謂正矣。然乃婦人之道，非丈夫所宜也。〔六〕蹇蹇，艱難之貌。〔七〕志不可則兩句。則法也。尤，罪也。疊上九象曰：不專王侯，志不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八〕若越人句。秦越春秋時二國名。一在西北，一在東南。險人之疏遠，而毫無關係者也。〔九〕抱關擊柝，抱關守關之吏，擊柝警夜之吏，皆卑秩也。〔一〇〕秦吏，主委積之吏也。〔一一〕乘田，學六畜之射牧者。〔一二〕會計，掌財物及其出納之事務也。〔一三〕訕上，謂毀謗在上也。〔一四〕招舉也。〔一五〕嘉謀嘉猷，見〔書〕君陳，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禮謂之猷。〔一六〕后，君也。〔一七〕布衣，謂庶人也。〔一八〕蓬蒿，此從言草野也。〔一九〕骨鯁，喻正直也。〔二〇〕不督貲，〔左傳〕魯爲國者，實不督而刑不虛。〔二一〕束帶，結髮，謂預備出仕也。〔二二〕闕下，天子宮闕之下也。〔二三〕鴻號，大名之謂。〔二四〕孜孜矻矻，皆勤勉不怠貌。〔二五〕錫，錫家門不入，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二六〕孔席句，謂孔子僕僕風塵，坐席不及溫暖，又適他國也。〔二七〕墨突句，突，煙肉也。墨，黑也。謂墨翟心存濟世，不及俸糴突之黑而食也。〔二八〕訐，發人陰私也。〔二九〕國武子，齊之國佐〔國語〕柯

陵之會。直諫公見囚武子。其言諱。單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後齊人果殺武子。

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實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固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之孫。實爲昭王。會參之父名哲。會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乘機也。惟宦官宦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實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會參乃比於宦官宦妾。即是宦官宦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會參者耶。

〔註音〕(一)德(音)殖(音)虎

〔釋義〕(一)李賀字長吉。唐之宗室。幼有詩名。愈器之。故作書勸舉進士。(二)皇甫湜字持正。有文才。仕至工部郎中。與愈友善。(三)二名不偏諱。二名。名之有二字者。不偏諱。不固定一字而諱之。在律有是文也。(四)言微不稱在一句。孔子之母名徽在。孔子嘗有宋不足徵。某在斯等語。(五)餘名。謂聲音相近。(六)懿。為藍草名。與丘同音。(七)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昌。而詩有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詩有發發爾私。(八)孔子不偏諱二名。見前。(九)春秋不諱不諱。名。若衛桓公名完。(一〇)劍。康王名。周成王子。昭王名。昭其諱也。(一一)會子不諱昔。若昔者吾友之類。(一二)聯。戰國楚悼王時人。(一三)杜茂。字伯茂。杜延年孫。(一四)名徵為通。謂徵侯為通侯。謝徵為通通之類。(一五)諱呂后句。漢呂后名雉。因改稱雉為野雞。(一六)辭。勞乘機。唐之太祖諱虎。太宗諱世民。世祖諱曄。玄宗諱隆基。音均相近。(一七)言諱及機代宗諱豫。玄宗諱隆基。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二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

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得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辛不救。棄城而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且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

浮屠^一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二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霧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人，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三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四縣尉^五，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固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六。宋^七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音】（臨）頰脂切（經）音輝

【釋義】(一)張中丞名鑑。鄧州南陽人。傳爲李翰所作。(二)元和。憲宗年號。(三)吳郡。今江蘇吳縣。(四)許遠。杭州鹽官人。(五)李翰。費皇人。官左補闕翰林學士。巡死節。雖謂人頌其功。以爲降賊。翰傳功狀表上之。肅宗。(六)許遠。杭州鹽官人。(七)留萬春。巡將。今抵衛國雍丘。射萬春六矢而不動。(八)食所愛肉。巡出愛妾。殺以奉土。遠亦殺其奴。(九)許遠。大將。(十)汴。治今河南開封縣。(十一)浚。治今江蘇銅山縣。(十二)雙廟。祀遠。在睢陽。(十三)南。雲。魏州頓邱人。巡初被圍。萬死一生者。數日無人應。俄有啼鳴而來者。雲也。(十四)賀蘭。賀蘭進明。時在。巡。推兵不救。(十五)睢陽。今河南商邱縣。(十六)浮屠。塔也。(十七)貞元。德宗年號。(十八)泗州。治今安徽泗縣。(十九)大。原。代宗年號。(二十)和州。治今安徽和縣。馬江縣在其東北。(二十一)臨淮。今安徽宿縣。(二十二)縣尉。縣佐。(二十三)巡起。巡。使也。(二十四)關。無所用心之貌。(二十五)毫。治今安徽毫縣。(二十六)宋。今河南商邱縣南。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致。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曰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拔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會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矣。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會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

不譎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憤。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敦宰相。又敦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註音〕(讒)音義(符)音臣(讒)敦入聲(僮)側隆切

〔釋義〕(一)釋言「國語」譎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蓋取義於此。(三)元和。唐憲宗年號。(三)紅陵。今湖北紅陵縣。(四)鄭公。名綱。字文明。(五)德宗。代宗子。名适。(六)三人。退之及張署。李方叔。

(七)僮。猶也。(八)披。猶援引之意。(九)相先相死。禮儒行。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也。(一〇)抵讒。抵。擠也。讒。險也。揚子法言。讒可抵乎。(一一)李公。名吉甫。時爲翰林學士。(一二)裴公。名朔。時爲中書舍人。(一三)市有虎。(國策)隨楚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之。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鄙野去大梁遠於市。而讒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一四)會參句。國策。甘茂謂秦武王曰。昔會參處費。魯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之。二人相讒告其母。其母投杼下機而去。今臣之賢。不若會參。疑臣者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一五)有北京。吳北。北方塞地。吳。天也。見詩小雅巷伯章。(一六)亂之初生。四句。見詩小雅巧言章。僮。始。不信之理。恐。容受也。君子推王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三

韓愈退之著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二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汎汎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懣。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誇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

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受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順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癯魁閎通達之

必且泮泮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註音〕〔詩〕張流切〔內〕同帥〔狄〕余救切

〔釋義〕〔一〕前鄉貢進士。李學國史補。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二〕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

〔三〕生二十八年。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四〕大經。易。詩。書。禮。樂。春秋。

〔五〕抑邪與正。抑退抑也。與助也。〔六〕謝。怨也。〔七〕詩。張。誑也。〔八〕四舉。禮部。四試。禮部。〔九〕三選。吏部。三應。吏部之選。〔一〇〕九品。最下之級。〔一一〕一敵之宮。禮部。行。儒有一敵之宮。〔一二〕進德。心不定貌。〔一三〕恤恤。憂貌。〔一四〕洪範。書。爲名。箕子作。〔一五〕而康而色。而沙也。康。安也。言當安佚顏色。以諫下人。〔一六〕狄。黑。〔一七〕泮泮。流動貌。〔一八〕峨。高貌。〔一九〕于。行貌。

〔二〇〕于。行貌。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曩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溷不能自致乎水。爲濱。瀨。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註音】（嶺）音陵（嶺）音嶺（僞）同僞

【釋義】（一）天竺。【莊子】南溟者。天竺也。（二）鏡。水渥也。（三）凡介。介蟲之有甲者。（四）嶺。獸名。有水獺。侮瀕兩種。水獺長二三尺。尾尖。四肢趾間皆有毛。善游泳。穴居河岸。夜出食魚。但飲其血而不食肉。（五）鳴號。呼聲也。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西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蠶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寶。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志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

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闕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舉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隱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註音】(隱)子紅切。(瓌)同瑰。

【釋義】(一)李侍郎。名異。字令叔。趙州贊皇人。自紅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二)牛角之歌。琴操。寧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桂。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纒至脣。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三)堂下之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適鄭。發殿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一言而登。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廢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四)新。燥也。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遍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

紀之藝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矚矚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深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釋義〕 (一)李拾遺。名愔。字愔之。洛陽人。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赴。與元帥隱廬山。後強起之。爲庫部員外郎。後隱許。愔言於帝曰。臣適涓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聚斂之臣。剝下媚上。不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悉絕計不斂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惡之。勸愔謝病歸東都。 (二)千紀之藝。指劉蕡李錡。顧目載元和年。劉圓反。是年秋卽討平之。二年。李錡反。發諸道兵討之。李劉皆千犯國紀者。 (三)強梁之凶。謂王承宗等。顧目等元和三年。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爲留後。是年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薛昌朝爲保信節度使。承宗翌昌朝誓之以歸。冬十月。制奪王承宗官。置發兵討之。 (四)縮粟。長縮戰粟也。

答元侍御書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祿山反。

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許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力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

〔註音〕(一)暗。衣金切。

〔釋義〕(二)元。侍御。卽元稹。字微子。河南人。(三)暗。失聲不能言也。猶俗云失音。(四)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士曹。(四)追爵其父第四品。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爲襄陽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爲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權皋同科。官載國史。詔曰。故朝散大夫甄濟可贈秘書少監。

與子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河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安

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

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元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
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
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
言係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
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
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一六五雖屢指教。不知
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註音】(謫)伊力切(駁)音姑(衽)如鳩切(係)音朱(寢)音禮

【釋義】(一)孟尙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邑人。最嗜佛。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
遊。人遂云李簡氏。簡移書言及。公作此答之。(二)吉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江西吉安縣。元和十五年。貶孟簡爲
吉州司馬。(三)湖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四)袁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江西宜春縣。(五)潯陽。君子

二句見《詩早疏篇》。(二)不爲威揚二句。《左哀》楚白公有不爲威揚。不爲利詒語。(七)三綱。《論語註》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八)九法。九疇之法。(九)戰。敗也。(一〇)燒除其經。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一一)坑殺學士。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侯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一二)除拔書之律。漢惠帝四年。始除拔書之律。(一三)經雖少得二句。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一四)左袵。袵。衣襟也。左袵。夷狄之俗。(一五)條。蠻人之語。《後漢書南蠻傳》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一六)籍。種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工樂府。官終國子司業。(一七)隄。皇甫。皇甫。守持正。睦州新安人。工文。裴度嘗辟爲判官。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頓顛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踴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註音〕〔讀〕籍人切〔韻〕奚結切〔聲〕音航〔釋〕音孚〔疑〕音弟

〔釋義〕(一)鄂州初中丞鄂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湖北武昌縣。柳中丞。名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二)淮右殘孽。指吳元儔。元儔爲少陽王。少陽爲淮西節度使。元儔繼之。後反。裴度等討平之。(三)矇目。矇目也。(四)誣難。難與言也。(五)頓旗。猶言墮項。(六)擗。擊鼓杖。(七)陳師鞠旅。句見《詩·小雅》。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八)二州。指岳州安州。時方討吳元儔。詔發鄂岳兵五千。募安州刺史李德。公綽曰。朝廷謂吾僭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詩之。引兵渡江。抵安州。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二探授德。遣兵六千屬焉。亦諸將曰。行營專一決。都將。韓長威。發盡力。(九)前所乘馬二句。隄。也。公綽所乘馬。隄。殺國人。命殺馬祭之。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拒。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讖。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鎗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_四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註音〕(險)虛羽切(經)音輪(駭)子六切(臨)所六切

〔釋義〕(一)三州。申光蔡。(二)兗豎指吳元濟。(三)洛州名。治今河南洛陽縣。(四)伊州名。治今河南臨伊縣。(五)夏州名。治今湖北襄陽縣。(六)荆州名。治今湖北江陵縣。(七)許州名。治今河南許昌縣。(八)潁州名。治今安徽阜陽縣。(九)淮。淮陽郡名。治今河南淮陽縣。(一〇)九州名。治今江西九江縣。(一一)魏。大如豹。文如程。(一二)臨。足迫也。(一三)所至如時雨。荀子。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悅。(一四)裴中丞。裴度也。時宣宗遣程淮西師。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弁。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

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註音】（一）唯（音羅）

【釋義】（一）孟東野。名郊。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與愈爲忘形交。（二）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環之徒董晉。殺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汴今河南開封縣。（三）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四）符離。今安徽宿縣。（五）唯上。今河南商邱縣。（六）被留以職事。是時張建封辟公爲幕職。（七）李習之。名翬。（八）亡兄。卽禮部郎中嬰之子名弁。（九）和州。今安徽和縣。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奔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維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

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太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悸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叱。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獲勁氣沮金石。盈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註音】(勃)音加。(播)音迭。(灑)胡老切

【釋義】(一)于相公。名頤。字九元。河南人。時為襄陽大都督。(二)頤。聖文武樂詞。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頤。頤頤頤聖樂曲。其曲皆半。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央。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頤聖樂。(三)蔡琰。胡笳詞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回。而嫁於董祀。蔡感傷亂。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詠文姬也。胡人搥鼓葉吹之也。(四)京兆。李寶也。(五)垤。小土阜。(六)戰掉悸慄。掉。搖也。悸。心動。四字均言震悸之意。(七)叱。詩經。天子是叱。謂倚叱也。(八)灑灑。嚴肅貌。(九)噩噩。老馬隨之。管子。黑朋從齊。桓公伐孤竹。遂成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二)樊遲。請學稼。見(論語)。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不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釋義】(一) 唐中宗字大愛，御史中丞曇之子。貞元九年進士。(二) 汴徐二州，今河南開封縣。時公從董晉於汴。今江蘇銅山縣。時公從張建封於汴。兩處皆通軍亂得脫。
(三) 復辟亂。董張二公甫卒，而軍皆亂，故喜其脫而。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闕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於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

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爲病。且無使勸者再。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諒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註音】(僇)音隸(毋)安六切(僇)音尼(管)節交切(崩)渠京切(尅)音刻(信)同申

【釋義】(一)僇立之。字齊立。貞元四年遣士。時愈三試吏部不售。新立遺書比之獄玉者。故作此書以報之。
(二)狼狽。二獸名。狼前足絕短。每行常擇兩狼。失狼則不能戰。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三)非優。雜戲也。(四)扭。蓋斯貌。(五)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作離騷。(六)司馬遷。漢太史公。作史記。(七)相如。姓司馬。名長卿。漢人。(八)揚雄。漢王莽時人。作法言等書。(九)斗筭。斗。量名。筭。竹器。斗筭。喻鄙細也。(一〇)兩脚足。下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入曰。石也。別其左足。厲王沒。復獻武王。王入復曰。石也。別其右足。至其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一一)馳騁也。(一二)尅。殺也。(一三)一障乘之。障。謂塞上要害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守之。(史記張儀傳)上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竊。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車。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按山。狄山也。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人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爾。正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與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然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俗。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還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乎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媼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燕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註音〕〔圖〕音韻

〔釋義〕(一)崔君。字敬詩。貝州武城人。貞元八年進士。時爲宣州判官。(二)東都。今河南洛陽縣。(三)宣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安徽宣城縣。(四)主人仁賢二句。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琴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陞西李博。清河崔君。(五)靈臺。心也。〔莊子庚桑楚篇〕不可內於靈臺。(六)閭與房室深處。(七)眇域。界限。(八)伊潁。並水名。在河南省。潁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橋上。至西正陽關。入淮。(九)左車第二牙。上左僮五年。韓車相仿。辱亡齒家。注。車。譯牙車。(一〇)不樂江南。銀之管家宣城。故云。(一一)嵩。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

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泯泯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

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有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閔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註音】(一)駟音祈(雖)筠輝切(奚)音結(汨)音骨

【釋義】(一)駟。求也。(二)駟。光明也。(三)奚。夏。韻歸貌。(四)汨。汨。放聲。此喻文思之勃發。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關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往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釋義〕 (一)劉正夫。一本正作崑。給事。劉伯弼之子。按伯弼有三子。寬夫。端夫。巖夫。正夫。嘗卽端夫。蓋端正二字之義同也。 (二)賡。給信也。 (三)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人。 (四)太史公。卽司馬遷。 (五)劉向。字子政。漢宣帝時人。 (六)揚雄。漢王莽時人。 (七)賢尊。給事。謂伯弼也。伯弼字素芝。洛州廣平人。適子。登進士第。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

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傳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釋義〕 (一) 尉遲生。名份。公嘗薦份于陸員外。 (二) 昭晰。明也。〔前漢書〕暗昧昭晰。 (三) 比肩。謂肩相並。言人之多也。

答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

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讞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毋躁。

【註音】（響）音響。

【釋義】（一）信陵。即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即位。許爲宣陵君。魏有遷士侯意。爲大梁東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處在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公子執轡甚恭。（二）進士明登。唐科目名。（三）靡靡。隨順之意。（四）三浴三薰。晉卿管仲與齊。齊受之。三薰三浴之。煎以香塗身也。見《國語》。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遭坎_五。又廢一年。及春未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首選。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

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註音】(逸)株治切(遊)張連切(珂)音可

【釋義】(一)汝州盧郎中。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盧郎中。名處。(二)侯喜。字叔起。上谷人。(三)右其人。文右曹侯喜之姓名。故云右其人。(四)逃竄。難行不進貌。(五)坎珂。行不利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四

韓愈退之著

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門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二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推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變盡治。

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濫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註音〕(節)莫瞎切(轉)許戈切(題)同韻(薄)步敎切(撞)宅江切(擔)音崖(穩)音替(概)息發切(微)酒去聲

〔釋義〕(一)鄭尙書。名權。外州開封人。真元六年。舉進士第。(二)畿之南四句。《通典》嶺南五府經略。治廣州。領州二十二。管管經略使治廣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三)佐。屬官。(四)驗。著也。(五)拍首。額巾裹首也。(六)屏。營營也。(七)岸。大海。謂顯露大海中。(八)頭。越也。(九)漫。闊。大水。(一〇)位。對合也。(一一)撞地。衝突也。(一二)旋。梳。理治之意。(一三)殺。殺也。(一四)敦。管。今濟州島。在朝鮮西南。(一五)流。求。即玳瑁。在日本南。臺灣東北。今屬日本。改爲沖繩縣。(一六)毛。人。今日本蝦夷。(一七)夷。二州名。即今之加布爾。器。器。管。使人求之。得夷州數千人。還。(一八)林。邑。安南地。(一九)扶。南。古國名。今暹羅地。(二〇)真。臚。在漢名扶南。曠時有安南南折及暹羅地。今僅有東埔寨一地。爲法保護國。(二一)才。陀。利。國名。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即今之麻刺甲是也。(二二)長。慶。宗。年。號。(二三)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駐襄陽。(二四)滄。景。德。棣。滄州。治今河北滄縣。景州。治今河北東光縣。德州。治今山東德縣。棣州。治今山東無棣縣。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二五)華。州。治今陝西華縣。權自河南尹勅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二六)金。吾。至。尙。書。元和十四年。

十一月。魏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長慶元年。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營
尙書。(一)位。租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
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旣勞之使畢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
帓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下
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
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
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
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
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
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註音】(一)帓(音未)(二)鞞(音錫)

【釋義】(一)幽州。今河北大興縣涿縣等處。(二)李端公。名益。字君虞。會爲使府御史。唐人稱御史爲端公。
時在幽州劉濟幕。公因益交京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爲簡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三)元年。元和元
年也。(四)李公。名益。字君虞。(五)司徒公。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六)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
崩。以儲爲告哀使。致至幽州。(七)鞞。首裹巾也。(八)韞。弓衣。此作鞞。弓於服解。詩言鞞其弓。(九)服。同。使。弓
室。(一〇)房。或矢室。(一一)三公。司馬。司空。司徒也。(一二)十日十二子。天干也。十二子。地支也。干支相配。首爲甲

子。至六十年而穀窮。後爲甲子。(三) 九之所出。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穀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四) 開元。玄宗年號。(五) 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旁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耕種。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益請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今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槽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一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兵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

人畜死者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嘆。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註音〕(極)音質(措)音歸(堡)音保(緝)音非

〔釋義〕(一)韓侍御。名約。武陵人。唐書食貨志。宣宗用李絳議。以韓約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使。(二)振武軍。舊爲單于都護府。在今綏遠和林格爾縣。(三)重華。韓約初名重華。(四)極措。刑具也。在足曰極。在手曰措。(五)粟。糧食。具。耒。手耕曲木。耨。木耨之金。(六)所負。謂所欠債負。(七)原。平野。(八)濕。卑地。(九)屯。聚落。(十)頃。百畝。(十一)堡。小城。(十二)靈州。唐屬河東道。治今山西大同縣。(十三)中受降城。今綏遠五原縣地。(十四)緝。帛赤色。唐制。四品服深緋。五品淺緋。(十五)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按三受降城。並唐張仁愿築。中受降城見上。東受降城在今歸綏縣西。黃河東岸。即綏遠托克托縣地。西受降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黃河北岸。(十六)遊河。遊流而上。(十七)交道。交錯於道。

送殿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承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

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劍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真不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遍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註音】(鶴)音骨(刺)七楚切

【釋義】(一)殷員外。名侑。陳州人。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費用廣劇。欲尋以親。詔侑及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二)三省。附集。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三)方內。謂四方之內。(四)回鶻。即回紇。爲突厥別種。唐時有內外蒙古之地。德宗時回紇可汗。請易回紇曰回鶻。見(唐書)。(五)惘惘。不得志也。(六)三省。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也。(七)刺。刺言之不已也。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儼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存以識別。

【註音】(一)音歐。(二)渠容切。(磯)音機。

【釋義】(一)區册。南海人。喜讀書。操持雅飾。貞元中。退之以直言。叛隔山令。册往見之。及歸。退之爲文。佐之。區。區山。縣名。唐屬連州。今廣東陽山縣。(二)邱。小阜。(三)嶽。大阜。(四)鳥言。言語如鳥鳴聲。(五)裏面。面目。(六)登然。行聲。(七)歸。陸也。(八)磯。水中大石。

送石處士序

河陽^一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二邱^三澶^四穀^五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之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

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詣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祝而言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註音】(一)部(音忙)(二)直(音切)(歸)同韻

【釋義】(一)石處士名洪。字密川。洛陽人。累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二)河陽地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三)馬公名重胤。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為公。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四)嵩山名。(五)灑穀二水名。皆在洛陽境。(六)王良造父二人皆古之善御者。(七)燭照數計。喻料事之精也。(八)寇聚於恒。唐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治軍工恒。恒山郡也。即今河北正定縣。(九)歸聽之益。猶言釋釋聽之區也。(十)祝詞中規諫語。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

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註音】(鉄)音屑(鉞)音越

【釋義】(一)溫處士。名溫。字德真。(二)伯榮。姓。名。古之官相焉者。(三)冀北。即今河北之冀縣。出良馬之地。(四)石生。見前篇註。(五)烏公。見前篇註。(六)鉄鉞。古者九錫之典。鉄鉞其一。凡受鉄鉞之賜者。得專征伐。

(七)拔其尤。謂取其最優之人也。(八)居守。發留守。(九)二縣。洛陽河南也。(一〇)縉紳。縉。出時公爲河南令。

故云。(二)介然。取取不安之意。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是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於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旁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窠臼。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釋義】(一)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進士。(二)疏廣受。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漢宣

帝時。賈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元康二年。上疏乞骸骨。許之。公詢故人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
路絕者。皆曰賈或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一)祖道。謂餞行也。(二)能詩。謂後進。巨擘爲詩。體律務實。工夫頗
深。爲詩生所宗。(三)詩其處。還河中也。(四)歌席。鴻詩小雅篇名。後世登第而宴。謂之臨鴻宴。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
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
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
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輕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飄裾鬢。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勢。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
致也。窮居而獨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笑
可樂。釣於水。鱗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廊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唯盤之樂。令樂且無殃。虎豹遠跡。令蛟龍遁藏。鬼神守護。令呵禁不祥。飲且食。令壽而康。無不足。令奚所望。膏吾車。令秣吾馬。從子於盤。令終吾身。以徜徉。

〔註音〕〔發〕於計切〔趨〕音杏〔起〕音道〔蹶〕日涉切〔嚼〕音儻〔徇〕音常〔佯〕音羊

〔釋義〕(一)李愿不詳。或謂唐功臣李晟之子。乃名姓偶同。非是。(二)盤谷。地名。在河南潯源縣北。(三)太行。山名。迤亘今河南山西及河北界。(四)陽。南也。(五)宅。處也。(六)旗旄。旄亦旗類。以羣牛尾注於竿首。故以爲名。(七)便。安也。(八)裾。衣之前襟。(九)黛。深青色。(一〇)茹。食也。(一一)鮮。小魚也。(一二)趨。行不進貌。(一三)嚼。不致出口也。(一四)稼。種禾曰稼。(一五)阻。屈折也。(一六)竊。亦深也。(一七)繚。即繞曲之義。(一八)不祥。謂謫魅之風。(一九)徇。遂徇也。

送王填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肝。臂子弓。子弓受業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會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

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註音】（肝）音翰（墳）音墳（航）同指

【釋義】（一）子夏。姓卜。名商。魏人。諱舉。西河人。（二）田子方。魏人。文侯師之。（三）肝臂子弓。江東人。商瞿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康。子庸。授江東肝臂子弓。（四）商瞿。字子木。魯人。（五）子思。名伋。孔子孫。（六）會子。名參。字子與。武城人。（七）太原。今山西太原縣。（八）航。行舟也。（九）斷港絕潢。港。水之別。潢。積水也。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觚與筆。會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當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具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

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註音】(賦)音韻(算)音單(獲)音鞠(讓)音臬

【釋義】(一)王秀才。名合。後登元和八年進士。(二)薛繹。唐王績作。(三)阮籍。陶潛。籍字嗣宗。潛字淵明。均晉人。不得志於世。借酒以自適者。(四)桓靈。魏統。(五)顏氏。名回。孔子弟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六)曾參。字子與。家貧。時耕。晝而肘見。納履而踵快。夷陵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七)魏藻。河東。(八)建中。德宗年號。(九)貞觀。唐太宗年號。(一〇)開元。唐玄宗年號。

送許鄂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於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得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

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釋義〕(一)于公。名固。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急於其賦。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餒民方急。許志雍時刺郢州爲于頔屬員。故韓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能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

言。

【釋義】(一)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二)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三)徽園之吏。謂星君。蓋正之屬。(四)連帥。古封建制。十國諸侯之長曰連帥。北齊稱節度使。(五)復州。唐屬山南東道。治今湖北沔陽縣。(六)于公。于頔也。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七)蘇。息也。(八)庸。用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洩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已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詞鳴。又自假於詔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未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

蘇秦三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四鳴之。漢之時。司馬遷三相如揚雄三。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四。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胡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三蘇源明三元結三李白三杜甫三李觀三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三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三張籍三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音】一散。司奪。一咎。詞泉。一陶。音搖。一鐔。建各切。一駟。補眠切。一攸。音攸。一弛。音家。

【釋義】(一)三東野。名郊。武康人。正元十二年進士。官江南溧陽尉。有孟東野集。(二)撓。擾也。(三)蕩。播蕩也。(四)亂。雜也。(五)梗。牽也。(六)推。放。放古森字。推。放。強取也。(七)變。舜之樂官。(八)韶。舜樂。(九)五子。夏大康好獵。本第五人。楚大禹之疏。作歌以調之。(一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語見論語。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言天將使授文教于天下。(一一)莊周。楚人。著書三十三篇。(一二)荒唐。廣大也。荒者大而不治。唐者免絲則名。免絲。無也。以况言之無根也。(一三)屈原。名平。楚大夫。著有離騷。(一四)賦。孫辰。魯大夫。即賦文仲也。(一五)荀卿。名况。趙人。著書名荀子。(一六)楊朱。即楊子。(一七)墨翟。宋人。著有墨子。(一八)管夷吾。名仲。齊人。著書曰管子。(一九)墨嬰。字平仲。若吳子春秋。(二〇)老聃。姓李。名耳。著老子。(二一)申不害。法家之祖。韓昭侯相。著申子。(二二)韓非。韓諸公子。魯刑名之學。著書曰韓非子。(二三)慎到。韓大夫。論刑名。有書四十二篇。(二四)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二五)鄒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說天侯。(二六)尸佼。魯人。商鞅之師。著書二十篇。號尸子。(二七)孫武。齊人。著兵法十

三篇。(二)張儀。魏人。散六國從連橫以事秦。(元)蘇秦。周洛陽人。說六國親以擯秦。(二)李斯。楚上蔡人。秦丞相。(三)司馬遷。字子長。漢龍門人。作史記。(三)相如。姓司馬。蜀人。漢武帝時為郎。(三)揚雄。字子雲。蜀人。作法言等書。(四)章。法度也。(三)陳子昂。字伯玉。唐梓州人。善屬文。時承徐庾遺風。至子昂始變雅正。海內皆推崇之。愈論文。在唐必首稱子昂。(三)蘇頌。字明夫。京兆武功人。唐肅宗時官秘書監。(三)元結。字次山。著有次山集。(三)李白。字太白。隨州人。(元)杜甫。字子美。杜陵人。(四)李觀。字元賓。唐文不襲前人。有文集行世。(四)凌遲。以斃而入也。(三)李翱。字習之。(三)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善樂府。(四)役於江南時。東野為潁陽尉。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釋義〕(一)董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時河北諸鎮。自天寶後。不稟朝命。每自辟土。邵南欲往。依之。故昌黎詞多隱諷。(二)感慨悲歌之士。謂荆荆高漸離之流。(三)彊仁。勉強行仁也。(四)古所云。即指上文所云。所謂古稱燕趙云云也。(五)望諸君。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魏曰望諸君。其墓在磁州邯鄲西南二十餘里。(六)屠狗。〔史記〕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朝嚼飯。日與屠狗飲於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

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道。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許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庸受之。總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可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

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釋義】（一）舉韓舉子。【左傳】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翟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乎舌噤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午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舍也。稱其讎。不爲讎。立其子。不爲比。舉其能。不爲黨。（二）矯而黜之。謂矯情。黜。退去也。（三）協志。協。也。【莊子】謂己故人。則怡然作色。（四）膚。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五）烏摩。同嗚呼。（六）齊生之兄。爲時名相。謝齊映也。正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皎。映。暉。照。煦是也。（七）頌臣。大臣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閤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閤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力。故樂聞其說而讀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

屠之說而續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讀。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釋義〕 (一) 信名而墨行。謂名雖爲儒。而所行等於墨子也。 (二) 在門牆則揮之二句。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擊而之聲。謂韓莊之書。則引該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揮之。 (三) 浮屠。佛教爲浮屠道。故稱僧曰浮屠。 (四) 指紳。一鄉中之早仕者。 (五) 貞元。唐德宗年號。 (六) 藏。葬也。 (七) 弱之肉。彊之食。言弱者之肉。爲強者所食也。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
 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
 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
 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餘。錄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
 續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也。

〔註音〕(陽)音稍(戲)側吏切(寤)君上聲(錫)莊持切(錄)音殊

〔釋義〕(一)高閑。烏程人。善草書。宣宗召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二)發叔。秦由其。楚大夫。善射。
 (三)施丁。宋人。善解牛。見莊子。(四)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時樂師。(五)扁鵲。戰國時人。姓秦。名越人。(六)傅。能
 使。楚勇士。善弄丸。(七)秋古。善弄者。(八)伯倫。劉伶字。晉人。(九)隋。管也。(一〇)戲。切肉曰戲。(一一)張旭。唐吳郡人。
 字伯高。善草書。世呼曰張顛。(一二)端倪。端倪也。倪。時也。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一三)鉛錄。〔說文〕十黍為累。
 十累為鈞。八鈞為石。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
 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

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三、^六嶺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一焉。中州清
淑之氣。於是焉窮。民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蛻^五、^六蛻扶輿。磅礪^七而鬱積。衡山之
神既靈。而榔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蛻^五、^六蛻扶輿。磅礪^七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莢、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
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
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榔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
淑。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
在其所與遊。訪之人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註音〕(嶺)音史。(榔)音萊。(蛻)音鴛。(磅)音鐘。(礪)音切。(嶺)音泊。
〔釋義〕(一)五岳。泰山爲東岳。衡山爲南岳。華山爲西岳。恆山爲北岳。嵩山爲中岳。(二)中州。今河南。(三)
嶺。嶺五嶺。〔竊意〕明南康記。大庚嶺一也。桂陽嶺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嶺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
也。〔水經注〕。榔縣黃岑山。田之嶺。五嶺第二嶺也。(四)榔。唐榔州。屬江南西道。治今榔南榔縣。(五)蛻。蛻。盛
屈搖動貌。(六)扶輿。猶扶搖。(七)磅礪。猶混同也。(八)白金。銀也。(九)丹砂。朱砂也。(一〇)石莢。石如玉者。(一一)鍾
乳。段穴中石脈涸處。爲乳狀。懸結下垂。其結輕脆中空。(一二)包。裹也。〔音同賣〕厥包橘柚。(一三)箭。竹之小者曰箭。
(一四)等。八尺也。

鄆州谿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
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二年。

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捨之餘。剝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歲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德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慮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乃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是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曰。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途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壇。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

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吟孰嘆。孰怨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蠹。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葦。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誥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贊。庶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庶。

〔註音〕(鄂)音廻(粵)同專(屬)同孺(椎)音推(隨)悉委切(駭)音奎(蠹)音備(蠹)同疲(嗜)音陰(蠹)音謀(拊)同拏(箴)同鍼(膊)音拍(磔)音摘(蒹)音兼(葦)羽鬼切(蠹)音鄒(發)同發(庶)音始(敷)音亦(庶)音休

〔釋義〕(一)鄆州。卽今之山東東平縣。(二)憲宗。名純。順宗子。(三)始定東平。唐鄆州。亦曰東平郡。領縣三。治今山東東平縣。憲宗十四年。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四)三分其地。楊於陵爲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爲三道。以劉曹傑爲一道。馬總鎮之。青齊登萊爲一道。薛平鎮之。兗海沂密爲一道。王遂鎮之。郛見上。濮州。治今山東濮縣。曹州。治今山東曹縣。(五)華州。治今陝西華縣。(六)馬公。名總。字會元。系出扶風。(七)天平軍。憲宗十五年六月。鄭曹傑等處節度使。賜號天平軍。(八)上之三年。穆宗長慶二年。(九)沂密密魯沂沂州。治今山東臨沂縣。密州。治今山東諸城縣。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彥。自稱留後。(一〇)幽鎮魏二句。幽州。治今河北薊縣。鎮州。治今河北正定縣。魏州。治今河北大名縣。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同時成德軍大將王庭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亦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一一)徐亦乘勢二句。徐州。治今江蘇銅山縣。長慶二年。武寧軍節度使劉使王智貞。逐其節度使崔瑒。(一二)徐亦乘勢二句。徐州。治今江蘇銅山縣。長慶二年。武寧軍節度使劉使王智貞。逐其節度使崔瑒。(一三)三方。幽鎮魏也。(一四)鄂爲腐巢句。請承泰元年。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爲本軍節度使。傳子綽。綽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三十五年。(一五)掃地亦立言無有也。(一六)睽睽相顧貌。(一七)

澗發也。(一)三暗不能言也。(二)九嶷九州。(三)河傳黃河泰山。(四)尸主也。(五)蠶食稻根處。(六)穎實稻之處。
 (三)石之石受也。謂以石為鎗也。(四)離離分裂肢體。(五)四封四境也。(六)寶鏡謂幕僚。(七)斷謀也。存事為
 敵。(八)發瓜發浮萍。楚離胡即今茭白。(九)敦厭也。(一〇)庶庶也。

荆潭倡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
 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荆蠻。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
 刑之政並勸。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受詠歌。往復循環。有
 倡斯和。搜奇扶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壹之士。較其毫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
 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
 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倡和詩序。

〔釋義〕(一)從事。謂府從事。指幕僚也。(二)要妙。妙微也。〔撰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傍位之橫集也。(三)裴公。名均。(四)揚公。名德。(五)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六)冊書。謂史冊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五

韓愈退之著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有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其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走陸渾。爲左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是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家。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

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一。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皆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聞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註音〕(犯)音祀

〔釋義〕(一)承貞。順宗年號。(二)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三)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四)河東公。即裴均。字若齊。絳州聞喜人。(五)建中。德宗年號。(六)真觀。唐太宗年號。(七)開元。唐玄宗年號。(八)錫標。敬懼貌。(九)河東。唐河南府。領縣二十六。今河南洛陽縣。(一〇)盧公。名運。字子玄。河南洛陽人。系出范陽。(一一)犯水。今河南犯水縣。(一二)鄭公。名絳。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一三)陸曄。今河南許昌縣東北。有陸曄故城。(一四)趙公。名宗儒。字秉文。鄆州覆人。(一五)登封。今河南登封縣。(一六)顧公。名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一七)長水。今河南洛寧縣西。有長水故城。(一八)登槐贊元。謂入為宰相也。(眉釋)朝土面三槐。三公位焉。贊元。贊天子之元化。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二王^一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

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置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奇曰。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熙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洽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椽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碎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註音〕〔饒〕音堯〔德〕虛玩切

〔釋義〕(一)滕王閣。唐顯慶四年。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明景泰中重構。在章江門外。額曰西江第一樓。成化間葺治。復曰滕王閣。後再廢。清康熙中。復建。凡三建。(二)三王。王勃字子安爲

唐王弘中。王綽爲賊。正元元年。王仲舒爲連州司戶。爲修闕記。(一)揭陽。唐之潮州。漢南海揭陽地。愈以諫憲宗。迎侍。以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二)南昌。今江西南昌縣。唐洪州治此。(三)袁州。治今江西宜春縣。(四)太原。王公。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元和十五年六月。以中書舍人。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五)洪州。唐吉信。洪州。治臨川縣。(六)袁。洪州。治今江西九江縣。饒州。治鄱陽縣。虔州。治贛縣。吉州。治吉安縣。信州。治上饒縣。洪州。治臨川縣。(七)袁。和。洪州。治也。(八)那。伯。州。牧也。(九)亦。白。謂。繪。畫。之。色。(一〇)漫。德。微。壞。不。可。辨。也。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葦蕘壞。播櫛鬚。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俟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驚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源。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術端。臨漢水。升峴首。

以望方城^五出荆門^六下岷江^七過洞庭^八上湘水^九行衡山^十之下。繇^{十一}嶺^{十二}猿^{十三}所
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十四}既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
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註音〕(一)嶺音繼(豎)音計切(窪)音蛙(嶼)賢上聲(嶺)音民(欲)音栢(飲)依據切

〔釋義〕(一)王弘中。見前篇注。(二)連州。治今廣東連縣。時仲舒貶連州司戶參軍。(三)嶺巖。本立死曰嶺。

自難曰嶺。(四)呀。空貌。(五)窪。低下之地。(六)謙受。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谷泉水所赴。故云謙受。(七)振鷺。詩曰。

振鷺于飛。振振羣飛貌。(八)秩秩。有常德之意。(九)魯侯燕喜句。見詩魯頌。魯侯。魯公也。(一〇)藍田。縣名。

故城在今陝西藍田縣西三十里。(一一)商洛。唐縣。故城在今陝西商縣東。(一二)嶺巖。嶺水。在河南雋州縣西南。嶺

水。源出今河南內鄉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今鄧縣東。(一三)漢水。一名襄江。發源陝西。至湖北漢陽縣

入江。(一四)岷首。即岷山。在湖北襄陽縣。(一五)方城。山名。在河南葉縣。(一六)荆門。今湖北荆門縣。(一七)岷江。亦曰汶

江。大江之東源。北流經四川。(一八)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縣西南。(一九)湘水。出廣西桂林縣。流至湖南湘潭縣。

(二〇)衡山。南嶽。在今湖南衡山縣。(二一)嶺。州名。治今湖南郴縣。(二二)嶺。即南嶺山脈。(二三)嶺。嶺屬。(二四)飲。飽也。

(二五)知者二句。見論語。(二六)羽儀。見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言處高而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

藍田縣丞廡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
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
手執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

數漫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嶺迥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峭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既際不得施用。又峭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併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陋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塼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瀦繞循除鳴。斯立痛掃概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註音】(備)同運 (卷)同捲 (錯)其施切 (驚)音務 (數)音顛 (警)音子 (警)音敖 (猥)音臥 (逸)音移 (博)丘朔切 (藥)渠飲切 (桷)同藥 (指)音角 (塼)莫半切 (嶺)霍鏡切
 【釋義】(一)藍田。今陝西省藍田縣。(三)錯。叔束之貌。(三)雁。警之行如雁警之舒而不疾。驚。驚也。(四)脫邪視。(五)該數漫二句。數。頰也。諺語頰以丞為慢人之語。(六)警。警。段也。(七)博陵崔斯立。字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博陵。唐置郡。今河北定縣。(八)泓涵嶺迥。如水之宏深迥曲。(九)貞元。德宗年號。(一〇)峭。口閉不言。(一一)併去牙角二句。併。伐木餘也。此作除去解。牙角。狻廬。頭也。崖岸。借喻高峻。此言姑為順俗圓轉也。(一二)桷。榑之方者。(一三)塼。牆之飾。(一四)瀦。水聲。(一五)除。階也。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

人騎而下倚馬背。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者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瘦者。陟者。降者。摩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盾。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登筮。筐篋。鍤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搏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盡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棋。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積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焉。少

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矣。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焉。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註音】(鞫)音的 (鉄)音唐 (鏡)音越 (穢)昌志切 (訛)吾禾切 (齧)音絕 (腹)音搜 (瘁)音瘞
【釋義】(餘)音味 (指)通誑 (篲)音登 (錡)音技 (斨)同斨
【釋義】(一)田犬。田獵之犬。(二)羈勒。羈馬絡頭。鞫。馬韁也。(三)隼。鷹類中最小者。(四)鉄。鉄。斧也。大斧曰鉞。(五)持。立也。(六)偃。偃。息也。穢。風也。(七)訛。動也。斨也。(八)齧。齧也。(九)腹。便也。(一〇)腹。腹也。(一一)投。飼也。(一二)再。疾步也。(一三)篲。篲之有柄可執者。(一四)盆。有足者。(一五)箱。棋。柳子厚序棋云。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強。一用朱墨以別焉。
(一六)河。今河南孟縣。(一七)國。本國手之本。(一八)大。大略也。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類。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

也。閱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論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措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遺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澤於川。澤澗竅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註音〕(焯)音酌。(泚)此禮切。

〔釋義〕(一)焯焯。謂其行之顯著者。(二)不自克。言不能自己也。(三)和州。即今安徽和縣。(四)六館。謂太學四門。律書。算爲六館。歐陽生詹。詹時爲四門助教。(五)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白狼。論大夫認爲國子祭酒。(六)道州。即今湖南道縣。(七)歐陽詹生。字行周。泉州晉江人。時爲四門助教。(八)朱泚。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主。(九)彼。謂爵位也。

坊者王承福傳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閱之。王其

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二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懶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

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以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
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註音〕〔圻〕音籽〔饒〕音漫

〔釋義〕(一)圻。今之泥水匠。(二)長安。今陝西長安縣。(三)天寶之亂。唐玄宗十四年。安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玄宗奔蜀。祿山死後。其子慶緒。及其將史思明繼之。先後十餘年。始平。(四)饒。圻具。〔爾雅〕饒。謂之柝。即今泥水匠所用之鐵具也。(五)屋食之當。屋食。謂賃屋租金。當。謂所當之直。(六)備。受僱於人。謂之備。(七)廢疾。謂廢缺。如四肢不全之類。(八)獨爲。謂一一爲之也。(九)墟。空地也。(一〇)獨善其身。〔孟子〕窮則獨善其身。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入世。孫籛。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而不仕。居東郭者曰籛。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蠶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質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冠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窳而跣居。獨取其髻。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蠶。圖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二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階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註音】(一)兔。奴侯切。(兔)音俊。(兔)音海。

【釋義】(一)毛。穎筆也。愈作此傳。當時頗有非之者。然其流實出于莊周寓言。(二)中山。唐宣州中山也。卽今安徽宣城縣。以其地多生白兔。產名筆精妙。故舉其籍貫以爲主。(三)卯地。卯爲東方。於十二生肖屬兔。故云。(四)十二神。指十二地支也。(五)吐而生兔。兔雖無雄。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兔。兔者吐也。見《博物志》。(六)明胎。兔曰明胎。《禮記》。(七)兔。初生小兔也。(八)竊垣。蟻句。葬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河嶽竊之以奔月。謂之蟾蜍。垣蟾。羿妻字也。見《漢書注》。(九)竊。狡兔。(十)竊垣。蟻句。皆良犬之名。(十一)德。爵。劉曰。德。(十二)蒙將軍。恬。製筆創自蒙恬。(十三)左右。庶長。秦官。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四)軍尉。軍中尉史。(十五)墟山。夏易曰。連山。見《周禮》。(十六)八竅。凡噬噉者皆九竅。而兔祇八竅。(十七)蹴。躡足也。(十八)擊。臺之長者曰擊。(十九)章臺宮。秦宮名。(二十)管城。昔管叔封於管城。此特借以爲喻。(二十一)結繩。上古未有文字。燧人氏作結繩之政。以結之大小。記事之大小。(二十二)俘圍。佛敎曰俘圍。(二十三)扶蘇。始皇長子。(二十四)胡亥。始皇次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號二世皇帝。(二十五)丞相。秦以李斯爲丞相。(二十六)中車府令。秦官。主乘輿。駟者。(二十七)高。趙高也。(二十八)書令。秦官名。借洽。(二十九)石自程。衡。稱權。石稱鈞。所以稱物之輕重者。始皇剛自用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見《史記》。(三十)陳玄。趙高也。(三十一)陶泓。象魏也。(三十二)稽先生。徐歆也。(三十三)魯衛毛聃。皆周同姓。見《左傳》。魯公二十四年。(三十四)毛公毛遂。毛公。詩處士。隱於博徒。毛遂。趙平原君食客。(三十五)見絕於孔子。指孔子作春秋。至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絕筆也。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

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蕪。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弁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鄧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吾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總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奔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總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趨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金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治中。總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

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藏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惟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總武古通。咸統於私。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蠶蠶。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耀入。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旨。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旣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愚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註音】(想)音耶 (壽)音壽 (禮)音禮 (恭)音攝 (節)音合 (歸)音季 (祀)部鄙切 (禮)音歡

(際)於桑切 (額)同額 (緡)慈陵切 (肝)古案切 (德)蒲拜切 (吮)音航

【釋義】(一)悉主悉臣謂悉以爲主而臣之也。(二)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三)積勞害苗之

草。(四)壽除草。(五)平夏。元和元年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叛。夏州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六)平蜀。劍南節度

使韋臬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劉闢反。九月。東川節度副使高崇文擒之。(七)平江東。元和

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八)平澤潞。元和五年。昭義節度盧從史除與王承

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按以上紀年。碑文與史不同。(九)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

昭。以定易二州歸于有司。(一〇)致魏博。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一一)貝衛

潰相。此四州爲魏博節度使所管。蓋兼魏博合六州也。(一二)蔡將死。諡句。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

卒。其子元儋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不許。十年正月。元儋反。(一三)舞陽。今河南舞陽縣。

(一四)葉。今河南葉縣。(一五)裏城。今河南襄城縣。(一六)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貞元二

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

少誠。是爲四將。(一七)懸決。謂以己意決之。(一八)光顏。爲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

使。忠武。管陳許二州。(一九)河東。魏博節度。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儋。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

月。命神策軍節度使劉德裕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節度。屬名。屬陝西。(二〇)重胤。句。元和九年閏八月。

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化節度使。徙隸汝州。(二一)義成。陝益延慶。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

節。劍南東西川。延。屬鄭坊丹延節度使。屬鄭寧節度使。(二二)弘。以卒萬二千。句。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

韓弘。爲淮西將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二三)文通。守壽。元和十年十二

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二四)道古。觀察。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

察使。(二五)鄧。唐鄧州。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紘爲唐鄧節度使。(二六)度長。御史。句。裴度爲御史

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昭義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

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二七)守讎。在。人。

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帝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監其軍。(二八)賜。天。御。帶。二。句。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

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與以犀帶。(二)陸門送份。度行。帝御通化門送之。(三)入申二句。元和十二年。遣古攻申州。克其外郭。(三)得賊將句。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將李希。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龐候史用誠生禽以歸。待以容禮。(三)泗曲。一名時曲。在河南商水縣西南。潁水於此泗曲。故名。元和十二年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郟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僭甚懼。時董重質特騎軍守泗曲。元僭悉發親近及守城李詣重質以拒官軍。(三)文城。即文城。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三)平。毀也。(三)河北。安史平後。燕趙相繼而起。(三)河南。汴蔡之屬。居河南者。(三)四聖。肅代德順。(三)外多失朝。謂為亂者所隔。故不得朝覲也。(三)曠不盡守。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四)叫譟。驚呼貌。(四)恣。指李師道。(三)陰遣刺客二句。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突出刺之。又擧裴度傷首。(三)三方句。顏胤武合攻其北。遣古攻其東南。文彊戰其東。(四)時曲。見上。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於時曲。(三)陵雲。在今商水縣。故潁水城西南。當郟城之東。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董胤。拔淮西陵雲柵。(四)郟。今河南郟城縣東。有郟陵故城。(三)郟城來降。元濟以董昌齡為郟城令。而質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郟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三)釐。理也。(三)頡頏。〔與曹〕河書夜傾頡。〔注〕肆惡無休也。(三)來宣。謂宣謹恩命。(三)旺。日晚也。(三)吭。咽喉也。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當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

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堂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茲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褻。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畧。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伏波不與。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蚺蚺。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鹿塵。飛揚唳。藹鏡鼓潮轟。高管噉。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官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

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臺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餽。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賈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施。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爲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虛。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始。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隙。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註音〕〔敷〕同仿〔稷〕音貢〔魯〕音博〔覆〕音拂〔權〕同權〔覆〕幾利切〔頤〕同凱〔蓋〕音道〔寇〕同暗〔葛〕音積〔激〕音叫〔蓋〕徒結切〔約〕同率〔緡〕音民

〔釋義〕〔一〕河伯〔抱朴子〕馮夷於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二〕祝融。太公金匱。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句芒。北海神曰顛頊。西海神曰蓐收。〔三〕天寶。唐玄宗年號。〔四〕廣利王。天寶十年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五〕祝幣二句。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管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帥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六〕扶胥口。扶胥鎮在番禺縣東南三海口。〔七〕刺史節度五穀諸軍。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八〕稷始。謂穀地之極。澤地以降神。〔九〕盲風。怪風。盲風。疾風也。〔禮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山海經〕符陽之山。多

怪用。(一〇)元和。唐宣宗年號。(一一)孔公。名幾。字若勝。其父子。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孔幾爲嶺南節度使。(一二)以野南。野。定也。南。野。爲言南方。(一三)表也。自表白於外也。(一四)齋。謂齋儼也。(一五)皇。帝名。唐。高。祖。岳。嶺。以上。祝。版。御。昇。附。中。使。送。往。(一六)晨。事。事。祀。事。也。賈。明。行。禮。故。曰。晨。事。(一七)樞。夫。舟。子。也。(一八)省。姓。祭。之。前。一。夕。主。祭。者。皆。祝。所。備。之。牲。(一九)概。猶。多。也。(二〇)何。晏。景。福。殿。賦。祝。若。幽。星。之。耀。運。(二一)牽。牛。星。名。(二二)禮。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二三)竈。竈。以。竈。龍。狀。也。(二四)張。衡。西。京。賦。海。嶼。變。而。成。龍。狀。竈。以。趨。溫。地。安。符。貌。亦。作。蛇。蛇。詩。小。雅。蛇。蛇。頌。言。(二五)舟。後。持。船。棹。(二六)旆。旆。旌。旗。故。曰。旆。(二七)鏡。似。鈴。而。無。舌。有。柄。(二八)噉。噉。噉。噉。也。噉。噉。呼。煩。擾。也。(二九)天。乾。塔。坤。祝。謂。天。地。開。闢。皆。見。塔。祝。(三〇)蓋。艾。老。也。八。十。日。蓋。五。十。日。艾。(三一)除。他。名。之。祝。初。時。春。節。之。至。泊。岸。有。下。殿。之。祝。始。至。有。開。貨。之。宴。犀。珠。錦。落。賄。及。儀。錄。幾。皆。罷。之。(三二)通。欠。也。(三三)厥。隔。也。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

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燔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禮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出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陽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稍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註音】〔阮〕音元〔揭〕音揭

【釋義】(一)荆州。治今湖北江陵縣。(二)劉表。字景升。東漢末高平人。獻帝時爲荊州刺史。(三)太康。晉武帝年號。(四)秦博士。對始皇帝。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五)劉向。字子政。漢元王四世孫。精通經術。元帝時爲中壘校尉。(六)鄭玄。字康成。東漢末高密人。博通諸經。(七)王逸。字叔師。東漢宣城人。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八)山海經。書名。其書皆志怪之說。凡十八篇。(九)郭璞。字景純。晉聞喜人。學博才高。所著書有爾雅注。山海經注等。(十)小君。春秋。葬我小君。諸侯之夫人皆稱小君。(十一)陟。陟方。孔安國註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遊。死於蒼梧之野。(十二)蒼梧。山名。亦曰九嶷。在今湖北寧遠縣。(十三)竹書紀年。晉大康元年。汲郡人發

家得竹書。起夏殷至魏哀王二十年。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二)殿禮部配天。尚書君碩篇文。(三)揭陽見新修縣王閣序篇注。(四)長慶。唐穆宗年號。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誨。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乎。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

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管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令蕉黃。雜肴蔬。令進侯堂。侯之船。令兩旗。度中流。令風泊之。待侯不來。令不知我悲。侯乘駒。令入廟。慰我民。令不嘖以笑。鸞之山。令柳之水。桂之團團。令白石齒齒。侯朝出遊。令暮來歸。春與猿吟。令秋鶴與飛。北方之人。令為侯是非。千秋萬歲。令侯無我違。福我令壽我。驅厲鬼。令山之左。下無苦濕。令高無乾。杭稔充餒。令蛇蛟結繯。我民報享。令無怠其始。自今令歛於世世。

〔注音〕(荔)同荔(杭)音庚(稔)音徒

〔釋義〕(一)羅池。在馬平縣東。(二)柳侯為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三)步。水際曰步。(四)男女相質。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予本相俸。則復為奴婢。宗元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庸。足相當。則後贖。其實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五)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宗元卒。(六)三年。長慶三年。(七)景辰。即丙辰。以諱改此。(八)鸞山。在馬平縣西。〔明一統志〕謂山巔有石如鸞。(九)柳水。即柳江。在馬平縣南。(一〇)團團。團聚貌。(一一)齒齒。排列貌。(一二)北方之人。柳家河東北方人也。(一三)杭稔。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俗作稔。稔。糲稻也。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禱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

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七而失先王^六。突位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劔於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用。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拮鎖^三。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乃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至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襄兵大選。江洲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罪。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三三}嚙^{三三}嶺^{三三}蔡山^{三三}踣^{三三}之^{三三}。剡^{三三}蕲^{三三}之^{三三}黃梅^{三三}大^{三三}嶽^{三三}長^{三三}平^{三三}鑿^{三三}廣^{三三}濟^{三三}掀^{三三}蕲^{三三}春^{三三}撤^{三三}蕲^{三三}水^{三三}撥^{三三}黃岡^{三三}筵^{三三}漢^{三三}陽^{三三}行^{三三}跣^{三三}汭^{三三}川^{三三}還^{三三}大^{三三}膊^{三三}蕲^{三三}水^{三三}界^{三三}中^{三三}披^{三三}安^{三三}三^{三三}縣^{三三}拔^{三三}其^{三三}州^{三三}斬^{三三}僞^{三三}刺^{三三}史^{三三}標^{三三}光^{三三}之^{三三}北^{三三}山^{三三}嶺^{三三}隨^{三三}光^{三三}化^{三三}浩^{三三}其^{三三}州^{三三}十^{三三}抽^{三三}一^{三三}推^{三三}救^{三三}兵^{三三}州^{三三}東^{三三}北^{三三}屬^{三三}鄉^{三三}還^{三三}開^{三三}軍^{三三}受^{三三}降^{三三}大^{三三}小^{三三}之^{三三}戰^{三三}三^{三三}十^{三三}有^{三三}二^{三三}取^{三三}五^{三三}州^{三三}十^{三三}九^{三三}縣^{三三}民^{三三}老^{三三}幼^{三三}婦^{三三}女^{三三}不^{三三}驚^{三三}市^{三三}賈^{三三}不^{三三}變^{三三}田^{三三}之^{三三}果^{三三}穀^{三三}下^{三三}無^{三三}一^{三三}跡^{三三}加^{三三}銀^{三三}青^{三三}光^{三三}祿^{三三}大^{三三}夫^{三三}工^{三三}部^{三三}尙^{三三}書^{三三}改^{三三}戶^{三三}部^{三三}再^{三三}換^{三三}節^{三三}臨^{三三}荆^{三三}及^{三三}襄^{三三}眞^{三三}食^{三三}三^{三三}百^{三三}王^{三三}之^{三三}在^{三三}兵^{三三}天^{三三}子^{三三}西^{三三}巡^{三三}於^{三三}梁^{三三}希^{三三}烈^{三三}北^{三三}取^{三三}汴^{三三}鄭^{三三}東^{三三}略^{三三}宋^{三三}圍^{三三}陳^{三三}西^{三三}取^{三三}汝^{三三}潯^{三三}東^{三三}都^{三三}王^{三三}坐^{三三}南^{三三}方^{三三}北^{三三}向^{三三}落^{三三}其^{三三}角^{三三}距^{三三}賊^{三三}死^{三三}昨^{三三}不^{三三}能^{三三}入^{三三}寸^{三三}尺^{三三}亡^{三三}將^{三三}卒^{三三}十^{三三}萬^{三三}盡^{三三}輸^{三三}其^{三三}南^{三三}州^{三三}王^{三三}始^{三三}政^{三三}於^{三三}溫^{三三}終^{三三}政^{三三}於^{三三}襄^{三三}恒^{三三}平^{三三}物^{三三}估^{三三}賤^{三三}歛^{三三}貴^{三三}出^{三三}民^{三三}用^{三三}有^{三三}經^{三三}一^{三三}吏^{三三}軌^{三三}民^{三三}使^{三三}令^{三三}家^{三三}聽^{三三}戶^{三三}視^{三三}奸^{三三}宄^{三三}無^{三三}所^{三三}宿^{三三}府^{三三}中^{三三}不^{三三}聞^{三三}急^{三三}步^{三三}疾^{三三}呼^{三三}治^{三三}民^{三三}用^{三三}兵^{三三}各^{三三}有^{三三}條^{三三}次^{三三}世^{三三}傳^{三三}爲^{三三}法^{三三}任^{三三}馬^{三三}彝^{三三}將^{三三}慎^{三三}將^{三三}鏐^{三三}將^{三三}濟^{三三}僧^{三三}盡^{三三}其^{三三}力^{三三}能^{三三}募^{三三}贈^{三三}右^{三三}僕^{三三}射^{三三}元^{三三}和^{三三}初^{三三}以^{三三}子^{三三}道^{三三}古^{三三}在^{三三}朝^{三三}更^{三三}贈^{三三}太^{三三}子^{三三}太^{三三}師^{三三}道^{三三}古^{三三}進^{三三}士^{三三}司^{三三}門^{三三}郎^{三三}刺^{三三}史^{三三}隨^{三三}唐^{三三}睦^{三三}徵^{三三}爲^{三三}少^{三三}宗^{三三}正^{三三}兼^{三三}御^{三三}史^{三三}中^{三三}丞^{三三}以^{三三}節^{三三}督^{三三}黔^{三三}中^{三三}朝^{三三}京^{三三}師^{三三}改^{三三}命^{三三}觀^{三三}察^{三三}鄂^{三三}岳^{三三}蕲^{三三}沔^{三三}安^{三三}黃^{三三}提^{三三}其^{三三}師^{三三}以^{三三}伐^{三三}蔡^{三三}且^{三三}行^{三三}泣^{三三}曰^{三三}先^{三三}王^{三三}討^{三三}蔡^{三三}實^{三三}取^{三三}河^{三三}蕲^{三三}安^{三三}黃^{三三}寄^{三三}惠^{三三}未^{三三}忘^{三三}今^{三三}予^{三三}亦^{三三}受^{三三}命^{三三}有^{三三}事^{三三}於^{三三}蔡^{三三}而^{三三}四^{三三}川^{三三}適^{三三}在^{三三}吾^{三三}封^{三三}庶^{三三}其^{三三}有^{三三}集^{三三}先^{三三}王^{三三}薨^{三三}於^{三三}今^{三三}二^{三三}十^{三三}五^{三三}年^{三三}吾^{三三}昆^{三三}弟^{三三}在^{三三}而^{三三}墓^{三三}碑^{三三}不^{三三}刻^{三三}無^{三三}文^{三三}其^{三三}實^{三三}有^{三三}待^{三三}子^{三三}無^{三三}用^{三三}辭^{三三}乃^{三三}序^{三三}而^{三三}詩^{三三}之^{三三}辭^{三三}曰^{三三}

太^{三三}支^{三三}十^{三三}二^{三三}曹^{三三}於^{三三}弟^{三三}季^{三三}或^{三三}亡^{三三}或^{三三}微^{三三}曹^{三三}始^{三三}就^{三三}事^{三三}曹^{三三}之^{三三}祖^{三三}王^{三三}畏^{三三}塞^{三三}絕^{三三}遷^{三三}零^{三三}王^{三三}黎^{三三}公^{三三}不^{三三}聞^{三三}僅^{三三}存^{三三}子^{三三}父^{三三}易^{三三}封^{三三}三^{三三}王^{三三}守^{三三}名^{三三}延^{三三}延^{三三}百^{三三}載^{三三}以^{三三}有^{三三}成^{三三}王^{三三}成^{三三}王^{三三}之^{三三}作^{三三}一^{三三}自^{三三}其^{三三}躬^{三三}

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祐弱強。觀其奸獪。以保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註音」(割)音枯(排)音后切(媚)音冒(謾)音官切(諱)音單(選)音銀(囑)音快切(陪)同仆(劍)烏九切(轄)音共(錄)音柔(鑿)音繼(抵)音軒(撤)片入聲(笑)音頰(跳)音此(以)音又(附)音博(毀)音香(池)古巧切(昨)音窄(兪)音執(洵)音辨切(觀)音穆(縣)音衛切

「釋義」(一)傳五王。高宗永隆時。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通殺之。三子。俊傑。備俊。則王。俊。俊。傑。奔。過。害。中宗神龍時。以傑子胤。胤。後。復。自。南。蠻。詔。以。備。易。胤。備。卒。玄宗時。復。封。胤。胤。卒。子。戰。嗣。戰。卒。子。泉。胤。(二)短。登。繼。位。也。(三)河。南。北。兵。作。安。祿。山。之。亂。(四)太。妃。鄭。氏。(五)走。蜀。從。天。子。時。玄。宗。幸。蜀。(六)都。水。使。者。秦。漢。設。都。水。長。都。水。丞。主。陂。池。水。利。漢。武。改。此。名。(七)先。王。戰。於。開。元。二。十。一。年。卒。(八)上。元。肅。宗。年。號。(九)涇。州。治。今。新。江。永。嘉。縣。(一〇)割。于。兵。謂。爲。兵。所。割。割。也。(一一)排。擊。也。(一二)擴。引。張。也。(一三)袁。賊。實。應。元。年。袁。異。反。台。州。(一四)衡。州。治。今。湖。南。衡。陽。縣。(一五)觀。察。使。謂。句。虛。結。臺。也。謂。忌。諫。也。時。辛。京。果。爲。湖。南。觀。察。使。

(一六)閩。州。治。今。廣。東。潮。安。縣。(一七)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與。人。(一八)道。州。治。今。湖。南。道。縣。(一九)坦。寬。廣。貌。(二〇)旄。節。行。之。符。也。(二一)因。良。姓。王。湖。南。牙。將。辛。京。果。以。其。家。室。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遂。反。(二二)武。岡。今。湖。南。武。岡。縣。(二三)黔。陽。洪。桂。唐。荆。州。治。今。湖。北。紅。陵。縣。領。縣。八。黔。州。治。今。四。川。彭。水。縣。領。縣。六。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縣。領。縣。七。桂。州。治。今。廣。西。桂。林。縣。領。縣。十。一。(二四)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泉。爲。湖。南。觀。察。使。代。京。果。(二五)狐。鼠。性。多。疑。鼠。性。畏。法。(二六)蹕。走。也。(二七)梁。崇。義。京。北。長。安。人。德。宗。建。中。二。年。詔。加。崇。義。同。平。章。事。遣。御。史。張。著。賈。手。節。徵。之。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二八)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建。中。三。年。反。以。泉。爲。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九)大。選。江。州。江。州。本。作。洪。州。泉。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關。其。才。(三〇)搏。力。句。披。[新。唐。書]。搏。作。圓。搏。力。秦。兵。法。懸。秦。姓。句。卒。越。兵。法。[左。哀]。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空。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卒。[杜。注]。句。卒。句。伍。相。著。別。爲。左。右。也。(三一)曹。詠。句。敗。則。諫。及。其。曹。獲。則。分。其。伍。(三二)蹙。鳴。也。(三三)噉。鋒。一。舉。盡。食。之。意。[路。史]。漢。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寶。乃。反。諷。以。西。域。之。富。於。是。陳。兵。以。爭。之。(三四)蔡。山。在。黃。梅。縣。西。南。(三五)陪。頌。仆。也。(三六)剗。削。也。(三七)斬。之。黃。梅。縣。州。領。黃。梅。黃。廣。濟。蕪。水。四。縣。(三八)鞞。鞞。也。鞞。皮。曰。鞞。此。作。降。服。鞞。(三九)長。平。故。城。在。今。河。南。西。華。縣。東。南。(四〇)鏃。箭。也。(四一)廣。障。今。湖。北。廣。濟。縣。(四二)抵。舉。也。(四三)蕪。春。今。湖。北。蕪。春。縣。(四四)均。舉。也。(四五)蕪。水。今。湖。北。蕪。水。縣。(四六)擗。拾。取。也。(四七)黃。岡。今。湖。北。黃。岡。縣。(四八)築。舉。也。(四九)

韓愈 曹成王碑

漢陽。今湖北漢陽縣。(一)蹠。漢川。蹠。蹈也。以川城。在今湖北漢陽縣。(二)大臚。臚。磔也。(左成)殺而博諸城上。
 (三)安。三縣。安州之三縣。唐安州。治今湖北安陸縣。領安陸、雲夢、孝昌、應城、吉陽、蘆山六縣。(四)僑刺史。謂王嘉
 祥。(五)糧。旗也。(六)堽。光之北山。唐光祿。治今河南橫川縣。領定城、光山、仙居、殷城、固始五縣。北山。疑光山之誤。即
 光山縣是。(七)堽。食也。(八)隨。光化。並今湖北隨縣地。唐隨州。治此。領隨、光化、棗陽、唐城四縣。(九)拏。同。擲。手動
 也。(十)抽。一推。陳后山。謂唐令民二十成丁為推。此言十推而抽其一為兵。(十一)五州。鞏、黃、安、海、隨。(十二)十九
 縣。鞏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隨四縣。河二縣。(十三)再。換。節。句。貞元元年。臬。為。南。節。度。使。三年。為。襄。州。刺。史。山。南。東
 道。節。度。使。(十四)真。食。三百。官。實。在。任。真。臬。總。南。節。度。使。賜。實。戶。三百。戶。(十五)梁。唐。梁。州。治。今。陝。西。南。鄭。縣。與。元
 二年。車。駕。幸。梁。州。(十六)汴。唐。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梁。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十七)鄭。唐。鄭。州。治。今。河。南。鄭。縣。
 (十八)宋。唐。宋。州。治。今。河。南。商。邱。縣。(十九)陳。唐。陳。州。治。今。河。南。淮。陽。縣。(二十)汝。唐。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二十一)角。距。
 角。以。角。距。雞。距。蓋。禽。獸。之。特。以。距。者。(二十二)大。駭。大。駭。扶。風。人。時。掌。幕。府。(二十三)將。懷。姓。伊。字。察。梅。兗。州。人。
 (二十四)將。錡。姓。王。字。昆。吾。太原人。(二十五)將。擢。即。李。伯。儼。(二十六)元和。憲宗年號。(二十七)利。隨。唐。陸。唐。利。州。治。今。四。川。廣。元
 縣。隨。州。見。上。唐。州。治。今。河。南。泌。源。縣。陸。州。治。今。浙。江。建。德。縣。道。古。歷。為。四。州。刺。史。(二十八)黔。中。黔。州。亦。曰。黔。中。郡。治。
 彭。水。唐。以。為。都。督。府。督。鳳。辰。施。播。等。州。兼。領。羈。縻。數。十。州。(二十九)鄂。岳。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縣。岳。州。治。
 今。湖。南。岳。陽。縣。鄂。州。治。今。湖。北。蘄。春。縣。河。州。治。今。湖。北。漢。陽。縣。安。州。見。前。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元。和。十。一。年。遣
 古。為。六。州。都。回。德。觀。察。使。(三十)伐。蔡。蔡。州。治。今。河。南。汝。陽。縣。時。討。吳。元。濟。(三十一)吾。昆。若。泉。三。子。象。古。復。古。道。古。
 (三十二)大。支。十。三。二。句。太。宗。子。十。四。人。高。宗。恒。山。王。承。乾。魏。王。寬。吳。王。恪。濮。王。泰。庶。人。祚。蜀。王。愔。蔣。王。暉。越。王。貞。紀
 王。讓。江。王。瑛。代。王。術。趙。王。福。曹。王。明。(三十三)或。亡。或。微。寬。還。簡。俱。早。卒。承。乾。泰。愔。廢。職。格。祚。誅。死。貞。討。武。氏。遺。害。
 (三十四)零。王。黎。公。零。陵。王。俊。黎。國。公。俊。並。為。武。后。所。殺。(三十五)子。父。易。封。指。胤。與。備。(三十六)三。王。德。胤。戰。(三十七)觀。變。也。
 (三十八)覲。陸。陸。子。孫。威。大。如。歷。階。陸。而。上。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
 遑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璽。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
 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

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二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素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居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玳。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繇四十里。深高皆二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左領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

某官銘曰。

烏氏在堂。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右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註音〕(一)唯(七)罪切(唯)音此(捺)難入聲

〔釋義〕(一)用師於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盧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遣父袁。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二)陰與寇連。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裴坦言從史必爲亂。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禽縛之。馳詣京師。貶爲驪州司馬。(三)烏重胤。字係君。張掖人。(四)張掖郡。今甘肅張掖縣。(五)常伯。謂工部尙書。(六)三室同宇。同宇。謂上同下異也。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七)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伯卿大夫系氏名號。(八)姓苑。十卷。何承天作。崔日用又有姓苑碎一卷。(九)存。左昭。昔子庚與盧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一〇)餘枝。嗚(左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郊之歲。其夏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宋。(一一)獲。秦武王時。有力士在鄆烏獲。(一二)鄆。今江西鄆陽縣。(一三)家張掖。張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一四)承瑛。字德潤。重胤父。(一五)武德。唐高祖年號。(一六)奚契丹。唐時北狄有五種。契丹。奚。室韋。黑水。渤海。奚本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桓山。所居在今熱河之承德縣。平豐寧。平泉諸縣地。契丹亦東胡種。初甚微。保橫水之南。黃龍之北。後破奚渤海。侵室韋女真。取突厥故地。遂改號曰遼。(一七)可突干。契丹將。奚契丹入寇。承瑛破于捺祿山。又駭白城。承瑛拔除出其右。斬首萬級。可突干奔北。(一八)渤海。國名。靺鞨人大祚榮所建。其子大武藝。以後拓境日廣。奄有松花江以南。迄日本海之地。渤海王武藝出海。至馬都山。屠陷城邑。承瑛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一九)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諒靺鞨。在今黑龍江地。室韋爲契丹別種。在今蒙古東境黑龍江北境一帶。(二〇)史思明降復叛。至德二年。安祿緒兵敗。走保鄆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

八其來降。已而思明內通賊。上以承恩爲河北節度使副大使。使圖思明。事洩。承恩父子。及支黨皆被殺。(三)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爲唐名將。(三)貞元。唐德宗年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尙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維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視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惟父子繼忠孝。予惟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愼。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洲刺史。兵部尙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會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

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
 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
 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矢
 考校度程提壘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
 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載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
 嬈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隄見於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註音〕(翻)音局(懸)音依(假)音格(謔)音業

〔釋義〕(一)元衡姓武唐太原人。(二)吉甫姓李字弘遠唐趙人。(三)緯姓李字深之唐潁州人。(四)父子
 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歷中為涪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
 廷嘉之遷洛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
 悅恣謀叛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鄂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
 謝病不出三年積鬱而卒。(五)伯禽周公之子封于魯。(六)田季安季安高祖璟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璟二子守
 義延俛延俛安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玠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玠子悅延俛子廷玠元
 和七年八月季安卒。(七)幼弱季安卒懷諫時年十一。(八)覆之朝廷弘正既領軍事即令於軍曰吾欲守天子
 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能遂圖魏博相具衛權之地
 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以待王官十月監軍以聞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九)業崇山高也
 (一〇)追秩夏卿追贈其父兵部侍郎。(一一)嬈德振賢嬈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德擬孕也振賢謂生田弘正也

(一) 豎豎，異殺也。(詩) 戎容豎豎。(三) 蓋其外庸二句。言外庸之說入焉輔相。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會孫諱。僊。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北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讖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秦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錯。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_九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張。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二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泮之白草_三。奏至。天子病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吊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餘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_四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將留守東郡。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勳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_{三五}俯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_{三六}。驟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治侯。以及安邱。詆訶_{三七}浮屠。皇極之秩。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

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絕垂。

〔註音〕(經)音灼(無)音垂(緩)音緩(瀆)音通(頓)音秋(舊)音推(瓊)音渠

〔釋義〕(一)殷帝武丁，殷高宗也。小乙之子。(二)權，國在今湖北鍾祥縣西。(三)入楚句，(唐韻)權姓出天水。本顛頊之後。楚武王俊，鬬緡尹權，後因氏焉。(四)天水，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五)略陽，郡名。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六)符蒙，符堅，字永固，晉升平中，僭號大秦。(七)安邱公，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謙俱爲苻堅謀主。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邱公。堅欲大舉伐晉，翼力諫不從。(八)平涼公，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自翼至文誕凡六世。翼子宣，喪事姚秦爲黃門侍郎。(九)上庸，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一〇)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縣。(一一)無，成都尉無待子。文誕生，匡城令崇，崇本生無待。(一二)蘇繭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頊，字弱夫。禮宗時，徵爲少監。(一三)臯，字士縣，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臯爲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代宗時，徵臯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改著作，復不起。大曆二年，臯卒於瀘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諡貞孝。(一四)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一五)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興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于道。(一六)四聲，平上去入。(一七)觀排轟梓，貞元八年，裴延翰以巧倖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興上疏論其姦。(一八)隔城，字允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嘗疏留陸贄，帝欲相裴延翰，又與於廷力阻之。(一九)調娛，僭笑樂爲匡正也。(二〇)留守東都，元和八年七月，德興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二一)考定令式，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德興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翔代考，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表請行之。(二二)白草，驛名。今陝西鞏昌縣。(二三)痛，痛也。(二四)于頔，字允言，洛陽人。元和七年，頔爲司空，同平章事。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敬重，梁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斷梁敬索還，其路不得，誘其叔支解之，事覺，頔斬其子殿中少監支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敬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二五)備，具也。亦作備。(二六)璩，字大圭，德興二子。長璩，次璩，字大玉。(二七)詭詞，僞居。苻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安同登，翼諫曰：道安野形賤士，不宜參禪神輿。(二八)六官，吏、戶、禮、兵、刑、工。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六

韓愈退之著

唐故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鄭。鄭公之子孫。世爲大官。惟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踰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卽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大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嘗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

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日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財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二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溼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廢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隄捍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隄。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有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入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

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旒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贖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調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後葬萬年縣_三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_二。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_三儉儉爲人。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辨而益明。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釋義〕 (一)二字。文明。(二)孝寬。名叔裕。以字行。號敏和正。涉略經史。弱冠時屬蕭寶夔作亂。乃詣關請發軍前驅。每戰有功。西魏時累至驍騎大將軍。入周拜大司空。上柱國。封鄆國公。(三)鄆州。故治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四)魯公。真駒。姓顏。字楷臣。代宗時封魯郡公。故曰魯公。(五)峽州。又曰夷陵郡。故治在今湖北宜昌縣。(六)遠安。縣名。故城在今湖北遠安縣北十五里。(七)佐。鄒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爲鄒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八)吳少誠。貞元五年八月少誠圖許州。(九)許州。即今河南許昌縣治。(一〇)新羅國。三韓之一。建國于西漢之季。至西晉之末。兼併辰韓。分韓。後竊號。臣事于唐。貞元十六年四月。新羅王報則卒。冊命其孫俊世爲表開府。僉同三司。太尉新羅王。(一一)鄆州。治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北。(一二)所營立君死。丹至鄆州。聞俊世卒。國人立其子重熙。詔丹還。(一三)容州。即今廣西北流縣治。(一四)饒熱。正直也。(一五)劉闡。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度支副使

劉開自爲留後。九月徵開爲給事中。不受詔。讓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開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賊。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一六)梓州。故治卽今四川三台縣。
(一七)東川。今四川之東境也。(一八)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亂。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門無所資。若與梓州。緩其土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知節度事。(一九)武陽郡。故治在今河北大名縣東。(二〇)洪州。故治卽今江西南昌縣。(二一)八州。洪。江。饒。虔。吉。信。洪。袁。八州。(二二)藤。好。[易]井。藤不食。註不停好之謂。(二三)萬年縣。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二四)大師。謂顏真卿。(二五)檉。檉。不揣意也。(二六)矯矯。勇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至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遊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宗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俯仰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傲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翊。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

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薨而髮擲之幾盡。然不一擗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嘯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萼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鞣材饋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奸。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統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廢。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

之亂以司空居汴其六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濶將得其人衆乃一擗其人爲誰韓姓許公其六疎其梟狼
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其所
河流兩壩其五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茲察其嘖呻
與其睨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濡
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如何悠悠四方
既廣且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其三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
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與令
刻文此碑以鴻厥慶其五

〔註音〕(僅)同仇(唱)徒監切(蕪)音蒿(擗)同擗(噉)女交切(蹠)音孚(擗)音裂(積)音悉

〔韻〕音制(揭)同臆(礙)音攝(擗)奴亂切(睨)音詣(眴)音縣
〔釋義〕(一)韓姓姓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二)潁川秦城韓以其地爲潁川郡治臨潁故韓都也(三)陽夏今河南太康縣夏太康避后羿之難居於陽夏漢置陽夏縣隋改太康(四)許州許州治今河南許昌縣汴州見前(五)司徒玄佐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官至司徒(六)唐因之居陳州

建中貞元，德宗年號。(七)宋毫縣，宋見前。亳州，治今安徽亳縣。潯州，治今安徽阜陽縣。(八)借假，副直也。(九)宋南嶺將，宋州南嶺將也。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其子士寧代為節度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節度使。弘出將南城。(一〇)汴軍，軍亂。貞元十二年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春，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德繼之。軍亂，殺長德，以宋州刺史劉逸為節度使。(一一)劉逸，懷州武陟人，正臣之子，賜名全諱。貞元十五年九月，全諱卒，弘時以兵馬使為衆所推，代為宣武節度使。(一二)曲環，陝州安邑人。(一三)吳少誠，幽州薊人。貞元十四年反。(一四)唱，以利誘人。(一五)苗，苗髮，語見《淮南子》，如壽者之為苗去莠，樹者之為髮去垢。(一六)捕別，捕掠也。刈，刈也。(一七)謹，謹敬也。謹，謹也。謹，謹也。(一八)李師古，納子。時德宗謂告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圍喪變，遂舉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早之。遂發兵屯曹州。按曹州治濟陰，今山東曹縣西北。義成軍治滑州，今河南滑縣。故曰滑。」(一九)田弘正，本名與，字安道，賜名弘正。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將士則衆皆憤怒，時與為兵馬使，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十月，詔以與為節度使。(二〇)李師道，師古異母弟。師古卒，以師道為留後。(二一)首變，兩河事。謂與不請為留後，奉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二二)成德，成德軍治恆州，在今河北正定縣北。時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二三)吳元，隋少陽子。元和十年正月，反。十二年十月，李愬襲蔡州，禽元，送京師。(二四)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為淮西諸軍都統。(二五)公武，字從僊。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北節度使。領鄆坊丹延四州。(二六)師道之，元和十三年七月，詔發諸道兵討李師道。十四年二月，平盧都將劉愐，領師道斬之。(二七)考城，今河南考城縣。(二八)鄆部，平盧自李正己後，兼領兗鄆諸州。故曰鄆部。(元)結，今之細柳。(三〇)纈，纈繒，染為文也。(三一)今天子，穆宗也。名恆。憲宗子。(三二)長慶，穆宗年號。(三三)萬年縣，唐屬關內道。今陝西咸寧縣。(三四)代將，領北。充本名瑤，為右金吾衛將軍。元和十五年正月，代公武鎮渭北。(三五)蘆，唐蘆州，亦曰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縣。河中節度使治此。(三六)充自鄆滑節度二句，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昇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昇降，充入汴州，詔加檢校司空，兼都督，治州也。指盧龍軍。(三七)宅憂，天子居喪。(一書)王宅憂。(二書)蕭坂，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亦曰虞都城。唐蒲州地。元和十五年，弘出鎮河中。(四)拔，引也。(五)鴻，大也。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二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巖。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二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政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

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閩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擄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會祖諱務本。滄洲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神。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隨。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載。載。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戰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戰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氏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註音】(魏)音遠 (峻)音訂 (種)音蟲 (讖)音堪 (職)音衛

〔釋義〕(一)尙書左丞。長慶二年以魏為尙書左丞。(二)年季。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禮)大夫七十而致仕。(三)伏。與遠通。不勞也。(四)東。西北。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五)元和。憲宗年號。(六)江州。故治即今江西九江縣。(七)無所不言。魏為諫諍時。中人劉希光受贓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瓘坐厚贓。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宣宗意投匭。上言承瓘有功不可棄。魏劾奉涉結近侍。管罔上。有詔斥涉峽州刺史。(八)京兆尹。阿縱罪人。曰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魏不。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謝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罷其情。魏轉職。正。取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九)華州。即今陝西華縣。(一〇)明州。即今浙江鄞縣。(一一)下邳。縣名。故城在今陝西留縣東北五十里。(一二)泊步。步水岸。懷處。(一三)硤。鍾舟石。(一四)以口為貨。管賣人口也。(一五)山谷。謂其。自貞元中。黃洞。魏久不平。(一六)請合兵討之。元和十四年。容管經略使楊吳。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欲傲幸立功。爭請討。上從之。(一七)安南。殺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分家屬。部曲皆遇害。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

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轢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今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褥厚薄。節時其飲食。而七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數十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

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徵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噎噎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濟。作玉
璽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明。閻莫之
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咍也。

【註音】(一)纏(音歷)(二)饒(音委)(三)縣(音聯切)(四)同鴉(申)同伸(咀)當割切

【釋義】(一)范陽。治幽州。其帥張弘靖。(二)牛宰相。名僧孺。字思黯。鶴輿人。(三)軍亂。長慶元年。幽州軍

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節門館。殺刺史官韋雍。魏宗元。崔仲卿等。以徵長者不慈。置之於節門館內。(四)吳元。旆見

許國公神道碑銘篇注。(五)李師道。見許國公神道碑銘篇注。(六)饒。同也。(七)馬僕射。名總。字會元。扶風人。
(八)復。元和元年進士。(九)空青。產銅鑛中。大塊中空有水者良。治眼疾。一名楊梅青。(一〇)雄黃。即三硫磺。亦
名石黃。其明徹如鸚冠者佳。謂之雄精。(一一)算。餽。餽。慕瞻願之意。(一二)揭揭。高舉也。(一三)噎噎。捨守默也。(一四)割
分也。言與人不同也。(一五)咀。相河也。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巧卒。其僚太原郭伉。買石
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
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
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者。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
卒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
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
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

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焜。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臚臚。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註音〕(焜)敕略切(鄞)音茂(臚)倫株切

〔釋義〕(一)明毛詩。喜話拾遺。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翁士句。藏毛詩。(二)通春秋左氏傳。對唐書。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備。(三)帖註。狀其殷帖也。(四)袁州宜春。唐袁州。治今宜春縣。(五)豪州定遠。豪州。即儋州。今安徵鳳陽縣等地。定遠。縣名。今仍其故名。(六)明州鄞縣。唐明州。治鄞縣。即今鄞縣。(七)施父。魯大夫。(八)施常。施之常。字子桓。仲尼弟子。見史記。(九)臚。漢書儒林傳。臚。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宣帝時爲博士。(一〇)延。漢順帝陽嘉二年爲太尉。(一一)然。續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按續當作績。(一二)臚。臚。按續。〔三〕高四尺者。〔禮記〕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

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贖。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掾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詞目銳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閭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語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閏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贖。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唯執不猗。唯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註音】(發)音影(颯)固衛切(錄)音衍(摛)音叨(揄)音陸(閱)音文(齋)同依

【釋義】(一)貞曜先生。卽孟郊也。(二)興元。唐府。今陝西南鄭縣。(三)餘慶。姓鄭。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九年三月爲興元尹。(四)蔡宗師。時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五)崑山。今江蘇崑山縣。(六)劇。劇也。(七)錄。長針也。此作刺字解。(八)搯。取出也。(九)抹。搯掃也。(一〇)劫。劫。猶汲汲也。(一一)有以三句。以指立名言。摛而與之。卽應上抹搯句。(一二)尊夫人。謂其母也。唐人往往稱之。(一三)溧陽。今江蘇溧陽縣。(一四)鄭公尹。河南。元和元年十一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翔分司洛中。與鄭會。薦之於慶。以爲判官。(一五)開鄉。今河南開鄉縣。(一六)簡。字幾道。元和九年九月。自給事中爲御史中丞。察使。(一七)不倚。不依傍也。(一八)不嘗。不自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二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今文鑽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赦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藏其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咏。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策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咀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註音】(一)同綬(剽)匹妙切(躅)直玉切

【釋義】(一)紹述。河中人。(二)負。載也。(三)金部郎中。魏始置。唐因之。屬戶部。掌金貨物權衡度量等。

(四)告哀句。宣宗時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五)綿州。治今四川綿陽縣。(六)絳州。治今山西新絳縣。(七)

三世宗上。開元中。張嘉草歸朝。建中元年。韓皋資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兼軍謀宏遠堪任諒的科。(八)公相。謂公然相也。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會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謚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俟。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卽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致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次日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音】(游)音游 (障)音卓

【釋義】(一)柳子厚。名宗元。河東人。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故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二)慶。字更與。河東解人。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濟縣公。其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文舉諱。(三)拓拔。北魏之姓氏。鮮卑人謂土為拓。謂后為拔。拓拔滑言土后也。(四)濟陰。郡名。治今山東定陶縣。(五)夷。字子邵。貞觀中。為吏部尚書丞徵。二年。以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貶袁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其與褚遂良朋黨。遣使殺之。(六)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唐太宗貞觀時。褚遂良為諫諍大夫。及高宗將立武后。力諫叩頭流血。貶官。以憂卒。(七)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褚遂良。亦貶死。(八)武后。名曩。太宗時為昭儀。高宗立為后。(九)高宗。太宗子。名治。(一〇)取進士。真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一一)巖然。高峻貌。(一二)見頭角。犄犄之象。

(一) 諱唐風發。謂諸論居出不窮也。(二) 藍田。縣名。今陝西藍田縣。(三) 用事者。指王叔文。宗元初與叔文善。叔文用事引宗元將大用。及叔文敗。坐貶。(四) 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五) 復爲刺史。叔文黨坐貶者。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擢其才者。欲簡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帝與武元衡亦惡之。乃悉以爲遠州刺史。(六) 中山。今河北定縣。(七) 劉夢得。名禹錫。與宗元友善。亦以附王叔文被貶。至是得播州。(八) 播州。今貴陽遵義縣。(九) 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御史中丞裴度。妻禹錫。諫有罪。然母老。其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裴度愛我。慈切。明日改禹錫連州。(一〇) 連州。今廣東連縣。(一一) 詔。詔和集。貌。(一二) 顧藉。猶願懼。(一三) 臺省。唐時尙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禁省。總稱曰臺省。(一四) 子厚得所願二句。言因王叔文而得爲將相也。(一五) 裴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十二年。爲桂管觀察使。(一六) 萬年。縣名。今陝西長山縣。(一七) 涇。縣名。今河北涇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年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石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並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與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

郎分司京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釋義〕 (一)北平。武莊王馬燧。字衡美。德宗時大將。 (二)賜。二子。次賜。賜亦二子。次繼祖。 (三)故人稚弟。貞元二年。平涼之亂。馬燧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其年罷兵。燧奉朝請京師。愈之兄也。 (四)安邑里第。唐皇城第二街。次南安。安邑坊。奉誠縣。即馬燧宅。 (五)軫。悼閔也。 (六)婦。女師也。儀禮註。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七)王雲。潔白之意。 (八)傑。魁也。燧身長六尺二寸。故以是稱之。 (九)莖。草初生貌。 (一〇)分府。分司官之稱。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疏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然。觀察陝疏。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

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尙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卽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己。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昉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滅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會祖弘恭。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變。宣州刺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會祖曰子玄。祖曰鍊。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臺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註音】(曉)音鏡(曉)音戶(良)音歌(錄)音瘦

著屐以足親地也。(四)魏州名。(五)弘農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六)芮城縣名。即今山西芮城縣。(七)李徽。魏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字長源。(八)署運使從事。貞元元年七月。以李徽為陝虢觀察水陸運使。表素為從事。(九)鄆縣名。屬陝西省。(一〇)符縣。致符於縣。治後世札飾也。(一一)衢州。屬浙江省。(一二)權將之成諸州者。貞元二年十月。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遠處湖州。邱自明處杭州。高潛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一三)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在楷釘於船。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逢仙等執錡。素獲免。(一四)拜河南少尹。貞元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為尹。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馳馳駉駉。踴躍而不踐。乃得其地。於泉於處。始執郡符。途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土。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弁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邦。惟東有淵。惟西有虺。顛覆朋隣。我餘有幾。葦葦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

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銜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損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辭飽。以勸酒。載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一) 音果 (應) 音兀 (眷) 音律 (舉) 慈切 (載) 側吏切

〔釋義〕(一) 馬僕射。名總。字會元。扶風人。(二) 庶羞。各種美味也。(三) 在我滑臺二句。滑臺。今河南滑縣。真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薛總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四) 頭。今浙江溫州。(五) 閩。今福建省。(六) 龍曉。危也。(易) 困于龍。曉。(七) 跋踈。〔詩〕狼跋其胡。載愛其尾。跋踈。言進退有礙。(八) 履。說文。履。足跡也。義與曉同。(九) 泉慶。二州名。元和初。總爲慶州刺史。(一〇) 盈殿。交州。鎮也。交州。今兩廣及安南地。元和四年。以總爲安南都護。(二) 番禺。今廣州。元和八年。以總爲嶺南節度。(三) 秋官。烏德。自嶺南入爲刑部侍郎。(三) 東征。謂討吳元儼。(四) 相臣。謂裴度也。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總爲副使。(五) 留長。蔡師。吳元儼。謂裴度也。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十二月。以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六) 拔。拔藜也。(七) 弁侯。元和十三年。以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許州觀察。處置等使。總舊爲淮西。故云。弁侯。(八) 鄆戎。謂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也。刑部尚書爲鄆州刺史。(九) 獺。在大也。(一〇) 虺。蛇也。(一一) 顯。顯明。元和十四年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綏。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四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蓋勳爲軍中所逐。(三) 嶺翠。山高峻貌。(三) 岳定。河安。岱泰山也。河。謂黃河。蓋東平在岱河之間。故云。(四) 地官。戶部尚書也。(五) 謝。致仕也。(三) 同危事。謂同征淮蔡。(三) 載。切肉也。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
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

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羸羸。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何其琅琅。偏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斲)音敬。(攢)音塗。(羸)知揖切。

【釋義】(一)斲。斲也。(二)羸。羸音黃。羸。酒尊。青黃其飾。(莊子)純樸不殘。孰為犧尊。(三)羸。繫足也。(四)玉佩。佩玉在上。為珩。在下。為琕。有二組。以左右交牽之。二組相交處。一物居其間。即琕也。琕。以瓊玉為之。瓊。美玉也。此則然其文字之美。(五)表表。卓立之貌。(六)一斤。不復。子厚以黨王叔文。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卒。(七)羣飛刺天。飛一作非。言非之者衆。刺。猶責也。(八)琅琅。金玉聲。謂其臨終之言善也。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標高潔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意而狂。年未二紀。乘氣加入。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

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颯。君颯。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
於馬下。我泗。君晁。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陌。洞庭漫汗。黏
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駟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
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補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上于縣。我
又南踰。把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
臂敬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君云是物。不
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
出嶺中。君埃州下。借據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汨沙倚石。有
甕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簞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
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大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
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己。相
見京師。過顯之始。分教東生。君據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
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鬪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
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
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
相南討。余辱司馬。譏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聲。不撫其子。葬
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約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

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一五六

〔註音〕(跽)丈里切(解)壯士切(懸)陟降切(聽)音吾(彘)奴刀切(龔)他刀切(咤)音濤(饗)與禮切(跽)音只(懸)音灰(嗣)同軌(饗)阻限切(聽)音蒙(擗)音臻(導)音豪(鮎)音拈(鞞)許有切(尻)考平聲(鞞)音管(履)音老(履)音里(履)坐平聲(鞞)音賈

〔釋義〕(一)張員外。名署。河間人。爲河南縣令。(二)時。立也。(三)懸。懸而剛直。(四)端。變句。時爲李實所讒。臨武縣。(五)龔。盡也。(六)細。鼻枝。(七)咤。泣不止也。(八)鮎。觸也。(九)跽。脚掌。(十)漫汗。水廣大貌。(十一)懸。擊也。二妃時。以拂揮竹竹盡班。(十二)餽。小杯。(十三)來。實句。來歲實月。當有佳徵。(十四)庶。當也。(十五)極。獸兩句。虎來佳兆。果有府按之命。不必禱而可應。(十六)江陵。今湖北縣。貞元十九年。愈與張署自御史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十七)郴山。今湖南郴縣之黃岑山。郴水發源於此。愈遇赦後。離陽山。埃命於郴。秋末。始受法曹之命。(十八)履。逢也。(十九)不存。今章二句。遺猶令期以籌紀綱。蠟毛。喻多也。(二十)南嶽。即衡山。(二十一)潭。潭。深也。

(二十二)大湖。即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西南。(二十三)鹿角。洞庭湖中地名。(二十四)鮎。魚名。無鱗。多粘質。(二十五)豕。豕。怒聲也。(二十六)走官。階下。謂江陵府。(二十七)尻。脊骨盡處。(二十八)予。微二句。元和元年。愈召爲國子博士。署按江陵。半年。豈管奏爲判官。不往。(二十九)分。致二句。元和二年。愈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今陝西省地。(三十)刑官。二句。署後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改慶州刺史。慶州。今江西贛縣等地。晉以後爲南康郡。(三十一)嶺。嶺表之蠻。

(三十二)用。器。禮備。署自慶州改遷州刺史。慶州。治今湖南澧縣。(三十三)爲人。受。署。署爲慶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觀察使。陳州。徵錢倍經。署曰。刺史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人係民字。唐避諱改。瘴。罷病也。此作過字解。(三十四)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三十五)舉。爵也。(三十六)紀。循事功。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

祭十一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

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不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疾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

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余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又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唯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

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世)音尸(望)音夜

【舜發】(二十二)耶。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三)建中。人名。(三)怙。恃也。詩。無父何怙。(四)兄嫂。兄名會。嫂鄭氏夫人。(五)兄。歿會請守韶州卒於貶所。(六)就食江南。唐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與十二郎避地江左。家于宣州。即今安徽之宣城縣。故曰江南。(七)三兄。一名會。一名介。其一闕。(八)始來京城。唐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九)營丞相。名晉。貞元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爲節度推官。(一〇)佐戎徐州。裴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一一)孟東野住。東野住爲潁陽尉。(一二)歌蘭。僕人之姓名。(一三)伊之子。謂湘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一四)吾之子。謂昶也。其後昶登長慶四年進士第。(一五)比。猶近也。(一六)頌。歿也。(一七)望。下棺于穴也。(一八)尤。怨也。(一九)曷。其有極。謂悲何能盡也。(二〇)伊。二水名。均在今河南省。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衝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諸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寃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鶩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你一五。眈眈一六。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一七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註音】(一)同。獨(獨)音獨。(二)韓(韓)音早。(三)聲(聲)音章。(四)心上聲。(五)音顯。

【釋義】(一)潮州。唐潮州潮陽郡。屬嶺南東道。治今廣東潮安縣。(二)軍專衙推。軍府之屬官。唐制。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史領使。亦置衙推。(三)惡惡。韓江入潮安縣境。名惡惡。又曰鱷谿。在縣之東北。(四)家宇記。梅州有惡水東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險惡。多損舟船。江水攷漲時。常有鱷魚隨水至州前。(五)鱷魚。爬蟲中之最狂惡者。產於熱帶。長者至丈餘。口巨齒銳。皮堅。背有鱗甲。四足。趾有蹼。(六)烈。焚也。(七)獨。刺取鱷鱗也。〔莊子〕冬則獨寤於江。(八)江。漢謂三江及漢水也。(九)潛。潛伏也。(一〇)六合。謂天地四方也。(一一)再跡所掠。言夏禹治水。足跡之所至也。(一二)揚州。禹分九州之一。〔書禹貢〕淮海維揚州。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一三)睥然。張目貌。(一四)靡。似燕而小。無角。毛褐色。(一五)仇。仇。恐懼貌。(一六)眈眈。小視貌。(一七)鯨。海獸名。種類甚多。居海脊中。大者長六七十丈。頭尾平闊六。外形如魚。實獸類也。雄曰鯨。雌曰鯨。〔二〕鱷。大鳥。(三)類。惡類也。(四)冥頑。謂昧于事理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七

柳宗元子厚著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毀壞。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卽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耆其武。於殿於淮。既中乃車。環蔡其

來。狡衆皆歸。甚毒於醒。狂奔叫噉。以干大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
四紀。其饗。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親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
於元龜。既禱。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疊疊是崇。鼎鼎俎臚。五獻百饗。凡百卿士。
班以周旋。既涉於滄。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
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
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郟。彼昏卒狂。哀凶鞠頌。鋒
蝟斧蟻。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恃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
既獲敵師。若饑得餉。蔡凶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虞。載關載
紱。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林如。會是謹誆。化爲謳
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
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
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方城命總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
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總。往舒余仁。踣彼
艱頌。柔惠是馴。總拜即命。於皇之訓。既殲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崑崙。熊
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予殲。寇皆以狂。敢蹈總疆。土獲厥心。大袒高驪。
長戟會矛。祭其綬章。右翦左屠。幸擒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於

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愛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彌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莪，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靡，輸於國郡。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云，既清而灑。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黽爾居。式慕以康，爲願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懇，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註音〕(慈)音代(度)徒各切(芭)音起(整)丘耕切(鑄)呼宏切(著)音支(觀)音殿(麗)魚市切(鹿)音呈(峻)尼交切(釐)音稽(蕩)音屬(總)音陽(荷)叶平(舉)舉下切(識)側吏切(蓬)音產(哀)蒲侯切(絳)音弗(踣)蒲墨切(髮)魚力切(沅)音云(類)盧對切(甄)牛列切

〔釋義〕(一)守邊境，謂元和十年三月，爲柳州刺史也。(二)綏，衆也。又印紐也。(三)大慈(善)元惡大慈。〔註〕大惡之人，爲人所大惡，此謂平吳元濟。(四)討度，猶言思量。(五)周宣王〔史記〕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虜，太子靜立，是謂宣王。(六)車攻，〔詩小雅〕篇名，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國人作是詩以美之。(七)嵩高，〔詩大雅〕篇名，尹吉甫美宣王也。(八)韓奕，〔詩大雅〕篇名，尹吉甫美宣王也。(九)烝人，卽烝民，避唐太宗諱也。亦〔詩大雅〕篇名，尹吉甫美宣王。(一〇)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一一)采芑，宣王南征之詩。(一二)紅漢，尹吉甫美宣王。(一三)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一四)鑿鑿，鐘鼓聲。(一五)平夏州，其元年冬，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張承全斬惠琳，夏州在今陝北夏口縣北。(一六)劍南，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率李元奕嚴勣李康以討闢，擒闢以獻，十月，節度使韋皋乙丑命王錡討之，獲百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以獻，十一月，錡伏誅。(一七)定河北，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

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十月。魏博軍以田季安之將田與知軍事。是月。與以六州歸於有司。十一月。救魏博。貝街濟相六州。詔與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救之。至十年。有魏絕其朝貢。詔六州節度進討。十二年。承宗獻德棣二州降。二十二年十月。克常州。十一月。元濟伏誅。賜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命殿諒李光顏李德文通為重胤討之。十二年十月。充懷西宣慰處置使。平吳。元濟之亂。董督也。二三。致也。詩。著定爾功。二三。水名。即澠水。亦曰大澠河。在北汝河之下游。俗稱沙河。自河南許昌。東南歷鄆城。西幸。南水諸縣入於潁。二三。中飾也。二三。昏置。愚也。二三。醒。酒病也。二三。叫喚。聲也。二三。後待也。二三。禮也。前傳。初官稅盤。師古註。禮本字作禮。假借用耳。元。元禮。謂以大龜卜之於廟。二三。既。一也。詩。是類是得。禮記。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禘於所征之地。禴類宜皆師祭名。二三。金節。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二三。錫盾。鈇戈。錫馬頭飾也。盾。牙盾。也。戈。平頭戟。二三。犀甲熊旂。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楚辭。操吳戈兮披犀甲。以犀為鏡甲也。又周禮。熊虎為旗。今作旂。通用。熊旂五旂。二三。荷。任也。二三。勳。酒樽。刻木作雲雷之象。二三。玉爵。受六升。二三。屬。羊豕臂也。元。載。大樽也。元。澆。水名。在陝西省境。二三。荷。任也。二三。獵。謂謀獵。二三。宛。屈曲也。二三。周道。禮言大道也。二三。捷。捷也。也。二三。陌。干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二三。格。至也。二三。額。額。勇悍貌。二三。宅。居也。二三。哀。聚也。二三。鞠。告也。二三。匍。匍。手行也。二三。亢。拒也。二三。皆。亂也。二三。左。擣其虛。唐書。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城。拒守守城者。皆巖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總從之。遂克蔡州。按孫武子。批亢擣虛。注。兵若虛。則持衝之。二三。殺。謂殺除不韋也。二三。成國。左傳。成國不過乎天子之事。注。成國。謂公侯之國也。二三。養。報也。二三。歸。牛休馬。書。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楊林之野。二三。方城。山名。在河南葉縣南四十里。跨方城縣境。二三。得其大綱。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李愬為唐鄆節度使。與元濟戰。敵有功。十二年十月。總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得其大綱。謂此。大綱。大會也。二三。獲其大綱。二三。隱。大綱。二三。時。供時具也。二三。求也。二三。競。強也。爭也。二三。時。傳介也。節也。二三。于皇之訓。書。于帝其訓。于遵行也。二三。禮。彈。二三。處。史記。其德幾處。注。高也。二三。會。考工記。會。有長有四尺。注。會。發聲。直謂牙齶。二三。祭。其級。詩。錫其級。注。級。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聚。采章貌。二三。禽其良。元和十二年二月。總擒元濟。騎將丁士良。釋其縛。署為捉生將。士良感之。言於總曰。賊將與秀琳。擄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士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歸。三月。秀琳。

以文城招降。總惡勞之。(三)乃值乃誘。總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總遣府虞候史用誠生擒祐以歸。誓不殺。用其策。戰有功。侯也。問也。(三)雨雪聲。二句。十月。總軍出攻蔡。夜至張柴村。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三)後陰。即今安徽阜陽縣治。(三)懸氤。蔡州城。取其形似。境高也。(三)行誅。以元梅獻社稷。斬獨柳下。(三)宏。宏。水流轉貌。(三)盈。水盈貌。(三)鑿。鑿。歷遠貌。(三)穎。不安貌。(三)裕。大也。(三)乃父。李總父。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居多。封西平王。(三)刑。典刑也。(三)曠。曠。書。曠其舊邑。曠。等也。

駁復讐論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躐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讐。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理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讖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讖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理。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讖從事。謹識。

〔註音〕〔弑〕音圭〔顛〕音獨〔讖〕音孽〔頤〕音裕〔驚〕音敬

〔釋義〕(一)天后即唐武后。(二)下邦。今之甘肅天水縣。(三)推。師韞時為下邦尉。(四)手刃父讐。後師韞為御史大夫。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僱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五)該之。而旌其闕。謂元慶宜正國法。題旌其闕。以發其孝義。(六)讐。奸也。(七)讖。讖罪也。(八)讖。呼也。(九)戴天。〔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一〇)枕戈。〔禮記〕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饑苦枕干不仕。甯與共天下也。(一一)齋。齋塞不剛。(一二)謂人周官名。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一三)推刃。一往一來曰推刃。(一四)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其子。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毀敗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註音】（一）歌音缺

【釋義】（一）成王名誦。武王子。年十三嗣位。

（二）成王名誦。武王子。年十三嗣位。

（三）小弱弟即唐叔虞也。

（四）歌音缺。

（五）唐今河北唐縣。

（六）歌音缺。

（七）歌音缺。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閻寺人敦音四以昇音五趙衰音六。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音七。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熾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賢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與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閭非失舉也蓋失閭也然猶差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閭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註音】(一)數(音勳)(二)觀(音提)(三)操(音帶)

【釋義】(一)晉文公晉姬姬文公名重耳臨齊桓霸諸侯(二)原周畿內國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鄉(三)寺人內小臣也即宦者(四)數觀寺人名(五)界予也(六)揜表字子餘從文公出亡有功(七)操押也(八)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亦從亡定霸有功者(九)先軫城濮之役將中軍敗楚師(一〇)齊桓齊姜姓桓公名小白能任管仲而霸諸侯(一一)管仲名夷吾相桓公(一二)豎刁齊桓幸臣桓死作亂(一三)以義二句晉文會受周襄王之命見「左傳」(一四)衛鞅鞅衛人故稱衛鞅鞅至秦因變臣景監求見秦孝公遂執秦政變法以強秦(一五)弘石弘石石顯漢元帝時之宦官(一六)望之姓蕭字長倩漢元帝時相為恭顯所陷下獄自殺(一七)許世子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蓋責其不嘗藥也(一八)趙盾晉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趙盾殺其君夷臯蓋責其不越境反不討罪人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本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

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舉^六腕^七。擡^八去死肌。殺^九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閭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二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三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三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四踣。觸^五風雨。犯寒暑。呼^六噓^七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七囂^八乎東西。隳^九突乎南北。隳^{一〇}然^{一一}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吾恂^{一二}恂^{一三}而起。視其丘。而吾蛇尚存。則弛^{一四}然^{一五}而臥。謹食^{一六}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一七}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一八}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註音】(膳)音昔(腕)音宛(擡)音滄(殫)音單(隳)讀若灰(恂)音荀(食)音寺

【釋義】(一)永州。今湖南零陵。爲其舊治也。(二)黑質白章。謂黑體而白文也。(三)臘。乾肉也。(四)餽。藥餌也。(五)已。大風已止也。大風。大疾風也。(六)舉踵。手脚曲而不能伸也。(七)癭。瘰癧。一曰久創也。(八)蕩。惡瘡也。(九)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一〇)三蟲。三尸之蟲也。(一一)菴。臨也。(一二)狂然。出候貌。(一三)禪。盡也。(一四)踣。偃也。(一五)呼噓。皆氣息外出也。出氣曰呼。緩出曰噓。(一六)毒蕩。疫氣也。(一七)叫罵。大聲呼喊也。(一八)墮突。猶墮也。(一九)拘拘。信實貌。(二〇)弛然。安放也。猶俗言放心。(二一)齒。年也。(二二)照照。和也。(二三)且且。猶言日日。(二四)苛政。暴虐之政也。

觀入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入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若是乎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麟騞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

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註音】（俱）音欺（訖）下投切（綺）音蟻

【釋義】（一）周穆王馳八駿二句。【列子】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驂服而左騁，赤驎而左白驎，次車之乘，右服鑿黃而左緗，左騁盜驎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於巨鬼氏之國，遠荷崑崙之阿，赤水之隅。（二）燈檠，益蟲名，亦作燈頭。（三）不經，不合于常道也。（四）伏羲女媧，【帝王世紀】伏羲女媧，媧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五）孔子句。【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者蒙俱之頭，俱方相也。（六）說，齧也。（七）綺，細葛布也。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讓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謝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註音】(贖)徒回切(疹)庶廣切(謫)音屈

【釋義】(一)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食采于箕。故曰箕子。(二)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三)提死以併命。謂比干。(四)委身以存祀。謂微子。(五)明者。【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謂賢智之人也。(六)囚奴。【書】囚奴正土。正土。謂箕子也。(七)贖。下墜也。(八)明夷。易卦名。其爻辭五六曰。箕子之明夷。言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九)大法。即供範也。(一〇)彝倫。倫常也。(一一)供範。周書篇名。書天乃錫禹供範。蓋供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陳之武王者也。(一二)朝鮮。東夷國名。箕子所封。(一三)陋。狹小也。(一四)夷。指朝鮮。(一五)於岸。與鳴呼同。(一六)珍。絕也。(一七)恣。熱也。(一八)武庚。殷紂之子。周公封為殷後。(一九)汲郡。地名。即今河南汲縣。(二〇)憲憲。與威貌。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平。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

豕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閭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萋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

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續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

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勦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三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

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臣。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註音〕〔杯〕音丕〔整〕同辰〔圖〕音還〔職〕才諧切

〔舜發〕 〔二〕封建王者以爵土與人。為封建。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制益備。舊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地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別。至秦廢之。 〔三〕榛榛。梗塞蕪穢之貌。 〔四〕嚙齧動貌。 〔五〕荀卿名况。趙人。 〔六〕方伯。諸侯之長。 〔七〕連帥。十國為連。連有帥。見〔禮王制〕。 〔八〕里胥。周禮。里宰。舉比其邑之多寡。又。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九〕朝覲。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十〕會同。諸侯時見曰會。覲見曰同。 〔十一〕扞。衛也。 〔十二〕夷王名熒。懿王之子。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觀禮始廢。 〔十三〕宣王名靖。厲王之子。 〔十四〕定魯侯之詞。魯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命戲為魯世子。按此言廢長而順魯侯立幼之意。 〔十五〕幽厲。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厲王名胡。夷王之子。 〔十六〕王室東徙。平王畏犬戎。遷都洛。 〔十七〕問鼎。〔左宣〕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按有鏡視王室意。 〔十八〕射王。相王以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十九〕凡伯。周卿士。〔左隱〕王使凡伯來聘。饋戎伐之於楚邱以歸。 〔二十〕萑弘。周大夫。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萑弘專劉文公。故與范氏。晉趙鞅以為討。於是殺萑弘。 〔二十一〕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 〔二十二〕陪臣之邦。指魏尊趙齊。而言。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俱由陪臣而為諸侯。 〔二十三〕後封之秦。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岐豐地。秦始大。 〔二十四〕裂都會。二句。秦始皇既并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二十五〕負鋤挺句。指陳涉吳廣輩之。以戍卒起事。 〔二十六〕秦命句。指英布陳彭韓王孫反叛等事。 〔二十七〕平城。今山西大同縣。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困平城七日。 〔二十八〕病流矢。高帝擊黥布。中流矢。 〔二十九〕陵邊。如丘陵邊。趙郡人。為僕中守。 〔三十〕魏尙。與孟舒。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三十一〕田叔。趙郡鄆城人。為僕中守。 〔三十二〕魏尙。與

平人爲雲中守。善待士卒。匈奴畏之。(一) 馮唐文帝嘗與語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因言。竊向。即使復爲雲中守。(二)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爲潁川守。得吏民心。(三) 汲黯。字長孺。召拜淮陽守。黯謝不受。武帝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以而治之。見《本傳》。(四) 戚親也。(五) 締交。締結不解也。(六) 裂眦。怒甚也。眦。睛外之眼角。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入龙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擄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鷲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尙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讐。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猗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巖。論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鑿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洩。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扼。夷爲大途。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識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井絡坤垠。時惟外區。介山爲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奔余鬻。狂猾窺隙。惛惛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凶徒。皇帝之仁。

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東。悉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明貔貅。陳爲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踏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珍鐵羣頑。內獲固圍。外臨平原。天兵除驅。卒乘嘽嘽。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良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公鑒亂。永代是觀。

〔註音〕〔備〕直里切〔抵〕音帝〔鑿〕扶云切〔擊〕音矛〔猪〕魚斤切〔罽〕他丹切〔慈〕徒對切

〔釋義〕(一)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即大劍山。(二)尤。雜也。(三)剽。輕也。(四)師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章阜卒。(五)滔天。〔書〕象恭滔天。(六)以拒大順。〔唐史〕阜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調諸將總節。時帝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用。益蓄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闢欲以所奪盧文若節度東川。卽以兵取梓州。(七)梁守臣。蜀爲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竊爲梁守臣。(八)以討天爲己任。〔唐史〕元和元年正月。以高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纘。同討闢。(九)司死。〔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一〇)喋血。〔漢書文帝紀〕今已誅諸臣。新喋血京師。師古云。當作喋。謂屢涉之也。(一一)飾。飾也。條。同。峙。具也。(一二)嚴素。稱命嚴素自撰。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盤口。收劍州。命契丹之裨將可提。劉琮。斬虜之特將文昭德。(一三)刻。刺也。(一四)割。割也。(一五)抵。帶也。(一六)寶鼓。〔周禮〕以鼗鼓鼓軍。〔註〕大鼓八尺而兩面。(一七)渠。謂劉闢也。是年九月。崇文克成都。拾遺。送長安。(一八)進爲大藩。是年十月。以竊爲東川節度。(一九)井絡。蜀在星分野爲井絡。(二〇)坤。在卦爲坤。維。(二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二二)兔。〔書〕放逐。及庸蜀兔。彭澤人。兔在西蜀。彭微在巴蜀。(二三)狝。狝。大狝。〔三〕巴。倫。唐蜀劍南道。(二四)稊。〔書〕時乃稊。〔註〕稊。乾飯。(二五)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犄之。犄。犄角之。故軍陳分兩面以待敵者。曰犄角。(二六)九地。〔孫武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二七)固圍。〔左傳〕亦助以固吾圍也。圍。邊境也。(二八)嘽嘽。〔詩〕王旅嘽嘽。嘽嘽。衆也。(二九)大憝。謂劉闢也。〔書〕元惡大憝。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隳兀事。旣壅隔。恨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釋哉。年少氣銳。不食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

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喘喘。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巧。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逾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掘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劓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熨。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觥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坐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註音】〔梅〕其季切〔言〕音荒〔斃〕音醫〔屬〕同屬〔癯〕音老〔醫〕音夢〔厥〕音緜〔體〕之瓌切

〔擗〕張瓜切〔瘞〕音桂〔瘞〕他典切〔忽〕年上聲〔嚮〕落戈切〔饒〕音鄒

〔釋殺〕(一)孟容。字公覽。京兆長安人。(二)粹。心動貌。(三)得罪。順宗時。子厚附王叔文以進。及憲宗即位。

叔文鸞死。子厚叛為永州司馬。(四)兀兀。不動貌。(五)搖。腹內結塊。(六)膏肓。心下為膏。背為肓也。(左成十年)晉

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七)負罪者。指王叔文。王伾。(八)斃兀。不安貌。(九)狠。捷也。(一〇)旁午。分布也。(一一)

選。厚也。(一二)憊。西南東。(一三)踞。時也。(一四)坦然。悲慘貌。(一五)燒燒。二句。子厚元醜揚姪女。年二十三卒。故與揚姪

齊。自言寡居十餘年。(一六)陳。隔也。(一七)寒食。〔荆楚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

肩諸笑病於夏畦。(一八)列子。范氏門徒。餽乞兒馬醫。弗敢辱也。(一九)夏畦。夏日治畦者。田五十畝曰畦。(孟子)舜

三娶孤女。人謂搗婦翁。(二〇)無兄盜嫂。漢直不疑狀貌甚矣。有言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二一)娶孤女句。第五倫

章。齊人。人皆稱其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二二)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中。其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

不疑。不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者大慙。(二三)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寬嘗行外。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步歸。有頃。認者得牛。以牛投還。(二四)鄭詹。鄭大夫。晉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後文公返

國。因伐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晉人將烹之。後釋歸。(二五)鍾儀。楚人。囚於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

囚。君子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請而歸之。(二六)叔向。即季舌。〔左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季舌。虎

等十人。囚叔向。叔向以為邪。奚必能出之。後果如言。(二七)范痤。句。魏人。危。屋棟也。〔史記〕趙使魏王殺痤。而與

魏地。魏王使吏捕之。座上屋墜。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淫市。不如以生淫市。有如淫死。趙不與地。則王將奈何。魏

王曰。盍淫因。上書信陵君以先。(二八)淵。通。范陽人。會教韓信。反信不從。及信誅。高帝召欲烹之。信至自請。釋

弗殺。後曹參為齊相。請誦為宥。(二九)張蒼。陽武人。初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王陵見而異之。請沛公赦之。後相

文帝。(三〇)韓信。信歸。後。坐法當斬。信仰謂獄公曰。上不欲赦天下乎。何為斬壯士。囚釋之。後拜大將。(三一)饒。銖

也。(三二)鄭。臨。臨淄人。從梁孝王遊。為牟勝等所請下獄。上書自諫。王出之。待為上客。(三三)賈生。名誼。洛陽人。

〔委〕復召宣室。宣室。未央宮殿前正室。文帝既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後復召至宣室。問鬼神事。(三四)佩寬。千乘人。

漢武帝時。寬有罪。韓說諫。帝感其言。遂赦寬。復用之。(三五)董仲舒。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妻之。幸蒙不諫。

復為大中大夫。(三六)劉向。字子政。嘗望之。同下獄。望之自殺。向得復用。(三七)慎。忽。垢獨也。(三八)醜。纓。委曲也。

〔左思賦〕途難得而密鏡。(三九)饒。纓。纓纓也。

與蕭翰林挽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窳。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紛緜。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二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嚮暮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談舌啞啞。令聽之怡然不怪。已與

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畝。爲耕。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能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註音〕(吐)同協(處)音兀(豎)忌立切(類)音冒(晬)音福(曉)音鹽(默)音決(曉)音嫁(曉)許么切(瘖)音陰(枿)同藥(畝)同塵

〔釋義〕(一)林俛。字思謙。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二)祁縣。今湖南祁陽縣。(三)永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湖南零陵縣。(四)張左司。疑即張仲方。(五)寔然寔。

證也。〔易〕王臣宰寤。言寤寤而往濟也。〔六〕難訂。不安貌。〔七〕岌岌。危也。〔八〕灼然。明也。〔九〕裏行。官名。未爲正員。無定職。見〔唐書百官志〕。〔一〇〕媚嫉。忌嫉也。〔禮大學〕媚嫉以惡之。〔一一〕羸羸。噴噴。聲嗜雜也。〔一二〕昏既。不明貌。〔一三〕重隄。足隄也。〔左成六年〕魏子曰。民怒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法。〔一四〕狀舌。鳥名。伯勞也。〔孟子〕南蠻狀舌之人。〔一五〕啾啾。啾。衆口貌。〔一六〕嘖嘖。聲也。〔一七〕瘖。啞也。〔一八〕四子者。謂同遭貶逐之人。如韋執微。李景儉。韓壽。韓泰。陳諫。劉禹錫等。〔一九〕理平之世。理。治也。唐魏諱。改理。下篇識不足爲理世下執事句同。〔二〇〕抗。伐木餘也。〔二一〕芝苗。芝。瑞草。色有五苗。地草也。〔二二〕鳳。一夫之居。〔二三〕木鐸。大鈴也。金口木舌。古以宣教令。〔二四〕法宮。路寢正殿也。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

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宜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及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

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釋義〕 (一)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二)掌固。卽掌故也。漢書掌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也。(三)史佚。周太史也。(四)范曄。字蔚宗。剡縣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五)司馬遷。〔漢書〕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感言陵志。武帝以遷誣罔。下之羣室。後遷發憤成史記。(六)班固。作前漢書。固僕馬注。固令符。竟竟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七)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譏於魏太武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該浩。(八)左邱明。〔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九)子夏。〔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一〇)孜孜。勤勉不息之意。(一一)磊磊。如衆石之特起。(一二)軒高也。(一三)行行。剛強之貌。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

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鬪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鬪。豈可使噉噉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既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馳。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註音】(擊)與喧切。(街)音縣。(噉)音備。(憤)音塊。

【釋義】(一)營東閭。指永州。柳州諸地。(二)長安。唐都城。今陝西長安縣。(三)擊擊。爲提其行李而行之狀。(四)屈子。屈原也。(五)庸蜀。古國名。庸。春秋屬楚。後爲楚滅。蜀。今四川。(六)街。自矜也。(七)噉噉。噉噉也。(八)短。(三)笏。古者入臣朝見時所持。薄笏。插笏于帶也。(九)憤。心亂也。(一〇)望外。猶言意外。(一一)冠。古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一二)笏。古者入臣朝見時所持。薄笏。插笏于帶也。(一三)望外。猶言意外。(一四)冠。古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年二月。貶永州刺史。(一五)怫然。忿貌。(一六)耀眼。猶言誇耀也。(一七)炳炳烺烺。光明也。(一八)剽。劫掠之意。(一九)馳。馳息也。(二〇)奧。深也。(二一)廉。有分辯也。(二二)羽翼。輔佐也。(二三)穀梁氏。姓穀梁名赤。戰國秦孝王時人。子夏。弟子著穀梁傳。(二四)孟荀。孟。制作孟子七篇。荀。制作荀子三十三篇。(二五)莊老。莊周著莊子。別名南華經。老聃著書曰老子。一名道德經。(二六)離騷。屈原所作。(二七)太史。言太史公司馬遷所作之史記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八

柳宗元子厚著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樸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註音】〔僇〕同戮

【釋義】(一)烈。柳宗元之族屬。(二)居尚書省。永貞二年。柳夷同平章事。(三)遭諸武。虜。爲武后所惡。貶愛州刺史。尋殺之。籍沒其家。(四)永貞。唐順宗年號。(五)登。字伯威。芳之子。子厚爲禮部員外郎。登爲禮部郎中。(六)公綽。字起之。溫之子。以吏部員外爲西川武元帥判官。復入爲吏部郎中。(七)穎然出者。〔史記〕毛遂曰。臣

得如錄之處發中。乃避額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心) 顧山尼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一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二于衛尉^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五會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六。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名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七。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友也。不則饜^八。飲食馳堅良^九。以歡於朋徒。相質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詣。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一〇}而媮^{一〇}偷^{一〇}。一日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一一}。至南海。復由桂^{一二}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二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消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

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贏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惟恐不嫌。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除。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註音〕(不)通否(媿)音吁(媿)音俞(伎)同技(媿)音猷

〔釋義〕(一)淮南。唐十道之一。古揚州地。(二)未冠。古者二十行冠禮。貞元十六年。子厚求進士。年十八。故曰未冠。(三)崔比部。崔暉。字元翰。貞元六年。自知制誥罷歸為比部郎中。(四)于衡。于邵。字相門。天寶末。嘗以諫獻大夫知制誥。朝廷大典。多出其手。(五)衲言。裴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衲言。世稱為長者。(六)先登。猶言先進。(七)穿陵。今湖南陵零縣。永貞元年。子厚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八)觀。遇見也。(九)沛。馮威大貌。(一〇)屨。飲也。(一一)堅。良。堅謂車。良謂馬也。(一二)賢。以貨易財也。(一三)卑。陳。愧懼貌。(莊子)卑陳失色。(一四)均。檢和稅貌。(一五)章。即江西南昌縣。(一六)南海。今廣東番禺縣。(一七)桂。今廣西桂林縣。(一八)積土。謂積家及方土。(一九)農士。不仕之士也。(二〇)少且銳。年少氣貌。(二一)碩且武。貌壯力多。(二二)媿。不滿也。又媿也。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鑄。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

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懷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釋義〕 (一) 李睦州。名清臣。嘗睦州刺史。睦州。今浙江建德縣。 (二) 儻之盜鎬。儻。今江蘇丹徒縣。〔唐書〕李鎬以父蔭。累遷抗辯二州刺史。貞元十五年。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權猶漕運。鎬得專之。乃增置兵額。二十一年三月。於潤州置募海軍。以鎬爲節度使。而羅其鹽鐵使務。憲宗元和二年。鎬請觀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守王滄。 (三) 今天子。卽憲宗。 (四) 盜遂作。元和二年十月。詔徵鎬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鎬德潤州叛。時幼清貶循州。 (五) 左官。猶左遷也。僕年表設左官之律。 (六) 盜就擒斬之社垣外。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鎬送京師。帝命與其子師回。嚴斬於城西南獨柳樹。〔書〕不用命戮於社。 (七) 大赦。元和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八) 銜匿。猶言隱蔽。 (九) 考。擊也。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澌^三。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愛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

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怒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愴。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註音】(辭)音虎。(蚤)同早。

【釋義】(一)薛存義。亦河東人。與子厚同里。(二)河東。今山西境內黃河以東之地。(三)辭。水涯也。(四)役使也。(五)儲。僱也。(六)直。同值。謂償工價值也。(七)的。實也。(八)考績幽明。謂三考。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而升進其明者。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

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音】(斷)音銀(樂)音咬(坻)音池(睿)音銳

【釋義】(一)灌水。爲澗水之支流。(二)澗水。在今湖南澗縣北。源出澗山。故名澗水。(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也。(四)斷。斷然。爭辯貌。(五)坻石。《爾雅》水中可居曰坻。小淵曰澗。小階曰址。小址曰坻。(六)不屑。猶言不屑居也。(七)寧武子句。《論語》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按此非真愚也。(八)顏子句。《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名也。(九)睿。深明也。(十)鴻濛。自然之氣也。(十一)希夷。《老子》。窈之不開名曰希。顯之不見名曰夷。

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施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二。逆而投之。能不迴於狀。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迴而止而

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宴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涸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雖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遠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裎祖視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數。亂亂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拾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裎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註音〕(泚)音伏(涸)古忽切(林)音下(漉)音呈(揚)音錫(亂)同糾(衍)音侃

〔釋義〕(一)小邱。在零陵縣西。(二)樹之爲記。卽銘鐫碑西小邱記。(三)離坐並坐也。(四)實語句。注酒觴中。淨水而飲。(五)監史。監行酒令者。(六)然。酒流也。(七)相。敬也。(八)百拜。〔禮記〕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辭焉。(九)叫號屢舞。〔詩經〕賓既醉止。載號載噉。亂我溲豆。屢舞僛僛。(一〇)如沸如羹。〔詩經〕咨伊股。高。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二)裸裎。露身也。(三)亂。亂而遠之。(四)衍衍。樂也。〔易〕飲食衍衍。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蘆。渠勝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

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烟。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
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
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感者有之。况公之
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
趨起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其茲會不
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註音〕(樹)音南(茂)技拙切(芝)音志(贈)音振

〔釋義〕(一)崔使君。名敏。卒于永州刺史任。子厚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二)零陵。即永州。今湖南縣治。

(三)委會。積聚。(四)泓然。水清貌。(五)潏然。水曲貌。(六)茂。芝蒲藜。茂。即雞豆。芝。四角菱。蒲。亦名香蒲。藜。荷。(七)

潏潏。水搖盪貌。(八)崔公既來。元和中以御史中丞崔敏爲永州刺史。(九)津。濱渡處。(一〇)羽觴。酒器也。(一一)匏

瓠也。可以爲笙。(一二)婆然。舞貌。猶婆娑也。(一三)持頤。手支面頤。(一四)贈。目直視也。(一五)倨。傲慢。(一六)趨起。行不進

貌。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伍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
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
於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
以譯言贖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
六。且賓有姓牟饗。嶺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

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偶與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入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閭工焉取。則師輿是供，閭役焉取。則蠻隸是徵，閭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墮牙茸蠶，金飾折羽，旂旗纛，威飾於下。鼓以譟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罽衣，胡夷蠻蠻，雖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鏘鼎體節，燔炮裁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醜虛之齊，均飫於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實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茲。太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

而士有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且美。其道不廢。願刻於金石。以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註音〕〔開〕音肝〔厥〕子侯切〔喻〕音道〔禮〕傳江切〔禮〕音余〔禮〕音途〔禮〕音境〔屬〕音計

〔禮〕音疑〔頌〕音刑〔象〕之夜切〔禮〕他禮切〔禮〕先結切

〔禮〕音疑〔一〕禮唐十道之一。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二〕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也。〔三〕節。猶管也。〔四〕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車也。〔五〕流求。即琉球東夷也。〔六〕詞陵。南蠻也。〔七〕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八〕執秩。左傳。魯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九〕拱。稽。拱。稽。計兵名籍也。見《吳語》。〔一〇〕錫。謂所管錫。廣州也。〔一一〕賓。周官。五禮。吉凶賓軍嘉。〔一二〕牲。牢。饗。饋。〔一三〕雖有牲。牢。饗。饋。不肯用也。〔一四〕牛。宰。豕。爲牲。饗。饋。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饋。一曰。饗。羞。食也。饋。饋。餉也。〔一五〕勞。旋。勤。歸。〔詩經〕。雖出車以勞旋。杖杜以勤歸。〔一六〕開。開。門也。〔爾雅〕。術。門。謂。之。開。〔一七〕序。東西。墻。謂。之。序。〔一八〕夷。大也。〔一九〕扶。風。公。元和八年十二月。以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爲嶺南節度使。〔二〇〕際。際也。〔二一〕隔。與。庫。側。〔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庫。下也。〔二二〕瞻。日。加。申。時。曰。瞻。〔三〕禮。牙。禮。婚。也。牙。牙。旗。也。〔四〕禮。以。鹿。牛。尾。爲。之。置。左。騾。馬。首。大。如。斗。名。羽。葆。也。〔五〕金。節。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六〕旗。旗。旗。一。周禮。鳥。隼。爲。旗。行。軍。所。建。之。旗。以。進。士。卒。也。禮。旗。以。全。羽。葆。上。者。周禮。全。羽。爲。旌。周禮。軍。吏。載。旗。百。官。載。旒。又。熊。虎。爲。旗。鳥。隼。爲。旌。全。羽。爲。旒。折。羽。爲。旌。〔七〕鼓。以。鼓。管。二。句。周禮。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鐙。鼓。人。曰。以。黃。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鑄。止。鼓。以。金。鑄。通。鼓。〔注〕。大。鼓。謂。之。黃。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鏡。如。鈴。無。舌。有。乘。執。而。鳴。之。以。此。擊。鼓。〔八〕弁。裳。鬪。衣。弁。裳。皆。盪。東。所。服。〔書〕。鳥。夷。弁。服。弁。草。也。鬪。鬪。類。織。毛。爲。之。蓋。西。胡。纓。布。若。今。毼。及。毼。氈。之。類。〔九〕髀。南。方。夷。曰。髀。〔一〇〕睚。目。睚。目。睚。或。云。睚。目。也。〔一一〕禮。或。裳。之。器。〔一二〕禮。節。禮。謂。金。節。節。謂。支。節。也。〔一三〕載。大。器。也。〔一四〕象。禮。肉。也。〔一五〕禮。互。周禮。禮。人。掌。取。互。物。以。時。辨。魚。鼈。龜。鱉。凡。禮。物。註。云。互。謂。有。甲。介。者。狸。自。狸。伏。於。泥。中。者。〔一六〕沈。沈。沈。沈。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醴。齊。五。醢。齊也。〔一七〕泛。者。泛。泛。然。也。盎。盎。然。也。醴。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滓。沈。也。〔一八〕與。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一九〕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磗。勒。伎。康。國。伎。之。類。〔二〇〕幻。怪。謂。如。魚。龍。曼。延。之。戲。〔二一〕華。元。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禦。將。戰。華。元。殺。牟。食。士。其。御。牟。對。不。與。及。戰。曰。曠。昔。之。牟。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節。師。故。敗。〔二二〕霍。去。病。僕。霍。去。病。爲。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

與州江輝記

御史大夫巖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議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進進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籍。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歸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燬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推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滯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流。萬夫呼怵。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讖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勤。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註音〕(一) 蘇音黎(譯)音羅(做)即者切(卷)音本(鋪)音插(舊)同災(積)音泰

〔釋義〕(一) 興州。今甘肅寧夏縣。(二) 嚴公。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彌兼御史大夫。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領梓州等八人。(三) 梁州名。(四) 胡天子。謂順宗。(五) 增秩。加官祿也。(六) 中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禮學爲中謁者。後掌以聞人爲之。(七) 羶老。黃髮年老之人也。(八) 寧江。嚴彌跡嘉陵江。以通漕運。(九) 戎菑。指今之新理菑。(十) 亭障。塞上險要處。築牆置亭。以便防守。(十一) 長舉。地名。在寧夏縣北。(十二) 青泥山。在甘肅徽縣南。(十三) 成州。今甘肅成縣。(十四) 梁亭川。在四川樂縣南。(十五) 寶井堡。在甘肅成縣東南十里。(十六) 嶺。路上流水。(十七) 棧道。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路。曰棧道。在陝西寶成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張良說。漢王

絕後也。即此。 (一) 殺。斃也。 (二) 劫。故。死也。 (三) 師。夫。運。糧。之。人。 (四) 舍。婦。舍。威。士。器。錡。起。土。器。 (五) 機。得。急。流。

 (三) 孟。子。曰。詩。經。曰。絜。纒。之。絜。也。 (四) 鐵。骨。殺。不。殺。曰。鐵。不。殺。曰。鐵。 (五) 昏。札。 (左。傳) 札。遼。天。昏。 (註) 天。死。

 曰。札。小。交。曰。遼。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二) 傳。館。傳。傳。舍。即。驛。館。館。旅。舍。 (三) 杠。梁。杠。方。橋。梁。亦。橋。也。 (四) 四。人。四。

 水。死。 (三) 西。門。遺。祭。一。句。 (史。記) 西。門。豹。為。鄒。令。殺。民。盡。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號。名。聞。天。下。傳。流。後。世。

 (漢。書。禮。樂。志)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鄒。令。有。令。名。至。文。侯。會。孫。襲。王。時。與。秦。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

 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右。田。也。以。百。畝。鄒。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滂。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

 以。起。為。鄒。令。 (三) 白。圭。二。句。白。圭。名。丹。犀。人。 (孟。子) 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

 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育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

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質祕書。由是爲博士。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闕。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取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功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見由夫三子者始。

〔註音〕〔夏〕古雅切

〔釋義〕(一)虞庠。〔禮王制〕周人養國老于東。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周之西郊。〔註〕虞庠。亦小學也。周立小學于四郊。庠之言養也。國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二)教胄子。〔書經〕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三)蔡邕。東漢陳留人。字伯喈。東漢志蔡邕有明堂論。(四)賈生。謂漢賈誼。(五)大和中立學於四門。〔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遠。故始置於四門。(六)四門學。〔舊唐書〕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爲生者。若庶人之子爲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如階放選也。(七)鼓篋。〔禮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註〕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義。(八)夏楚。〔學記〕夏楚二物。敗其威也。箠也。楚。荆也。二物所以扑撻犯禮者。(九)抄。末也。(十)贊祕書。〔舊唐書〕贊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改太子賓客。授祕書監。(十一)魏。〔舊唐書〕魏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管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十二)前進士。〔國史補〕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貞元十年。立中進士。(十三)武備衛。字廷碩。憲宗時。累遷戶部尚書。兼知制誥。(十四)歐陽詹。字行周。貞元間。爲國子四門助教。與韓愈同爲博士。(十五)方輿。公。名僧坦。子厚之八世祖。後魏時爲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十六)武公。即

武信衛。貞元九年。子厚與信衛同舉進士。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濛而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言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萬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髻童之謔。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誓。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讀永州邕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註音〕〔罷〕音疲〔瘳〕音瘳〔敢〕虛音切〔謹〕音謹〔洎〕音暨

〔釋義〕(一)道州。今湖南道縣。(二)鼻亭祠。〔漢書〕舜封象于有鼻。古地名。即今之道縣。孟子謂有庠。

其地嘗建祠以祀象。(三)薛公。謂薛伯高。(四)瘳。庫經病也。〔漢書〕如瘳人之不思起。(五)曠。目盲。(六)曠。明也。

(七)君有鼻句。〔孟子〕象不得有焉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八)主。木主也。(九)不敬非類。〔左傳〕僖公十年。

晉欒突曰。神不敬非類。民不祀非族。〔註〕敢。饗也。(一〇)淫祀。〔禮記〕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一一)

瘳。拔病。(一二)登。垂髮。(一三)愚。愚駭。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城之山多產焉。於連_二於詔_三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叱_六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爲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註音〕〔叱〕音萌〔給〕音給〔扞〕音翰〔直〕同值〔人〕同仁

【壽義】(一)石鍾乳。生洞穴中。爲一種含炭酸石灰之泉水所成。凡石脈通處爲乳狀。融結下垂。其結輕薄中空。水乳且滴且凝。昔人用以爲藥。本草云。服之可延平。(二)連。連州。治今廣東連縣。(三)觀。韶州。治今廣東曲江縣。(四)崔公。名簡。(五)謠。徒歌曰謠。(六)賦。田野之民。(七)熙熙和也。(八)從吾役句。勞民之役。而不約僱。(九)給。散也。(一〇)先朝後力。先裕民生。使有依賴。而後用民之力。(一一)并。禦難也。(一二)際。繫也。

零陵二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陸尙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蔥峯。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寘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謀野而

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曰。吾志也。遂刻之。

【註音】(狙)尾線切(嫗)音茹(食)音寺(尤)音沈(擊)音高(模)去有切(隨)寫與切(塙)音

【釋義】(一)狙猓(墮)同(塙)音植(禪)頻弱切(宓)同伏(二)狙猓。下濕之地也。(三)薛存義。河東人。元和間。授零陵令。(三)嫗部。唐湖南觀察使治潭州。(四)擊。官之象。攝者曰備。(五)湘源。今廣西全縣。唐屬永州。(六)尤。雜也。(七)捕。獲。女。程。進。者。(八)匿。役。避。力。役。者。(九)擊。大鼓。屬。禮。以。擊。鼓。鼓。役。事。(一〇)模。米。飯。(一一)醕。美酒。(一二)塙。密。下。也。(一三)塙。環。空。明。貌。(一四)塙。土。(一五)三亭。並在東山之麓。一曰讀書亭。二曰湘秀亭。三曰俯庸亭。(一六)禪。春。秋。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因。將。有。事。子。產。與。之。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見「左襄」。(一七)宓。子。宓。不。齊。字。子。賤。春。秋。魯。人。宰。單。父。鳴。琴。不。下。堂。而。邑。大。治。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嶠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藿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龜之外。棄地。今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坳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杉榭。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緜幽蔭蒼蔚^{一四}步武錯^{一五}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風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海暑遁去。茲邱之下。大和不遷。茲邱之巔。奧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註音】(一)緜(音送)(二)蔚(音坎)(三)奧(音池)(四)極(音便)(五)南(音南)(六)隱(音隱)(七)窅(音妖)上聲
 【釋義】(一)曠如。遠大貌。(二)奧如。深遠之貌。(三)緜。土堆也。(四)窅。大叢生也。(五)莽。宿草也。(六)賦。登高望下也。(七)蒼。陰蔽貌。(八)窅。塔下室也。(九)垂。草之盡處。近于階者。(一〇)坳。窪。低下之地也。(一一)極。樹。皆木名。(一二)經。緯。之。使。之。有。秩。序。也。(一三)海。繁。重。之。采。飾。也。(一四)蒼。蔚。草。木。感。多。之。貌。(一五)錯。迕。交。雜。也。(一六)隱。隘。也。(一七)南。極。星。名。(一八)湘。流。湘。水。也。(一九)窅。窅。深。遠。之。貌。(二〇)海。暑。濕。熱。也。(二一)大。和。大。同。大。和。天。地。冲。和。之。氣。也。(二二)召。公。詩。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嶷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鑿於輿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由。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章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蠲之蠲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數節視其蓄則溶濼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己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註音〕(穹)區區切(蠲)音坎(釐)音連上聲(均)同蛇(其)音衫(蠲)音卷平聲(蠲)音劉

〔釋義〕(一)穹本爲圓形隆起之狀但此處觀圖形凹下而深也蓋反言之(二)蠲不平貌(三)備深也(四)釐以車轂也(五)全其天猶云保全其天真也(六)九變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七)真草積草也(八)章公名宙時爲永州刺史(九)艾刈草也(一〇)丘如翁言如丘也(一一)蠲除去之也(一二)蠲如水清貌(一三)蠲澗也此處謂分水之流如蠲澗也(一四)伎巧也(一五)譙門城樓也(一六)屋漏(一七)二千石官名刺史稱二千石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

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峻，林立四野，署之左曰巖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淵。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喜，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於閭壤，伐惡木，剷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臨，聯嵐含輝，施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閭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溪，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谷，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洽城，挾闌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

觀非具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鑿。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註音】(驚)音務(離)音離(剝)音拂(嵐)音藍(庀)音披上聲(闌)音還(閱)音潰(瘳)音灰切

【釋義】(一)桂州。今廣西桂林縣。(二)警家洲亭。其洲爲警姓者之業。故名。(三)代。魯言一代。(四)驚。馳也。(五)潯水。源出廣西興安縣。流至桂林。曰桂江。(六)嶺。越人謂山貌而高曰嶺。(七)裴公。名行立。(八)來。蒞茲邦。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九)平淮夷。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一〇)剝。砍也。(一一)嵐。山氣也。(一二)條然。族貌。(一三)庀。具也。又治也。(一四)考極。《周禮》夜考諸極星。(一五)相方。相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一六)步箴。《司馬相如賦》。步箴周流。步箴者。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一七)薄山。《一統志》。在桂林府東南。臨水經其下。一名象鼻山。(一八)龍宮。即龍隱洞。在桂林府城東七星樓之前。兩崖壁立。仰視洞頂有龍迹。其下水聲潺湲。如在三城。(一九)扶桑。《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扶桑。東夷地名。(二〇)蒼梧。山名。在湖南寧遠縣。(二一)篁竹叢也。(二二)顯氣。《班固西都賦》。鮮顯氣之清英。《註》。顯。日也。(二三)淺然。深遠之貌。(二四)安期峯門。皆古仙人名。《一列仙傳》。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燕人盧生求羨門。《二》。關。市廛也。(三)瘦觀。奇觀也。大觀也。(四)藉。或作藉。記載也。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龍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上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瓠，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停，來若白虹。沈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鷓鴣，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後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皇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註音】(一)嶺(音彬)(滄)(音吾)(瀧)(音紅切)(揭)(音體)(滄)(音庭)(頰)(音孩)(頰)(音齒)(斷)(音銀)

【釋義】(一)晉。今山西太原縣東北。周唐叔虞之子從此。(二)醜。今陝西郿縣。周穆公劉所居。(三)吳。今江蘇吳縣。周太伯建國於此。(四)楚。越之交。湖南廣東之間。(五)名山水而州者。因山水之名。名其州。(六)永。唐永樂。治今湖南零陵縣。縣南九十里。有永水。源出縣西南之永山。(七)涇。溪。在湖南祁陽縣西南。(八)湘之源。湘水在零陵縣北十里。自辰西與安縣。流入縣界。東北流至湘江口。諸水會焉。(九)醴泉。在湖南道縣北。自醴縣至鼻亭。記之入醴。至零陵之醴白醴。謂之出醴。雷石鎮當其口。水行石中。絕急。故曰醴。宋嘉定中。太守林致祥命工沿醴。鑿山開道。醴水所限。則爲橋以渡。自鼻亭達雷石。後爲水陸通途。(一〇)黃溪。在零陵縣東。源出陽明山。流經福田山。東又北至祁陽縣。合白江水入湘。(一一)東屯。在零陵縣東。州兵戍守地。(一二)揭。揭衣涉水曰揭。(一三)頰。頰下。(一四)頰。頰下頭也。(一五)斷。斷根肉也。(一六)齶。齶上下肉。(一七)離列。並立也。(一八)禮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一九)鷓鴣。似雁而大。全體在白。頰長。嘴根有瘤。俗名天鷓。(二〇)莽。莽之世也。莽字巨。莽漢平帝時爲大司馬。稱字衡。加安漢

公。魯平帝。立。子。嬰。尋。位。因。世。光。武。起。兵。葬。敗。被。殺。世。魯。族。也。漢。書。元。后。傳。自。本。曰。黃。帝。姓。釐。氏。八。世。生。虞。舜。舜。起。於。陶。以。陶。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嫡。嫡。於。陳。是。為。陶。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桓。公。以。為。陶。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一)黃。皇。室。主。葬。外。平。帝。后。(二)粗。豆。祭。器。名。此。言。祀。之。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九

柳宗元子厚著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二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一注然^三，若垤^二若穴，尺寸千里，攢蹙^一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纒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註音〕（僇）音六（惴）之瘧切（慄）同慄（斫）音灼（茷）音吠（岈）虛加切（纒）音圭（培）薄口切（壺）音鑿（灝）音昊

〔壽義〕 (一) 魯人受辱之人。時子厚貶永州司馬。 (二) 惺惺。憂懼貌。 (三) 施施。徐行貌。 (四) 優優。無任際也。
 (五) 西山。在零陵縣西。自朝陽巖起。至黃茅嶺北。長互數里。 (六) 法華西亭。亭在縣城內東山法華寺中。宋改名
 萬壽寺。 (七) 樂陵。一名持陵。在零陵縣西南。 (八) 茂。草葉多也。 (九) 箕踞。〔漢書〕箕踞罵詈。〔師古注〕箕踞者。謂
 曲兩脚。其形如箕。 (一〇) 衽席。衽亦席也。此言綫處之所。 (一一) 呀然。谷中空貌。 (一二) 挂然。深曲貌。 (一三) 埜。小草。 (一四)
 紫纒也。 (一五) 綫。纒也。 (一六) 培塿。小山。本作部莫。〔左〕部莫無松栢。 (一七) 頽氣。借然之氣。 (一八) 冥。暗也。

鈗鉤潭記

鈗鉤潭。在山西。其始蓋將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曲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

後人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鈗鉤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

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一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禮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遺也。

【註音】〔浚〕音貧〔巖〕音欽〔偃〕音管〔蹇〕音戶

【釋義】〔一〕西小邱，在結鐸潭之西，邱之西爲小石潭。

〔二〕湍，急流也。〔三〕魚梁，置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四〕突怒，聳起也。〔五〕偃蹇，曲也。〔六〕巖然，石勢聳立也。〔七〕衝然，向前突出貌。〔八〕籠，包舉之也。

〔九〕貨而不售，欲賣而無人願購也。〔一〇〕李深源、元克己，二人皆子厚友。〔一一〕偃蹇，水聲。〔一二〕豐鎬，鄂杜，皆陝西州縣名。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篔簹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爲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曩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註音〕(一)閱音例。(嶼)音序。(噀)音舍切。(怡)音以。(斂)昌六切。(翕)音吸。

〔釋義〕(一)篔簹竹。(二)坻，水中高地。(三)嶼，水中小山。(四)巖，石不平者。(五)怡，固癖也。

(六)俶，作也。(七)斗折蛇行，斗，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八)犬牙差互，參錯不齊，如犬張牙。(九)悄愴，愴貌。(一〇)幽邃，深遠貌。(一一)吳武陵，信州人，時亦坐事流永州。(一二)曩古，未詳。(一三)崔氏二小生，卽崔簡之子。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出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罈。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榿。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西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薜蘿。象草。粉紅。駭綠。蒼勃。香氣。衝儻。旋飄。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名焉。

【註音】(巖)音巖 (蔚)音蔚 (楠)音南 (榿)皮研切 (櫟)音詣 (樟)音章 (柚)音右 (芷)音止
 (鞦)音交 (韆)音葛 (薜)音持 (蒼)音上聲 (勃)音勃 (蕤)音威 (蕤)音佳切
 【釋義】(一)袁家獨。在零陵縣南。澗江之澗。朝陽巖東。獨之西南為石渠。渠之西北曰石巖。(三)朝陽巖。在零陵縣西澗江之澗。澗有洞。名流香。(三)蕪紅。零陵縣東有蕪紅橋。(四)百家巖。今名百家渡。在零陵縣南。(五)蔚然。草木茂盛貌。(六)礫。小石。(七)楓。落葉喬木。葉掌狀三裂。經秋而紅。(八)楠。常綠喬木。葉為長橢圓形。經冬不凋。(九)石楠。常綠喬木。葉橢圓而滑。背褐色多毛。(一〇)榿。大木。似豫章。(一一)櫟。常綠喬木。樹皮色白。一名麴櫟。(一二)鞦韆。草。常綠喬木。葉卵形。質硬有光。夏初開花。(一三)柚。常綠喬木。枝有刺。葉為長卵形。(一四)芷。白芷也。葉卵圓形。花白色。根入藥。(一五)合歡。落葉喬木。葉如槐。至暮即合。又名合昏。(一六)蕤。雜亂貌。(一七)掩薜。掩映也。(一八)蒼蕤。威貌。(一九)巖。水澗沙上。(二〇)葳蕤。草木華盛貌。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

奇卉笑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斲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錮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註音】（泓）讀若弘（篋）音由（琨）音詣（蔭）音休（醜）音晨（錮）音漏
【釋義】（一）伏。山下出泉曰伏。（二）甚薄。多年生草，氣味香烈。（三）青鮮，苔蘚也。（四）幅員，邊曰幅，周曰員。（五）鱗魚，一名白鱗。（六）紆餘，曲而有餘。（七）睨，斜視也。（八）篋，竹之小者。（九）蔭，（覆雅注）依止也。（一〇）醜，分也。（一一）錮，深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雨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梳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梳，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巖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註音】（閫）苦穩切（醜）蘇典切

【釋義】(一)閭裏門限曰閭。室西南隅曰裏。(二)蹠亦足。(三)胡牀。胡牀之製。自西域傳入。〔清異錄〕胡牀。蓋轉關以交兵。穿綆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四)絳紫纒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註音】(垠)音銀

【釋義】(一)垠。界限也。(二)睥睨。城上短牆也。

(三)梁欂。〔莊子〕梁麗可以衝城。梁麗。屋棟也。麗與欂同。

(四)堡塢。堡。小城也。塢。小障也。

(五)激越。聲清遠也。

(六)美箭。細竹也。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巖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六。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九。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越山^一。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奔之山^三。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疏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疏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五。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榿。多櫛。多篔簹^六之竹。多橐吾^七。其鳥多秭歸^八。石魚之山^三。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五。多儻。雷山^三。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化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七。修形糈稌酒陰^八。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蟻山^三。在野中。無麓。蟻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註音〕(甌)士減切(甌)會去聲(越)同母(枰)音平(篔)音雲(簹)音當(秭)音姊(糈)音晷(稌)音晷(糈)音晷(糈)音晷

〔釋義〕 (一) 潯水。即潯江。其上潯即柳江。柳江至武宣縣西會潯江。至桂平縣東。與潯江合而東流。始稱潯江。 (二) 巖然。山高峻貌。 (三) 背石山。在馬平縣西北。其東山曰桃竹。西山曰鶴岡。俗名夾道雙山。 (四) 蓋大壁下。水至是易向。 (五) 龍壁。山名。在縣東北。石壁峭立下。臨巖巖。 (六) 絕水。直渡曰絕。 (七) 尋。八尺為尋。 (八) 石山。在馬平縣東。 (九) 舊山。在縣東南。下有長塘。冬夏不涸。 (一〇) 屏山。在馬平縣南。 (一一) 四壁山。在縣西。四面對峙。 (一二) 仙奔山。在馬平縣西南。山半有穴。由穴而登。乃至其巔。 (一三) 茄房。茄房。 (一四) 常。倍尋為常。 (一五) 飛鳥。視背。俯殿飛鳥。僅見其背。 (一六) 枰。碁局。 (一七) 黑肌赤脈。黑石赤紋。 (一八) 檉櫚。皆木名。 (一九) 貫管竹。生水邊。長數丈。圍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 (二〇) 葵。冬也。多年生草。葉圓大。春初莖端開黃花。雖冰雪下。亦能生芽。故名葵冬。 (二一) 稱。即子規。又名杜鵑。亦稱杜宇。鳴聲凄厲。 (二二) 石魚山。在馬平縣西南。山半有立魚巖。巖之東麓。靈泉出焉。下有龍潭。內又有三洞相通。 (二三) 轆。車輪中心圓木。 (二四) 迴。遊流。 (二五) 石鏡。石魚形似鏡。 (二六) 雷山。在馬平縣西。中有雷塘。一名大龍潭。 (二七) 修。脩也。 (二八) 糶。糶米。 (二九) 稔。糶稻。 (三〇) 陰。酒水酒。 (三一) 峻山。在馬平縣西二里。亦曰嶺山。頂有石如嶺。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為邱之阻。以面勢。無樽櫨節稅之華。不
 斷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翠然起
 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臺。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
 星拱。蒼翠詭狀。綺錯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徵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
 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乃墜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緜。輒角中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

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矣，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註音〕(樹)音樹(楹)音虛(稅)音出(樓)音樓(茨)音慈(翠)非律切(阪)走平聲(微)音叫
〔釋義〕(一)邕州，今廣西南甯縣。(二)馬退山，在城北十五里。(三)面勢，謂方面形勢。(四)構楹，柱上方木也。(五)稅，梁上短柱也。(六)茨，蓋屋之茅草也。(七)翠，危高也。(八)莽蒼，草野之色。(九)荒阪，謂遠僻之地也。(一〇)荒服，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營，故曰荒服。(一一)微，邊塞也。(一二)周王馬迹，(七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一三)謝公履齒，(南史)謝靈運登臨，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一四)仲兄，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一五)登塗，(書經)昔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塗。(一六)即塗也。(一七)角巾，巾之有稜角者，隱士之服也。(一八)鹿裘，以鹿皮爲裘也。(一九)蘭亭，在今浙江紹興縣，晉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遊其地，作蘭亭序。(二〇)右軍，官名，此稱王羲之。

唐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乎！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高祖不曰

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釋義〕 (一)周君。卽周子諫也。天寶時御史。(二)以諫死。玄宗相牛仙客。周君彈之。賜上怒。杖死。(三)賢臣故退。指裴壇曰。張九齡。(四)擢下。卽殿陛下也。(五)世軌。謂可爲後世法則。(三)賢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會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扶邀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脚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龍導。帶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期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隙。去人水禍。堵焚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二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據。會赦。量

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_{三十五}。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觀。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_{二十六}。謫。謠舞擊_{二十七}。織履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_{二十八}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附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家子_{二十九}。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_{三十}。謁於墓左。則涕爲之_{三十一}。銑曰。有鬱其馨。惟裴之_{三十二}。世服大德。仍耀烈名。封_{三十三}。叔申之。實惟其英。讐書_{三十四}。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_{三十五}。增秩。相儀考禮。大_{三十六}。弁斯畢。鴻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_{三十七}。府室。史於柱下。郎於會司。徵循以_{三十八}。周。大比是宜。作_{三十九}。牧於金。金人允懷。備防漢_{四十}。。整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_{四十一}。芋。游手闡民。相顧聚來。徵爲_{四十二}。萬年。治劇於都。百務敘成。談宴以_{四十三}。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史。胡巧其辭。按章以_{四十四}。遂。由道斥循。施_{四十五}。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_{四十六}。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_{四十七}。宣。朝有大_{四十八}。賚。期賜其_{四十九}。還。鬼神不_{五十}。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會_{五十一}。祖父。徽靈是_{五十二}。附。封叔爰歸。左右爲_{五十三}。具。孤詵磨石。祈辭海_{五十四}。陬。遂升其_{五十五}。跌。於道之_{五十六}。周。

【註音】(遊)他歷切(扶)音決(靈)音鏡(卷)音指(擊)音覽(履)同隙(莊)詩廉切(號)鼓與

切（比）音逆（施）余支切

【釋義】（一）萬年。縣名。在今陝西長安縣。（二）裴府君。名璣。子厚之姊夫也。（三）聞喜。縣名。故城在今山西聞喜縣西南。（四）行儉。字守約。（五）光庭。字運城。玄宗時官侍中。（六）積。積以蔭仕。累遷起居郎刑部員外郎。（七）敬中。貞元三年進士。（八）崇文館。唐嗣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掌校理書籍。乾元初。以宰相為學士。總館事。貞元八年。魏左春坊。（九）大尹。謂京兆尹也。（十）太常主簿。唐太常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十一）普。致也。（十二）裴起。以為丞。太常寺卿一人。丞二人。從五品下。掌判寺事。凡率太廟。則修七祀於西門之內。（十三）司空。杜公二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太常卿杜黃裳平章事。為禮儀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順宗崩。仍以杜黃裳為禮儀使。七月。葬豐陵。黃裳再辟璣為判官。（十四）危。雜貌。（十五）去國恤章。唐高宗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從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至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遂因之不改。（十六）舉。總持也。（十七）二陵。集禮子原有裴瑾崇靈二陵禮後序。（十八）比部員外郎。比部員外郎掌勾會內外賦歛經費之事。（十九）會。校成。與會。大計也。（二十）周禮。聽出入比其要會。（注）要會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二十一）金州。今陝西安康縣境。（二十二）蒞。蒞疾也。（二十三）亂。亂制字。（二十四）學。學。古。學。在。今。廣東。惠。陽。縣。東。北。（二十五）吉州。即今江西吉安縣境。（二十六）莊。莊疾也。（二十七）亂。亂制字。（二十八）學。學。古。學。在。今。廣東。惠。陽。縣。東。北。（二十九）吉州。即今江西吉安縣境。（三十）莊。莊疾也。（三十一）御宿。地名。在陝西長安縣南。（三十二）淮。裴之。駒。璣父微為大理卿。（三十三）世服。大僚。《書》有服在大僚。謂世為大僚也。（三十四）申。重也。（三十五）離。書。謂校書崇文館。（三十六）佐。職。千。京。謂為京兆府參軍。（三十七）大舟。舟與下同。（三十八）率。循。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璣為比部員外郎。故云。耶于會司。（三十九）大比。《周禮》小司徒之職。二年則大比。《註》謂使天下簡閱民數及財物。（四十）漢。許。謂漢水之澗。澗水際也。（四十一）塾。《書》下民昏塾。（四十二）羊。羴。《漢書》飯我豆食羹芋。《註》以芋根為羹。（四十三）閔。氏。無職事者。（四十四）施。地。無事而喜悅之貌。（四十五）齊。賜也。（四十六）命。闕。在前。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廣。十三年正月。大赦。而璣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命闕在前也。（四十七）故。為。謂夫人柳氏。（四十八）深。隔也。子厚時為永州刺史。為作此編。

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二焉。秉觚牘。焦思慮。以

爲讀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讖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唆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尙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僉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

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註音】(一)膠(二)藟(三)音甚

【釋義】(一)陸文編名賢本名簿字元冲其後避靈宗諱改賜名賢。(二)五家(《續書藝文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鄭氏傳各一十卷鄭氏鄭氏有錄無書。(三)用其三謂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四)孤版(竹簡也)版木板古者用以寫書。(五)訐(說文)訐相斥罪相告讒也。(六)詆(詆毀也)。(七)枯竹古無紙以竹為簡故三枯竹。(八)父子傷夷漢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及其子棻校秘書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向不能答然自持其穀梁義。(九)丞臣詆悼後漢陳元曉曰陛下知郎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於後學故立左氏博士(十)者沈滄明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墨家所排(十一)咬助助字叔佐澧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為台州刺史(十二)上元二年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歷五年而畢(十三)說集傳(十四)趙匡字伯尊河東人歷淮南節度判官泮州刺史(十五)秦說集註(十六)文(經目)載唐給事中陸贄纂春秋三書共十七卷云三家之說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咬助趙匡之說為集傳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據三家得失與經扞者以咬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十七)旁魂亦作旁魂演被也(十八)膠藟(禮記)仁人不過乎物(十九)給事中句真元二十一年自給事中為太子侍讀(二十)刺二州(賈歷台信二州刺史(二十一)嗣天子句謂靈宗即位也(二十二)終于京師九月辛巳質卒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郭四州會伯祖諱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會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青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處於河澨士之

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邈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在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閔。既而以爲天子平故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懼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與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識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

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閩^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黃團練判官。元戎大擾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三。以校私讐。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三。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三。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三。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三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

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甯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願嗣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用敢特性。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註音〕〔奠〕施隻切〔衍〕空旱切〔卒〕同猝〔許〕音誤〔贊〕音責〔闕〕音闕

〔葬義〕〔二〕殿中君。殿中君。卽子厚爲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其名諱不可考。

〔三〕蔡其辭。謂蔡屬於正文之下。猶易繫辭之義也。〔三〕慶字更與河東解人。魏尚書左僕射。〔四〕且字匡德。仕隋。爲黃門侍郎。〔五〕貞。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爲中書令。爽侍御會租。則嘗爲公高伯祖矣。新史公傳。及韓文公爲公作墓誌。皆云會伯祖。若有誤焉。〔六〕河澗。〔詩〕在河之澗。澗。匪也。柳氏世家河東。故云。〔七〕詩之羣。〔詩〕可以羣。〔八〕會之政。〔史記〕書記先王之政。故長於政。〔九〕直方大。〔易〕坤卦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一〇〕春秋之獨樹。〔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二〕德情君夫人。鎮母也。〔三〕王屋山。在山西臨城縣西南。南跨河南濟源縣。山狀如屋。故名。〔三〕易王氏。王弼也。魏尚書郎。有易註略例十卷。〔四〕衍。猶敏之貌。〔五〕適世無悶。〔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適世無悶。遊進也。〔六〕許。逆也。〔七〕耕。並二耜而耕曰耜。〔八〕三老五更。〔禮記〕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位。〔註〕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更當爲叟。叟。老稱。〔九〕藉田。〔禮記〕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說文〕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

〔一〇〕向父汾陽王。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三〕嶺幹。〔書〕時乃嶺幹。〔三〕晉文公三罪。〔左傳〕晉文公殺顛頡。郤缺之僱。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三〕常史部。名表。〔四〕關鄉。縣名。故城在河南關鄉西四十里。

〔五〕誣陷正士。貞元四年。陝隴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分贖不及妾子。妾訴之。御史中丞盧仝欲重妾罪。侍御史穆贊不寤。偪與贊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贊上寤狀。鎮時爲殿中侍御史。詔鎮與刑部員外郎李觀大理卿楊珣爲三司覆治無之。出贊爲郴州刺史。〔三〕登聞鼓。唐制。文武百僚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三〕三司。卽

錄刑部員外郎李觀大理卿楊珣。〔三〕爲相者。謂竇參。〔三〕爲長者。謂盧仝爲御史之長。〔三〕夔州。故治卽今四川奉節縣治。〔三〕醜類就死。貞元八年四月。參得罪。復以錢爲侍御史。〔三〕藍田。縣名。屬陝西省。〔三〕宗元得罪。爾壘王叔文黨。貶永州也。〔三〕二女。續二女。長適蓋微。次適裴瑾。

穆宗元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甯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樂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

副元帥不戢土。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
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
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大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
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
辭甚異。使人來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
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布穀代償。使勿
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_六。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
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取。凡爲人。做天災。犯大人。擊無
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謏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
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
大綾三百疋。太尉堰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策。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炯炯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註音〕(喻)音希 (爾)音歷 (樂)音胡 (覽)蒲結切 (哺)音道 (藜)音胎同部 (均)音許

〔釋義〕(一)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本姑蘇人。新舊唐書皆有傳。(二)涇州。即今陝西長武縣。(三)汾陽王。大歷十二年正月。以汾陽王郭子儀為朔方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治河中。河中。蒲州也。(四)喻。郭子儀子。(五)邠州。即今陝西縣。(六)蔡。是也。(七)馬嶺。山名。(八)亭。地名。(九)鄆。地名。(十)堡。地名。(十一)真定。地名。(十二)馬嶺。山名。(十三)歷亭。地名。(十四)鄆。地名。(十五)蔡。地名。(十六)真定。地名。(十七)馬嶺。山名。(十八)歷亭。地名。(十九)鄆。地名。(二十)蔡。地名。(二十一)真定。地名。(二十二)馬嶺。山名。(二十三)歷亭。地名。(二十四)鄆。地名。(二十五)蔡。地名。(二十六)真定。地名。(二十七)馬嶺。山名。(二十八)歷亭。地名。(二十九)鄆。地名。(三十)蔡。地名。(三十一)真定。地名。(三十二)馬嶺。山名。(三十三)歷亭。地名。(三十四)鄆。地名。(三十五)蔡。地名。(三十六)真定。地名。(三十七)馬嶺。山名。(三十八)歷亭。地名。(三十九)鄆。地名。(四十)蔡。地名。(四十一)真定。地名。(四十二)馬嶺。山名。(四十三)歷亭。地名。(四十四)鄆。地名。(四十五)蔡。地名。(四十六)真定。地名。(四十七)馬嶺。山名。(四十八)歷亭。地名。(四十九)鄆。地名。(五十)蔡。地名。(五十一)真定。地名。(五十二)馬嶺。山名。(五十三)歷亭。地名。(五十四)鄆。地名。(五十五)蔡。地名。(五十六)真定。地名。(五十七)馬嶺。山名。(五十八)歷亭。地名。(五十九)鄆。地名。(六十)蔡。地名。(六十一)真定。地名。(六十二)馬嶺。山名。(六十三)歷亭。地名。(六十四)鄆。地名。(六十五)蔡。地名。(六十六)真定。地名。(六十七)馬嶺。山名。(六十八)歷亭。地名。(六十九)鄆。地名。(七十)蔡。地名。(七十一)真定。地名。(七十二)馬嶺。山名。(七十三)歷亭。地名。(七十四)鄆。地名。(七十五)蔡。地名。(七十六)真定。地名。(七十七)馬嶺。山名。(七十八)歷亭。地名。(七十九)鄆。地名。(八十)蔡。地名。(八十一)真定。地名。(八十二)馬嶺。山名。(八十三)歷亭。地名。(八十四)鄆。地名。(八十五)蔡。地名。(八十六)真定。地名。(八十七)馬嶺。山名。(八十八)歷亭。地名。(八十九)鄆。地名。(九十)蔡。地名。(九十一)真定。地名。(九十二)馬嶺。山名。(九十三)歷亭。地名。(九十四)鄆。地名。(九十五)蔡。地名。(九十六)真定。地名。(九十七)馬嶺。山名。(九十八)歷亭。地名。(九十九)鄆。地名。(一百)蔡。地名。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藝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官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_三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_三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_三。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_三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

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難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註音】(稟)同(稟)(街)音玄(听)擬謹切

【釋義】(一)梓人，即俗謂木匠。(二)裴封叔，名璿，子厚，始夫。(三)款，叩也。(四)尋引，所以度長短之器，尋八尺，引十丈。(五)堵，牆垣也。比謂畫室之圖於牆壁上也。(六)上棟，椽也。(七)圓榑，猶言四顯。(八)徒隸，給徭役者。(九)鄉師，一鄉之長。(十)里胥，一里之長。(十一)方伯連率，(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爲連，連有帥，率與帥同。(十二)守，一守之長官。(十三)宰，一邑之長官。(十四)佐政，謂輔貳之官。(十五)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十六)胥夫，掌聽訟收賦稅之吏。(十七)版尹，掌戶口版圖之吏。(十八)街，自誇也。(十九)伊傳，周召，即伊尹傳說。周公召公也。(二十)听，笑也。(二十一)道謀，(詩)經：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績於成。謂築室謀於道路之人，而事不能成也。(二十二)圯，毀也。(二十三)卷，同捲，謂藜也。(二十四)審曲面勢，見(攷工記註)：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兄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祝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縲。守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噫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註音〕(僕)音樓。(碩)音石。(蚤)同早。(繰)音掃平聲。(煢)音孫。(縲)音雅。
 〔釋義〕(一)郭蒙駝種樹者郭姓。貌類駝。故人稱焉。郭蒙駝也。蒙同駝。(二)僕。背曲也。(三)依行。謂依地而行也。(四)碩。大也。(五)寧。《說文》乳化曰寧。又生息也。(六)故舊也。(七)時分種也。(八)勗。勉也。(九)縲。謂縲為縲也。(一〇)緒。絲端也。(一一)縲。布縲也。(一二)字。乳子也。(一三)飡。朝食曰饗。晚食曰飡。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

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褻褻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註音】〔疔〕劈倚切〔瘡〕音牟

【釋義】(一)居。積也。(二)居。積也。(三)餘。有教驗也。(四)疔。瘡。頭瘡。瘡。身瘡也。(五)已。止也。(六)蚩。無知識也。(七)博。厚也。大也。(八)佛然。怒貌。(九)褻褻。短淺貌。此謂所見不遠。獲利不多也。(一〇)市道交。謂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也。(一一)庠塾。古學校之名。(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人。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註音】 覩音凡（髮）音撫（柳）音萊

【釋義】(一)童區寄童。童子區姓。寄名。(二)越。同粵。今江浙福建兩廣之地。古統謂之百越。(三)毀齒。八歲曰毀齒。(四)已。同以。(五)鬻。賣也。(六)魏冀。望也。(七)錯。錯者。以鐵束之。錯。手械也。(八)鬻。長鬚也。(九)么。小也。(一〇)杜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一一)郴州。今湖南郴縣。(一二)堯。探薪也。(一三)虛所。虛。古墟字。通。南越中謂野市曰墟。(一四)顏澄。澄景卿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刺史觀察使。(一五)秦武陽。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改容。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武陽。史記作舞陽。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

歐陽修永叔著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克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以儒臣學士。講論於闈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

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曰御前後殿。有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閤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鈇鉞。

〔註音〕(鈇)音廚。(鉞)音越。

〔釋義〕(一)羣臣多言皇嗣之事。宋仁宗嘉祐元年。文彥博。范鎮。司馬光。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劉敞。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建儲貳。以定人心。皆不見聽。(二)區區。愛也。古詩。一心抱區區。(三)萬幾。書經。一日二日萬幾。言王者當戒懼萬事之幾微也。後謂天子治理萬事曰萬幾。(四)閤安侍膳。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朝初鳴而衣服至於閤門外。閤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又食上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五)燕窹。謂燕居之寢。燕居。閒暇無事之時。(六)於今爲之句。嘉祐七年八月。立濮安懿王允讓子宗實爲皇子。賜名燾。九月。進封鉅鹿郡公。翌年。仁宗崩。燾即帝位爲英宗。(七)鈇鉞。古有九賜之典。鈇鉞其一。諸侯受鈇鉞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殺之事。輒言鈇鉞。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爲事體

歐陽修 論濮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爲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

於上。今者漢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更論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章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議。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諡號。以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常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旣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

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稱。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子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註音〕(一)說(音)道(一)嗽(尼)敬切

〔釋義〕(一)三省。謂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也。(二)無稱。無可稽考也。〔書〕無稽之言弗覿。(三)齊衰期。齊衰。親服之次於斬衰者。以其輯淺。故曰齊衰。有齊衰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之別。器爲祖父母。夫爲妻。類子爲庶母。皆服齊衰期。又爲會祖父母服齊衰期五月。高祖父母齊衰期三月。已嫁女同。(四)開元禮。唐開元十四年。令徐堅李銳於敬本等撰禮書。歷年不訖。銳卒。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唐開元禮。(五)開寶通禮。〔宋史〕開寶四年五月。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以本朝沿革制度損益開元禮爲之。其年六月。書成上之。凡二百卷。號曰開寶通禮。藏於書府。六年四月。翰林學士盧多遜又上新修開寶通禮義纂百卷。(六)天譴。謂天怒也。(七)濮王之議。宋英宗治平二年四月。謂議崇濮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

官大因禁國寶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熙。(一)皇伯之稱。翰林學士王珪等請。繼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不名。(二)貢禹。漢琅人。字少翁。元帝時爲諛議大夫。(三)章玄成。鄉人。字少翁。元帝朝繼其父賢相位封侯。(四)平晏。平當之子。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五)師丹。漢東武人。字仲公。累遷大司徒。封高樂侯。(六)政。政。宣。宣。不巳也。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悍。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屋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乎。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

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年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袁，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會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與兵累年，四海困敝，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釋義〕 (一) 益州，即今之湖南益縣。(二) 西兗，即西夏，治平四年十一月，夏人誘殺保安軍楊定等。(三) 北虜，即契丹，謂契丹。(四) 遼州，即今四川達縣。(五) 興州，故治在今陝西路陽縣。(六) 大白經天，治平三年二月，彗星見西方，如大白，長丈有五尺，又卒於畢如月。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中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尙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

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已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爲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註音〕〔賤〕音賤

〔釋義〕(一)屋壁。尙書正義曰。尙書禮秦滅學並亡。漢興。齊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文帝時。欲立尙書學。以勝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臧孫就其家傳受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尙書診經。悉以書置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十八篇。(二)餘齡昏昧。謂伏勝時。目少精也。一日不朔。三唐太宗。名世民。高祖之子。(四)詔名儒三句。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五)讖緯之書。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讖俗儒說。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說。惟孔安國毛公王賡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釋名)讖。緯也。〔說文〕讖。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

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彼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功。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

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淹。仲淹。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

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譁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而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因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部。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釋義〕 (一) 碌碌。凡庸貌。(二) 謀餽。皆謀也。(書經) 爾有嘉謀。嘉餽。(三) 啓沃。(書) 啓乃心。沃朕心。(四) 滯留。謂滯留所持之議論也。(五) 唐介。江陵人。字子方。歷遷殿中侍御史。熙寧初。拜參知政事。(六) 范師道。仲淹仲凡子。字貫之。官至戶部直龍圖閣。(七) 薛臣。諱靜之。臣也。(孝經) 天子有薛臣七人。(八) 連章。列聖。謂連上章奏。列多人署名。(九) 景祐。皇祐至和。均宋仁宗年號。(一〇) 范仲淹。宋吳縣人。字堯夫。原官尚書樞密中書侍郎。(一一) 呂夷簡。潯州人。字坦夫。(一二) 錢用。故治。即今江南鄱陽縣。(一三) 文彥博。介休人。字寬夫。在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一四) 春州。即今廣東春陽縣治。(一五) 吳中復。字仲庶。累官殿中侍御史。(一六) 呂景初。酸棗人。字仲之。累官侍御史。(一七) 馬遵。樂平人。字仲塗。仁宗時。官吏部直龍圖閣。(一八) 梁竑。字仲賢。累官同平章事。加太子太傅。(一九) 趙抃。衢州西安人。字叔道。景祐初。累官殿中侍御史。神宗立。擢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二〇) 劉沆。字冲之。皇祐中。累官河中書門下平章事。(二一) 韓絳。字子華。神宗朝。拜樞密副使。尋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乃以

爲陝西宣慰使。卽軍中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哲宗朝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卒諡
獻。 (三)富弼。河南人。字彥國。仁宗朝拜樞密副使。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富文。 (三)
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治。 (四)呂獻可。神宗朝拜侍御史中丞。 (五)王瞻。嘉州人。字樂道。神宗時。遷樞密直學
士拜御史中丞。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
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
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
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
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
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
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
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
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

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人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維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_五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劾。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

之

〔註音〕〔環〕音環

〔釋義〕(一)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歷中為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等同章時弊，以修紀綱。(二)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年二十登進士第一。在嘉祐時為相，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三)范仲淹，見前篇註。(四)富弼，亦見前篇註。(五)求環，環玉之病也，借以比人之過失。(六)一時盡逐，慶歷五年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因時有諫官錢明逸、諫仲淹與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忤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弼二人，帝不悅，遂并罷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鄆州，弼知鄆州，三人既罷去，樞密副使韓琦不能獨留，上疏辯折，且言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乃請外，遂出知揚州。(七)論諫，直言也。(八)嚴宗說，河南人，字子京，與范仲淹同舉進士，累官殿中丞。(九)契丹，國名，東胡種，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省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一〇)尹洙，宰相臣夷簡、秦仲淹、越職言事，引用朋黨，仁宗貶仲淹知饒州，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尹洙監鄂州酒稅。(一一)劉滬，字子澄，頗知書，有知睦官終西路都巡檢，內殿崇班。(一二)天章，國名。(一三)北虜，謂契丹。(一四)各自請行，慶歷二年三月，契丹來求開南之地，遣富弼報之，六月，富弼復如契丹。(一五)西北二虜，西謂西夏，北謂契丹。

論修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大臣既用其讖，必主

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與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提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

甚詳而未蒙探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可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

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鹽^六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災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遠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註音〕〔鹽〕音鹽

〔釋義〕(一)開修六塔河。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鹽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隄故道。以分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翌年四月。河決六塔。疏李仲昌於英州。(二)故道。即橫隄。(三)大名。今河北大名縣。(四)橫隄。德博。四州名。俱在今河北山東境。(五)齊州。即今山東歷城縣。(六)鹽。即今河北橫陽縣。

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

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

釋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曰益衆。吾之所爲者曰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斲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

家並與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二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閤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註音】（弦）通絃（瓶）音弗（聽）蘇委切

【釋義】（一）佛至中國。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以來。（二）魏。八音之一。笙。十三簧。年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施簧管端。（三）蒐狩。春獵爲蒐。冬獵爲狩。蒐者。聚人衆也。狩。圍守也。（四）鄉射禮。鄉飲酒者。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謂之鄉射。（五）庠序。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六）禮。感。感氣色也。（七）董生。名仲舒。廣川人。爲漢醇儒。（八）壯佼。壯。碩大。佼。美好。（禮月令）仲夏。養壯佼。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一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得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

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釋義】（一）公牟高穀梁赤左邱明。《前漢藝文志》：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江授弟子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天子所言而作傳，即今左傳是也。又曰：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公牟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牟穀梁二傳是也。（二）捨經而從傳。《中說天地篇》：春秋之失，自啟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三傳作而春秋散。（三）魯隱公名姑息，魯惠公長庶子，惠公卒，太子執少，魯人共立息姑攝政，行君事，在位十一年，後被太子執所弒。（四）儀父名克。（五）鮑，即姑息，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六）晉靈公，襄公子名夷皋。（七）趙盾，靈之子，晉之賢相。（八）趙穿，盾之弟。（九）許悼公，名買，靈公之子。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說，誣以爲公平，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

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餘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安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加。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釋義〕 (一) 雷同。〔禮〕毋讎說。毋雷同。〔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二) 伊尹。〔書〕伊尹發誓於桓。俾大甲居處於桐宮。乃自攝政管國。以朝諸侯。 (三) 周公。周厲王出居於夷。召公周公以天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四) 息姑。隱公名。 (五) 讎。嚴。薛宣讀書錄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趙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

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之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閔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

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牟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註音】〔事〕音姑

【釋義】（一）無辜者，卽無罪者。

（二）說詐，〔論語〕不說詐，〔朱註〕強未至而迎之也。

（三）矯傲，猶矯情也。

後漢書：詎非矯傲，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四）迂曲也。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洽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洽，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之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與。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入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一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與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註音〕〔韻〕

〔舜義〕 (一) 共工驩兜等四人。共工驩兜。三苗。四凶。爲四凶。 (二) 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三) 八凱。蒼兕。陸啟。鳩臯。大陳。九降。庭堅。仲容。叔達。 (四) 退四凶。〔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五) 進元凱。舜舉八凱使主后土。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 (六) 舉皋陶爲士。 (七) 褒。后夔典樂。後心。稷爲后稷。教稼穡。 (八) 契。契爲司徒。敷五教。 (九)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 (十) 紂有臣億萬。四句。見。尚書泰誓文。 (十一) 德獻帝。名協。靈帝中子。 (十二) 目爲黨人。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

殺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徒糜秦者。又六七百人。注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引作獻帝諱。(四)黃巾賊。鉅鹿張角。以妖術徵說。遣弟子遊四方。十餘年間。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爲識。(五)盡解黨人。中平元年。靈帝因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皇甫嵩曰。疆均以爲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六)黨起。朋黨之論。唐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掎援。時謂之牛李黨。(七)昭宗初。名號更名。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所殺。(八)盡殺朝之名士。昭宣帝天佑二年。朱全忠聚裴樞。獨孤指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振以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從之。(九)前。責讓也。(一〇)不厭。猶言無妨也。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所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去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

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註音〕（錄）音慮去聲

〔釋義〕（一）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舉義兵。高祖得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太子瑛王。每欲殺之。乃爲所殺。高祖因傳位。（二）錄。寬省也。（三）大尉。死刑也。（四）縱使還家。太宗貞觀七年。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先是上親錄囚。見應死者。獨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還。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五）尤。甚也。（六）賊。猶盜賊。竊伺人之物而取之也。（七）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八）干。求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十一

歐陽修永叔著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恩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

識著之簡策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峙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誠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章帶。

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讖。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註音〕(一)息音息(蛟)音付(監)音監

〔釋義〕(一)范司諫。即仲純也。仲純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明道二年。章獻太后崩。召拜右司諫。(二)陳州。今河南淮陽縣治。(三)息卒。倭僂急遽之貌。(四)九卿。宋沿舊制。以大常寺。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翰林院。太府寺。太常寺。太僕寺。九卿。總界也。(五)禪院。杜氏通典。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漢改爲鴻臚。應劭曰。郊廟有禮。發尊九賓。總界也。閔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禪院。(七)光祿。文獻通考。宋光祿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本寺之職。掌供祠祭酒醴果實醴醑滫薪炭及黜餼進胙之事。(八)廟堂。謂朝廷也。(九)洛陽也。(一〇)魏舉也。(一一)企。與陵通。舉望也。(一二)岬。久立而待也。(一三)韓退之作。李臣諱。唐陽城拜諫議大夫。開得失熟。殆未肯言。退之作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韓引諫申直贊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退之作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二年而能排舉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退之之論有以激之歟。(一四)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一五)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詔書多出其手。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譏。貶忠州別駕。卒諡宣。(一六)德宗。名旻。代宗子。(一七)司諫。官名。(一八)讜言。直言也。(一九)昌言。書再拜昌言。正當之言也。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

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譖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

不逮以智文_三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一不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_五。與王章_六。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_七。王鳳_八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_九。劉越_三。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_二。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

取事耳。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三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註音〕〔閱〕同欄

〔釋義〕(一)高司諫。名若誠。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從衛州。仁宗時。官右司諫。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卒諡文莊。(二)隨州。卽今湖北隨縣。(三)天聖。宋仁宗年號。(四)宋舍人兄弟。宋庠字公序。雍邱人。初名郊。仁宗命改今名。弟弼。字子京。同登天聖二年進士第。唱名時。小宋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第十。後並入翰林。(五)禁道。名清臣。蘇州長洲人。累官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出知河陽卒。(六)鄴。天休名職。蘇州吳縣人。累官樞密副使。陝西四路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拜秦國軍節度使。卒諡文惠。(七)瀛。閻也。次也。(八)歷歷。分明也。(九)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宋仁宗景祐三年。仲淹以呂夷簡執政。推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仲淹又爲四論以獻。議切時弊。夷簡詆仲淹越職言事。罷問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一〇)安道。余靖字靖。韶州曲江人。官集賢校理。坐論救仲淹。貶監錫州酒稅。浸官至工部尚書。(一一)詆。毀辱也。(一二)稟。受也。(一三)掩飾也。(一四)行。歷官也。(一五)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宣帝察其明敏持重。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望之以師傅見重。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盡。(一六)王章。字仲章。泰山鉅平人。漢成帝時爲京兆尹。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不親附之。因日食上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風專權罔主之過。鳳不可令久典專官。擢忠賢以代之。鳳聞之。使尚書劾章。竟致之死。(一七)石顯。濟南人。初爲僕射。元帝卽位。委以政事。官中書令。成帝立。以罪免歸。道死。(一八)王鳳。成帝之舅。官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卒。(一九)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累官殿中御史。刑部員外郎。以論太后兄子劉從德專。貶知興化軍卒。仁宗思其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二〇)劉越。宋史作劉隨。字仲

殿。開封考城人。累官右司諫。以言事忤太后改外。復官至天章待制。臨事明法。人號爲水晶燈籠。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三)孔道輔。字原魯。天聖初。以龍圖閣待制使契丹。明道中。除御史中丞。仁宗與呂夷簡謀廢郭后。勅右司母得受臺諫章奏。道輔率諫官十餘人。詣垂拱殿。伏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願賜對盡所言。夷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返道輔等於遠州。天下皆重其名。(三)春秋之法二句。《唐書》春秋之法。當責備於賢者。謂求其全備也。

答吳克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倻倻。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特假譽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濡焉耳。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懈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

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瀕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註音】（一）霈，音備。

【釋義】（二）吳克，字仲卿，神宗時爲相。

（三）霈然，盛大貌。

（四）僂，「禮記」仲尼燕居，僂者無相與，僂，僂乎其何之。「說文」僂，僂，狂行不知所如也。

（五）灑，灑，灑不返也。

（六）大經之作，孔子晚年，刪詩書，訂禮樂，費周易，修春秋。

（七）皇皇，心不安定也。

（八）荀卿，名况，趙人，所著書爲荀子。

（九）子雲，僕揚雄字子雲，所著揚子法言，全模仿論語。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並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爲何如。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師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釋義】（一）稱擢之名無擢。上蔡人。歷官直隸賢院。熙寧初知通進銀臺使。王安石調求其罪。請志正軍節度副使。尋知信陽軍卒。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工詩文。有語學文集。（二）卒然。急遽之意。（三）師嚴二句。禮記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脫去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憫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去齊整。凡今之分殺去厥宄去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言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舊。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閭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

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註音】(一)既(音况)(別)(音傷)(殺)(音文)

【釋義】

(二)既。賜與也。(三)剔。挑選物品去其虛者曰剔。如剔除剔出。

(三)分發駭冗。殺與隆同。【說文】相

雜錯也。駭與駭同。【玉篇】馬色不純曰駭。今俗謂駝雜爲駭。(四)誕者。【說文註】誕。妄爲大言也。【史記扁鵲傳】

先生得無誕之乎。(五)以女妻舜。堯女娥皇女英同降於舜。舜即位。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六)謀放四罪。【書堯

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捨取。皆如此。

【釋義】（一）秦燹焚書。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二）充斥。衆多也。（三）司馬遷之史記。司馬遷。字子長。大史公之子。武帝時。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諫。帝疑遷爲陵游說。下腐刑。遷乃結金匱石室之書。上紀黃帝。下止魏廢。作（史記）。（四）大戴禮。古禮二百四篇。與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同。出孔子壁中。漢戴德定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以別於禮記。今惟存四十篇。近儒王聘珍爲之解詁。對補殘缺。禮記古禮。其書始頗。

後序

歐陽修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予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先。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始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二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禹纔六歲。是舜爲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釋義】(一)後序。帝王世次圖之後序也。(二)孔安國。字子國。節事申公。治古今尙書。承認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漢武帝朝爲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於當時。(三)皇甫謐。字士安。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益博綜典籍。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

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謂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調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一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註音〕（揆）倚檢切

〔釋義〕（一）蘇子美。名舜欽。開封人。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後謫居蘇州。著有蘇學士集。（二）杜公。名衍。字世昌。仁宗時為相。封祁國公。（三）他。凡物之侵蝕者曰蝕。（四）韓李。謂韓愈李翱。（五）元和。唐憲宗年號。（六）以一酒食之過。舜欽論證。稍侵權費。時監進奏院。指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乃舉劾其事。舜欽因以除名。（七）天聖。宋仁宗年號。（八）擿裂。謂排擿碎裂。務為細碎也。（九）才翁。名舜元。宋史作子翁。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一〇）穆參軍伯長名修。鄆州人。與尹洙兄弟。俱為古文。為文學參軍。（一一）湖州。今浙江吳興縣。（一二）長史。大郡督府中官。（一三）昂然。高舉不屈之貌。（一四）溫溫。和也。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

辭也。凡世之蓋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寫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蓋。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

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釋義】（一）梅聖俞，名堯臣，宣州宣城人。（二）羈臣，羈旅之臣也。（三）辟書，徵召接為之書也。（四）佐，郡縣之佐。聖俞官為縣主簿。（五）宛陵，今安徽宣統縣。（六）王文康公，名瞻，河南人。字晦叔。仁宗朝累官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官深自抑損。方嚴尚重。得大臣體。卒諡文康。康後改。（七）商周營頌，詩經有商頌周頌魯頌。（八）謝景初，字師厚，慶曆進士。（九）類次，分類編次。（十）尤，尤異也。最也。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喪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旒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墳，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

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註音〕(薨)居偃切

〔釋義〕(一)江寧縣名。休復。開封陳留人。爲文博雅。尤長於詩。累官集賢校理。修起居注。靈刑部郎中卒。

(二)揆。度也。不自揆。發言不自量也。(三)明道景祐。俱宋仁宗年號。(四)尹師魯名洙。工古文。尤深於春秋。(五)

麟網羅。謂羅刑辟也。猶言刑網。(六)連蹇。行不進貌。(七)墮。善穴也。(八)陳留。今河南陳留縣。(九)淮西。今安徽

大江以北。及河南橫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十)毅然。果決之貌。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九。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余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其稟，尙得二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嶺，嶧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註音】（險）同吟（壯）音區（嶺）音嶺（嶧）音律

【釋義】（一）祕演，山東人，工詩。（二）臣，猶言臣服，統一。（三）屠取，屠戶負取，操業之穢者也。（四）石曼卿，名延年，永城人，為文道勁，而詩尤工。（五）廟然，開大貌。（六）布衣，謂庶人也。（七）淋漓，釋器盡致之貌。（八）浮屠，興浮圖，僧所居之寺塔，亦曰浮圖。（九）濟，今山東濟南縣等地。（一〇）鄆，今山東鄆城縣等地。（一一）浩然，廣大貌。（一二）壯，「莊子」有壯筮篇，「註」從旁開為壯，一云發也。（一三）嶺，高峻貌。（一四）洶，水之聲勢也。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膽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註音】〔折〕同欣〔答〕音濼〔膽〕音舍

【釋義】(一)杭州。今浙江杭州。(二)辭草。猶言文章也。通作詞章。(三)介。堅確不拔也。(四)好愛。博愛也。

(五)卓卓。特立貌。(六)答。猶言駁難也。(七)明堂。王者之堂。帝王行政之所。(八)窮達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九)偃。伏止也。(一〇)瞻。豐富也。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材處之。惟翰林學

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嘗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史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紀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茆檐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皆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註音〕〔勃〕同茅

〔釋義〕(一)翰林學士。翰林學士。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隨者皆爲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暫行者爲權直。於是真爲學士者。始貽貴顯。可以此肩臺長舉武政路矣。(二)青詞齋文。青詞亦文章之一體。爲道家齋醮時所用。其體頗工駢麗。(三)老子。

卽李耳。爲道家之祖。(四) 淳居士。曾也。(五) 四六之文。辯證文大率上四字下六字成聯。故名四六。(六) 淮。惟水類水也。(七) 玉堂。翰林學士。唐正應曰玉堂。宋太宗時。蔡易簡爲學士。上常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爲翰林故事。(八) 噱。大笑也。

刪正黃庭經序

無仙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再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_二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一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練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病。最

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在於養生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註音】(關)音過

【釋義】(一)天閻。天短折也。博雅「不盡天年謂之天閻。止也。」楚辭「志闕絕兮安如。」(二)顏子。名淵。孔子弟子。卒年三十二。(三)簞食。飢飲「飴語」一簞食。一飴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今以謂居處約者之辭。(四)永和。東晉穆帝年號。(五)喟然。嘆聲。

集古錄目錄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

篝火錄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註音〕〔桓〕音互〔斂〕音交〔籀〕音鉤〔嶧〕音候〔璣〕音幾〔籀〕音維〔隸〕音通專

【釋後】(一)犀。獸名。較象略小。角生異端。質堅。可製器。(二)崑崙。山名。在今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三)崑崙。即沙磧也。今新疆大戈壁是。(四)經十餘譯。謂相去遠矣。須臾轉譯十餘次。乃通其言語也。(五)腹。指。也。謂振開繫帶也。(六)鯨魚。即沙魚。產於南海。長者二丈許。齒極利。性凶暴。能食人。(七)篝火。以龍覆火之謂。(八)珠。蚌之圓者。(九)浮盤。商湯所用之盤。盤銘曰。舊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〇)孔。即左傳孟僖子稱正考父之誥。(一一)埃。隔之鼓。即周宣王石鼓。(一二)岱山。即泰山。有李斯泰山刻石。(一三)鄉。即碑山。在山東嶧山縣。有碑山石。(一四)會稽。今浙江會稽縣。有會稽刻石。(一五)桓碑。表雙立為桓。碑之雙立者亦稱桓。(一六)魏。魏官也。常璩曰。魏。古文。古代科斗文字曰古文。(一七)籀。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亦曰大篆。(一八)篆。秦李斯所作亦稱小篆。(一九)分。漢蔡邕以八分寫。魏曰八分書。(二〇)鐘。周太史籀所作曰鐘文。亦曰大篆。(二一)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二二)五代。梁唐晉漢周。(二三)石本。石碑之損本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斷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二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言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釋義〕 (一)有能政事二句。孔子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各因其材以施教。 (二)班固。東漢人。字孟堅。時帝時。典校秘書。潛成其父西漢書。 (三)藝文志。爲漢書八志之一。 (四)唐四庫書目。唐開元時所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 (五)營營。處事忙碌貌。 (六)東陽。今浙江東陽縣。

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束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途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折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向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註音】(折)音訴。(湍)音綯切。

【釋義】(一)留。留。省視父母也。(二)萬州。今四川萬縣。(三)建隆。宋太祖年號。(四)七國。江以南曰吳。劍以南曰吳。劍南北曰楚。浙東西曰吳越。嶺南北曰南漢。太原以北曰北漢。荆歸峽三州曰荆南。凡七國。吳亡。季氏繼之。曰南唐。蜀亡。孟氏繼之。曰後蜀。合之王氏據閬中。凡十國。後楚閬亡於南唐。餘爲宋併。(五)蜀。指後蜀孟知祥。(六)江南。指南唐李昇。(七)周世宗。姓柴名榮。(八)李氏。謂南唐。(九)秦隴。即今陝西甘肅。(一〇)荆人。謂荆南高季興。(一一)歸峽。歸州。峽。今湖北宜昌縣。(一二)文初。田畫字。(一三)成都。今四川成都縣。(一四)金陵。今江蘇江寧縣。(一五)綠蘿溪。在湖北宜昌。(一六)折。指流而上曰折。(一七)三峽。巫峽。西陵峽。歸峽。(一八)鳳州。今陝西鳳縣。(一九)歸州。今四川秭歸縣。(二〇)忠萬。今四川忠縣。萬。即萬縣。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闌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

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澹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釋義〕 (一) 幽憂之疾。謂病深固也。 (二) 孫道滋。修友。〔子役志〕初貶夷陵。景興道滋等夜飲。鼓琴留宿。爲別。即其人也。 (三) 宮聲。五音宮商角徵羽。宮爲中聲。 (四) 引。琴曲曰引。 (五) 羽。爲五聲中之最清高者。 (六) 雍雍。和也。 (七) 舜。彈五絃琴。歌南風操。 (八) 文王。囚羑里。援琴作羑里操。 (九) 孔子。有去魯龜山等操。 (一〇) 伯奇。周人。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言。疑而逐之。伯奇投河死。 (一一) 屈原。事楚懷王。被放。作離騷。 (一二) 廕調。謂襲先世之勳蔭而遷調也。 (一三) 尉。官名。位在主簿下。 (一四) 劍浦。今福建南平縣。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二

歐陽修永叔著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足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巖巖翼翼。

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與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著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註音〕〔掇〕音柔〔嶽〕音累

〔釋義〕(一)吉州。即今江西吉安縣。(二)慶曆。宋仁宗年號。(三)天章閣。宋真宗藏書處。(四)處有序。一曰禮地官。萬二千五百家爲處。序。學也。禮王制。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註〕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五)黨有序。五百家爲黨。序。鄉學名。(六)嚴殿翼翼。或嚴整肅也。(七)磨揉遷革。磨。琢磨也。揉。使順也。遷。謂遷善。革。謂革非。(八)負荷。荷。擔也。〔左傳〕其子弗克負荷。

豐樂亭記

歐陽修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剡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註音】(登)音勇切(窈)音杳(嶺)烏孔切(剡)音產(掇)音端

〔釋義〕 (一) 縣。今安徽懷遠縣。(二) 豐山。在臨縣西南。(三) 盤然。高貌。(四) 豁谷。泉名。一名紫微泉。(五) 窮然。深遠貌。(六) 滄然。水大貌。(七) 太祖皇帝。即趙匡胤。(八) 周。即五代之後周。(九) 李景。南唐主。(一〇) 清澗山。在臨澗西北。上有清澗關。(一一) 刻。削也。(一二) 懷然。安靜貌。(一三) 猶。猶言覆育也。(一四) 探。採取也。(一五) 喬木。木之高而上曲者。(一六) 刺史。官名。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餘。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曰。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

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釋義】（一）岳陽。縣名。在湖南省境。（二）滕侯。名宏諒。字子京。明道中以百諫謫守岳州。（三）荆。今湖北境。（四）潭。今湖南境。（五）黔。今貴州境。（六）夔。今四川境。（七）三司。宋理財之官。卽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山、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借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顏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泊，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東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入矣。

〔註音〕(一)讀(音儂)(二)音陰(三)音謫(四)音謝

〔釋義〕(一)有美堂在杭縣吳山最高處。(二)嘉祐宋仁宗年號。(三)梅公名譽字公儀成都新繁人。(四)寬之以詩宋仁宗廟梅摯守杭州詩首句云地有吳山矣東南第一州。(五)金陵卽今南京。(六)物外猶言世外。

(七)羅浮。羅山浮山合稱。周圍五百里。在廣東惠陽縣。(八)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九)衡嶽。南嶽衡山也。在湖南衡陽縣。(一〇)廬阜。廬山也。在江西德化縣。(一一)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縣。(一二)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也。在川楚間大江中。其間長七百里。兩岸崖山不絕。灘水多急。舟行絕險。(一三)錢塘。今浙江杭州縣治。(一四)二邦。指南唐與吳越。(一五)歸隱。捨棄不前貌。(一六)映帶。映照連帶也。(一七)閩。即福建。(一八)杳露。靈氣威貌。(一九)榭。臺之有屋者曰榭。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牟社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

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所欲書也。若其山右山川之勝勢。與夫煙雲草木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能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註音〕(一)嶼(音贊)上聲

〔釋義〕(一)嶼山。卽湖首山。在湖北襄陽縣。(二)漢。水名。(三)荊州。卽襄陽。(四)余。祜。字叔子。晉泰山南城人。都督荊州軍事。鎮襄陽。在軍輕裘緩帶。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加征南大將軍。封鉅平侯。進南城郡侯。(五)杜預。字元凱。博學。以河南尹代祜爲鎮南大將軍。平吳。封當陽侯。(六)藹然。和氣親人之貌。(七)銘。功。謂以平吳之功刻之於石也。(八)照。宋神宗年號。(九)襄陽。今湖北襄陽縣。(一〇)軒。長廊之有窗者曰軒。(一一)相稱。猶言相配也。(一二)發。發也。

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瀨。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

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於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儼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闕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女士。嘯歌而官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鼙。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一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常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註音】(微)音庶(芰)音伎(儼)音旭(榭)音角(塹)砌豔切(鼙)音生(鼙)音吾

【釋義】(一)真州。今江蘇儀徵縣治。(二)東南水會。真州在長江下流北岸。東瀕運河。故曰東南水會。(三)

江淮兩所荆湖發運使。江淮，今江蘇安徽等境，爲長江淮水流域。兩浙，浙東浙西也。荆湖，北湖南境。發運使，官名。(四)趙正臣，名昌言，通州靜海人。(五)許子春，名元，宣州宣城人。(六)監察御史裏行，唐貞觀中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爲之，自比遂以爲官名。(七)馬仲塗，名暹。(八)微，開拓也。(九)射賓之輩，謂關地爲圃，爲賓朋角射之所也。(一〇)芙蓉，荷花之別名。(一一)菱，菱之四角者。(一二)鈞，亦作的樂，韓明鏡。(一三)芷，百草名。(一四)蕙，所以承瓦者。(一五)楸，椽也。(一六)觀，卽靜字。(一七)壘，坑也。又護城水也。(一八)黠，黠，卽俗稱黃鼠狼。鼯，飛鼠也。(一九)眷眷，與瞻瞻，心嚮往也。(二〇)大路，謂江淮兩所荆湖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心。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

之戰尤許。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一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

予九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入。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後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釋義】(一)壽張。今山東壽張縣治。(二)梁。即五代之後梁。(三)宣義軍。今河南滑縣治。(四)以身死國。梁
龍德三年。唐莊宗攻兗州。彥章以保德驍五百禦之。退走中郟。唐將夏魯奇識其音。曰。此王鐵槍也。梁肅宗之傷
重被擒。莊宗愛其勇。欲活之。彥章不屈。遂見殺。(五)鄆州。今河南鄆縣治。(六)管城。今河南鄭縣治。(七)晉。即五
代之後晉。(八)天福。後晉高祖年號。(九)乾化。後梁太祖年號。(一〇)莊宗。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爲晉王。克用長子。
嗣立十年。卽帝位。愷後梁。晚年荒恣。伶人郭從謙作亂。中流矢死。(一一)河上。卽曹濮鄆滑諸州之地。當黃河南北。
今河北河南山東交界之處。(一二)趙嚴。梁主瑱起兵討友珪。先與驛馬都尉趙嚴密謀。由龍虎統軍袁象先率禁
兵五千人入宮。友珪伏誅。瑱卽位。大梁趙嚴等由是擅權用事。(一三)五代。梁唐晉漢周。(一四)十有三君。後梁太祖。
梁主瑱。後唐莊宗。明宗。僖宗。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世宗。恭帝。更十有三君。(一五)八姓。梁
朱姓。唐。李姓。晉。石姓。漢。劉姓。周。郭姓。唐。明宗。本胡人。爲克用之養子。雖無氏。實非李姓。僖帝爲明宗養子。本姓王
氏。周世宗爲太祖養子。本姓梁氏。(一六)康定。宋仁宗年號。(一七)家傳。爲私人記載。敘述其先人事迹。以傳示後世
者。(一八)德勝之戰。德勝。復名。爲河津之要。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皆在今
河北懷陽縣。其北城卽今縣治。南城後圯於水。彥章既受命。期以三日破敵。馳兩日至滑川。引精兵數千趨德勝。
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一九)敬翔。初爲宣武軍掌書記。爲人深詭有智略。在幕府
二十餘年。晝夜勤勞。自言於馬上。乃得休息。禪代之際。其謀居多。太祖卽位。知崇政院事。未帝時。爲相。梁亡。李振
勳與同降。不從。自縊而死。(二〇)末帝。初名友真。太祖第三子。其母王友珪。弒逆。討之。卽位。更名瑱。在位十一年。
(二一)自經於帝前。細知梁室已危。納縋鞞中。入見。遂欲自經。未帝止之。問所欲言。細曰。事急矣。非用彥章爲大將
不可。乃以代。諒思遠爲招討使。(二二)劾。以象牙及木爲之。朝見執於手。有事則書其上。以備遺忘。一名手版。(二三)
爲御史彈而見慮。德勝之役。彥章爲招討使。段凝副之。凝陰與趙巖相結。及破南城。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
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巖等又毀彥章於內。遂罷彥章。以凝代。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劾書地。自陳勝敗之迹。巖
誤有司刻彥章不恭。鞞第歸。(二四)段凝。初名明遠。後更今名。開封人。梁亡。降於唐。賜姓名李紹欽。(二五)保鑿。天子
領騎也。(二六)中郟。今山東放上縣治。(二七)魏。今河北大名縣治。(二八)果。缺也。(二九)拘率常算。謂拘束於平常之策
也。(三〇)王鐵槍。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兩鐵槍。皆重百斤。一置數中。一持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三一)

區區小也。言注意於小小者如此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三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感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三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一京^二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三。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聘^四其恣睢^五。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振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六叱咤^六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註音】〔剗〕音枯（傳）側吏切（聘）音提（暗）倚蔡切（叱）世乙切（咤）智亞切
 【釋義】〔一〕樊侯。名增。漢沛人。以屠狗爲事。從高祖起兵。後封武陽侯。〔二〕剗。剗也。〔三〕沛公。漢高祖初封沛公。〔四〕列侯。即諸侯也。〔五〕舞陽。今河南舞陽縣治。〔六〕符。以竹爲之。書文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以爲徵。

借。(七)傳封世襲爵位也。(八)發陽。故城在今河南發陽縣東。五京。故城在今河南發陽縣東。六京。故城在今河南發陽縣東。七京。故城在今河南發陽縣東。(九)素。故城在今發陽縣。二)級。首級也。古時軍中以斬敵首級多寡爲功大小。(三)參乘。沛公。漢書。項莊舞劍欲擊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撞入立懷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爵。噲既飲。灑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之心。(三)傳。與劉通。以刀插入也。(四)馳。奔放也。(五)恣睢。恣意怒視也。(六)嗜。嗜也。怒呼聲也。

記舊本韓文後

子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_勰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

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若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猶多。此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註音】〔黠〕音黠〔綴〕竹衛切

【釋義】(一)漢東。謂隨州。在漢水之東。(二)昌黎先生。韓愈先生。世居昌黎。宋元豐中。因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三)楊劉。楊謂楊億。字大年。浦城人。雍熙初。億年十一。試中童科。後賜進士。兩爲翰林學士。劉謂劉筠。字子敏。大名。人。(四)黠。揜退也。(五)干祿。干求俸祿也。(六)洛陽。今河南洛陽縣。(七)尹師魯。名傑。河南人。永叔作尹師魯墓志銘。有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覽強記。通知古今等語。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

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閹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曰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會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會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二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慶一州。王再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

制誥。知涪化_{一七}。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_{一八}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_{一九}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_{二〇}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_{二一}。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_{二二}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材且賢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

引人未嘗知。寇準三六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三六子行簡三六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書。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

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樂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勘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閭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爲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閭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病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官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

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理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樂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元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六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宦。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四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

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諡廟工。

〔註音〕(卅)同音(禮)音(份)同音(誌)音(察)

〔釋義〕(一)至和。宋仁宗年號。(二)王素。字仲微。(三)真宗。名恆。(四)顯。勉也。(五)大名。華。華縣。屬山東。宋屬河北東路大名府。(六)滑州。黎陽。黎陽。即今河南衛縣。石晉天福中。屬滑州。(七)諡。杜重威句。鄴帥杜重威。辟裕為觀察使。讓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裕實勸之。使無反慮。不聽。裕坐是貶歸州司戶參軍。(八)拒。盧多遜。句。初。裕嘗詰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裕。多遜累調裕比己。裕不從。一日。以宇文勳排張說事。勳釋之多。遜滋不悅。及裕再入。多遜果敗。(九)明符。彥詢。句。符彥詢。鎮大名。頗不洽。太祖以裕代之。辟彥詢。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裕以百口明彥詢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一〇)太平興國。宋太宗年號。(一一)平江。今湖南平江縣。(一二)潭州。治今湖南長沙縣。(一三)文苑英華。凡一千卷。體例略同文選。文選也。於梁初。此書起於梁末。蓋以上續文選。且類編詩類。(一四)鄭。今河南鄭縣。(一五)懷。治今安徽鳳陽縣。(一六)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一七)傳化。宋太宗年號。(一八)趙昌言。字仲謀。汾州孝義人。(一九)銀臺。宋有銀臺司。署在禁內銀臺門。掌管天下奏職。(二〇)錢若水。字潛臣。一字長家。河南新安人。(二一)咸平。景德。並宋真宗年號。(二二)東湖種。初起橫河附近。鄧弁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內外蒙古之地。改國號曰遼。景德元年。三契丹遊聖宗大舉攻瀋州。真宗用寇準言親征。諸軍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遼兵氣奪。定和議而還。(二三)瀋州。今河北懷陽縣南。(二四)雍王。初名德。後改元份。太宗子。真宗弟。(二五)趙德明。西夏主。(二六)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二七)李穆。字孟雍。開封開封武人。(二八)行簡。史作淮簡。(二九)大中。祥符。並宋真宗年號。(三〇)劉承勳。字大方。楚州山陽人。本名承珪。(三一)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三二)峻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三三)王清。昭應宮使。宋代大臣。致仕。以學管宣觀之職。有祿而無事。(三四)天禧。宋真宗年號。(三五)韓億。字宗魏。其先吳定。靈壽人。後徙開封雍邱。(三六)蘇耆。梓州銅山人。舜欽兄。(三七)范公孫。未詳。(三八)呂公弼。字實臣。夷簡子。(三九)旭。字仲明。真宗時。仕終應天府。(四〇)陸。懿子。(四一)乾興。宋真宗年號。(四二)蒸民。紅樓。並詩篇名。美宣王用仲山甫召穆公。以成中興之業。(四三)宣王。周中興主。(四四)說。告也。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嘆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儔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遠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孺。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

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鄧。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稟。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

決其讖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讖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兼尙書左丞。太后薨。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行。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二月。遂以刑部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

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間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揚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

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二七}。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無事。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予舊。孰以昇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註音〕(僞)同俊(緋)音非(總)音章(昇)音比

〔釋義〕(一)至和。宋仁宗年號。(二)舊學。〔書經〕舊學於甘盤。(三)除道。廣除道路也。(四)許州。今河南許昌縣治。(五)臨川。今江西臨川縣。(六)東宮。太子所居。(七)甘盤。商王武丁舊學於甘盤。及卽位。以甘盤爲相。(八)咸通。唐懿宗年號。(九)高安。今江西高安縣。(一〇)天子始封昇王。宋眞宗祥符九年。封子受益爲壽春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未幾。進封昇王。天禧元年。立爲皇太子。更名祺。卽宋仁宗皇帝也。(一一)丁觀。字謂之。蘇州長洲人。(一二)曹利用。字用之。澠州甯晉人。(一三)乾興。宋眞宗年號。(一四)張者。卽張昇。字元弼。開封人。(一五)以笏擊其髻。髮殊從幸。王墮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一六)南京。今河南南陽縣治。(一七)大興學校。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壽州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一八)天聖。宋仁宗年號。(一九)亳州。今安徽亳縣治。(二〇)陳州。今河南淮陽縣治。(二一)慶曆。宋仁宗年號。(二二)趙元昊。西夏主。(二三)范仲淹。字希文。(二四)孔道輔。字原魯。(二五)揚察。字隱甫。果官御史中丞。後遷爲戶部侍郎。(二六)舉稱於丘。舉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春秋時爲齊景公相。孔子屢稱之。見〔論語〕。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

歐陽修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讀。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孺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此，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

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西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切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

整諸將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二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以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覲其勞。一其初終。

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贖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
 公拜稽首茲維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註音〕(齡)音孕

〔釋義〕(一)皇祐宋仁宗年號。(二)徐州今江蘇嶺山縣治。(三)吳越唐昭宗時錢鏐為鎮海節度使并有
 兩浙後梁太祖封為吳越王四傳至傳嘗宋太宗時悉獻其地。(四)太宗名光義太祖弟。(五)錢俶字文德元瑾
 子鏐孫。(六)南都今河南商邱縣宋為南京應天府。(七)祥符宋真宗年號。(八)廣德軍即今安徽廣德縣。(九)
 天聖宋仁宗年號。(一〇)晏丞相名殊字同叔臨川人。(一一)章獻太后姓劉氏真宗后。(一二)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
 (一三)楊太妃益州郫人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一四)郭皇后廢時尙揚二美人俱幸一日尙氏於上前有侵
 后語后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頭上大怒用呂夷簡語遂廢后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
 連等十人言后不可廢俱被黜。(一五)陸州治今浙江建德縣。(一六)開封府今河南開封縣。(一七)呂丞相名夷簡字
 坦夫壽州人。(一八)饒州治今江西鄱陽縣。(一九)鄜州治今陝西鄜縣。(二〇)耀州治今陝西耀縣。(二一)慶州治今甘肅慶陽
 西夏主。(二二)延州治今陝西膚施縣。(二三)鄜州治今陝西鄜縣。(二四)耀州治今陝西耀縣。(二五)慶州治今甘肅慶陽
 縣。(二六)築青欄城〔宋史〕時塞門承平諸營既廢用神世衛策城青欄以據賊衝按塞門廢營在今安塞縣北青
 欄城即今青欄縣治在府治東北。(二七)承平承平廢寨在今延川縣西北〔九域志〕延川縣有承平等九寨(二八)
 大順在今甘肅慶陽縣北〔宋史〕夏曆初范仲淹知慶州州之西北馬鋪營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
 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據其地至柔遠始號令之旬日而城(二九)細柳胡蘆在今甘肅環縣西〔宋史〕神世衛
 知環州環原之間明珠絳城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州交通西界慶曆四年范仲淹論築細柳城斷其路撤世
 衛董其專城歲自環州改隸原州胡蘆河名(三〇)柔遠柔遠營在慶陽縣北(三一)賈子以子為賈也(三二)橫山今
 陝西橫山縣(三三)靈武今寧夏靈武縣(三四)磨勘磨勘試文之流病宋制召試後有磨勘之法(三五)例靈循例避

靈(一)美任子。公卿子弟以蔭得官。(二)邠州。治今陝西邠縣。(三)鄧州。治今河南鄧縣。(四)杭州。治今浙江杭州。
(四)青州。治今山東益都縣。(四)潁州。治今安徽阜陽縣。(四)陸臣。古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陸臣。(四)夏童謂
西夏趙元昊也。(四)營營。詩「營營青蠅。喻讒言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三

歐陽修永叔著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爲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

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禰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

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令。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令。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令。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令。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令。安在乎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令。噫。子雖毀其何傷。

【註音】(徂)養吾切(徂)同來(徂)同由(黃)音奔(馳)蘇典切(訥)奴骨切(錫)音傷(屯)朱信切(懸)音頤

【釋義】(一)徂徠一名尤來山。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二)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縣。(三)孟黃。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力士。齊孟黃之徒往歸焉。黃能生拔牛角。(四)魯人。夏竦也。介卒。徐狂人孔直溫謀反。獲其家。得介書。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專語官廳。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聞。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臣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擊戮非聽。不然。是國家無故割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斯推。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五)鄆州。治今山東東平縣。(六)嘉州。治今四川樂山縣。(七)孫明復。名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與石介俱為魯人所尊敬。(八)杜祁公。名衍。(九)韓公。名琦。(一〇)濮州。治今山東濮縣。(一一)富公。名弼。(一二)姜潛。字至之。奉符人。(一三)杜默。字師雄。歷陽人。豪於詩歌。(一四)徐遁。未詳。(一五)汶水。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與石拉

牟汶北汶諸水會爲運河之上源。(一) 二 桓繼。春秋宋大夫。孔子適宋。繼欲殺之。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繼其如予何之嘆。(三) 臧倉。戰國魯平公嬖人。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得哉。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人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壕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浴。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

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議論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註音】(洪)音朱 (歸)音附

【釋義】(一)絳州正平。今山西新絳縣。(二)邵武軍。本建州之邵武縣。太平興國四年。置邵武軍。領邵武等縣四。(三)伊陽縣。今河南伊陽縣。(四)王文康公。名暉。字海叔。河南人。(五)范公。即范仲淹。(六)贛州。今江西鄱

陽縣。(一)師魯上書。范仲淹敗。勅勝朝堂。戒百官爲朋黨。錄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臣夷簡怒。斥監鄂州酒稅。(二)鄂州。治今湖北鍾祥縣。(三)唐州。治今河南泌陽縣。(四)葛懷敏。真定人。(五)韓公。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六)好水。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隆德縣東。慶曆元年。元昊寇眉州。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越得勝峽。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賊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約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七)秦州。治今甘肅天水縣。任福既沒。夏竦使人散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八)慶州。治今安徽鳳陽縣。任福敗於好水。洙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敵。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慶州。(九)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十)眉州。治今甘肅平涼縣。(十一)坐城水落句。鄭鐵爲陝西四路都總督。遣劉冠董士廉。按水落。以通秦眉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賊已解四路。而秦德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德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諷狄青拔陷士廉下。吏發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按水落。(十二)晉州。治今河北晉縣。(十三)麟州。治今山西長治縣。(十四)上書。劾師魯。士廉詣閣上書。訟保。詔遣御史劉從諫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處錢到官。亡以償。保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十五)均州。治今湖北均縣。(十六)以財助喪。(十七)先登。先人之墳墓也。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會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鄆州酒稅。知闐州。闐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座。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

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二世於此。其歸其藏。

〔註音〕(租)千余切(園)音原

〔釋義〕(一)天聖。宋仁宗年號。(二)西京。洛陽。今河南洛陽縣。(三)陳郡。謝希深。謝絳之先。陽夏人也。故曰陳郡。(四)張堯夫。名汝士。開封襄邑人。(五)遷。太宗時。仕終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贈桂州觀察使。(六)敏中。官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七)孝章皇后。宋氏。洛陽人。僊長女。太祖后。(八)漢陽軍。領漢陽等縣二。即唐沔州治。(九)咸平。今河南通許縣。宋初置通許鎮。咸平中升爲咸平縣。屬開封。(一〇)河南。府名。治今洛陽縣。(一一)王文康公。名望。字晦叔。河南人。(一二)錢思公。名惟儼。字希聖。臨安人。謚文僖。(一三)宋公。名庠。初名郊。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天聖中進士。(一四)鄭州。治今河南鄭縣。(一五)閩州。閩中。今四川閬中縣。(一六)亳州。鹿邑。今河南鹿邑縣。(一七)圭。角。盈言鐘聲。(一八)童然。年老頭禿曰童。(一九)博州。高唐。今山東高唐縣。(二〇)新里。新里城。在開封縣東。隋置新里縣。唐初屬汴州。後廢。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泫皆以書

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尚書，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媚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悉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

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女
二。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
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乎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
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弁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令，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令，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令此不爲，
善百譽而不進令。一毀終世所顛擠，荒孰問令杳難知。嗟子之中令，有謫
而無施。文章發耀令，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令，宜昭昭其永垂。

【註音】(紘)胡感切(德)音閱(紘)音宏

【釋義】(一)潤州丹徒，今江蘇丹徒縣。(二)石門村，在丹徒縣西。(三)杜公，名衍。(四)上世居蜀，蘇氏之先。
爲梓州銅山人。(五)易簡，字太簡，才思敏溢，太宗時賜進士第一，以文章知名。(六)榮陽，今河南榮陽縣。(七)蒙
城，今安徽蒙城縣。(八)長垣，今河北長垣縣。(九)富丞相，名弼。(一〇)以事中君，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
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王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勘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盜自
除名。(一一)三四大臣相繼罷去，時杜衍罷知兗州，范仲淹罷知鄆州，富弼罷知鄆州。(一二)滄浪亭，在吳縣盤門城
內。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
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
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一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煥。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閔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驅。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懇。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二年戊申四月也。享

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陳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鞏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暉。有文集二十卷。論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恤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會。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註音】(一)造(慈)克角切(汨)古忽切

【釋義】(一)歸州。今河北霸縣治。(二)文安縣。今屬河北省。(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縣治。(四)至和嘉祐。均宋仁宗年號。(五)懷誠。寔異統。(六)慈。真誠也。(七)建隆。宋太祖年號。(八)項城縣。今屬河南省。(九)治平。宋英宗年號。(一〇)汨。澆殺也。(一一)彭山。今四川彭山縣。(一二)樂城。今河北樂城縣。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會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

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噉。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問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睪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

止闐然滅^六。未嘗不調誦歎息而巳。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註音】(按)央去聲(曠)音穰(曠)極樂切(闐)曲核切

【釋義】(一)零州金華。今浙江金華縣。(二)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三)贛州。治今湖北隨縣。(四)興國軍。本鄂州永興縣。太平興國二年。置永興軍。明年曰興國軍。領永興等縣三。永興。今湖北陽新縣。(五)快怏。心不懌也。(六)江陵府。屬荆湖北路。領江陵等縣八。(七)公安。今湖北公安縣。(八)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九)噓噓。太息也。(石介詩)對我噓噓涕泗下。(一〇)大噓。大笑也。(漢書)談笑大噓。(一一)乾德。今湖北光化縣。(一二)南陽。今河南南陽縣。(一三)鄧。今河南鄧縣。(一四)謝希純。名終。富陽人。以文學知名。(一五)寶元。慶曆並仁宗年號。(一六)闐然。靜也。

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會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一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尙書屯田都官一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

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於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廉潔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蒞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

毆致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三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三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閱。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註音〕(墮)城韜切(擲)丑林切(韻)音振(維)音洛(歛)音緝(質)乃蔡切(善)書容切(極)音致(桎)音谷(七)音出

〔釋義〕(一)僑唐李氏。李壽受吳禱。稱帝金陵。國號唐。并楚及閩。凡三主。三十九年。滅於宋。(二)咸平。宋真宗年號。(三)南雄州。治今廣東南雄縣。(四)隨州名。治今湖北隨縣。(五)閩州名。治今四川閬中縣。(六)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縣。(七)安州。治今湖北應城縣。(八)高鳳鄉。按「一統志」作太平鄉。在應城縣西。(九)興國軍。見上黃夢升墓誌銘。(一〇)漢州。今四川廣漢縣。(一一)揚州。治今廣東高要縣。(一二)桂陽監。今湖南桂陽縣。(一三)黃州。今湖北黃岡縣。(一四)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一五)歙州。治今安徽歙縣。(一六)西京。洛陽。(一七)大洪山。在隨縣。山高峻。上有田疇。中樞大湖。廣圓一百餘里。涓水出於其陰。(一八)陳壽咨。字嘉謨。閩州縣人。堯叟弟。性暴而豪侈。屢仆屢起。卒贈太尉。贈康禮。(一九)鄂州崇陽。今湖北崇陽縣。(二〇)負春。受資爲人糴米。(二一)桎。桎。足械。搯。手械也。(二二)七。音也。似劍而短。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吳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

歐陽修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儵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南。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我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

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令京口之原。山蒼水深。令土厚而堅。居之可樂。令卜者曰。然。骨肉歸土。令魂氣升天。何必故鄉。令然後爲安。

〔釋義〕 (一)宛陵。今安徽宣城縣。 (二)吳興。今浙江吳興縣。時聖俞監湖州鹽稅。 (三)丐。乞取也。 (四)儻。富陽人。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 (五)希深。名絳。以文學知名。所至大興學舍。好施宗族。喜賓客。累官至兵部員外郎。 (六)蟬。食苗蟲。有赤脚黃脚二種。 (七)西兵。謂趙元昊之亂。 (八)高郵。今江蘇高郵縣。 (九)京口。卽丹徒。 (十)骨肉歸土二句。〔檀檀子〕。延陵季子長子死。葬於廬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四

歐陽修永叔著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黜，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逾，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官。

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一)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二)。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三)。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四)。具誌於幽堂^(五)。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述。

【註音】 (一) 音援去聲 (莆) 音蒲

【釋義】 (一) 陵州。治今四川仁壽縣。 (二) 泰州如臬。按「宋史本傳」作泰州海陵人。海陵。宋泰州治。今泰縣是也。 (三) 明道景祐。宋仁宗年號。 (四) 孫明復。名復。晉州平隰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等篇。 (五) 石守道。名介。兗州奉符人。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徂徠先生。 (六) 湖州。今浙江吳興縣治。 (七) 慶曆。宋仁宗年號。 (八) 湖州縣皆立學。時范仲淹欲復古勸學。數以爲言。仁宗召近臣議。宋祁等奏宜教士於學校。乃詔州縣皆立學。 (九) 先生之法。在湖州設經義治事兩齋。治事齋。人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一〇) 白衣見天子句。景祐初。更定雜樂。范仲淹薦環。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處。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 (一一) 丹州。治今陝西宜川縣。 (一二) 益州。治今山東諸城縣。 (一三) 保寧軍。今浙江金華縣治。 (一四) 中舍。卽中舍人。一稱中允。東宮官。 (一五) 緋衣銀魚。緋。赤色帛。唐制四品服緋。五品服淺緋。銀魚。銀製之魚。唐五品以上之員佩之。 (一六) 烏程何山。烏程。湖州治。今改吳興縣。山在縣南十四里。晉太守何楷嘗讀書于此。 (一七) 莆陽。今福建仙游縣治。 (一八) 蔡君謨。名襄。吳

化仙階人。歷在郡守。有賢名。卒謚忠惠。書爲當時第一。有忠惠集。及茶錄荔枝譜行世。(一) 尚書家也。(二) 揭。表
示也。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馳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

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六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下。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吞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世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註音〕〔授〕菊綺切〔質〕音致去聲

〔一〕籍穀 〔二〕幽州。治今河北薊縣。自後晉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之地賂契丹。而幽州乃爲契丹所有。〔三〕崇州。亦曰壽德軍。後升爲應天府。領宋城等六縣。治今河南西邱縣。〔四〕落落。不相入貌。又坦白率真貌。〔五〕虛

定。宋仁宗年諱。(一)皆禮孝職。時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孝職。曼卿爲右班殿直。按此係武職。(二)張文節名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三)晏然。齊勳貌。(四)濟州金鄉。今山東金鄉縣。(五)乾寧軍。今河北青縣治。(六)承靜軍。今河北東光縣治。(七)海州。今江蘇東海縣。(八)莊懿明肅太后。即真宗劉后。七宗即位。尊爲皇太后。(九)范鎮。字補之。齊州人。(十)契丹。通中國。自檀彌一盟。宋歲贈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兩國罷兵。(十一)德明。西夏主。真宗時歸款於宋。封西平王。三十年不窺宋邊。(十二)元昊。德明子。寶元元年稱帝。仁宗削其官爵。絕互市。自是連年構兵。(十三)河北。即今河北及河南山東黃河以北之地。宋爲河北路。(十四)緋衣銀魚。見前條註。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願。以丹爲篆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

據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予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志曰。飭身臨事。余嘗媿堯夫。堯夫不予媿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南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余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禡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註音】(寔)音販(鴉)音傑

【釋義】(一)襄邑。今河南睢縣。(二)明道。宋仁宗年號。(三)北邙山。亦作芒山。在河南洛陽縣東北。(四)尹師魯。名洙。(五)金谷。在洛陽縣西。(六)太原。今山西太原縣治。(七)丹。朱砂也。(八)壙。墓穴也。(九)伊闕。在洛陽縣南。即龍門山。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北流。見《水經注》。(一〇)窆。葬下棺也。(一一)封。聚土也。(一二)錢文位公。名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次子。天聖八年判河南府。(一三)辟。徵召也。(一四)飭。謹也。(一五)得罪。貶死。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太后崩。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眞宗廟室。以希帝意。又爲其子陵娶郭氏。繼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之。因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一六)

欽鵬修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鵠。碑之圓頂者。(七)濠氏。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龍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龍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壺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薄。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位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_三緝_三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_五。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一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會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

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己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註音〕 (體)音龍 (朔)始引切

〔釋義〕 (一)體岡。在今江西永豐縣南鳳凰山。阡。墓道也。 (二)崇公。修父名觀。字仲賓。封崇國公。 (三)壘。田中高處曰壘。 (四)御。推也。 (五)官書。藏書之書也。 (六)朔。况也。 (七)術者。謂星相之流。 (八)矜飾。矜誇矯飾也。 (九)博。猶也。 (一〇)咸平。宋真宗年號。 (一一)道州。今湖南道縣。 (一二)綿。今四川綿陽縣。 (一三)素州。今江蘇泰縣。 (一四)夷陵。今湖北宜昌縣治。 (一五)南京。為今河南南陽縣。 (一六)初郊。謂登極之初行郊天之禮。 (一七)三朝。謂仁宗英宗神宗。 (一八)錫命。易經王三錫命。謂龍錫之命也。 (一九)熙寧。宋神宗年號。

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為居。衣裳冕弁。以為為服。尊爵俎豆。以為為器。金石絲竹。以為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

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與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民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登降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夫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

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稭。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二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瓘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經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二十卷。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

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釋義〕 (一)朝覲。諸侯朝天子。表見日朝。秋見日覲。 (二)聘問。〔禮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儀禮聘禮〕大問曰聘。小聘曰問。 (三)射禮。射謂大射禮。鄉謂鄉飲酒禮。 (四)食饗。詩小雅箋。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宰客三饗三食三燕。 (五)師田。師謂軍旅之禮。田謂田獵之禮。 (六)冠昏。古者男子二十歲行冠禮。昏謂昏姻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 (七)周官五禮。吉凶軍嘉賓爲五禮。 (八)房元臨。臨。僧人唐之名相。 (九)魏徵。唐曲城人。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諍大夫。轉秘書監。拜特進。知門下省事。 (十)貞觀禮。貞觀。唐太宗年號。 (十一)長孫無忌。唐洛陽人。字執根。在太宗定天下。功第一。封齊國公。 (十二)杜正倫。唐涇水人。 (十三)李義府。唐饒陽人。 (十四)李友益。未詳。 (十五)劉祥道。唐林甫子。字同壽。 (十六)許國師。唐許紹子。官至戶部尚書。 (十七)許敬宗。唐龜心子。字延族。 (十八)韋瓘。未詳。 (十九)顯慶禮。顯慶。唐高宗年號。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所撰益。以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益闕。至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遂因之不改。 (二十)上元。唐高宗年號。 (二十一)韋綬。唐叔夏子。官終太子少師。 (二十二)王崑。唐天寶時人。字山甫。 (二十三)張說。唐洛陽人。字道瓘。又字說之。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 (二十四)徐堅。唐齊州人。字元固。 (二十五)李銳。未詳。 (二十六)施敬本。唐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 (二十七)蕭嵩。唐蕭鈞之孫。開元中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後以尚書右丞相罷歸。 (二十八)王仲邱。唐琅琊人。開元歷起居舍人。 (二十九)王巡。未詳。 (三十)韋公肅。唐京兆人。元和初爲太常博士。 (三十一)王彥威。唐太原人。開成初爲戶部侍郎。

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

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利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釋義】：(一)聚斂之臣，「大學」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二)租庸調，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力，歲二十日，閒加二日，不役者日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獨正役不過五十日。(三)畜兵以府衛之制，唐制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假以貧與，進亡略盡，百姓苦之。玄宗開元十年，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遺亡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二萬，分隸諸衛。(四)天寶，唐玄宗年號。(五)大盜，謂安祿山史思明之類。(六)兩稅，德宗宰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緘謬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

哉。

〔釋義〕(一)章句。章節句說。(二)其後傳注句。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注。以傳釋經也。箋。古人記其事。以竹須次爲之。解。猶釋也。義。釋明其義。疏。疏通其義。(三)老子著書。老子。姓李。名耳。所著書有道德經。(四)田駢。齊人。(五)嶺。到。魯大夫。(六)列。列禦寇。(七)莊。莊周。(八)王。遠。趙而詩亡。王遠。趙謂平王東遷。政教隳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穆降爲國風而雅亡也。(九)韓。韓。楚懷王時屈原所作。(一〇)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一一)九種。漢書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一二)七略。漢劉歆總羣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一三)開元。唐玄宗年號。(一四)俚言。俚。鄙俗也。(漢書)質而不俚。

伶官傳敘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

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釋義〕 (一)莊宗。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封晉王。存勳自立。號梁。稱帝。國號唐。在位三年。為郭從謙所殺。(二)晉王。謂莊宗父李克用。(三)梁。朱溫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進封梁王。克移唐祚。在位六年。為子所殺。(四)燕王。謂劉守光。(五)契丹。契丹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燔酒盡歡。約共擊梁。契丹既歸。背盟。更附於梁。(六)少牢。李曰少牢。(七)組。繩索也。(八)函。以匣藏之。(九)倉皇東出。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

宦官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

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釋義】（一）雉闕。雉。牆也。闕。門屏也。（二）唐昭宗。名晔。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乃幽帝於少陽院。其立太子裕。其後朱溫盡殺宦官。而昭宗亦爲朱溫所弑。

周臣列傳贊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終日注目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之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註音】【釋】讀上聲

【釋義】(一)王朴。周世宗以吳蜀齒分。皆阻辭教。未能獨一。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各一篇。將親覽焉。比部郎王朴獻策。世宗重之。以爲諫讀大夫。知開封府事。(二)世宗。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在位六年。(三)定律歷。周世宗顯德六年。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四)彊。勉彊也。

一行傳敘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與。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于戈與。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俯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實。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

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註音〕（發）於倫切

〔釋義〕（一）天地開二句。見《易乾卦》。（二）麤。歐。似鹿而大。（三）鄭。字。雲。滑州白馬人。入少室山爲道士。晉高祖時。累徵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四）張。薦。朔。燕人。亦爲道士。晉高祖時。賜號通玄先生。（五）石。昂。青州臨淄人。喜延四方之士。晉高祖時。爲宗正丞。還少室。出帝卽位。晉攻日壤。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六）程。福。梁。晉出帝北征。軍士困在京師。縱火。福投身自救。火而亂者不得殺。福發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不宜以小故搖人心。因匿其事。後爲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死。終不自辨。（七）李。自。倫。涿州人。六世同居。所居號爲孝義鄉。

唐六臣傳後論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乃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釋義】（一）作僞。《孟子》始作僞者，僞謂裝飾木偶人也。（二）繁城，在河南臨潁縣西北三十里。（三）嘗漢之七二句，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高八及八尉之稱。及陳蕃、袁武爲曾鈞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四）及唐之亡二句，唐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撻。時謂之牛李黨。至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裝糧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河，一夕盡殺之。時李筠以屢舉進士不第，深嫉播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流，使爲獨沽，全忠從之。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咄*悞*齟*齟*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殺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尙

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佳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註音】(軺)音耶(軺)五路切(軺)音咄(軺)音諾

【釋義】(一)軺。猶抵觸也。(二)詔。意見不相合也。(三)擗。悲憂也。(四)躡。僮公。見「左傳文公二年」。

「公羊傳」謂者何。升也。(五)作邱甲。見「春秋成公元年」。胡傳益兵也。卽邱出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

(六)丹桓宮楹。見「春秋莊公二十三年」。(七)刻桓宮楹。見「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八)班固。字孟堅。班彪子。漢

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所著西漢書。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驅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淚。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塞土。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囂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

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惛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然也。而察之。

【註音】(簡)所好切音簡(濁)音顯(曉)音顯(韻)音元
 【釋義】(一)歐陽內翰。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二)范公。名仲淹。字希文。(三)富公。名弼。字彥國。(四)余公。名琦。字安道。與歐陽修尹洙同時貶謫。(五)蔡公。名襄。字君謨。(六)尹公。名洙。字師魯。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東簡怒。斥監鄆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七)潛然。錦流貌。(八)病久。病也。(九)韓子。名愈。唐昌黎縣人。(一〇)焉。鹿虫狀似龍而大頭有鬚。故俗稱鬚頭龍。(一一)李翱。字習之。唐人官至觀察節度。曾從韓昌黎門下。(一二)陸贊。字德輿。唐德宗時人。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謚宣公。(一三)兀然。不動貌。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

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忤不狙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_而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

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註音】（趨）趨都切

【釋義】（一）田樞密。名九。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舉進士甲科。補江陵推官。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言治邊十四事。保州之役。孔院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累擢觀文殿學士。（三）丹朱。堯子。（三）商均。舜子。（四）齊暇。舜父。（五）孟賁。謂孟軻韓愈。（七）遷固。謂司馬遷班固。（八）孫吳。謂孫臏吳起。（九）董生。名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一〇）董錯。漢文帝時官太子家令。有言邊事書及貴粟疏。（一一）賈生。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有治安策。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意。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緒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

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祿。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

京師憂大水。鋤六攫七奮築。列於兩河之壩。懸官日費千萬。傳呼勞閭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

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維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御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註音】(一) 體(音乘) 從典切 (二) 顯(音良) (三) 體(音釋) (四) 顯(音惠) (五) 顯(音又) (六) 顯(音千) (七) 顯(音鉅)

【釋義】(一) 韓滉字稚圭。相州人。為樞密使。(二) 太尉。秦漢官名。宋樞密使與太尉官相當。故稱樞密為太尉。(三) 賈誼。見前篇註。(四) 顯。稻田畦也。(五) 沼。池曰沼。小沼曰沚。(六) 匯。水之迴旋。(七) 潛。水所停也。(八) 殄。盡也。絕也。(九) 壞。即土灰也。(一〇) 壘。地名。有善射聲人。(一一) 壘。蟲行毒也。(一二) 擢。賈也。(一三) 四川。今四川省。(一四) 春具。(一五) 阡陌。路南北為阡。東西為陌。(一六) 鑿。無齒之祀。所以平地舉墁。(一七) 春。或上春。(一八) 環。河邊地。(一九) 關。側目相視貌。(二〇) 狄公。名青。字懷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時。每出入。士卒輒指目。至擁馬足不得行。(二一) 郭子儀。唐華州人。玄宗時。平安史。辟回紇。征吐蕃有功。封汾陽郡王。(二二) 李光弼。唐柳城人。平安史之亂。與郭汾陽齊名。代宗朝封臨淮郡王。(二三) 張用濟。為兵馬使。謀以精騎逐李光弼。不果行。光弼斫之。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維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

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帷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劍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之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

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徇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儼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徇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釋義】

(一) 漢昭，漢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

(二) 更始，猶言革新。

(三) 并帝，謂仁宗。

(四) 文景。

漢文帝。景帝。皆恭儉之主。(五)拂尺。禮檢之義。(六)墨子之說。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槨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七)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受學于曾子。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後世稱爲述聖。(八)華元厚葬其君。(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鄗有四阿。棺有翰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臣治頤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漢文葬於霸陵。漢文帝名恆。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崩。葬於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霸陵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其地在今陝西。(一〇)鮑旒。與鮑勉同。強勉也。(一一)高祖。唐開基之主。禪位次子世民。是爲太宗。太宗貞觀九年。高祖薨。葬獻陵。(一二)光武之陵。光武帝名秀。東漢中興之主。在位三十三年。先於二十六年作壽陵。棺不過二三頃。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取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註音】〔揅〕音博

【釋義】（一）厭服。〔左傳昭二十六年〕將以厭衆。〔前漢社部傳〕折衝厭衆。〔注〕厭者。壓也。鎮壓處難使之銷靡也。（二）比肩。謂肩相並也。（三）舉挺。〔孟子〕可使綽挺。〔註〕挺。杖也。（四）揅。手擊也。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然雖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文。通陰陽之變以爲

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巧。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音】(一)揲音舌(一)奇音偶(扚)音掛

【釋義】(一)觀天地句。【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幽微語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二)通陰陽句。【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三)考鬼神句。【易繫辭傳】辨吉凶者存乎辭。(四)灼荆句。灼。炙也。荆。荆枝。鑽。刺也。卜先以筮。灼以

續龜見〔史記龜策傳〕造。造，荆之處，物若木也。〔玉方功義〕曰：「可禮卜筮。」掌開龜之，四正。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月弓兆。〔三〕掛一六句，掛猶懸也。掛，殺之也。奇，零也。揚，勸也。古以管草之莖爲占筮之用，其法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於是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數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筮，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揚之。詳見〔筮儀〕。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取，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鷓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鷓，撤其堇，則酒肉之

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註音】（燭）音沈（薰）音盡（欲）音宏（壘）子六切

【釋義】（一）靡然。隨順之意。（二）燭。毒鳥。一名暈日。狀似鵝。紫黑色。赤喙黑目。頸長。好食菰。其羽甚細。飲之即死。見《蟲考》。（三）薰。毒藥。《淮南說林訓》。蠅蝱蝻人。傳以和薰。即愈。（四）隱隱欲欲。《法言問禮》。或問大樂。曰非雷非冕。隱隱欲欲。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

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入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其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

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註音】(一) 韻古，音字(韻)音樂(韻)呼德切(韻)音讀(樂)音老

臣聘于齊，燕室以行，申叔詭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其將竊妻以從者也。(二) 國風，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詩自關雎以下至狼狽，俱爲國風。凡十五篇。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

(三) 坊，變，美好貌。(四) 小雅，雅者，正也。詩有小雅大雅。鹿鳴以下至何草不黃，爲小雅。文王以下至召見，爲大雅。(五) 詭，詭，詭也。謔，謔也。痛怨也。(六) 潦，雨大貌。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

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讙讙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讙讙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

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註音】(一)菽音如(菽)音叔

【釋義】(一)忠之變入於賢二句。夏尚忠。商尚賢。周尚文。(二)太宰。牛也。(三)菽。豆也。(四)丹朱。商均。堯子曰丹朱。桀子曰商均。(五)萬方有罪四句。見《書湯誥》。(六)伊尹攝位。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自攝國政。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復迎歸于亳。(七)周公爲之。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王疑周公。周公避位居東。作鸛鳴之詩以貶王。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樂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

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下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

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釋義】 (一) 武王。名發。周開基之主。 (二) 成王。武王子。名誦。年十三嗣位爲君。 (三) 周公。名旦。文王子。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政。南面負辰。以朝諸侯。 (四) 平王。幽王子。名宜臼。幽王爲犬戎所殺。諸侯迎立之。東遷洛邑。

避六戎。是爲東周。(一)齊桓。桓公名小白。(二)晉文。文公名重耳。齊桓晉文。皆春秋時霸主。(七)遷國之史。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六

蘇洵明允著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詐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詐。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

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爲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註音】（橋）音橋（杙）音兀

【釋義】（一）橋杙。楚史名。孟子。楚之橋杙。蓋取託惡垂戒之義。（二）四凶。亂。亂。窮奇。橋杙。裝發。是謂四凶。（三）實錄。魏志。王肅。明帝曰。司馬遷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雖照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四）本局稽。藏髮。梁曰。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修春秋。始之以周禮。（五）遷固。司馬遷班固也。（六）王通字仲淹。隋開皇時人。居白雲。教授門人。房玄齡等百餘人。咸北面受王佐之遺。卒後門人諡曰文中子。所著有禮論元經讀詩禮書等。（七）陸長源。長源。持才傲物。軍中惡之。唐德宗十五年爲亂軍所殺。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

直而寬。其二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酈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酈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酈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二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鄆。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

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其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疆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註音】 按同敎（鄒）音韻（殺）音險（於）音元（殺）音帥

【釋義】（一）檇李。戰國楚之良將。（二）西戎。戰國韓邑。後屬趙。在今山西和順縣西北。（三）獫狁。戰國諸將。

魏馬融君。(四)即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謁沛公。說下陳留。號廣野君。(五)留侯。張良。(六)周勃。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封博侯。(七)王陵。漢沛人。高祖起沛。陵率衆數千人居南陽。後歸高祖封安國侯。(八)董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九)蘇秦。洛陽人。戰國時之縱橫家。(一〇)北宮伯子。漢孝文時寬臣。爲宦者。以愛人稱長者。(一一)張禹。漢之醇吏。杜陵人。拜御史大夫。(一二)鄧。周國名。別姓。子喬。春秋時城于莒。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八十里。(一三)蒙臯。春秋吳邑。故城在今安徽巢縣西北。(一四)黃池。在河南封丘縣南。(一五)橋李。在浙江嘉興縣西南七十里。(一六)潁水。同潁水。北狄名。(一七)句踐。春秋時越王。(一八)殺一等。猶言滅一等也。(一九)元始。漢平帝年號。(二〇)王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結平帝。篡天子位。廢漢。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鈞挾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訣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擬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尙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尙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黻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繪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

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褒貶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層層然曲紀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竇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曄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諫。曄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曄之列女。李善。王恽。以深仁厚義。曄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註音】(一)噫(胡豫切)(二)縹(音顯)

【釋義】(一)縹紗之縹。縹促縮者。卽今之縹紗。(二)縹緗。佛粗而厚之織物。縹。縹緗物之總名。(三)誠。司馬遷父。(四)李善。漢成紀人。字少卿。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五)彪。班固父。(六)剽。一

集韻。劉劫也。〔史記陸吏傳〕攻剽爲羣盜。〔三〕范曄。字蔚宗。仕宋爲祕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闢後漢書自爲一家之作。〔四〕陳壽。晉朝人。三國志爲壽所撰。〔五〕董宣。後漢圉人。字少平。〔六〕鄭衆。後漢鄭興子。字仲師。〔二〕呂融。後漢成臯人。字漢臣。〔三〕蔡琰。後漢蔡邕女。字文姬。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贖厥之歸。作胡笳十八拍。後再嫁董祀。嘗寫邕遺書呈操。文無遺誤。〔三〕李善。後漢涪陽人。字次孫。〔四〕王陸。後漢新都人。字少林。〔五〕賈武。後漢竇融玄孫。字游平。〔六〕何進。後漢宛人。字遂高。〔七〕張騫。漢漢中人。使西域有功。封博望侯。〔八〕班勇。後漢超少子。字宜僚。有父風。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

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註音】(道)音忌 (邯)音寒 (鄲)音單

【釋義】(一)六國。即齊楚燕趙韓魏。(二)燕。秦姓。丹謂燕太子丹。(三)荆。即荆軻。太子丹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王。因刺之。軻刺王未中。秦因伐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斬太子以獻。(四)李牧。趙之良將。以功封武安君。秦王嬴政趙。趙李牧禦之。秦多與趙鬪。張開金。使言牧欲反。趙遂殺牧。(五)邯鄲。今河北邯鄲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

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誚護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

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一七、黥布一八、盧縮一九，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註音〕〔噲〕音快〔噉〕音后切〔詭〕權去聲〔給〕音殆〔黥〕渠京切〔縮〕追板切〔推〕直造切
〔韓信〕〔一七〕陳平、陽武人，封曲逆侯。〔三〕張良，字子房，封留侯。〔四〕呂后，名雉，高帝后。〔五〕周勃，沛人，從高祖起兵，封絳侯。高祖病，謂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六〕呂后，名雉，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七〕監，武王封紂子武庚於股，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三叔以股叛。〔八〕魏父，武庚字。〔九〕惠帝，名盈，高帝子。〔一〇〕樊噲，沛人，爲呂后女弟須臾夫，封舞陽侯。帝病，或言噲當呂氏，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帝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不敢誅長安。至期，高帝已崩，呂后稱之。〔一一〕亞父，卽范增，佐羽而不終。〔一二〕項莊，羽之從弟，鴻門之宴，范增使項莊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入，詰責項羽。〔一三〕戚氏，卽戚夫人，高帝之姬，趙王如意之母。〔一四〕產，魏，呂后兄子，產封梁王，魏封趙王。〔一五〕董，見前樂論注。〔一六〕使其向在三句，高皇后呂氏八年，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驪嬰擊之，嬰與齊連和，時太尉勃不得主兵，歸而老病，其子寄與呂祿急，平勃使人劫而令寄始說祿，使祿歸將卽，太尉因得入北軍。〔一七〕韓信，淮陰人，始封楚王，後降爲淮陰侯，爲呂后所始，斬之長樂鐘室，並夷三族。〔一八〕黥布，本姓英，少時有人相曰：當刑而王，故改姓黥，以厲當之，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一九〕盧縮，豐人，與高祖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以擊燕王臧荼功，封燕王，後高帝疑之，乃亡入匈奴。〔二〇〕推埋，謂殺冢也。〔二一〕屠狗，噲會業屠狗。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

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

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釋義】(一) 蒞。蒞。戒慎也。(二) 轟。雷聲。(三) 齊威王。姓田。名因齊。始僭稱王。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百官荒亂。詩侯並侵。傳于髡說之以隱。王乃朝諸縣令長。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懼。還齊侵地。(四) 卽墨大夫。卽墨。今山東卽墨縣。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爲。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五) 阿大夫。阿。今山東東阿縣。威王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魯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春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由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

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殺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臨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躡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誠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註音】(龍)音海(聞)音宏(說)彼義切(逢)音尤

【釋義】(一)其說出於仲尼。孔子曰：處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隱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見《孔子家語》。(二)伍舉即椒舉。楚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展數月。乃大反前行。(三)茅焦。秦王政選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齊客茅焦請見。王欲烹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雖斧紂不至于是。今天下之士。無不爲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赴之。王悟。奮以上卿。(四)觸龍人名。《國策》作觸龍。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觸龍請見。始以己子托之。繼以送燕后之言動之。未乃言今趙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太后乃諾。按太后卽惠文王后。長安君乃其少子。(五)甘羅。甘茂孫。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羅見張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六)杜郵。杜在今陝西咸陽縣。卽郵亭。武安君白起行至杜郵。秦昭襄王賜之劍。起自殺。(七)兩賢王。謂陳餘張耳。(八)武臣。趙王名。初武臣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地。有斷發卒往見燕將曰：張耳陳餘與武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今囚趙王。兩君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而分爲二。燕將曰：張耳陳餘與武臣下趙數十城。田常欲作亂于齊。懼固高綽暴。故移兵以伐魯。子貢往說常曰：伐魯不如伐吳。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設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故曰不如伐吳。按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田常。田乞子。(九)武公。卽東周公。楚欲圍周。殺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爲殺君。然而殺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糜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一〇)項翼。楚王名。橫。(一一)魯連。卽魯仲連。齊人。魏欲帝秦。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爲帝。連往見衍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而紂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今秦舉皆萬乘之國。奈何欲從而帝之。卒就醢脯之地乎。(一二)田生。齊人。說張卿風。大臣語太后。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果封之。田生復說張卿曰：諸大臣未服呂產。不如封劉卬爲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太后然之。乃以劉卬爲瑯琊王。(一三)張卿。名澤。寺人。(一四)劉卬。齊桓從昆弟。(一五)朱建。楚人。時辟陽侯幸呂后。人或毀之于惠帝。帝欲誅之。建適謝孝惠。幸臣問卬曰：辟陽侯幸太后。君何不爲辟陽侯言于帝。帝環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貴富益倍矣。按閭闔。閭名。種。幼也。(一六)辟陽。隱名。今河北冀縣東南。寄食其封辟陽侯。(一七)鄒陽。齊人。梁王陰使人殺袁盎。景帝遣使覆察其事。鄒陽往說王信曰：長君弟得幸于上。長君誠爲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言之于帝。帝必解。(一八)長君。卽王信。景帝王后兄。(一九)梁王。卽梁孝王名武。(二〇)蘇秦。雒陽人。說韓王曰：彊曰。寧爲

雞口。毋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救盟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謂爲大王羞之。韓王接劍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奉秦。按惠王。卽韓宣惠王。(二)范雎。魏人。字叔。謂秦昭王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稱侯。極陽。華陽。不聞有王。臣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按昭王名稷。(三)鄧生。名食。其婦公至高陽。使人召鄧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乃輟洗而起。

(二)薛代。蘇秦弟。孟嘗君將入秦。薛代欲止之。謂孟嘗君曰。臣見有土偶人謂桃梗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澗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三)襄王。卽頃襄王。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奮其六翮。而凌滄風。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今王左州侯。右夏侯。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函塞之內。而投已乎函塞之外。按辛楚人。(四)龐璠。范陽人。齊悼惠王時。曾參爲相。璠往見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婚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參皆以爲上賓。(五)險說。不正也。(六)魏鄭公。魏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七)簡盜。姪開。諫楚不殺。爲桀所殺。(八)比干。紂諸父。嚮諫。爲紂剗心而死。(九)張儉。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後相秦。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更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

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取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未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註音】(一)音歌。(二)音蔡切。(三)音當。

【釋義】(一)擢與。畏怯之意。(二)臣下不正二句。墨。五刑之一。刺字於額。【書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宋避太祖諱。作正。(三)康莊。大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四)噤口。閉口也。(五)霍光。字子孟。以昌邑王荒淫。自太后廢之。并坐其臣以不諫誅之。按昌邑王名質。(六)讜言。直言也。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盪。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亂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亂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幸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糝。言周而發之。化爲龍。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

曰。覆之生也。無當無害。或者委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牟。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註音〕 (折)同欣 (佚)音遊 (魁)音乙 (禮)音因 (謀)摸回切 (諫)音釐

〔釋義〕 (一)鄭鳥。燕也。 (二)禮。懼祀也。 (三)毛公之傳詩。毛詩正義曰。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申會。申會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爽。荀爽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四)諫。古求子祭名。祀先謀之神也。 (五)鄭之箋。東漢鄭玄。字康成。取毛詩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註解。謂之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 (六)諫。疑沫也。 (七)鄭莊公寤生。見「左傳」。隱公元年。 (八)楚子文。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獻。謂虎為於菟。命之曰閭穀於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國亂人國者。願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願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閭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

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厚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註音〕〔繫〕知揖切〔繪〕音秋〔蘧〕音渠

〔釋義〕(一)管仲名夷吾。潁上人。(二)威公。即桓公。宋避欽宗諱。改桓作威。(三)豎刁。齊桓公幸臣。(四)易牙。桓公嬖人。名巫。善烹調。(五)開方。衛之公子。(六)五公子。公子武孟。孝公昭。昭公播。懿公商人。惠公元。(七)簡公。名壬。為田常所殺。(八)鮑叔。名牙。管仲因鮑叔之薦而得用。(九)四凶。〔書舜典〕。施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一〇)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見〔家語〕。(一一)仲之疾也。二句。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為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借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一二)薄冠相處。言潔其冠。將出而仕。(一三)繫繫也。(一四)文公。晉文公重耳也。(一五)靈公。名夷臯。晉文公孫。(一六)孝公。桓公子。即公子昭。為宋襄公所立。(一七)論鮑叔牙賓。胥無之為人。桓公問鮑叔何如。仲曰。鮑叔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險。實胥無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讎。(一八)史鮑。字子魚。衛大夫。(一九)蘧伯玉。名瑗。衛之賢人。(二〇)彌子瑕。衛靈公嬖人。(二一)身後之諫。史鮑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遺。置尸牆下。靈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靈公果進伯玉而退子瑕。(二二)蕭何一句。蕭何病。漢惠帝自臨視。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君。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

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九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陰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四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彘。^五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註音】 (疊)音運 (枝)音實 (眩)音炫 (垢)音苟 (澣)音緩 (懸)音咸
 【釋義】 (一)見微而知著。謂有先見預知之明也。(二)月。月四圍有昏氣也。(三)礎。礎。柱下石。柱礎生於日。 (四)山巨。巨。見王衍。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孽孽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巨。山濤字。(五)藪。藪。見盧杞。藪。藪。子儀。其。份。份。王。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盧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六)枝。害也。(七)求。貪也。(八)惠帝。名衷。晉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申毒而崩。(九)敗。惑也。(一〇)德宗。名珙。唐代宗子。在位二十五年。(一一)孔老。孔子老聃。(一二)夷齊。伯夷。叔齊。(一三)垢。不潔也。(一四)澣。濯衣垢也。(一五)懸。惡之藪于心者。(一六)豎刁。易牙。開方。見管仲論註。(一七)孫子。名武。有孫子兵書十三篇。(一八)藪。藪。威儀。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七

蘇洵明允著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尙。所尙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尙忠。商之尙質。周之尙文。視天下之功宜尙。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尙。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尙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

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致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莫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趨。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

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兇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縮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

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

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_{一四}斬刖_{一五}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_{一六}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註音〕(桓)音栗 (殷)音侵 (鼎)音越

〔釋義〕(一)周公爲之制禮。〔杜氏通典〕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二)賈誼說漢文帝。漢文帝初卽位。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爲後嗣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說讓未進也。(三)保。畏懼也。(四)畿。古稱天子所領之地曰畿。(五)散。爲郡縣。三代皆封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更號皇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自是封建廢而行郡縣制。(六)成康。周成王名。武王子。康王名。成王子。(七)駟。駟馬行疾也。(八)駟。傳。〔說文〕駟。健日傳。〔禮玉藻〕士曰傳。健之臣。〔註〕駟。傳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又古者以車駕馬乘詣京師。謂之傳車。(九)歲。金。增。增。歲幣之取。宋仁宗時。契丹屢擾邊。歲歷二年。富弼使契丹。議歲幣。互爭。歲幣二字。旣而帝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白溝。(一〇)威王。卽齊桓公。(一一)梁其家。二句。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疇闢。人民給。官

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誥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同。人民貧饑。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萊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二) 穉武。商陽周武王。(三) 桓文。齊桓公晉文公。(四) 煇格。紂得有蘇氏女。嬖之。乃重爲刑辟。焉股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燭。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繫之。足履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五) 斬刑。紂冬月。見早且涉水者。謂其足蹶耐寒。斲而視其髓。(六) 昆吾氏。(詩商頌) 昆吾夏桀。(註) 昆吾。因名。己姓。蓋夏桀時諸侯也。(七) 管仲之書。管仲名夷吾。相齊桓公。所著書名管子。(八) 文公。即晉文公。名重耳。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縢。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慷慨。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取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

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劍。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盪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入之情。勝則狂。狂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狂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狼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

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日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斂之而後固也。鷲鳥五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六。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六。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六。河朔有王則之變五。嶺南有智高之亂三。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不以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呀。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說。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尙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

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牟祐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其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

頭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敝。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註音〕(一)竊(音約)(二)愾(音欺)(三)愾(音弁)(四)同竊

〔釋義〕(一)北胡騎恣謂契丹也。(二)歲盡金縷。見上審勢篇註。(三)西羌之變。謂趙元昊連年用兵。屢寇邊境。(四)出不遜語。趙元昊答范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五)鋒鏑。兵刃爲鋒。箭鏃爲鏑。(六)愾然。不滿意也。(七)匈奴之強二句。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八)劉項戰奪。劉卽漢高祖劉邦。項謂楚王項羽。(九)愾然。奄忽也。(一〇)晉瑯荷一時之利三句。唐廢帝情泰三年。被瑯令秦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是年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仍歲輸帛三十萬匹。(一一)孺子繼立二句。孺子。謂晉出帝。名重貴。在位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廢帝以歸。(一二)景德。宋真宗年號。(一三)狃也。習也。言習慣而不以爲意也。(一四)恐。小蛇也。(一五)鷲鳥。鳥類之凶猛者。(一六)匿其壯士。健馬。漢高帝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視之。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一七)閭闔。之入楚句。初蔡侯嫁朝楚。楚令尹子常不加禮而求賂。蔡侯怒之。以其子爲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吳

王闓闔與蔡侯唐伐楚。子常禦之。二師陳於柏舉。闓闔之弟夫麇王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師及郢。楚子出奔於隨。吳人入郢。處于其宮。(一)勾踐之入吳句。周元王三年。越勾踐伐吳。滅之。吳王自殺。(二)元吳之叛。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三)王則之變。仁宗慶歷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四)智高之亂。宋仁宗皇祐元年九月。廣源州蠻僞智高反。寇邕州。(五)信越布槍皆殺死。高帝十一年正月。呂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二月。梁王彭越廢。徙蜀。三月。殺之。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隨其肉以賜諸侯。黥布大恐。發兵反。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藪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殺之。又燕王盧縮謀反。帝特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縮亡入匈奴。(三)黃屋。天子之車也。(四)容與。閒暇自得之貌。(五)屬籍。謂創諸侯地也。漢景帝二年。屬籍奏高帝封之庶孽。分天下。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縣等語。(三)七國。吳王濞。膠西王卬。濟南王卬。齊王卬。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三)赤壁之戰。漢獻帝十三年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初。操遣權書有云。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譏迎操。時周瑜自番陽奉使回。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二)周瑜。字公瑾。有文武籌略。仕吳。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蒙字子明。仕吳。拜偏將軍。(二)伐吳之役。晉羊祜上疏請伐吳。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苟勳獨執尤以爲不可。祜歎曰。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三)羊祜。字叔子。晉南陽人。官至征南大將軍。華字茂先。晉方城人。武帝時拜中書令。(三)韓許公。名弘。滑州匡縣人。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爲宣武節度使。(三)李師古。忌公嚴整。事詳通鑑。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識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

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蹀躞。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願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

下。掌餼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律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註音〕〔俸〕音謀

〔釋義〕(一)俸。齊等也。均也。(二)武帝視大將軍二句。漢武帝時。衛青爲大將軍。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廁。牀邊側也。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三)李廣利。漢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旋封海西侯。(四)離席起立。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故丞相提。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五)長太息。賈誼上文帝疏。

有可爲長大惠者此也云云。(六)周勃。漢文帝四年。下絳侯周勃廷獄。既而赦之。(七)伊尹。名摯。商之賢相。(八)太公。卽呂尙。字子牙。佐武王滅紂。尊爲師尙父。(九)不冠見平倅侯。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倅侯。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一〇)石慶。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子孫皆以孝謹聞。及武帝時。趙主王諷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建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悉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蘇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

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餓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

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註音】(給)音解(福)音通(勤)音續

【釋義】(一)韓濞。馬絡頭。潁馬。置牛角塔之木。防其觸人。(二)騶驩。千里馬也。(三)廉陽。方正也。(四)衛名青。字仲卿。平陽人。封長平侯。(五)霍名去病。衛青姊子。封冠軍侯。(六)趙充國。字翁孫。封營平侯。(七)李陵。字藥師。三原人。封衛國公。(八)李勣。字稚功。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封英國公。(九)彭越。初專刊。歸漢。封梁王。(一〇)薛萬徹。與兄萬均。弟萬備。俱以霸功顯。(一一)侯君集。三水人。封洛國公。後以謀叛誅。(一二)威彥師。舉辛勞有功。封葛國公。(一三)閼馬關。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一四)滕公。姓夏侯。名嬰。從高祖入蜀。定三秦。文帝時封東陽侯。(一五)灌嬰。睢陽人。從高帝有功。封穎陰侯。(一六)蒯通。本名徹。以避武帝諱改通。以相人術說韓信。信自以功多。漢終不負我辭之。遂辭去。(一七)武涉。項羽使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不從。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子子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

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以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謹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倏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檄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矩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二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

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雜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入讒之中。猶有曰讒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讒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爲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積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註音】(懲) 孔羽切 (撥) 音亦 (攝) 讀如幹 (酬) 音照 (備) 音揚 (撤) 音捷 (賞) 音世

【釋義】(一) 備。小惠貌。(二) 子。孤立貌。(三) 子。孤立貌。(三) 片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朱註。片言。半言也。(四)

羽。於撥文上插羽。欲其急行如飛。即羽書也。(五) 撥。讀上聲。振。拔也。(孟子)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

韻故三韻。四韻能。五韻功。六韻貴。七韻勳。八韻寶。(一)九貴。錢放也。(二)刀筆吏。史記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後因陰學管公。隨之書吏。爲刀筆吏。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粟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遠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

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註音】（讀）音豆（旆）音飾（饗）音朔（恒）多音切（冒）音墨（頓）音毒

【釋義】（一）石昌言，名揚休，宋眉州人，少孤，力學，舉進士，官工部郎中，嘗使契丹，感寇尋，得風痺疾。（二）狎，近也，習也。（三）句讀，句中有停頓處曰讀。（四）摧折，猶折節也，言頓改其舊所爲也。（五）長安，古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六）兩制，（宋史）翰林爲內制，中書爲外制。（七）旌，猶旗之旗也。（八）折衝，拒敵也。（九）彭任，字有節，宋岳池人，慶曆初，富弼使契丹，歲歲節，任與偕行。（一〇）富公，謂富弼。（一一）驛亭，舊時驛傳停止之所，亦稱驛亭，即高平之驛站也。（一二）介馬，馬之披甲者。（一三）築，示也。（一四）恒，驚懼也。（一五）掉，搖也。（一六）孝表君，漢劉歆封奉春君。（一七）冒頓，單于名。（一八）平城之役，漢高祖擊韓王信，兵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七日圍乃解，平城，今山西大同縣。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

蘇倫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謫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譖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伸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註音】(衰)音崔

【釋義】(一)高隱。顛頭有天下之號也。其地卽今河南杞縣高陽城。(二)萋延。言如萋生之草。延綿不絕也。(三)神龍。唐武后年號。(四)味。唐樂城人。武后時爲宰相。(五)眉州。今四川眉山縣。(六)油然。威貌。《孟子》天油然作雲。(七)衰。衰服也。生麻布製旁及下旁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八)緦麻。五服之一。衰服之最輕者。三月而除。製用細麻布。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

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欬。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鎗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漣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媚媚。闈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許音】(鼓)音敢(巖)乙雞切(纓)音尋(僚)音瑤(芃)音蓬(廡)音武
 【釋義】(一)張益州。宋時南京人。字安道。官益州刺史。(二)至和。宋仁宗年號。(三)淨衆寺。一名萬福寺。在成都陝西北。(四)說。不平也。(五)油然。和雜貌。(六)駢。猶是也。語助詞。(七)鏗。斫木之具。(八)屬。托付也。(九)暨。果政貌。(一〇)于于。自足貌。(一一)條。枝落也。(一二)駢。並茂也。(一三)鏗。鼓聲。平和不暴怒也。(一四)媚媚。美好也。(一五)閑閑。自得之貌。(一六)哇哇。小兒啼也。(一七)芃芃。美盛貌。(一八)倉庾。藏穀之處。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一九)崇崇。峻大貌。(二〇)廡。堂下周屋。亦謂之廡。

木假山記

本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碎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泊沒於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

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續。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二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葉而不瘍。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一峯。一峯者。莊栗刻嶒。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註音】(繼)音貪(暫)五結切(嶺)音凌(岌)魚及切

【釋義】(一)葉。萌芽也。(二)葉。短折曰葉。(三)拱。兩手合持爲拱。(四)天。謂天折不盡天年也。(五)湍沙。沙隨水急流也。(六)暫。侵餘也。(七)嶺。水崖。(八)魁岸踞肆。魁字。體貌雄壯也。踞。盤踞也。肆。猶放恣也。(九)莊栗刻嶒。嶒。莊謂容貌端嚴也。栗。謹敬也。刻嶒。深切之義。(一〇)岌然。山高貌。【爾雅】小山岌。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大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於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滄溟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敷。其亂如霧。紛紛鬱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於滄海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走如猷。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喚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註音】(蛇)讀若移(窺)烏九切(疑)音延(巖)音斛(磅)音榜(纒)音泊(軋)音扎(堪)音銀

【釋義】(一)換其羣元吉。呂覽云。換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換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三)淵然止貌。(二)停滯。水流貌。(四)澁澁。威貌。(五)險。無障也。言水曰險。(六)紆餘委蛇。紆餘。言曲而曠也。委蛇。自得之貌。(七)坳坳。屈曲之狀。(八)滄漣。風行水上成文之象。(九)縹微絲也。(一〇)旋辟。猶逡巡也。(一一)戲。綉紗曰戲。(一二)紛紜。擾擾也。亂也。鬱滯也。擾亂也。(一三)磅礫。不塞也。(一四)綯。水聲。(一五)軋。勢相傾也。(一六)綯。猶纏綿也。(一七)無垠。無邊際也。(一八)鎮。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一九)膠辰。邪曲也。(二〇)燧。東訖爲炬。燧。督則燧之。燧主。君。燧。主。夜。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軾。是軾者禍福之間。軾乎。吾知免矣。

【說音】(輻)音福。(軾)止忍切。

【釋義】(一)輪輻。輪。車也。輻。輪中直木。內轆于轆。外入于牙者。(二)蓋軾。蓋。車蓋。軾。車後橫木。(三)軾。車前橫木。(四)轍。軌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八

蘇軾子瞻著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阜^阜隸^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

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有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經類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

樂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竊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學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譏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註音】(皂)音挫(扶)音決

【釋義】(一)皂。黜役也。(二)慶曆。宋仁宗年號。(三)九年大成。《禮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四)箇不率教者三句。見《禮記·王制》。(五)國封。試卷上姓名籍貫。用紙封固。謂之彌封。所以防通榜之弊。(六)帖墨。慶曆四年。詔書云。三場先策。次詩賦。通考焉。去取而罷。帖經。通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七)菲食。薄食也。(八)楊億。字大年。浦城人。雍熙中。試中章科。一賦二詩。頃刻而成。擢中書。再試。除正字。後。賜進士。兩為翰林學士。(九)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遂召為國子監直講。仁宗幸太學。賜五品服。(一〇)石介。字守道。兗州人。號徂徠先生。慶曆中。擢太子中允。所著有唐書劄錄。(一一)扶。搯也。別也。謂摘取而出之也。(一二)賊。誅也。(一三)通榜。唐時科舉。不問試藝高下。專取知名之士。謂之通榜。(一四)中葉。中世也。(一五)回。邪也。(一六)良二千石。《漢書·宣帝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太守。傳也。(一七)王衍。字夷甫。晉王戎從弟。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不理。累遷至司徒。護東海王越喪。回。旋被石勒所害。(一八)老莊。老子莊子。一書。(一九)南嶺。漢劉曜陷長安。晉愍帝出降。瑯琊王琨之子睿。即位於建康。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南嶺。謂由長安至建康也。(二〇)王綽。唐代宗廣德二年。以王綽同平章事。綽字夏卿。太原人。初代宗好祭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綽尤甚。代宗嘗於法中飯僧百餘人。縉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禮之。縉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鄴監。西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事上

多設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矣。(三)大歷。代宗年號。(三)子貢。春秋衛人。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賚。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

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後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憤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圃。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

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帝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註音】(壽)音獨(權)吉嶽切(鵠)音交(鵠)音精(蓋)音祿

【釋義】(一)直。物價曰直。(北史齊景思王傳)食雞羹何不遺他價直也。(三)二盛。謂大皇太后皇太后也。

(三)息。出錢生子曰息。(四)譏。譏怨之言也。(五)權。稅也。(六)大司農。即後世之戶部。現今之財政部。國家財政機關也。(七)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八)涼州。今甘肅省地。(九)調。李大亮獻其名歷。(唐書)

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謂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改過。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嘆。不能自己。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一〇)鵠。鵠鵠水鳥。大如鳧。高脚長喙。頭有紅毛冠。舉翼青。甚有文彩。俗稱芙蓉。開元中。明皇帝遣中官往江南採

捕鵠鵠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鵠鵠鵠鵠易足爲也。(一一)又今益州三句。(唐書李德裕傳)皇甫詢。字仲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簫子。益州鼓頰不奉詔。帝不加罪。(一二)李德裕。唐贊皇人。吉甫之子。居相位六年。進太尉。封衛國公。(一三)詔。詔造銀盃子。狀具。(唐書)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狀具。德裕言。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願詔宰相。證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

叛人。不斂怨。則前數感可遵承。不報。按檢匣小者曰盃。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鈇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

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會不時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如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致。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

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

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此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失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可以與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與。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於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鬪戰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環、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

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向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糞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酌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黜。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

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浙江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躡蹠，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屬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以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

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二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七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五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

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
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
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
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
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
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
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
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復。晉武既平吳。何會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
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
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
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
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
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
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
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

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教。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遽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剛致撓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

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况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饒

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_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靜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_三。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竊其任委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

譁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二二}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陛下能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猶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

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_{二九}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會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笑談。使臣所獻_{三〇}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

道敗。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誅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愛懼之至。

【註音】 (魁)音檢 (啟)音夏 (環)音影 (贈)音存 (鷓)音癡 (趣)趨玉切 (旭)烏光切 (犛)牛交切 (鑄)音朔 (額)戶感切

【釋義】 (一)熙寧。宋神宗年號。(二)買鹽。神宗於上元徹市所鹽。且令捐價。(三)席藁。藁。禾稈。(史記)應侯席藁請罪。(四)鉄鏡。古有九錫之典。鉄鏡其一。諸侯受鉄鏡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鉄鏡。(五)道。造也。(六)子產。春秋時鄭之賢相。(七)焚載書。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襄)下同。(八)路伯石。子產為政。畏伯石作亂。以賂邑而安其心。(九)商鞅。衛公子。名鞅。相秦。封於商。(一〇)章裂。以四股及首。繫於五車。駟馬而裂其尸。商鞅相秦變法。刑及太子傅等。孝公卒。致置車裂之刑。(一一)宋襄公。讓公治兵。不鼓不成列。不重賈。不禽二毛。(一二)田常。齊大夫。專國政。然其先常施德於民。

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重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珠。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一〇)中行說。魏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饋事告之。(一一)趙括。趙奢子。括少讀兵書。與奢言。奢不謂然。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必矣。後果爲秦師所敗。(一二)李信。秦將。易楚事未詳。(一三)龐錯。錯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自給所言不用。疾錯。唱血死。後錯繼削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一四)聶牙。聶牙。辭不易也。(魏文)周詒殷璽。詒屈聶牙。此作詭語解。(一五)權彊。三司文字。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允以提先補官。(一六)指鹿。趙高欲爲亂。指鹿爲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謀。羣臣無敢言者。(一七)問鼎。楚莊王觀兵周疆。使至周問鼎。有竊竊周室之意。見〔左宣〕。(一八)計省。即三司。(一九)建隆。太祖年號。(二〇)而無官長。許其風聞言事。不必顯應官長之大小也。(二一)稱親之難。英宗爲濮王子。立後。繼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二二)孫寶。漢人。字子嚴。爲大司農。朝廷稱恭。功德。寶稱非之。坐免。(二三)王導。字茂弘。晉相。(二四)王述。字濟祖。歷官將軍。尚書令。(二五)任子。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二六)周昌。漢高帝時爲御史大夫。(二七)劉毅。故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廬。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二八)首違句。軾因譏賈謩。與王安石相忤。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海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澣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煥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絃。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

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空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錮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

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隱。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註音〕〔陪〕許偉切〔漢〕音喚〔紗〕音鈔

〔釋義〕(一)益或於焉。見書大禹謨。(二)仲虺言揚之德。見書仲虺之誥。(三)秦穆。喪師於殽。見書秦誓。

〔四〕立條例司。神宗熙寧二年。以王安石領其事。又以章惇爲二司條例官。(五)擅青苗使。初陳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寇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隨度麥草之息。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慮有餘糧。至熙寧二年九月。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北京東淮南三路著行。(六)助及學。宋史食貨志。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皆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七)行均輸法。熙寧二年六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

辭者。得以便宜。詔買。而輸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綏。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行於大略。期內。蘇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饑者多言。非便。帝不聽。(八)大賚。〔書〕周有大賚。〔註〕賚。予也。(九)煠。散也。(一〇)鈔。反也。(一一)秦禁。挾書。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一二)勝。廣。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皆秦二世時。揭竿而起者。(一三)板蕩。〔詩大雅〕上帝板板。傳云。板板。反也。又蕩蕩。上帝。註。蕩蕩。法度。蕩蕩。貌。板蕩。二詩。均。譬亂世也。(一四)土崩。土崩。瓦解。言國家危殆也。(一五)抑配。抑。勒而分配之也。凡。苛于人民。募。捐。雇役。等事。非所本。願而強。賑之曰。抑配。(一六)賈充。用事。賈充。發。魏主。髦。晉武帝。卽位後。充。擅。擅用事。官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辭與充。爭言。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十九

蘇軾子瞻著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施，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

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費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費面。反覆熟讀。如與費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註音】(復)音麥。(寬)音荒。(闕)通關。

【釋義】(一)空疏。言胸無實學也。(二)備員講。備員所以備充人數之不足。該詞也。講說。皆官名。侍講侍讀也。時東坡爲翰林學士。與臣希哲范祖禹同進爲講讀之官。(三)聖明天縱。縱猶肆也。言帝德之聰明。天不爲限量也。(四)唐宰相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又中宏詞拔萃。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帝呼爲陸先生而不名。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朝論諒益切。一本於仁義。卒謚宣公。所著有奏議翰苑文集。(五)王佐。謂王者之佐也。(六)帝師。謂帝王之師也。(七)子房。張良字子房。漢高祖臣。(八)賈誼。洛陽人。漢文帝臣。(九)德宗。名旻。代宗之子。(一〇)齊肅。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一一)貞觀。唐太宗年號。(一二)西園。衙署也。(一三)契。合也。(一四)馮唐。趙頗牧之賢。馮唐。懷安陵人。文帝時爲中郎署長。時匈奴方入寇。文帝問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向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愛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帝怒讓唐。唐曰。古王者之置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李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強。今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犯。坐上功。首虜塞六級。即削其爵。由此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會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一五)魏相條。魏董之對。魏相漢定陶人。宣帝時爲丞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董仲舒翟錯等所言。請勉行之。(一六)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也。(一七)三史。史記及前後漢書也。(一八)文辭。不修達也。(一九)饋。餽所以。故凡足以爲前知反省之助者。皆曰饋。饋。(二〇)坐隅。坐位之邊側也。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

蘇軾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卽戒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萑門主寶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侵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能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己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及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無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摧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賊。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

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無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有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使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註音〕(賤)音求。(賒)音奢。(屬)去聲。同韻。

〔釋義〕(一)卽戒。猶言用兵也。(二)千鈞。三十斤爲鈞。(三)文符。官書也。(四)白圭。《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樂榷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五)猶頓。春秋時魯人。用鹽起家。富比王侯。世所謂陶朱。猶頓之富也。(六)華門圭竇。《禮記修行》華門圭竇。蓋戶竇。皆言貧也。(七)蠶食。猶言蠶之食桑。以喻發吏之侵吞也。(八)賤。《說文》以財枉法相謝也。(九)除。買物緩價其價曰除。(一〇)杭州。今浙江會。〔一〕潁州。今安徽阜陽縣其舊治。(二)揚州。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三)枷。項械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

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書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弁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槍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言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僿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勳。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

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安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怨。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搬出廳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取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試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

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註音〕(俊)同倍(頓)之乙切

〔釋義〕(一)治平。宋英宗年號。(二)韓琦。宋安陽人。字稚圭。仁宗時為陝西經略。討討使。後為相。封魏國公。(三)王安石。宋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神宗時為相。號荆國公。(四)二帝。謂英宗神宗。(五)諍問。指責問也。(六)謝景溫。曾出死力。(宋史蘇軾本傳)軾見安石發神宗以獨斷專任。因欲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持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管仲而霸。燕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七)丁愛。英宗治平三年。蘇軾在京師直史館。丁父蘇洵憂扶護歸蜀。(八)李定何正言二句。(軾本傳)能知潮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據其表語。並謀尊所為詩。以為訕謗。遽貶軾。欲置之死。軾諫久之不伏。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九)就滿州進軍。本傳云。元豐二年。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壽。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攝。(十)揚子江。即長江。(十一)差雇利害。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僦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虛使之。多致破產。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輸與其運。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排歛民財。十室九空。欲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當在官。不得專力於廢。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也。(十二)索法程頤之好。河南處士程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薦薦不起。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十三)臺諫言臣者數四。軾自杭州召還。待御史賈易勳。軾元豐末。在揚州開先帝廟。代作詩及草。臣惠卿制。皆諱總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鼎錫亦繼之。元祐七年。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指斥先帝。其弟諱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十四)曖昧。不明之狀。(十五)二聖。謂哲宗及太皇太后。(十六)柳下惠。春秋時魯人。居柳下。諱曰惠。孟子稱為聖之和。(十七)頓。頓挫也。奔也。古行刑之具。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者也。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愆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狄山之不容也。

【釋疑】(一)狄山句。漢武帝元狩四年。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請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處若湯乃詐處。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豈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震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二)武帝。名徹。景帝之子。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註音】(砥)音紙。(礪)音例。(管)音翰。

【釋疑】(一)砥礪。皆磨刀石也。引申之。為磨練之義。(二)雷同。相同也。(三)王章。字仲卿。漢成帝時為京兆

蘇軾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尹。固直敢言。雖爲王厲所舉。不親蒞之。(四)朱雲。漢魯人。成帝時。安昌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故禮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雲曰。臣願與。命書載禹。斷侯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五)章死。王章因日食上封事。言日食之咎。皆王鳳專權。閉主之過。鳳聞之。使尙書劾章。竟致之死。(六)張禹。漢河內軹人。字子文。成帝時爲相。帝浸王氏。嘗問禹。禹以己老子孫弱。不敢直言。朱雲目爲佞臣。(七)孔光。字子夏。歷漢成哀平三朝。仕至御史大夫。賜璽書杖。(八)王莽。孝元皇后之姪。初封新都侯。殺漢平帝。廢孺子嬰。篡漢。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九)斗筲。《論語》斗筲之人。斗。量名。筲。竹器。(一〇)穿窬。《論語》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謂穿竊壁而入人家竊財物也。(一一)開元。唐玄宗年號。(一二)張九齡。字子壽。七歲能屬文。後擢進士。遷左拾遺。初張守珪斬契丹王區粟及可突。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不任其職可乎。昔曰。誰名與。器。人君所司。不可假人。守珪譴破契丹。即以爲相。若意然突厥。將以何官賞之。帝不能奪。(一三)稜山之說。初稜山失律喪師。守珪欲錄之。玄宗惜其才。特命宥之。九齡固爭曰。稜山貌有才。不殺必爲患。上不從。稜山叛。上幸瑯。思九齡先見之明。爲之流涕。遣使往曲江祭之。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罍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

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註音〕(綱)之乙切(髓)音癡(慙)音妹(玷)音陟(磨)同磨(髓)音吾(蒙)音歷

〔釋義〕(一)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二)潘紳。謂插笏帶間也。古之仕者垂紳紱。故稱官族曰潘紳。(三)試守三州。神宗熙寧四年。試乞外任除通判杭州。七年五月。移守密州。十年知河中府。旋改知徐州。(四)斧鑕。古時刑具。(五)兩觀。宮庭外懸掛法令之處。(六)鑿前礎。左傳文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魘魅。(註)鑿礎。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七)三危。山名。〔書經〕實三苗於三危。(八)隱。隱。摩也。龍風類。(九)樽。樽。不材之木。(一〇)愆。過失也。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賦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以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鑕。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五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惘悔六。許以甄收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俱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忻千載之逢。掩面向朝。不忍一夫之位。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

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註音】(線)音線(線)同(線)音線

人之案也。(一)章狂治今河南臨沙縣。(二)兄弟句。謂與弟繼可登科第。(三)斧鏡。古時刑具。(四)鐵線。繫罪日日斷。又日斷。(五)堯仁。史贊堯之詞曰。其仁如天。(六)冠結綬。漢貢禹字少翁。元帝朝官御史大夫。與王吉相友善。世言王鬪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二)尚口乃窮。易經困卦。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會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婦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甯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釋義】(一)三黜。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註)黜。退也。(三)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讎。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

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覯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與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會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構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集。罪惡漬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

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一)。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二)雖。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三)。以來聽候朝旨。

〔註音〕(一)觀(音業)(業)音非(福)音福

〔釋義〕(二)管州。治今江蘇武進縣。(三)觀。實罰也。(四)葵藿之心。〔魏志〕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終向之者誠也。(五)狂狷。〔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五)量移。汝州。

〔宋史本傳〕神宗。毅有意復職。轉為管路者沮之。遂手札移職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益。閱歲。處深。人才實繁。不忍放棄。軾未至。俄。上書自言。軾。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六)桑榆。陰晚年也。(七)宜與照。屬江蘇省。

〔二〕館。厚祿。(三)在徐州。〔宋史本傳〕徙至徐州。河決曹村。乞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墮于城下。墮不時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啗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盜賊。吾儕小人。當效命。卒其徒持斧鑿以出。築東南長隄。首建戲馬臺。尾為千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二)沂州。治今山東蘭山縣。

(二)涇埃。喻微末也。(三)副漚。附離橋臺。(三)三樂。〔孟子〕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四)犬馬蓋。〔禮記〕微雖不棄。為埋馬也。微蓋不棄。為埋狗也。(五)南京。即今之河南商邱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讖之人。冥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醜。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二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始終。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智勇。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_二。章惇造釁於橫山_三。熊本發難於滄瀟_四。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_五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_三。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

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_三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哭慟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高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_三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註音】(一)世(音突)(谷)音欲(禪)音魂(觀)女六切(靈)音盧(混)音叨(觀)音杜(觀)力轉切

【釋義】(一)建元。漢武帝年號。(二)蚩尤旗。星名。晉書天文志。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三)辰太子。漢

武帝太子。名據。(四)巫蠱。巫以邪術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宮。敬美人解厄。埋木人於地而詛之。帝病。發人江

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辰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懼舉兵反。收充斬之。尋自殺。發壺關三老白其

寃。族充死。(五)隋文帝。姓楊名堅。(六)楊帝。文帝子名廣。(七)突厥。唐外夷名。奄有漠北。今土耳其。亦其遺種。

(八)高昌。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吐魯番地。(九)吐谷渾。唐外夷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其故地。(一〇)遼東。高

麗居遼水之東。太宗會征之。(一一)武氏三句。武后殺唐宗室殆盡。(一二)觀。敗也。(一三)元昊。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

姓趙。趙明之子。(一四)延安。今陝西膚施縣東。(一五)涇原。今陝西涇陽縣。(一六)隴。宋州名。屬河東路。今陝西神木縣

北。(一七)蔚。宋州名。屬河東路。今陝西府谷縣北。(一八)鄜州。指中書省諸臣。(一九)溫臣。指溫密院諸臣。(二〇)薛向。字

師正。工計算。歷主邊事。(二一)橫山。在陝西省。(二二)韓終。字子華。開幕府延安時。用知青澗城神譚策。欲取橫山。既

敗。溫兀。又冒等築塔寧堡。謂發騷然。(二三)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安石引之為相。安石開邊聲。升之附會之。(二四)

呂公孫。字寶臣。夷簡子。官終秦鳳帥。無附會用兵事。(二五)寶元。慶曆並宋仁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師屢敗。(二六)

盱眙。言盱眙也。(二七)王韶。字子純。德安人。長思立之敗。朝廷議棄熙河。韶乃直扣定案。破維河。斷夏國

通路。進臨寧州。先時征知援。韶拔柵去。按熙州河州。在今甘肅。(二八)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

紅羅。命為湖南北察訪使。惇遣李資。資敗。紹以三路兵。平懿治熙州。以蠻方接潭之梅山。

隘。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伏。按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二九)熊本。本字伯溫。番禺人。諱川。羅舉夷叛。本

以計致百餘人。梟之。諱川。逐相陰會於相。陰降之。滄州南川。源木斗。本進兵緬甸。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

百里以降。按險。今四川巴縣。今代。沈起。代蕭注守桂州。安言密受旨。擅令驛吏入溪洞。禁止交人

入州。懸買易。交趾入寇。起。命劉舜代之。以守。演日。絕其表。晚。交人乃遠。臨。白。欽。四州。起。字。典。宗。明。州。鄉

人。諱。字。教。中。福州。人。(三〇)李憲。二句。憲。宦。官。官。照。河。經。淳。安。撫。司。劉。摯。論。其。貪。功。生。事。頃。兵。以。城。還。州。被。洗。罪。北

周。置。今。為。臨。潭。縣。(三一)南。郊。句。郊。祭。天。之。名。宋。代。郊。祭。費。賜。用。繁。亦。病。國。之。一。(三二)滄。廣。秦。二。世。時。陳。勝。吳。廣。首

為。倡。亂。而。六。國。並。起。(三三)壘。楚。杖。刑。也。(三四)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縣。漢。高。被。囚。奴。圍。於。此。(三五)西。城。二。句。漢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恐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顯得都護。帝報曰。今使者來兵。未能得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等復附匈奴。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

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下濶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註音〕(鷓)支馬切(消)極身切(葭)音嘉(莩)音孚

〔釋義〕(一)季孫。名行父。春秋魯大夫。(二)鷓。鷓鴣。似鶴。常舉鳩餽燕雀食之。(三)該。揚州。戴長樂上書告光祿勳楊惲。惲望爲妖言。上免爲庶人。惲報孫會宗書有過大行虧等語。時日食。佐成告惲。惲嘗所致。得與會宗書。上版斬之。(四)殺劉洎。紅陵人。字思道。貞觀中爲尚書右丞。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及帝征遼東。詔兼左庶子。輸皇太子監國。與褚遂良不相能。帝還。爲遂良誣奏。賜死。洎子訟其父爲褚遂良所譖而死。樂彥璋曰。洎自比伊霍。不能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盜賊。(五)市虎。成於三人。韓非子云。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今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願王察之。(六)投杼。起於累至。戰國策。甘茂曰。魯人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會參殺人。母織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懼。投杼踰垣而走。(七)晉王尊。晉司徒王尊。王敦之從弟也。敦作亂。尊見元帝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近出

臣族。帝曰。方寄卿百畝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王尊大義。誠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一) 崔造。造字玄宰。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營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瓊。貞元初。德宗謂造敢言能立事。擢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源休同平章事。休勸泚誅宗室以絕人望。泚凡七十七人。(二) 陵。李。蘆中薄服也。〔漢書〕今蔡臣非有葭葦之親。言其至薄也。後稱成族爲葭葦。本此。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下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隨。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

漢周使夫堯舜二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二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釋義】(一)堯。帝堯陶唐氏。(二)舜。堯禪位於舜爲有虞氏。(三)夏。舜禪位於禹爲夏。(四)商。成湯伐夏桀放之于南巢。湯踐天子位于亳。楚國號曰商。(五)周。武王伐紂紂自縊死。王卽位。國號周。(六)秦。秦王政。滅六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政卽皇帝位。國號秦。(七)漢。劉邦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卽皇帝位。國號漢。(八)晉。馬司炎與魏稱帝。都洛陽。國號晉。(九)隋。楊堅襲封隋公。進爵爲王。遂篡周。尋滅陳。南北爲一。國號隋。都長安。(一〇)唐。李淵仕隋爲太原留守。進爵爲王。尋卽皇帝位。國號唐。都長安。以上皆正統之聽其自得者。(一一)魏。魏文帝曹丕。爲漢長子。漢獻帝二十五年。禪位於丕。改元黃初。(一二)梁。梁大祖朱溫。初從黃巢爲盜。降唐。賜名全忠。旋封梁王。唐昭宣帝禪位於梁。(一三)後唐。李存勖滅梁稱帝。國號唐。(一四)晉。石敬瑭起兵。僭唐。受契丹冊命。卽皇帝位。(一五)漢。劉知遠初仕晉。封北平王。因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卽帝位。(一六)周。郭威佐漢爲樞密使。尋篡契丹。爲衆所推。自立爲帝。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

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

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六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愧於魏晉梁焉。

〔釋義〕（一）歐陽子，即歐陽修。（二）章子，名望之，字表民，官至光祿寺丞。（三）五代，即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四）篡，妄也。竊也。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一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以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可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鯀。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

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釋義】（一）誓。誓。舜。舜父名。（二）誓。禹父名。（三）湯。武王伯禽。湯誓師伐夏曰湯誓。武王誓師伐商曰泰誓。伯禽周公。封於魯。秦穆公爲春秋五霸之一。所作秦誓。詩書經終篇。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

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瘻。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譏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損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註音】(一)癭。庚項切。

【釋義】(一)竇武。即竇植子。其入晉陽以叛者。因范氏中行氏之仇之也。均以私怨。文引此事欠當。(二)晉陽。今山西臨汾縣。(三)桓。桓靈也。(四)桓靈。桓名志。靈名宏。(五)獻帝。名協。(六)竇武。字遊平。靈帝時與陳蕃奏請宦者。爲曹節等所殺。(七)何進。短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詔盡誅之。爲宦官張讓等所知。俟進出斬之。(八)袁紹。字本初。進既被殺。紹即引兵屯關下。捕諸宦者皆殺之。(九)輔國元振。李輔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一〇)李訓鄭注。唐文宗時。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爲仇士良等所殺。(一一)元載。唐代

宗時。奏除魚朝恩。後以納賄伏誅。(三)崔昌遠。名胤。字垂休。唐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逼。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而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朝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前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殲。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註音〕(噉)音從(殺)去聲

〔釋義〕(一)卒然。倉卒也。(二)鬪。併與之觀。而無實意。(三)狃。狎習也。(四)噉。以物與食。(五)平勃。謂陳平周勃也。(六)擅王諸呂。漢惠帝崩。少帝立。高皇后呂氏臨朝稱制。立呂台爲呂王。封女弟嬰爲臨光侯。又立呂祿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七)陸賈。楚人。呂太后時。諸呂擅權。賈言於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乃交驩太尉周勃。以五百金爲勃壽。兩人深相結。因以獄誅呂。(八)絳侯。勃封絳侯。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詠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呼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

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禘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六。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六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一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施而入於忍人^三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二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二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窮饑】(一)吁命。吁，疑怪聲。命，應詞也。(二)獄休和奪也。(三)慘感悲哀也。(四)呂侯，周穆王之臣。一作甫侯。爲司徒。穆王用其言，作刑以告四方。(五)祥刑，「嘗臣刑箚，告爾祥刑，刑而謂之祥者，卽刑期無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六)實疑純與言與實而變，則寧可與之。(七)謂疑從去，言嘗罰而疑則實可去之。(八)土獄官也。(九)四岳，唐堯之臣。謫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故發四岳。(一〇)鯀，禹父名。四凶之一。(一一)方命，指族。方，命。逆命也。指族，指言敗類也。(一二)忍人，謂性情很戾之人也。(一三)禮，猶喜也。(一四)懲，獲也。(一五)沮，止也。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益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

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鮑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甯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令。敝予又改爲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註音】（作）音昨（玼）音加（芾）同韞（盼）音係

【釋義】（一）作。飾也。（二）金石。金如鐘鼎之屬。石如碑碣之屬。（三）竹帛。竹謂竹簡。帛謂縑素。古人所以紀

功績。（四）副笄。六珈。副笄。首飾。副。緇髮爲之。笄。衡笄。珈。笄飾之最盛者。（五）赫赫。師尹。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赫赫。

狀象氣之威風。此句出小雅節南山。（六）緇衣。二句。詩鄭風緇衣篇。（七）朱芾斯皇。芾。華也。句出詩小雅。（八）盼。

時。恨視貌。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廉潔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吾子。蓋其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

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天下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註音】(食)音嗣

【釋義】(一)伊尹。名摯。耕于莘野。湯三聘始往。相湯代桀。益王天下。傷崩。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復歸于亳。(二)簞。食豆羹。《孟子》。簞食豆羹。現於色。簞。竹器。食。飯也。豆。木器。羹。湯也。(三)有莘。今河南陳留縣。(四)芥蒂。謂細故梗於胸臆也。(五)役。役勞貌。(六)畢陶。字庭堅。高陽氏子。(七)汲汲。不休息貌。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舊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吾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

譏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官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

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註音】（類）音貴

【壽翁】（一）太史公，即司馬遷。（二）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治。（三）召公，名奭。（四）鄧，文王都鄧，今陝西鄧縣西。（五）魏，武王都魏，今陝西長安縣。（六）大戎，西戎種名。（七）頤王，下曰頤，上曰頤，周靈王生而有頤，故曰頤王。（八）晉，成王時人。（九）畢公，名高，畢為今陝西咸陽縣。（一〇）古公，名亶父，太王之本號。（一一）岐，今陝西岐陽縣。（一二）斯文公，名漫，魯公弟。（一三）齊，靈瑤，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靜遷薄姑，至獻公山濤遷濰。（一四）齊，新田，晉始都翼，至穆侯遷于絳，今山西絳縣，至景公遷於新田，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一五）申息，楚北面重鎮，申為今河南南陽縣，息為今河南息縣。（一六）荊，字伯嘉，楚大夫。（一七）巴，今四川巴縣。（一八）庸，今湖北竹山縣。（一九）韓，字子高，與祖為反，兵犯闕下，旋遷成帝於石頭。（二〇）沮，字太真。（二一）豫章，今江西南昌縣。（二二）王，字茂弘，晉元帝為瑯琊王時，舉知天下將亂，勸王收其賢俊，與之共事，及帝即位，情好日隆，故號稱仲父云。（二三）金陵，晉代稱為建康，今江蘇江甯縣。（二四）魏，惠王，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號曰梁。（二五）大梁，今河南開封縣。（二六）楚，昭王，名軫。（二七）鄢，即今湖北江陵縣十里之紀南城。（二八）頃襄王，名橫。（二九）陳，今河南淮陽縣。（三〇）考烈王，名完。（三一）番，今安徽壽縣。（三二）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東漢末，廢漢靈帝為弘農王，卓自為太尉。（三三）李，景，南唐主，遷都豫章，至子煜，為宋所滅。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奔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

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醉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註音】（聲）音罕（楚）音廷（聲）音失

【釋義】（一）公子暹，字子羽。（二）桓公，名軌。（三）太宰，官名。（四）莒，魯邑名，今山東泗水縣北有莒陵城。

（五）夷，伯夷，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避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六）隱，晉隱公。（七）申生，晉獻公太子。（八）里克，晉獻公將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

諫曰。君之太子。不可以帥師。(一)趙盾。優人名施。(二)二世。名胡亥。秦始皇少子。(三)扶蘇。秦始皇太子。(四)李斯。楚之上蔡人。為秦丞相。(五)趙高。秦宦者。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至雲夢。七月。至沙邱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殺扶蘇。立少子胡亥為太子。(六)里克。不免句。惠公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三君矣。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自殺。(七)李斯。不免句。趙高誣李斯謀反。乃榜掠斯。斯即服。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八)蒙恬。謂秦將軍蒙恬也。趙高既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見李斯曰。君侯材能知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讓恬侯之印。歸鄉里。胡亥慈仁篤向。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問死。(九)具五刑。秦法。當三族者。皆先繫獄。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一〇)營。從也。以毒刺人也。(一一)鄭小同。鄭康成之孫。(一二)高貴鄉公。魏主曹髦也。(一三)侍中。官名。(一四)司馬師。司馬懿之子。晉代魏。追尊景皇帝。(一五)王九之。王敦從子。(一六)王敦。字處仲。導從弟。舉兵謀反。未成而死。(一七)錢鳳。字世儀。為敦徵曹參軍。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享。腦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節子。用於

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傾。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虛。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註音】(泓)音弘(腦)音煩(殺)音斛(饑)音速(鄆)音增(腹)音育切(終)音軫

【釋義】(一)宋襄公。名茲甫。春秋五霸之一。與楚戰于泓水。受傷而死。(二)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三)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縣。(四)縣。宗廟祭肉。(五)齊宣。名辟疆。威王子。(六)魯鐘。鐘雖既成。以牲血塗在鐘上曰澆。

(七)微。魯邑名。莊公之弟。鄆子國名。魯國。莊公地在今山東博縣。(八)傳。襄十九年。宋公使

鄢文公用鄧子於水陸之社。〔註〕謂陸水次有妖神。東夷晉社祠之。宋襄蓋殺鄧子以祭妖神也。〔一〕二毛。頭髮花白有二色者。〔二〕診。展也。〔三〕不齒。于仲尼之門。仲尼。孔子字。〔孟子〕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四〕秦穆公。秦穆五霸之一。曾與晉戰于韓。晉侯被獲。〔五〕晉侯。即惠公。名夷吾。文公弟。〔六〕王莽。莽孝元皇后之姪。初封新都侯。後平帝。廢孺子嬰。豈漢國絕新。〔七〕孺子。孺子嬰。宣帝玄孫。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實爲定安公。〔八〕管仲。名夷吾。齊桓公相。〔九〕子犯。姓狐名偃。文公母舅。〔一〇〕子魚。即公子目夷。烈之職。宋襄不用子魚言。故致敗績。

范文子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謀。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鏡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

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淪。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釋義〕(一) 鄆陵之役。(二) 魯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師敗績。(三) 三節評。成十七年十一月。晉殺其大夫卻笏。卻笏。鄭季。(四) 晉公執成公。十八年正月。晉欒書中行。區二人。使程滑殺厲公。逆周子立之。(五) 晉陽之師。隋煬帝幸江都。晉陽宮監裴政。晉陽太守裴英。秦王世民深相結納。及魏武王。魏濟陽宮。世民言於其父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不早晚大計。恐今至矣。酒乃命世民與劉文輝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圍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有異志。對前演。事不反。破劉勳以徇。(六) 破竇建德虜王世充。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秦王世民。敗鄭

主世充於殺水。三月。夏。王寶建德將兵救鄭。五月。秦王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七月。秦王至長安。懲辱太廟。詔赦王世充爲庶人。斬寶建德於_(一)。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其王魏伯雅傳子文泰。貞觀四年。入朝。十三年。文泰卒。子智威立。王師進附其都。智威乃降。以其地爲西川。_(二)破突厥。突厥古匈奴北部。有突利。頡利兩可汗。貞觀三年。詔李靖李績等討之。突利率所部來奔。頡利竄鐵山。張寶相擒以獻。_(三)句踐以鬪。初。越王句踐爲吳所敗。棲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句踐反國。臥薪嘗膽。二十餘年。乃伐吳。吳王兵敗自殺。_(四)黃池之會。二句。_(五)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臯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是年冬。吳及越平。_(六)魏公取成於桑田。喜辭。左傳。僖二年。_(七)卜偃。晉獻公時爲掌卜大夫。_(八)趙盾。_(九)左傳。

宣二年。晉靈公殺趙盾所執。經書趙盾殺其君。以其亡不納境。反不討賊也。宣子。趙盾字。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一

蘇軾子瞻著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禘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甯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寔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賢。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

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會哲嗜羊棗，而會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會子寢疾，會元難於易簣，會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會元爲孝子，而會子顯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二十五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疚六藥石曰：「石猶生我，疚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疚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註音】（芟）音放（舍）去聲（疚）取印切

【釋義】（一）屈到，楚卿，屈蕩子，字子夕。（二）芟，麥也，四角曰芟，兩角曰麥。（三）宗老，同族中尊長之稱。（四）及禘，禘祭名，（禮記）父母之喪，期而小禘，又期而大禘，疏云：大禘，二十五月。（五）屈建，到之子，字子木。（六）柳宗元，唐河東人，字子厚。（七）丁甯，再三告誡也。（八）斃於路寢，二句，（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起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九）結冠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十）啟手足，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手足，啟乎手，而今而後，吾知死矣。」（十一）孟僖子卒二句，（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曰：「禮人之葬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吾若獲沒，必屬說與何處於夫子，使事之。」（十二）三豎，謂豎刁、易牙、開方也。（十三）會子練法二句，（禮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會

元會申坐於足。子子兩坐而論曰。宣子曰。幸而說。大夫之贊與。子泰曰。止。會子問之。羅欒曰。幸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會元曰。夫子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會子曰。得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樂焉。斯已矣。舉法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殺。(一)中行偃。即荀偃。字伯游。晉厲公時佐上軍。悼公立。代荀偃將中軍。(二)視不可合。謂目開口。不能含玉以斂也。(三)專與。吳謂荀與。中行偃子。(四)美疾藥石。左傳。襄二十三年。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矣。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之矣。其毒滋多。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改遊之所。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

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笑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註音〕〔懲〕讀勞去聲

〔釋義〕(一)商鞅用於秦。秦孝公下令國中。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圖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因嬖臣景監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以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旋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二)致胙。胙。祭肉也。(三)司馬遷。太史談之子。爲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四)桑弘羊。漢涿陽賈人子。武帝時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以心計。不用筭算。言利析秋毫。元封中。賜爵左庶長。(五)一夫作難。謂陳涉。(六)司馬光。宋陝州夏縣涑水人。字君實。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諫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在相位八月而卒。贈太師。諡文正。(七)鍾乳。烏喙。皆藥名。烏喙。卽烏頭。〔戰國策〕人之錢。所以不食烏喙也。〔莊子〕

而與死同息也。(○)何晏。三國時人。字平叔。會稽公主。吳姿容。以才秀知名。曹叡引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與夏侯玄等競爲清談。天下士大夫效之。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律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

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
懷不遂，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
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
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
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
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
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卿天下果無有及
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釋義】(一)荀卿，名況，魯國人。李斯，荀上。(二)孔子世家：「史記篇名。」(三)李斯，上蔡人。秦丞相。(四)焚滅
其書，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或有諫，許書百家語者，悉燒守，則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五)亂天下者二句，前二共十一二語語。(六)人性惡三句，荀子性惡篇語。(七)井田，周制，地方一里，
畫爲九區，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中爲公田，形似井，公田由八家種之，不復稅其私田。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
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
其道，任子子之說，得玄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致。不致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斧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

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音】〔讀〕音核

【釋義】(一)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後韓遣非使於秦。爲李斯所害。(二)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三)列禦寇。周鄭穆公時人。(四)勝。廣。陳。吳。廣。皆起兵抗秦者。(五)申。韓。申不害。韓非。(六)大史遷。大史官。遷名。姓司馬。著〔史記〕。(七)施於名實。言名實相符也。(八)詞墨。指言法也。(九)黜。考事得實也。此作傑。刻解。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

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爲也。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讎^三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三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三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三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三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土。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註音】(一)音出(二)音希(三)音匹備切

白同異(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堅白者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者合衆異以為同也。(四)擊劍。漢司馬相如傳。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五)扛鼎。前漢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六)雞鳴狗盜。秦王囚田文。欲殺之。文客有舍為狗盜者。盜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言於王而遣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尙早。客有舍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七)魏無忌。卽信陵君。(八)齊田文。卽孟嘗君。(九)綰勝。卽平原君。(一〇)黃歇。卽春申君。(一一)臣不韋。日本陽翟大賈。以幸姬獻秦太子異人。期年而生子政。卽秦始皇也。異人嗣位為王。以臣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一二)薛。為孟嘗君父田嬰之封邑。今山東濰縣地。(一三)稷下。齊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北。齊古城西(史記)宣王喜文學。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一四)魏文侯。名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魏之賢君也。(一五)燕昭王。燕為齊所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弔死問政。與百徒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為郭隗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一六)太子丹。燕王之太子。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卽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卿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舍荆卿以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荆卿無不至。荆卿乃以樊於期首。及燕督亢地圖。至咸陽。見秦王。刺以匕首。不中。秦王大怒。發兵與燕代戰於易水西。大破之。遂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太子丹以獻於秦。(一七)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蒯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一八)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卽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居海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部。橫置劍自刎。令客李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禮葬橫。二客皆自刎塚旁。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皆自殺。(一九)九品中正。魏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徵。舉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舉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二〇)推魯。懸鐘也。(二一)李斯。為秦客卿。大臣寔言。求仕者皆為其主。請問奏耳。請一切逐之。李斯上諫。逐客書。言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客之功。遂去逐客令。(二二)擗項黃龍。莊子列禦寇。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履。擗項黃龍。李頤曰。擗項。蟲瘦貌。司馬彪曰。黃龍。謂黃龍面也。(二三)報粉太息。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報之望上。張然甚久。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何富貴。

也。得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一)陳統。索句人。以郎中封襄陽侯。爲代相。多招致賓客。擢郎官舍皆備。(二)趙寶。趙何曾參。皆漢高祖臣。(三)文景武。漢文帝。景帝。武帝。(四)吳濞。淮南王。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既封吳。有請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淮南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蠻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梁孝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上。莫不畢至。魏其侯寶嬰。潁太后從兄子也。武安侯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皆好禮賓客。賢士爭歸之。

論始皇漢宣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二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

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經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甯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註音〕(曉)匹詣切(晚)研計切(德)同沈

〔釋義〕(一)蒙毅。蒙恬弟。(二)上郡。今陝西綏德縣。(三)瑯琊。山名。在山東諸城縣。(四)睥睨。睥睨貌。(五)呂頤。成皋人。靈帝以其清忠。奉公。欲封爲都鄉侯。固辭不受。爲張讓等所譖。自殺。(六)張承業。盡忠唐室。諸晉王存嗣。尋驍河北。晉懷朱氏。後晉王欲自立。承業諫之。不聽。邑邑而卒。(七)漢桓靈。桓帝名志。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靈帝名弘。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八)唐肅代。肅宗名亨。代宗名豫。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專權任事。(九)漢宣。初名病己。更名詢。(一〇)恭顯。弘恭。石顯。俱宦官。(一一)陳勝。字涉。陽夏人。始皇崩。首發難。假扶蘇爲名。不成而死。(一二)商鞅。衛公孫鞅。仕秦。封於商。號曰商君。(一三)殊死。殊絕也。如斷頭斬履。(一四)參夷。謂夷三族。(一五)狼顧。狼息。疑慮恐懼貌。(一六)出亡。而無所舍。秦孝公薨。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險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於此。(一七)刑軻之變。軻刺秦王。王驚起。發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一八)立信於徒。木執欲變法。恐兵不信。乃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一九)立威於棄灰。秦法。棄灰於道者刑。(二〇)刑其。謂威師傳。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鞅其師公孫賈。(二一)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見(周禮。秋官)。(二二)戾太子。名據。宣帝時。道諛曰。戾。漢武帝晝寢。夢水人擊之。時女巫往。來宮中。敬美人度厄。埋水人祭祀之。紅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瘴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水人甚多。太子懼。因殺紅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顯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期去就之分，而欲依

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註音】〔發〕細雲切〔韻〕音剛〔比〕去聲

【釋義】(一)陳平。漢武陽人。少家貧。好讀書。事高祖。屢出奇策。(二)問。論。楚君臣。項羽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饗。遣見楚使。卽佯啓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謂范增也。(三)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四)增勸羽殺沛公。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舞劍。項伯與之。舞舞時翼被沛公。(五)戰雲之始凝者。(六)羽殺卿子冠軍。義帝命宋義爲大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諒不聽。乃因晨朝。卽檻中斬之。羽自爲大將。破秦軍。(七)項燕扶蘇。項燕。項羽祖。扶蘇。始皇太子。游廣起事。假二人之名。以從民心。(八)立楚懷王孫心。楚懷王入秦不返。楚人尊之。項梁因范增之說。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九)殺義帝。義帝。卽楚懷王孫心。羽怨懷王不遣己入關。獨遣沛公。又主先入咸陽者王之。乃賜尊爲義帝。陰令衡山陰紅王擊殺於紅中。(十)誅卿子冠軍。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置爲上將軍。(十一)項梁下相人。楚將項燕子。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_上。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

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四。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五。聶政^六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七。解膜^八。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九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始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二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三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註音】(一)圯音怡(賁音奔)(馮音蒙)(臧音典切)(勅)同條
【釋義】(一)留侯張良字子房佐漢高帝破秦破項封子留。(二)圯橋也。(三)老人即黄石公張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大篇授之。(四)賁育孟賁。賁育均古勇士。(五)荆軻衛人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而死。(六)蘇政政爲殿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七)解脫言不爲禮也。(八)楚莊王伐鄭事見左傳宣十二年。(九)鄭伯即鄭襄公。(一〇)肉袒經臂。(一一)會稽今浙江紹興縣。(一二)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罵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一三)魁梧高大貌。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

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落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趫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猜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註音〕〔韻〕疾智切〔趨〕同躍〔猶〕古懸切

〔釋義〕(一)賈誼。洛陽人。年二十餘。以河南守吳公薦。文帝召爲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帝欲用爲公卿。絳灌等譏短之。帝於是疏誼。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爲梁王太傅。因上治安策。帝雖納其言。終不見用。梁王墮馬死。誼自傷。爲瘡無狀。哭泣盡。亦死。年三十三。(二)荆。卽楚也。(三)申。纒也。(四)臺。齊邑名。今山東臨淄縣。(五)終。侯。漢文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封。大臣竊立之。始至滑。檮。太尉執跪上天子符璽。終。侯。爲同執封號。

(一) 韓琦。嘗攝險候。與周勃平諍臣。立文帝。(二) 湘水名。在今湖南。源出廣西。(三)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被讒投汨羅江而死。(四) 趙餘。舉兵欲聽魏。(五) 苻堅王寇。秦王苻堅。因呂纂權以招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得孔明也。遂以國事任之。

龍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龍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下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志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

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字士。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六。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聞哉。嗟乎。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註音】(蓋)烏浪切 (侯)音翠

【釋義】(一)寇錯。漢景帝二年。錯患七國強。大請削之。七國遂合兵反。罪狀錯欲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適帝問盎。盎曰。獨斬錯。可以謝諸侯。帝從斬錯。(二)狙。習也。言習慣而不以為意也。(三)龍門。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四)七國。吳。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五)袁盎。字絲。楚人。謂景帝曰。今獨有斬錯。復七國故地。則兵可罷。(六)淬礪。磨練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二

蘇軾子瞻著

策略一自斷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慨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

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捨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主人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釋義〕(一)惘然。失意貌。(二)扁鵲。古之神醫。〔史記〕姓秦。名扁鵲。勃海郡鄆人。或作姓扁名諱。盧國人。(三)倉公。漢人。姓淳于名意。古之神醫。(四)西漢。漢高祖都長安。故名西漢。以別於光武都洛陽之爲東漢也。(五)塊然。大也。

策路四 破庸人之論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涇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矣，於是能者不自奮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聞其利害之端，

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夫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糞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糞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糞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

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註音】(殺)去聲(殺)音侵(闕)音韻(塗)讀如翠(趨)音咨(趨)音疽(獨)音狂(擯)古駢切
【釋義】(一)殺。傾側也。(二)殺。疾速之意。(三)闕。塞也。(四)淬。鍊刀劍者。先鋒於火。而後入水。(五)靡然。塗散貌。(六)趨。趨行不進貌。(七)翹。翹。起貌。(八)鄉原。原。同。原。謂一鄉謹愿之人也。(九)踴躍。踴躍。不親近貌。此鄉愿譏狷者之辭。(一〇)狂者。志大言大者也。(一一)擯者。足以有守者。

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

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天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巖。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讖。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專變之與。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

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齟齬。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闕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

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註音〕(蠲)助舊切(僇)諸牟切

〔釋義〕(一)秦二世。名胡亥。始皇少子。即位後。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爲趙高所殺。(二)唐德宗。名延。代宗太子。在位二十五年。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瑑。以至於敗。(三)致民讀法。〔周禮〕州長掌屬其州之民而設法。(四)蠲蠲。年終祭名。周曰蠲。秦曰闞。(五)僇人。謂木偶也。(六)張儀。行不知所如也。(七)項氏。謂項羽。(八)信。韓信。(九)布。黥布。(一〇)元成哀平。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一一)王莽。字巨君。漢孝元后之姪。執平帝篡漢。國號新。(一二)甯噉。嘗其味也。(一三)太祖。姓趙。名匡胤。(一四)太宗。名光義。太祖之弟。

決壅蔽 諫百官之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知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

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

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詎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釋義】（一）王愨。字景略。佐符堅成帝業。賈平麻思。流寄關右。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曰。便可塗裝。是暮已將均發遣。及始出關。猛既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無滯如此。（二）麻思。符堅臣。（三）冀州。今河北山西及河南等處。

等語。此三繫。以廣平。故城在今河北霸州縣。(四) 昔臣守京三。其德。六秦。中謂之大半。(五) 中書。宋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堂進。總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設章疏等事。(六) 三司。宋理財之官。即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
(七) 轉運使。宋制。轉運使專管財賦。轉運之事。(八) 量書。史記。秦始皇。至以衡石量書。註。以秤衡表。隨奏請。秤取一石。為例。日夜有程期。不備不休息也。一石計百二十斤。

無沮善錄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

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閱。而取決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途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釋義〕 (一) 閭閻，里中門也。(二) 不軌，謂不遵法度也。(三) 制策，天子策問，而士條對之等，等第也。(四) 建士，始自隋，唐宋因之。禮舉者曰舉進士，試畢合格，取列等第者曰成進士。(五) 趨，急也。(六) 入貫，而在。〔白註〕張釋之以質爲耶。註，僕法。質五百萬，得爲侍耶。〔文獻通考〕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

敦教化安萬民之一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不忤^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益^益，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

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勸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

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註音】(一)扭。女育切。(泥)音尼。(捻)音倫。(擗)音橫切。

【釋義】(一)扭。泥。顏色也。【書經】顏厚有扭。【晉語】媮居幸生。(二)散財發粟。【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三)封先聖之後。武王既克商。迫思元聖。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陶。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四)飛廉惡來。均紂臣。助之爲虐者。(五)盤辟。猶言盤旋。(六)擗。緩。克綽而舒緩也。擗。寬綽貌。(七)寶元。宋仁宗年號。(八)錐刀。【左傳】昭六年。錐刀之末。將盡乎之。(九)錐刀末。險小事。(一〇)吮。潤液也。(一一)羨息。羨餘也。

教戰守安善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新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嘗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哉。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情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

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
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
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
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
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
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
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擗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日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
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
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註音】(一) 聒(音冒)

【釋義】(一) 爾。恐怖也。(二) 開元天寶。皆唐玄宗年號。(三) 聒。目不明也。(四) 瘳。經病不能行也。(五) 嶺山。

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爲節度使。以范陽等地叛。(六) 襲我。重裝也。(七) 西北二邊。西
謂西夏。北謂契丹。(八) 都試。會集軍士於都。考試武藝。益廷試也。

蓄財用(一) 蓄財用(二)

蘇軾 蓄財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蛄之所蟻。群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子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

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講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

不可疆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

〔註音〕（巖）音榮（坻）音元（祥）音諫（恭）于鬼切

〔釋義〕（一）棟然，恐懼貌。（二）巖，兩棲動物，有尾，皆長四寸許，色黑，腹亦有黑斑，四肢短小，不適用於步行。尾尾，為游踪之用。山寺池中常見之，即此。古以為即守宮，其形相似而實不同。（三）祥，駭，字也。駭，小豬也。（四）奴，四尺曰奴。（五）華，八尺曰華。（六）孫吳，謂孫武吳起之兵書。（七）子玉，楚公子得臣也。（八）蔣，楚邑名。（九）華賈，孫叔敖之父伯島也。楚將圍宋，使子文子玉治兵，國老皆賀子文，華賈後至，不賀。（一〇）閭闔，吳王名。孫吳初見晉兵，閭闔曰：美人可以教戰乎？武曰：可。乃擇公人之最寵者為之長。武令既下，美人相顧而笑，武斲其長，羣容震然。

倡勇敢訓兵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入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

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也。天下之大。可以名規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

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註音】(莖)音廷。(鴈)音卉。(靖)音爽。

【釋義】(一)莖。草莖。(二)柱。柱也。(三)暴。徒手搏也。(四)鴈。鴈。蟻蛇也。蟻。蜥蜴也。本草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鴈。蛇。(五)翻然。發薄貌。(六)勃然。髮色貌。(七)鬪然。思痛而中饒貌。(八)權。與盾通。戰時以禦兵刃者。(九)伏。以象骨爲之。著右大學指。以鈎弦間體也。(一〇)拾。射聲也。以韋爲之。射者若於左臂。(一一)深入。贖罪。漢武時。使有罪者伐匈奴以贖罪。下將降。指李陵等。因深入而敗。敗而降也。(一二)西戎之叛。謂宋仁宗寶元年。西夏趙元昊拒命事。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

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

人所以鼓舞天下。緩之斯來。勸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

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窳。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除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會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_二曰。將相和則土豫附。劉向_二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京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_一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

周公行之。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試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其爲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會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

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設施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考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旒。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

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註音】(揜)阿感切(施)音題

謂觸犯忌諱。(三)甘受和二句。謂味之甘平者。可以受五味之調和。色之潔白者。可以受五色之采綯。(三)觸諱。謂觸犯忌諱。

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賢吏矣。(四)常平使者。神宗熙寧元年。行青苗法。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於是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二年閏十一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五)鄂吉。漢魯國人。字少卿。宣帝神爵三年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吉嘗出。逢民間。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讖吉以問。吉曰。民門京兆所當奉。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恐牛遠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六)蕭望之。漢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字長倩。仕至太子太傅。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多所匡正。後為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殺。

(七)青苗有二分之息。青苗法。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八)橫山。章惇遣李資張斌招南北江羣蠻。為會所殺。惇以三路兵平欽州。以蠻方搜殫之橫山。遂乘勢而南。(九)慶曆。宋仁宗年號。(一〇)騰放。田間水道。(一一)兔首蠶葉。言兔首蠶葉。雖為微物。可供飲禮。(一二)楚賈楚人。漢高帝拜為中大夫。嘗語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安附。(一三)劉向。字子政。漢元帝時。以蕭望之周堪薦擢為散騎宗正。以漸免。成帝時起為光祿大夫。(一四)傷語之蔡。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偶語詩書者棄市。(一五)黨羽。東漢孝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向其道。更相標榜。為之稱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宦官曹節諷有司奏請殺之。(一六)羣飲者殺。《書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一七)大辟。死刑也。(一八)為法及三族。《前漢刑法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獄。謂有犯者夷城三族也。(一九)模除肉刑。漢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當獄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趾者笞五百。(二〇)蕭何識韓信。信信淮陰人。以策干王。不用。亡歸漢。與蕭何語。何奇之。謂高帝曰。請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僕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二一)失之於馬。諺。諸葛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敗。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每與談論。自盡掩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流涕。(二二)不敢用魏延。魏以夏侯淵督關中。諸葛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請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

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體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三)華佗。東漢譙人。字元化。曉養性之術。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種。針藥不及者。破腹背。斷腸胃。除其疾而縫之。傳以神膏即愈。後爲曹操所害。(四)房瑄之稱劉秩。房瑄字次律。洛陽人。唐玄宗幸蜀。瑄上謁行在。超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又請自擇參佐。以劉秩爲參謀。劉秩書生。不識軍旅。遇賊將安守。忘於陳濟。瑄用古法軍戰。致敗績。秩劉知幾子。(五)關播字務元。衡州人。舉進士。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官至中書侍郎。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六)李元平。本唐宗室。晚裔。好論兵。後流死賀州。(七)符堅用王猛。猛字景略。呂敬禮薦猛於苻堅曰。猛之謀略不世出也。堅招猛。一見如舊友。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八)魏鄭公。魏徵字元成。唐太宗時拜諫諍大夫。犯顏致諍。卒封鄭國公。諡文貞。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二十三

蘇軾子瞻著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_三。讀書至君奭*_三。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_六。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_三。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舊親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註音】(鷓)音蠻 (鸚)音器 (輿)音釋 (兜)音似

【釋義】(一)梅直講。即梅堯臣。字聖俞。宋仁宗召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遷都官員外郎。工詩。與歐陽修為詩友。有宛陵集四十卷。(二)鷓鴣。詩幽風篇名。周公居東所作。為鳥言以自比。以貶成王。明其忠愛王室之情。(三)君夷。書經篇名。因召公奭。自以威備難居。欲避權位。還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四)厄於陳蔡之間。周敬王三十一年。楚子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與師迎孔子。然後得行。(五)顏淵仲由。皆孔子弟子。(六)厄於陳牛之虞。頂止一角。其皮堅厚。可以制甲。(七)管蔡。管叔蔡叔。均武王弟。武王崩。管蔡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王疑周公。周公乃避位居東。(八)歐陽公。名修。字永叔。(九)頽然。憊憊自得之貌。(一〇)對優。詩文之以類相辨觀者。(一一)聲律。詩賦最重聲律。故謂詩賦之屬。為聲律之學。(一二)斗舟之祿。言官之少也。(一三)獲在第二。宋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文忠。文忠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下曾子固所為。乃置第二。(一四)五品。官之等級也。(一五)溫然。和貌。

答李端叔書

試闈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

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悅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斯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

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註音〕(歌)聲上聲。(護)女交切。(機)初街切。(應)音嬰。

〔釋義〕(一)李增叔。名之儻。趙郡人。以草范忠宣遺表。台蔡京所惡。福管太平州。文忠客也。著姑錄集。(二)謝子伯。字載。東坡弟。(三)子伯。字載。東坡弟。(四)子伯。字載。東坡弟。(五)黃帝直。名庭堅。號山谷。

(六)秦太虛。名觀。字少游。(七)昌黎。韓愈也。(八)字彥。一名字次章。(九)號龍。喧也。(一〇)齊劇句。黃牧語。漢高祖句。奴不可。宰高祖曰。齊廢以口舌得官。今乃敢妄言。阻吾軍。敬齊人。故云齊廢。(一一)瘦木之態。隨似頭。瀨者。

(一二)景。日旁氣也。石之美者有之。(一三)鍾。犀角之有紋也。(抱朴子)通天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

賦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二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笑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性之善。下之也。爾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

答張文潛縣丞書

賦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二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笑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性之善。下之也。爾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

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矣。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輪如毛。民絳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慶。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觀。饒。

〔注音〕(憤)音憤(齒)音齒(翰)音由

〔釋義〕(一)憤憤。猶言糊塗。(曹植詩)憤憤俗間。不辨僞真。(三)王氏。謂王安石也。(四)斥齒。謂齒地可煮。爲鹽而不能耕種者也。(四)章子厚。章惇字子厚。元豐中拜相。封申國公。(五)黃魯直。秦少游。見上。答李端叔書。箋註。(六)晁無咎。晁補之字無咎。十五以詞賦謁蘇軾。軾嘆賞久之。曰。可以閣筆矣。所著鷓鴣集。百卷行世。(七)陳履常。名師道。字無已。彭城人。官祕書省正字。有後山集。長短句二卷。(八)翰。輕也。

與謝民師推官書

賦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

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積金美玉，市有定價，非入所能以口舌爭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公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釋義〕 (一) 傾蓋如故。梁陽獄中上書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家語〕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 (二)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好學，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以文章名世。 (三) 雕蟲篆刻。〔揚子法言〕或問余曰：子少而好賦，有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後人言作文之事，恒引此語爲讒辭。 (四) 太玄法言，揚雄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五) 屈原作離騷經，屈原名平，與楚河廷，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作離騷經，赴汨羅而死。 (六) 升堂有餘，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興，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七) 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字長卿，長於辭賦，文人多倣之。

與李公擇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慚。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

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垢病也。

【註音】（釋）音處

【釋義】（一）李公擇。名常。建昌人。熙寧中爲右正言。哲宗時拜御史中丞。官至龍圖閣直學士。（二）於邑。恭儻。結也。（三）坎壈。不得志也。（四）造物。天也。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聽。則能誦習其辭。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復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

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未。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五。太公管仲^六。樂毅^七。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吟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盡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祿。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釋義】 (一)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紅蘇吳縣人。舉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卒後諡又正公。所著有文正集別集等書。 (二) 慶曆。宋仁宗年號。 (三) 鯁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詩〕鯁角巾兮。

(四) 石守道句。守道名介。兗州人。號徂徠先生。慶曆中擢太中允。時富韓范同時執政。歐公徐靖等並爲諫官。介遂作題歷聖德詩。頌揚主聖臣賢。慶曆宋仁宗年號。 (五) 十一人。韓琦。富弼。章得象。賈昌朝。晏殊。杜衍。范仲淹。歐陽修。蔡肇。王素。余靖。 (六) 韓范富歐。謂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也。 (七) 嘉祐。宋仁宗年號。 (八) 詩。今河南許昌府。 (九) 魏天。在魏仁。作詩次子。如魏源詩。言三。石曼法。韓民前後。上言。無所遺。守石。石。出。河。中。際。友。

歷代諸州，多有專政。哲宗時，累官會稽尉中書侍郎。(一) 龔叟，名純禮，仲純第三子，以蔭爲秘書正字。元祐中，累遷給事中。歷吏部侍郎。徽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二) 德福，仲純第四子，名純粹。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哲宗立，以龍圖學士出知慶州。後以元祐黨奪職知筠州。徽宗時累知永興軍，以臺榭閣待制致仕。(三) 同儼，(左傳)同官爲僚。(三) 徐，今江蘇銅山縣。(四) 伊尹，商湯賢相。(五) 大公，卽呂尚。周初賢臣。(六) 管仲，齊桓公良相。(七) 樂毅，燕昭王賓。後降趙國。(八) 淮陰，侯韓信。(九) 先主，謂漢昭烈帝劉備。(一〇) 天聖，宋仁宗年號。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六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真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旣老。號六一居士云。

【釋義】(二十六)一曰：申商鞅也。二曰：申商鞅。三曰：申商鞅。四曰：申商鞅。五曰：申商鞅。六曰：申商鞅。七曰：申商鞅。八曰：申商鞅。九曰：申商鞅。十曰：申商鞅。十一曰：申商鞅。十二曰：申商鞅。十三曰：申商鞅。十四曰：申商鞅。十五曰：申商鞅。十六曰：申商鞅。十七曰：申商鞅。十八曰：申商鞅。十九曰：申商鞅。二十曰：申商鞅。二十一曰：申商鞅。二十二曰：申商鞅。二十三曰：申商鞅。二十四曰：申商鞅。二十五曰：申商鞅。二十六曰：申商鞅。二十七曰：申商鞅。二十八曰：申商鞅。二十九曰：申商鞅。三十曰：申商鞅。三十一曰：申商鞅。三十二曰：申商鞅。三十三曰：申商鞅。三十四曰：申商鞅。三十五曰：申商鞅。三十六曰：申商鞅。三十七曰：申商鞅。三十八曰：申商鞅。三十九曰：申商鞅。四十曰：申商鞅。四十一曰：申商鞅。四十二曰：申商鞅。四十三曰：申商鞅。四十四曰：申商鞅。四十五曰：申商鞅。四十六曰：申商鞅。四十七曰：申商鞅。四十八曰：申商鞅。四十九曰：申商鞅。五十曰：申商鞅。五十一曰：申商鞅。五十二曰：申商鞅。五十三曰：申商鞅。五十四曰：申商鞅。五十五曰：申商鞅。五十六曰：申商鞅。五十七曰：申商鞅。五十八曰：申商鞅。五十九曰：申商鞅。六十曰：申商鞅。六十一曰：申商鞅。六十二曰：申商鞅。六十三曰：申商鞅。六十四曰：申商鞅。六十五曰：申商鞅。六十六曰：申商鞅。六十七曰：申商鞅。六十八曰：申商鞅。六十九曰：申商鞅。七十曰：申商鞅。七十一曰：申商鞅。七十二曰：申商鞅。七十三曰：申商鞅。七十四曰：申商鞅。七十五曰：申商鞅。七十六曰：申商鞅。七十七曰：申商鞅。七十八曰：申商鞅。七十九曰：申商鞅。八十曰：申商鞅。八十一曰：申商鞅。八十二曰：申商鞅。八十三曰：申商鞅。八十四曰：申商鞅。八十五曰：申商鞅。八十六曰：申商鞅。八十七曰：申商鞅。八十八曰：申商鞅。八十九曰：申商鞅。九十曰：申商鞅。九十一曰：申商鞅。九十二曰：申商鞅。九十三曰：申商鞅。九十四曰：申商鞅。九十五曰：申商鞅。九十六曰：申商鞅。九十七曰：申商鞅。九十八曰：申商鞅。九十九曰：申商鞅。一百曰：申商鞅。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其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二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二百六十篇。讀之而驚。

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釋義〕 (一) 葛君成。名增友。鉅野人。工文詞。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登進士。為著作郎。 (二) 張湯。漢之酷吏。杜陵人。兒時以鼠盜肉。劾罪。涼治。傳受書。訊鞫。論報。具獄。森風堂下。文辭如老獄吏。漢武朝拜大中大夫。子安世。字子福。繼襲周密。以父任為郎。昭帝即位。拜右將軍。封富平侯。安世子孫七葉。侍中諸曹散騎者十餘人。故班固不敢入傷。離吏傳。 (三) 揚雄。字子雲。撰法言太玄等書。以擬經。後仕王莽。朱子綱目書之曰莽大夫。子烏。舉神童。九歲而夭。 (四)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知天文。通五經。漢和帝遣二使者觀風俗。向益州宿候舍。郃時為候吏。因問曰。君來時嘗知二使何時發。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郃曰。有二使星臨益部。故知之耳。子名因。字子堅。為世大儒。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地之上。詩以

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慮之城。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入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

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釋義〕 (一)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宋安陽人。天聖中。舉進士。歷官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英宗時。拜右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卒。諡文獻。堂在河南安陽縣城東南隅。(二)樂天句。白居易字樂天。唐大原人。元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居香山。其池上篇自序有云。酒酣琴罷。命樂童奏霓裳散序。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詩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椅有几。有書有酒。有歌有琴。有食在中。白髮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晏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簞。妻孥歡照。樂天閉關。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三)伊周。伊尹。周公。(四)三帝。仁宗。英宗。神宗。(五)藝伎。歌妓也。樂天有二妓。一名小蠻。善舞。一名樊素。善歌。(六)孔子四句。〔論語〕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德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又〕子謂子真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七)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時因其智。目為聖人。(八)白圭。〔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九)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稱人。更名相如。(一〇)揚雄。清河人。長於諱計。常自比張子房。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

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無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徒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

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釋義】（一）柱下史，官名。周老聃嘗爲柱下史。（二）韓宣子，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三）季札，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四）古史存摺，左傳：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五）三墳，書名，尚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六）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七）八索，古書名，八卦之說，謂之八索，見左傳疏。（八）九丘，古書名，尚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九）紙，後漢書宦者傳：蔡邕字敬仲，桂陽人也，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線帛者，謂之爲紙，線貴而簡重，弁不便於人，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一〇）字畫，朱子曰：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初不貴簡便以簡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專務姿媚以悅人，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何其小用哉。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此身。此留

意之福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一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釋後〕（一）禱康之遠，指康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蔑視錢酒，遺落世事。當時以爲賢，鍾會聞而遣之。康嘗罷而歸，不爲之意。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二）流季之放，晉武帝時丹陽尹王季子。江東劍業向後，主物時諒，庾亮年少，德未孚，輒將作矣。查出爲廣州刺史。性喜蠶辰。（三）鍾繇，字元常，善書。好畫。支食亭侯。與胡昭並斷劉德升草書。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世傳胡肥鍾瘦。（四）宋孝武王台度，南齊文帝三十二年，宋主欲廢太子劭，與王僧綽謀，事露，劭欲宋主殺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劭亦殺之。僧虔善書，好畫。嘗與諸書。繇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當可謂善自爲謀矣。（五）桓玄之徒，魏晉孝武十七年，桓玄公桓玄負其才，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守，不得志。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河長，遂乘言討，遂反，即帝位。劉毅劉裕何無忌，率兵斬之。（六）王涯，字廣津，權進士，又舉弘治，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王播攝鹽鐵，政刻急，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至困與李諫，鄭注等謀誅宦官，事洩被殺。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二。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二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

聲律取土。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尙。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來。家藏律令。往往遍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朴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賦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民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試方

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一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註音〕（禮）音禮

〔釋義〕（一）眉州。卽今四川眉山縣治。（二）合輿。周禮考工記。一耜爲耜。〔疏云〕兩人耕爲耜。（三）天聖。宋仁宗年號。（四）耘。耘去草也。（五）醴。甜酒也。（六）方爲徐州。本傳神宗熙寧十年。公由密州移知徐州。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於前爲方池。以其土築

臺高出於屋之檐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也。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註音】（髣）音計（况）通况（髣）音蒙（應）音卉（柞）音昨（夸）音誇

【釋義】（一）南山，即終南山，一名秦嶽。今自甘肅通渭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其主山在今陝西長安縣。（二）扶風，漢扶風郡，在今陝西。（三）造蓬，狗狎自適也。（四）髣，挽髮而束之於頂也。（五）從事，吏佐之稱。（六）蒙翳，隱蔽也。（七）虺，毒蛇。（八）祈年，聚息，皆宮名。（九）長楊五柞，長楊，漢武較獵之苑，五柞，漢武祀神之宮。（十）仁壽，隋文帝建爲避暑之宮。（十一）九成，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復修而改此名。（十二）宏傑詭麗，狀宮之規模闊大形式奇美也。（十三）禾黍荆棘，喻草莽之地也。（十四）丘墟，土阜也。（十五）夸，自大也。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漕噉齧，皆可

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入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盈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維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

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註音】(飽)音道(禮)音道(暖)出悅切(讀)音離(淳)音純(葺)音緝(見)音現(擲)讀若裂(稊)音術(滄)音蔡

【釋義】(一)飽糟暖醱(屈原漁父篇)何不飽其糟而暖其醱。飽食也。糟酒滓。暖飲也。醱酒也。(二)陳中觀園。哈眼界之小也。(三)錢塘。浙江縣名。民國併錢塘及仁和為杭縣。(四)膠西。今山東膠縣。(五)采椽。木不加雕斲也。(六)歲比不登。謂連年不熟也。(七)杞菊。謂枸杞與菊花也。古人以為服食之品。(八)樽。榘實也。(九)安邱高密。二縣名。在今山東省境。(一〇)葺。修補也。(一一)馬耳常山。二山名。秦嶺間高土多隱於此。(一二)廬山。在諸城縣東南。(一三)盧敖。秦博士。(一四)穆陵。開名。(一五)師尚父。即太公望。武王尊之之稱。(一六)齊威公。即齊桓公。(一七)遺烈。餘業也。(一八)澠水。在今山東濰縣。(一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與楚將龍沮夾澠水而陣。(二〇)擲。摘取也。(二一)稊。稻稻也。(二二)滄。莠也。如煎茶曰滄茗。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日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儻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

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充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註音〕（屨）音非（屨）音素

〔釋義〕（一）照宿，宋神宗年號。（二）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治。（三）雲龍山人，雲龍山，在今銅山縣之南。張天翼隱居於此，故以爲號。（四）屨戶也。（五）僕，向也。（六）衛公好鶴，欲伐衛。懿公欲戰，國人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因懿公好鶴，時有乘軒故也。（七）周公作酒誥，詩康叔使戒沫土之人，勿沉酒於酒。（八）衛武公作抑戒，詩大雅篇名。（九）劉伶，字伯倫，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乘人背，搖尾之曰：死便埋我。又作酒德頌，詩字嗣宗，晉之隱士。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晉人謂爲高士，竹林七賢之一。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鄧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

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杗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鏡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吾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鸛。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註音」(一)梅(音平)(登)高折切(鏡)音鏡(陸)音空(蘭)音骨(蔭)音翟(鶴)音貫(墮)音爭
 (賦)音宏(彭)披庚切(辨)破怪切(蘇)音款(鐘)音傷(鑿)音榻(射)音亦(應)伊力切
 「釋義」(一)石鐘山在江西湖口縣有二山一在縣治南曰上鐘山一在縣治北曰下鐘山各距縣一里皆
 高五六百尺周十里許(三)水經書名舊題鐘桑欽撰一作郭璞撰(三)彭蠡即今江西省北部之鄱陽湖(四)
 歸元即歸道元北魏人著水經注(五)李渤字潛之洛陽人唐順宗徵為右拾遺釋疾不至(六)雨湖其聲弘大
 宮音也(七)情越其音清遠商音也(八)枹鼓槌也(九)元豐神宗年號(一〇)齊安今湖北黃岡縣(一一)陸休今
 河南臨汝縣(一二)鐘字伯達賦長子時為饒州府德興縣尉(一三)德興今江西縣名(一四)湖口今江西縣名在鄱
 陽湖口故名(一五)磬石聲也(一六)鶻鷹屬也(一七)磔磔張也鶻因人聲驚起張兩翼翔於雲霄之間也(一八)
 款噉聲(一九)喧噉鐘聲也(二〇)涵澹水動蕩貌(二一)澎湃波相戾貌(二二)歎坎擊物聲(二三)鐘磬鐘鼓聲(二四)無
 非周景王所鑄鐘名(二五)魏默子名鉞晉大夫(二六)歌鐘鐘名(二七)應斷謂德己意而武斷也(二八)漁工捕魚之
 人(二九)水師古官名(三〇)考舉猶言敲擊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四

蘇軾子瞻著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

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
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
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
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綵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
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諱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
其不卷戀於潮也。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文
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
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
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詔遣巫陽。張犧牲雞卜羞我鱉。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鬲然被髮下大荒。

〔註音〕〔說〕音說〔卒〕音粹〔黃〕音奔〔鏡〕音博〔蒸〕許云切〔隄〕音殖〔懼〕音寇〔於〕音烏
 「羈義」(一)潮州今廣東潮安縣。(二)韓文公即韓愈。(三)申呂〔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侯也。即穆
 王時作呂刑者。申伯也。言嶽山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也。(四)傳說殷人高宗時相。〔莊子〕傳說乘東
 維箕鬲尾。而比於列星。(五)良平。謂張良陳平。(六)黃育。謂孟黃夏育。皆古勇士。(七)儀秦。謂張儀蘇秦。皆戰國
 時辯士。(八)貞觀。唐太宗年號。(九)開元。唐玄宗年號。(一〇)房杜姚宋。謂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也。(一一)八代。
 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一二)道廣。天下之廣。謂原道等篇。(一三)處犯人主之怒。蓋宗元和十四年。愈為刑部待
 郎。憲宗令杜黃奇等迎佛骨入大內。留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諫。憲宗怒。貶愈為潮州刺史。(一四)勇奪二軍。如諫王
 庭傑。解牛元與之圍。(一五)豚魚。易中孚豚魚吉。又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一六)開衡山之雲。韓文公謫衡嶽廟詩
 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浩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浮屠聚。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一七)能馴鱷魚之暴。句。愈至潮。閩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愈令其屬秦儔。以一宰一豚。投溪
 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激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一八)不能弭皇甫。鍾李逢
 吉。句。憲宗得文公潮州謝表。頗感愜。欲復用之。韓忌公。奏改袁州。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紳為御史中丞。愈為京
 兆尹。逢吉激二人使爭。因奏二人不協。遂罷其官。(一九)一日安於朝廷。文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
 袁州。行軍觀察。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廷也。(二〇)元祐。哲宗年號。(二一)羈蒿懷槍。〔禮祭儀〕羈蒿懷槍。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註〕羈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言此香臭蒸而上升。其氣蒿然也。(二二)元豐。神宗年號。
 (二三)天孫。織女也。(二四)咸德。日入處。(二五)并桑。日出處。(二六)李杜。謂李白杜甫。(二七)簪徒。謂張籍皇甫湜。(二八)九
 嶽。舜葬處。(二九)英皇。堯二女舜后。(三〇)祝融。南海之神。曰祝融。(三一)海若。海中水神。(三二)鈞天。〔呂覽〕中央曰鈞
 天。〔註〕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三三)巫陽。古之善筮者。言巫陽謠吟此詩。下招愈之魂。(三四)鬲。籛牛也。(三五)
 筮卜。廣中有筮卜法。以筮骨火炙卜吉凶。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林。言。
 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一十有六。

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旒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奔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奔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犀象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昧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靜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三。蒼水出焉^三。龍飛鳳舞^三。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二。強弩射潮。江海為東^二。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二。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二。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匪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註音〕〔鏤〕韓尤切〔瓊〕音貴〔觀〕音僅〔嶺〕音險〔巋〕枯威切

〔釋義〕(一)表忠觀在浙江杭縣屬金門外龍山。(二)熙寧。宋仁宗年號。(三)抃。姓趙字開道。衢州西安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後拜參知政事。與王安石不洽。求知杭州。請老加太子少保。卒諡清獻。(四)錢塘。今浙江抗縣。(五)臨安。今浙江臨安縣。(六)武肅王鏐。姓錢字具象。唐末杭州臨安人。昭宗時。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封越王。又封吳王。唐亡。後梁太祖封吳越國王。是為十國之一。在位四十一年。卒諡武肅。(七)黃巢。唐曹州人。僖宗時。起兵為亂。攻掠浙東。鏐率勁卒二千。伏山谷中。射殺其將。乃引兵約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巢問眾趣。曰。千餘卒向不可。况八百里乎。遂急行兵過。(八)復以八都兵三句。唐僖宗時。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兵。使

董昌將以計之。時杭州爲八都，劉漢宏爲浙江觀察使，韓兼併浙東，錢鏐屢破之。董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昌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一)及昌以越叛三句，昭宗時，董昌僭號於越州，鏐率兵討昌，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鏐斬之，鏐既誅昌，乃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鏐兼領兩浙。(二)元璋，字明寶，鏐第七子，在位七年，卒年二十五。諡文穆。(三)仁佐，字佑立，元璋第六子，卒年二十。諡忠顯。(三)遂敗李景兵句，時諸將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附於李景，已又叛之。景仁攻仁達，遂求救于仁佐，佐舉敗景兵，遂取福州。(三)叔，字文德，元璋第九子。(四)以迎周世宗二句，周世宗顯德二年，徽遣使入貢，世宗令出兵擊唐，徽攻常州不克。宋太宗與國三年，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之地，舉族歸於京師，國除。周世宗名榮，太祖養子，本姓柴氏，在位六年。(五)籍山表海，漢王吳壽有發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萊海水爲鹽，此借用其事也。(六)西蜀，卽後蜀孟昶，自蜀位，日事奢縱。宋太祖乾德二年，命王全斌伐蜀，三年正月，蜀主孟昶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七)江南，卽南唐李煜，宋太祖開寶七年九月，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八年十月，克江甯，九年春正月，曹彬等江南主李煜歸汴，太祖詔釋之，封違命侯。(八)險，阻難也。(九)河東劉氏，北漢主劉鈞，鈞養子劉恩立。宋太祖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北漢主乞師於契丹，太祖於開寶二年，統兵親征，無功。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帝又親征太原，北漢亡。(一〇)寶融，以河西歸漢，魏臺說河西寶融曰：更始滅亡，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隨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爲附從，融不從，決策東向。劉鈞奉書詣繼陽，帝報寶融書曰：將軍欲請徵國，當然卒功業，今之議者，必有任勸教與他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當已事而已。因授繼涼州牧，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一一)天目山，在浙江臨安西北五十里，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卽山海經所謂浮玉山也。(一二)若水，一名若溪，有兩源，皆出天目山，至吳興城中，合流入於太湖，相傳夾岸多若花，秋時飄散水上如飛雪，故名。(一三)龍飛鳳舞，郭夔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於臨安也。(一四)即天誓紅二句，吳越備史中，中和二年，劉漢宏遣弟漢者，率兵營於西陵，董昌命王諱之，夜將渡江，星月皎然，王視曰：願陰雲蔽月，以障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遂渡江破賊。(一五)強弩射潮二句，錢載十國詞話：吳越王錢鏐築捍海塘，怒潮急甚，版築不就，乃造竹箭三千隻，羽鏃具備，於嚴雪嶺，命水犀軍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頭東趨西渡，遂定其基，以鐵釘貫墻，用石鍵之，而塘成。(一六)金券玉冊，唐昭宗賜鐵券後，唐莊宗賜玉冊。(一七)玉帶珠馬，梁太祖所賜。(一八)猗猗，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曩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

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也。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居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奠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線之瀉。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

古之聖人。不能加豪末於此矣。而充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涼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諱。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僕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變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庫。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土。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祀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煉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識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

師。(三)鎮成。故治節今甘肅固原縣。(四)曹村。在山東德縣東北十五里。(五)咸平景德。皆宋真宗年號。(六)退居於洛。溫公權判西京留臺。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誥。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頤。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致。乞致仕。上許之。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七)元豐。宋神宗年號。(八)登州。在今山東牟平縣。(九)寄謝司馬丞相。坡公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愷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一〇)公初入朝。公自洛入。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可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皆相天子以活我。(一一)愷母生事開邊隙。以可馬光爲尙書左僕射。遂入謂之勸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愷母生事開邊隙。(一二)其後公薨。光卒。太后爲之慟哭。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一三)至誠一德。光自言無道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一四)寶元。慶歷。皆宋仁宗年號。(一五)認。歸死者之衣服也。(一六)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一。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二。言政治之道。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言養兵之道。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親。一。保業。二。惜時。三。遠謀。四。謹餼。五。務實。帝皆深納之。(一七)侯景。梁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字景真。(一八)慕容紹宗。慕容恪後。後殺殺深。况有廢時。侯景反。紹宗討之於獨陽。大捷。(一九)李勣。唐曹州人。本姓徐。字懋公。太宗賜姓李。拜并州都督。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等。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

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符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閤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瀆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諭以告之。

【注言】（簞）音藥

【籀書】（一）眇。一目小也。偏盲也。（二）簞。古樂器。有吹簞舞簞二種。（三）孫武。春秋時齊人。著有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四）以經術取士。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

五十而後發。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旋於既益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註音】(一)殺(音比) (發)音憂 (經)音室 (艾)同刈

【釋語】(二)更休更迭也。迭也。休是也。謂可更迭休息也。(三)紮不成粟也。(四)穀田器。無齒。把首如木維。柄約

四尺。所以平田壟地者。(四)經。種禾短絲也。(五)艾。割禾也。(六)閱閱。憂懼貌。(七)與吾子同年。按公于劉。與環

同榜及第。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南海。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

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斧披，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大九，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註音】（一）音姑（二）音當

【釋義】（一）本詞，謂質朴樸樸，無口才也。（二）令色，言奪其顏色以媚人者。（三）建中靖國，宋徽宗年號。

（四）孫君介夫，名立節，舉閩寔，嘗著春秋發微，孫復見而撫卷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擢皇祐五年進士。（五）王荆公，即王安石。（六）京口，今江蘇丹徒縣治。（七）東濕，吏治太急曰東濕，蓋濕物易東，言其歷京如之也。（八）詞，字亦誤，父見讀書博洽，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動直聞，著有文集四十卷。（九）勸，字志舉，立節

季之。三國志文。元工誌。節氣。煉。歸。皆。從。化。豈。所。舉。贊。德。不。應。卜。居。延。春。谷。年。七。十。卒。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物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釋義】（一）龍眠居士。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為泗州錄事參軍。公麟好學博雅。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為考古圖。善丹青。妙絕冠世。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元符間。歸老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居士。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

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釋義〕（一）吳道子，名道玄，善繪事，筆法超妙，稱畫聖。玄宗時召入供奉，曾於大同殿寫嘉陵江一日雨景，又善畫佛像。（二）杜子美，唐杜甫字子美，擅近體律書，善爲詩歌，瀟灑狂狷，千態萬狀，憂時即事，世號詩史。元稹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三）韓退之，唐韓愈字退之，通六經百家之學，爲文粹然，一出于正，輔相六經，學者仰如泰山北斗云。皇甫湜稱退之文曰：奪天心，出月窟，擲子厚嘗得昌黎氣，完以蓄藏，露光手，然後讀。（四）顏魯公，唐顏真卿字清臣，博學工詩，事謝以孝聞，年八十，歷相四朝，位至太師，封魯國公。（五）鍾斤成尾，喻神技也。莊子：郢人墮垆其鼻端，若蠅，使匠石斲去之，匠石揮斤成風，盡聖而鼻不傷。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甯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蹶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一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甯院水，作二十四景，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

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威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註音〕〔韻〕音曉〔案〕音采

〔釋義〕(一) 補永昇。宋成都人。善畫水。壁嗜酒放浪。人或以勢使之。則嘻笑舍去。偶欲畫。不擇貴賤。(二) 廣明。唐僖宗年號。(三) 孫位。居會稽山。號會稽山人。光啓中以處士爲蜀之文成殿下將軍。畫水入神。世謂孫位之水幾于道。工書。曾遇異人。有道德。改名遇。(四) 黃筌。宣和畫譜。黃筌。成都人。以工畫得名。資諳家之善。而筆意豪健。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懸於殿陛之下。誤認雉爲生。擊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嗟異。(五) 孫知微。宋人。善畫。張乖崖鎮蜀。雅慕之。欲一見。一日聞知微在僧舍。亟詣之。知微卽投閣遁去。後乖崖還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山人命我以此爲贈。啓篋視之。乃畫一蝶。張知是知微。卽問童子。曰。已去遠矣。(六) 蒼黃。猶倉皇也。急遽貌。(七) 黃居寔。字季子。字伯贊。仕蜀孟昶爲翰林待詔。歸宋授光祿寺丞。居世家學。作花竹翎毛。默契天真。寫怪石山景。往往過父。兄弟居實居寔。皆善畫名。(八) 李懷素。宋蜀郡人。工畫花竹翎毛。與夏侯延祐相類。兼善山水。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邀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

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註音〕(嬰)音櫻

〔釋義〕(一)方山子。陳慥。字季常。永嘉人。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妻柳氏。最妬。季常每宴客。有聲伎。柳氏則以杖擊壁。客為散去。初與東坡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居黃州。與之往來唱和。為此傳。(二)光黃。二州名。光今河南潁川縣。黃今湖北黃岡縣。(三)朱家。漢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隱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見。(四)郭解。字翁伯。濮河內軹人。為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俠。雖賤賤殺人。後折節改行。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報。救人之命。不矜其功。(五)岐亭。故城在湖北麻城縣西。(六)屋。沈歸愚云。冠頂曰屋。(七)方山冠。形似進賢冠。以五彩綴焉之。(八)謫。居於黃。元豐二年。坡公在湖州守任。為言事者。詔以到任謝表有怨謗語。下臺獄。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九)嬰。驚。驚。顧貌。(一〇)岐山。縣名。在今陝西省境。

亡妻王氏墓志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師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就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主十

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閱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曰。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鳴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釋義〕（一）治平二年。治平。宋英宗年號。治平二年。坡公年甫三十。（二）彭山縣。四川省縣名。（三）青神縣名。故城在今四川青神縣南二十里。（四）從軾官於鳳州。坡公於嘉祐六年。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時年二十六。至治平二年罷任。鳳州。卽今陝西鳳縣治。（五）持兩端。兩端。猶言兩頭。喻言之圓滑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

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帶。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其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註音】(薯)音尸(芘)向庇(鱗)音秋(鱗)音善(匍)音肅(匍)音僕(忸)女育切
 【釋義】(一)固有薯龜。薯草名。用以筮。龜用以卜。以喻咨詢國家大事也。(二)芘。謂庇蔭也。(三)鱗。魚名。即俗稱加鱗是也。(四)鱗。即俗稱黃鱉是也。(五)奄。忽也。(六)先君。坡公父洵也。(七)匍匐。手行盡力也。(八)忸怩。慚色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五

蘇轍子由著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維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巧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重。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嚙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深慮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莫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

勵州郡。先農祭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并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并行於世。官吏疑惑。兵

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三太息。日昃^二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據兵奔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禁。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一五}。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

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二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

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職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註音〕〔穆〕音抽〔嚳〕同〔嚳〕音碼〔宇〕逐語切〔昆〕音獨

〔釋義〕(一)陳州，即今河南淮陽縣治。(二)張安道，名方平，南京人。神宗時累官參知政事，知陳州，卒謚文定。(三)常憲，常法也。(四)古人有言三句，〔書康王之誥〕：「維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五)瘳，病瘳也。(六)嚳，痛楚之言也。(七)橫山之謀，元豐五年，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積爲寇，種諤自以西路無功，上其策於朝，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蓋賊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墮皆拔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地時，則橫山之地已盡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通橫州，馳兵騎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與靈，可以直覆巢穴。(八)招誘之計，徽宗崇寧四年，朝廷用蔡京計，自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九)置傳例司，神宗熙寧二年二月，議行新法，立置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釐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台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一〇)常平青苗，熙寧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成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置度麥粟之息，先貸以錢，俟熟熟還官，絕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悉移陝西青苗錢，民願預借者給之。(一一)出錢雇役，熙寧三年十二月，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發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會布相繼草具條貫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第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按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一二)在甲徵稅，熙寧三年十二月，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當募募兵，用

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爲保丁者。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先行於畿甸。推行於天下。於是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而爲盜。郡縣不敢以聞。(三)守門扉之間謂之守。(禮)天子當守而立。謂門內扉外人君視朝所守立處。(四)鼠自過午也。(五)宵旰。謂宵衣旰食。天未明而衣。日既暮而食。言天子勤于政事也。(六)漢宣帝與趙充國學匈奴。宣帝元康二年。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舉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教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取利。人土地貨賣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

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未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註音】（漢）音題

【稽顙】（二）帖侍，謂父母也。【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今稽父死曰失怙，母死曰失恃。本此。（三）通判杭州。熙寧四年，被公爲御史，訟告乞外任，辭之。除通判杭州。（三）知密州。神宗熙寧七年，有移刺密州之命。遂自錢塘赴高嶺。（四）陷於刑辟。被公徒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詞。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言，撰其表語，并謀孽所爲詩，以爲劾說。逮赴臺獄，欲置之死，綴錄久之不決。（五）題辭。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故意見不相合，亦曰齟齬。（六）漢淳于公得罪，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處。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投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其意，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蘇轍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澤恩。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維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知。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會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

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去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休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註音】（鈇）音府（鉞）音月

【釋義】（一）指願言迅速也。（二）青苗保甲免役。陳州爲遷安道論時事書篇註。（三）市易行而商賈皆

傾。嘉祐七年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先是召嘉問提舉市易。俾以資銀受貸。帝聞其擾民。以詔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賤短。帝曰。免行錢所收銀兩。市易器及果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帝詔中書曰。

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一)
陵邊與陵東同。(五) 欽錢。古有九鈞之典。欽錢其一。諸侯受欽錢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諱之事。輒言欽錢。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及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媿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取。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

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欲將使變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維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嶺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嶺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醜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嶺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諒。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民。而置確嶺。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嶺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註音〕（變）息端切

蘇轍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嶺狀

六一七

【釋義】(一)蔡確。神宗元豐八年以蔡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韓琦人主意。與時上下。初附王安石。及知神宗已厭之。即請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士競以買直。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王回上疏。極論蔡確章惇韓維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覿侍御史劉翬。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回。東光。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太后猶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二)韓維。見後篇注。(三)吳居厚。字執老。洪州人。為言者所論。貶知廬州。旋請黃州安置。(四)呂孝序。未詳。(五)宋用臣。開封人。神宗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大學。立宗廟。導洛通汴。用臣悉領其事。侵陵官司。誅求小民。為中丞劉翬所劾。降監太平州稅務。(六)賈黃。王子京。張誠。一均未詳。(七)呂嘉問。字望之。呂公弼從孫。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嘉問竊其稿以示安石。安石乃先白之帝。呂氏號嘉問為家賊。元祐初。貶嘉問知淮陽軍。(八)鑿。具。宋雙流人。字晦翁。舉進士。神宗朝累官刑部侍郎。哲宗初。罷知利州。徙廬州。為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辰。(九)魏和也。(一〇)山陵已後。神宗崩於元豐六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葬永裕陵。(一一)勅旨。即諭旨。

乞責降韓維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
 以共棲。共繇^四。臯繇^五。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六七}。不可以共處。傳曰。一薰一蕕^六。十
 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
 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
 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垢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
 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日而
 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
 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維。如屠沽^九之行。害於而家。以穿窬^八之才。凶於而國。
 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入

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續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舂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續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續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續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二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卽位。突厥奄至渭北^五。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續在位。使副相顧。反唇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續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一六}。今其爲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闕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盛國七百里而相續。臣愚所未諭也。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續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誅上之罪。謹奏聞。伏候勅旨。

〔註音〕(一)烏。讀如喙。(二)音。音。音。音。(三)音。音。音。音。(四)音。音。音。音。

〔釋義〕(一)韓。字玉汝。登進士第。元豐中自龍圖閣直學士遷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續所至以嚴稱。素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二)烏。猛禽也。狀與角鴮同。而無毛角。晝隱。夜出。捕食小鳥及鼠類。(三)烏。鳥名。古稱似鳳。五彩而多青色。(四)烏。禹父也。尚書稱其方命圯族。治水無功。蓋不仁之人也。(五)泉。經。卽泉陶。舜賢臣也。(六)顏回。卽顏淵。孔子弟子之最賢者。(七)盜跖。史記伯夷傳。盜跖日殺不辜。〔註〕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八)一。薰。一。薰。薰。香草。薰。臭草。(九)屠。法。賤者之稱。〔戶子〕屠者。鐵

肉。知牛之多少。則沽者亦知酒之多少也。(一〇)穿窬。論語。穿窬之盜。窬。隙也。(一一)扶菴。博物志。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扶菴。今泰山出扶菴。(一二)烏嶽。烏頭別名。毒藥也。(一三)孝惠高后。孝惠帝名盈。高祖太子。在位七年而薨。高祖后呂氏。臨朝稱制。(一四)匈奴築。惠帝即位三年。匈奴冒頓爲書遺高后。辭極委慢。(一五)突厥奄至渭北。唐太宗受禪之元年。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橋之北。遣其腹心載矢思力入見。親虛實。太宗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下馬羅拜。(一六)祖宗。七百三十一句。神宗熙寧八年七月。詔韓絳如河東。割地以昇靈。先是。使使爭鬪疆事不決。帝問於王安石。安石獨帝。韓絳待制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疆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與兵之端。(一七)訕上。訕。謗毀也。謂訕謗君上也。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_三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贖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識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破其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靜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隻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剽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至河北入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脇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

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塞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稊穉。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餽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甯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賣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年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日爭利。遂相扶擗。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會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

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鷹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樂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利究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贖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讎。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污銜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魎。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註音〕〔犴〕俄干切〔稊〕音題〔稗〕步壞切〔險〕音險

〔釋義〕(一)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二)年。猶也。鄉亭之號曰年。(三)詐。變而後天下安。漢武帝元狩二年。以張敖爲御史大夫。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錢。置鹽鐵官。算緡錢。其法大抵出張敖。百姓咸指怨之。武帝以張敖詐而欺。使趙禹切責屬。湯乃爲書謝。元鼎二年冬自殺。(四)逐。相而社稷復存。唐德宗建中四年。李懷光赴朱泚之難。至奉天。爲盧杞所排。咫尺不得帝。遂領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德宗貶杞爲遠州司馬。真元元年。杞退。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奏杞極惡。何可復用。帝不聽。關陝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乃以杞爲澧州別駕。杞竟卒於澧州。(五)王安石初任執政。二句。泉州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六)韓琦始言青苗之害。熙寧二年二月。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極言青苗之害。帝袖其疏以示執政。琦與忠臣。(七)手實法。熙寧七年秋七月。呂惠卿用其弟曲陽謝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隱落者許告。五等既定。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尙括無遺。至於鷄豚。亦遍抄之。(八)鄭俠。王安石安國。熙寧八年。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惠卿奏爲謫。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綰甫治之。遂請管俠於汀州。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璠承惠卿旨。劾俠嘗遊獨京之門。交通有証。鄧綰鄧綰甫言王安石國嘗借俠奏稿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鈔賈捕之。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九)無唯類。謂守道之士盡死也。(一〇)馮京。江夏人。字當世。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俱第一。後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論王安石爲政更張。被讒。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簡。(一一)蔡延慶。字仲達。第進士。神宗時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徽從知潭州。元祐中終工部侍郎。(一二)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官給事中。與西師之役。(一三)承慶之敗。熙寧五年。徐禧建議築永樂城。九月。夏人以數千騎來攻。城遂陷。禧等爲亂兵所殺。(一四)穉穉。低劣之禾稻也。(一五)被召。即起。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爲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忘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怒之。時韓絳。諷慮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一六)蹇周輔。見乞邪。左右僕射蔡確。韓絳狀。(一七)安石由是得罪。安石再相。力請解機務。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寓福建子二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惠卿亦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及無使上知之語。帝以安石爲欺。故於熙寧九年冬免。(一八)挾搦。謂摘取其過惡也。(一九)放廢。三。使委百。載。持。其母。遊之。蒙。西。巴。弗。忍。而。與。之。益。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子。傳。曰。夫。不。

忍於虜。又且恐吾子乎。故云放鷹違命。推其仁可以托國。(二)金子殉君。齊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三)呂布。字奉先。五原人。初爲武猛都尉。丁原部曲。董卓末年。何進召董卓至京。殺宦者二千餘人。卓初入不遇步騎三千。陰使呂布殺丁原而奔其衆。董以呂布便弓馬。特愛信之。誓爲父子。熹熹帝二年四月。董卓爲呂布所殺。暴卓尸於市。(四)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後與敬宣謀襲桓玄。猶豫不決而死。(五)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六)司馬元顯。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元顯司馬氏。時年十六。有雋才。(七)曹公。曹操。(八)見殺於桓氏。劉牢之之讒。據江北討桓玄。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王兖州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牢之懼。至浙州益而死。(九)鄧綽。字文約。舉進士第一。通判寧州。條上時政數十事。以媚王安石。安石薦于朝。累擢御史中丞。久之。帝知其惡。斥知饒州。(二)李定。揚州人。字資深。少受學于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神宗召問青苗事。定極言其便。於是諸新法不便者。皆不寢。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坐庶母死匿不爲服。改崇政殿說書。累官御史中丞。以劾蘇軾。趙鼎。爲公論所惡。而不孝之名益著。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迄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釋義〕（一）英州。今廣東英德縣。（二）鄧侯。字介夫。番禺人。（三）言事獲罪。初。光州司法參軍鄧侯。爲王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熈寧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侯曰。青苗免役保甲。皆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侯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會歲饑。侯輸所見爲圖。及諍。言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稱病急發。馬蹶上之。爲羣姦所切齒。遂以侯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蹶罪。貶汀州。呂惠卿又令舒亶捕之。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按姓名治之。獄成。欲致侯於死。帝不允。乃徙侯英州。（四）屏斥。擯退也。（五）一夫不獲。〔書經〕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二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剛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於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

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魯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註音】（每）音辱

【釋義】（一）五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三）宣王。名靖。厲王之子。周中與今主也。（三）縹。飾也。（四）田氏。陳厲公子完奔齊。改姓田氏。至田和。始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自立爲諸侯。（五）魯困於盟主。春秋齊秦晉楚之稱。顯送爲盟主。魯介諸大國之間。困於徵召之令。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

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豹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踰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一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註音】（攝）音亦

【釋義】（一）六國世家：「世記」六國無有世家，世文者，記諸侯之世系也。（二）十四，謂韓山以四爲增，山在

今河南洛寧縣北。(三)山東。亦指嶧山以東也。(四)范雎句。魏人仕秦。封應侯。說秦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
總。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蠶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有變。為秦患者。魏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善。
(五)商鞅句。史記商君列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興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併秦。秦即併魏。而魏往年大
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為善。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
邑。徙都大梁。(六)昭王。名稷。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夏四月。秦初稱王。(七)剛壽。齊邑。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北。
(八)堪。邊境也。

二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恃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途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

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二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註音〕〔揜〕存入聲〔端〕教入聲〔咄〕涉嫁切〔獲〕七倫切

〔釋義〕（一）曹公。名操。字孟德。子不。廢漢獻帝自立。國號魏。（二）孫。孫權。字仲謀。據東吳稱吳大帝。（三）劉。

劉備。字玄德。取西蜀後。即帝位。嘉謀昭烈。(四)梓潼也。(五)從巡。行不進也。(六)信誠。韓信。彭越。漢高祖功臣。
(七)二袁。袁紹據冀州。其弟術據壽春。(八)呂布。字奉先。五原人。劉備爲徐州牧時。曹操表備爲鎮東將軍。呂布
梁虛襲下邳。備信妻子。(九)荊州。今湖北江陵縣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舉操。表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
備奔吳。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治。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二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

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奔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精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愛。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一】晉書卷一〇二陳思王傳。秦二世元年。與吳廣同時起兵。【二】項籍。生羽。年二十四起兵。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燒王西廡。【三】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宏。仕魏及周。以功封清國公。周天和。襲爵隋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篡政。自推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四】劉劭。劉劭子。諱勇。經人。晉懷帝四年。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劭弒而代之。【五】石勒。晉元帝建武二年冬。石勒即趙王位。是爲後趙。【六】戴容垂。晉孝武大元九年。晉容垂自稱秦王。大破秦兵。【七】苻堅。晉孝武大元十九年。後秦主姚萇卒。太子萇自立。【八】苻丕。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夏。王恭遣勳勸稱皇帝。【九】死於楊素之手。隋文帝疾甚。侯白。楊素等入問侍疾。太子楊廣。慮帝有不諱。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然事狀以報。宮人疑從帝所。帝覽而大怒。急呼侯白。述元。及已。遂太子楊勇。從殿出閣。爲赦告。素懼以白太子。楊即執從。遂東宮兵。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帝崩。【一〇】煬帝。文帝第二子。名廣。在位十二年。爲宇文化及所殺。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

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後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其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羣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

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隙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甯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振四方。

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取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註音〕〔錄〕音東〔韻〕音博

〔釋義〕(一)關中。即今之陝西省。

(二)二世。即秦始皇王子少子胡亥也。

(三)陳勝。見前篇注。

(四)吳廣。字叔。陽夏人。

(五)頤指如意。見〔前漢賈誼傳〕頤。面頰也。言頤動而指示人也。

(六)三川。秦置郡。治洛陽。為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潁潁。衛。濟。四府地。

(七)李由。斯長子。與斯同死。

(八)三川。秦置郡。治洛陽。為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潁潁。衛。濟。四府地。

(九)淮南。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徙蜀道死。

(十)濟北。今山東長清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與屋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十一)吳楚。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卬。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是為七國之亂。

(十二)王莽。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弒孝平帝。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

(十三)唐太宗。姓李。名世民。高祖次子。

(十四)分四方向。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十五)盡以沿邊句。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

(十六)節度。為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

(十七)范陽。唐郡名。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地。治幽州。控制契丹。

(十八)朔方。即今靈武縣。控禦北狄。

(十九)貞觀三句。太宗定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行征宿衛。皆以遠近分番。其後府兵廢。募兵長從宿衛。謂之騎驍。

(二十)開元天寶。玄宗年號。

(二十一)德宗。名玢。代宗子。

(二十二)祿山。姓安。營州胡人。安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未幾。兼領數鎮。後自范陽起兵反。陷長安。

(二十三)朱泚。幽州昌平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盧龍節度使。泚殺之。代領其眾。德宗時。舉兵反。殺長安。

(二十四)昭宗。名晔。初名傑。一作敏。

(二十五)李贇。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二十六)守備。姓王。趙穆時。宦官。(二十七)士良。姓仇。文宗時。宦官。(二十八)王涯。賈餗。字廣律。太原人。諡。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二十九)劉從諫。從諫為昭靈節度使。涯等被殺。從諫上表。詰王涯等罪。有訓練士卒。欲以死清君側語。士良等懼。(三十)崔昌遐。名胤。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三十一)朱溫。更名晃。初從黃巢為盜。降唐。後賜名全忠。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二十六

蘇轍子由著

臣事策一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蹙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

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讜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其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懈。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註音〕〔敬〕子六切〔謹〕音歡

〔釋義〕〔一〕黜陟。謂進退人材也。降官曰黜。升官曰陟。

〔二〕敬。敬不安貌。

〔三〕刀錐斧鉞。刑罰也。

〔四〕衛太子。漢武帝太子。名據。〔五〕江充。字次儻。漢武帝夢被木人所擊。因是體不適。江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六〕申屠嘉。梁人。漢文帝時官御史大夫拜丞相。〔七〕鄧通。漢文帝幸臣。申屠嘉爲檄召之。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乃召還。

臣事策四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

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事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殘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於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辭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怒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

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必不可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釋義〕 (一) 文景。漢文帝名恆。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名啓。在位十六年。(二) 武帝。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三) 元成。漢元帝名爽。在位十六年。成帝名禰。在位二十六年。(四) 朝廷之強臣二句。元成之間。外戚王氏權最重。至王莽篡漢。漢祚中絕。(五) 世祖。名秀。莽末起兵復興漢室。在位三十三年。諡曰光武。(六) 顯宗。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爲顯宗孝明帝。(七) 膺從。謂被膺附和之人也。(八) 爲將者去其兵權。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諒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太祖用趙普謀。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民政策二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戈干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

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閭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禱，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亦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閭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

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註音】(一) 薛(一) 同韻

【釋義】(一) 樵蘇。《史記》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二) 取薪曰樵。取草曰蘇。(三) 聲病。謂聲調之不協。唐以詩賦取士。故以此爲標準。(四) 科舉。分科取士也。唐始行之。(五) 孝悌科。漢惠帝時舉民孝悌力田。後其年。

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主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

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未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制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餘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二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蓄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藩衍充物官邸官吏冗積員益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

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拔。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知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盜。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兪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

積與天下分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註音】(內)同納(癸)癸林切(初)音刃(椿)株江切

【釋義】(一)元祐。宋哲宗年號。(二)丙吉。字少卿。漢宣帝時相。(三)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北。(四)代郡。即今山西代縣。(五)東曹。官名。(六)李吉甫。字弘憲。官翰林學士。權中書侍郎。(七)元和。唐憲宗年號。(八)三司使。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九)丁謂。字謂之。更字公言。蘇州長州人。(一〇)景德。皇祐。真宗年號。(一一)治平。英宗年號。(一二)熙寧。神宗年號。(一三)澠官。司徒。(一四)元豐。神宗年號。(一五)二聖。神宗后及哲宗。(一六)藝祖。即宋太祖。(一七)堯。舜。禹。商。周。各代年號。(一八)景福。唐名。(一九)大原。今山西太原縣。(二〇)契丹。東胡遺種。在黃河北。本鮮卑舊地。(二一)咸平。真宗年號。(二二)不知所以裁之不能裁度以義。句見(一)注語。(二三)封泰山祀汾陰。真宗封泰山。祭后土于汾陰。汾陰在今山西榮河縣。(二四)葛社。亳州老君宮。在今安徽亳縣。真宗謁老子於太清宮。(二五)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並宮名。真宗建。(二六)章獻。真宗劉后。(二七)夏。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於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西。(二八)充朝。滿也。(二九)英宗。名煚。(三〇)神考。即神宗。名頊。(三一)青苗助役。青苗。謂青苗在田。貸民以錢。使之出息。助役。使民出錢募民充役。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輸錢。名助役錢。(三二)市易鹽鐵。市易。凡貨之籍者。以官錢平其價。市之。民有市於官者。則度其財。遂為抵當所行之錢。賈則使償。鹽鐵。蔡民鑄鐵器煮鹽。(三三)交趾。今安南交州地。(三四)拓跋。西夏本姓。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子孫繼之。(三五)晉武帝。姓司馬。名炎。(三六)吳蜀。吳主孫皓。蜀主劉禪。(三七)兗州。兗。西戎。謂北狄。(三八)分椿。猶言分列其事。椿。羅木入土之柱。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職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

父母之心也。或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與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饘。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勸。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註音】(洞)音洞(潦)音老(饘)音分(饘)音熾(豈)可海切(弟)去聲

【釋義】(一)諄諄。教誨不倦也。(二)洞洞。誠懇也。(三)幾諫。【論語】事父母幾諫。【朱註】幾。微也。微諫。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四)洞遠也。(五)行潦。道上無源之水。(六)餽饘。蒸米一熟。以水沃之而再蒸也。(七)豈弟。與愷悌同。和樂也。(八)長沙。今湖南省城。(九)悍。凶悍也。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甯。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饋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旋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將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卽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取蜃而不警。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險。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縲。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敢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

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註音〕 〔音〕 音送 〔韻〕 音賓 〔漢〕 音庚 〔韻〕 音拙

〔釋義〕 (一) 閔子。即閔子騫。名損。孔子弟子。(二) 歷城。今山東省城。(三) 照寧。宋神宗年號。(四) 臺。老也。

〔左傳〕 以伯舅臺老。〔註〕 七十曰臺。(五) 填。聚也。(六) 嶺。相也。〔禮聘義〕 主人三嶺。〔註〕 接賓以禮曰嶺。

〔七〕 流。辱也。(八) 稱。行。行者四人。〔論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九) 債。覆敗也。(一〇) 棧。〔後漢班固傳〕 莫不陸梁水漿。〔註〕 擲。擲也。(一一)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邑柳下。〔註〕 曰惠。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一蔓延^二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曲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櫨。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三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四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五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賓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暉^六晷^七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八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迨遙泉石之上。擷_五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註音〕(隨)音舵。(歷)同歷。(啤)匹計切。(曉)研計切。(蹇)音牽。(擷)胡結切。

〔釋義〕(一)齊安。今湖北黃岡縣。(二)武昌。今湖北武昌縣。(三)險阻。險阻也。(四)蔓延。盤曲而延長也。

(五)浮圓。塔也。(六)曲山。一名樊山。在鄂城縣西。下爲樊口。上有九曲嶺。山東十步有岡。岡下有寒溪。山北背大江。(七)擷。木名。似檇。(八)杖策。手持類也。(九)亂流而南。橫流而渡也。(一〇)福中。用鐵全幅。向後雜髮。俗名襪頭。

(一一)半照。行之小而白者曰半照。(一二)睥睨。左右視也。(一三)斥。逐也。(一四)蹇。攀也。(一五)擷。採取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畫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哉也哉。

【註音】(統)音元 (澗)音免 (闕)音盍 (蓋)音務

【釋義】(一)西陵地名。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二)湘沅。二水名。皆湖南巨川也。(三)漢河。本一水。漢水入江處謂之河。(四)赤壁。在湖北嘉魚縣。(五)清河。縣名。即今湖北清河縣。(六)齊安。地名。故城在今湖北黃岡西北百二十里。(七)濟瀾。大波也。(八)洵。水之聲勢也。(九)閩。合也。(一〇)曹孟德。孫仲謀。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一一)周瑜。陸遜。周瑜。字公瑾。瑯州舒江人。陸遜。字伯言。仕吳大將軍。(一二)馳騫。疾趨而橫行也。(一三)楚襄王。名橫。懷王子。頃襄王也。(一四)宋玉。屈原弟子。為楚大夫。(一五)景差。楚公族大夫。(一六)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治京。(一七)颯然。風聲。(一八)雄風。撥風之意。(一九)坦然。寬平貌。(二〇)騷人。思士。謂詩人與不得志之士也。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曷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代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心見終焉。嘗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

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職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註音〕 (一) 音骨 (二) 音骨

〔釋義〕 (一) 太史公，即司馬遷。 (二) 周覽句，史記五帝本紀贊。余嘗西至崑崙，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紅淮矣。 (三) 燕，今河北省。 (四) 趙，今河北山西間地。 (五) 陳蕩，意氣橫佚之貌。 (六) 鄉里鄉黨，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七) 汭沒，城沒也。 (八) 秦漢之故都，秦都咸陽，今陝咸陽縣，漢都長安，今陝長安縣。 (九) 慈南，山名，一名太乙。 (十) 蜀，古之中興，在今河南登封縣。 (十一) 華，古之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境。 (十二) 歐陽公，即歐陽修。 (十三) 周公，召公名且，召公名爽，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 (十四) 方叔，召虎，皆周宣王時賢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十五) 史事，官吏之事。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未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雖惺是望。公來自西，會爽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過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機，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持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

時起。明日當齋。公訃喜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隸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墮。匪以報公。惟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註音】(在)音王 (禕)音靈 (禮)市終切 (蔽)音途 (擾)音憂

【釋義】(一)三省。即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二)司馬丞相。名光。字君實。(三)元豐。宋神宗年號。(四)太任在位二句。太任。文王母。成王。武王子。比太皇太后高氏及哲宗。(五)悼悼。憂思貌。(六)遄返。句。遄。往來頓轍而疾速也。神宗崩。光欲入臨。時程頤在洛。勸光行。乃從之。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臣百姓。光懼。亟還。(七)授之宛邱。後詔起光知陳州。宋陳州治爲宛邱縣。即今河南淮陽縣。(八)爰高也。(九)宅憂。天子居喪之名。(一〇)延和。便殿也。(一一)合宮。明堂也。光卒後。太皇太后聞之。與哲宗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一二)極。按死之。諡。(一三)纛。農田播種後。又以上覆之曰纛。(一四)神母。謂太皇太后。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入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至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懸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

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邇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弁容偏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消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往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土。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歡歎。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

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濶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與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事。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充轄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一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

至於失其操柄。又急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事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竄齋橐負。以致其費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絃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袍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河澗其所言者。皆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牟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時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與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矣。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

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妣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紉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下之所擇。

【註音】(國)音怵(禱)音拙(徽)音希(歐)音虛(錫)古玄切(鷲)音盈(齋)租稽切(慈)音縣(抱)音孚(鷲)烏鷄切(湘)音湘(置)音陞

【釋義】(一)祚，位也。(二)烏奔，不絕也。(三)太康，荒於田獵，爲羿所篡。(四)太甲，伊尹放之於桐，其後威服，復樹立之。(五)后稷，名棄，周始祖。(六)昭王，名琜，康王之子。(七)南狩，昭王南巡，楚以膠舟迎之，中流溺死。(八)

殺王名滿，征犬戎而荒服不至。(一)凶。名宦。宣王子。爲犬戎所殺。(二)厲。名胡。宣王父。爲民所逐。(三)諸呂。儀
呂后之感。如呂產呂祿輩。(四)七國。吳楚趙膠西。彭越南。舊川。(五)建武。東漢光武年號。(六)仲實。東漢仲帝
名祜。在位一年。年號永嘉。質帝繼在位一年。年號本初。(七)魏。曹丕篡漢。外有吳蜀。(八)晉宋。晉都建康。宋劉裕
篡之。由齊而梁陳爲南朝。自五胡迄拓跋魏周齊爲北朝。(九)隋。隋文帝名堅。子暕。帝。帝荒失國。(一〇)
女禍出世。指武韋二后及楊妃事。(一一)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一二)八姓。後梁朱全忠。後唐莊宗李存
勳。明宗本胡人。莊宗養子。潞王本姓王。明宗養子。後晉石敬瑭。後晉廢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
(一三)二十四君。後梁太祖鄧王友珪。均王友真。後唐莊宗。明宗。廢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
世宗。恭帝。(一四)太祖。名匡胤。宋始祖。(一五)厚。劉錡爲南漢主。據今廣州。(一六)蜀。蜀主孟昶。(一七)吳楚。五國。揚雄橋
驛吳。至魯。稱位於吳。國號唐。楚爲馬殿。至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宋。唐至煜降宋。五國者。或概唐而言。(一八)外
卑。指服句。指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事。(一九)金子傳弟。杜太后遺命立長。故太祖不傳子德昭。而立弟匡義。
(二〇)太宗。即匡義。(二一)晉。劉昫。據太原。至繼元。降宋。(二二)餘。吳越王錢鏐孫。至太宗三年。納土入京。(二三)不
不。大也。(二四)真宗。名恒。(二五)擢。顯也。(二六)板蕩。大雅。有板蕩二詩。刺厲王之無道也。(二七)景德。真宗年號。(二八)
梨丹。古東胡遺種。其國在黃河之北。本紇卑舊地。後改稱遼。(二九)德明。西夏主。諱德明。(三〇)封泰山。兩句。築土曰
封。除地曰禱。祭天地也。(三一)仁宗。名禘。(三二)注。措。意所嚮曰注。籌辦曰措。猶言注意籌措也。(三三)豐。樂易也。
(三四)英宗。名曙。太宗子。雍王之孫。仁宗養以爲子。因疾六月不親政。(三五)東朝。太子居東宮。故稱東朝。(三六)三事。
大夫也。此指三省大臣。(三七)早。謂遺棄天下臣民也。英宗在位四年。壽僅二十六歲。(三八)陛下。神宗名頊。(三九)
復除。免徭役也。(四〇)號。號。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散布也。(四一)索。引。路險以繩牽引而行。(四二)簾。箱類。(四三)
行。擡也。(四四)法。法。華服。(四五)六。水。水火金木土穀。(四六)袍。擊鼓杖。(四七)左。成。右。援袍而說。(四八)擊。拆。拆。以木爲之。夜
行所擊。以警盜也。(四九)重。重。擊。拆。(五〇)假。樂。鳥。鷲。公。劉。劉。皆。小。雅。篇。名。(五一)免。置。見。詩。周。南。(五二)牛。半。句。
見。詩。無。羊。篇。(五三)九。六。三。事。政。得。其。序。發。爲。政。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五四)就。就。兩。句。言。一。日。二。日
之間。萬。種。幾。微。之。事。皆。當。戒。慎。危。懼。(五五)實。長。敬。畏。也。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

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櫨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蔽蔭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肴石俎。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釋者以謂詒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

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擣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尙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人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旣不可以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勞。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

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會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以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維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詣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洽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鳩羽之譏。涉岵之嘆。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註音〕〔鹽〕音古〔諫〕音審〔倍〕同背〔御〕音旻〔隨〕音獨

〔釋義〕(一)福州。今福建閩侯縣其舊治。(二)蘿詩之在大陵。〔詩〕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菁菁。盛貌。莪。蘿蒿也。大陵曰阿。中阿。阿中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如阿之長莪菁菁然。(三)席鳴。燕饗賓客之詩。(四)檝。〔詩大雅〕芄芄檝檝。詩之韻之。芄芄。木感貌。檝。白檝也。檝。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耕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藉與。(五)將率。同將帥。(六)山。蒼石。祖僕馬。〔詩卷耳〕陟彼祖矣。我馬瘡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石上戴土曰祖。瘡。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憫之辭。(七)卷耳。〔詩國風〕篇名。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倉盈之器。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八)天保。〔詩小雅〕篇名。(九)四社。〔詩小雅〕篇名。(十)豎。閉暇之意。(十一)不遑。時母。言王事無暇。未遑養其父母也。(十二)釋者。謂鄭玄毛詩箋也。(十三)北山。〔詩小雅〕篇名。(十四)持羽。〔詩國風〕篇名。(十五)陟岵。〔詩國風〕篇名。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之詩。(十六)國風。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于天子。而終於樂官者。是爲國風。(十七)求也。(十八)轉走五郡。登于嘉祐二年。以進士及第。謂太平州司法參軍。後以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旋知齊州。徙襄州。故曰轉走五郡。(十九)閩。越。今福建本州時七閩地。後爲越人所居。故曰閩越。(二十)仲弟。登仲弟名布。字子宣。以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二十一)南越。亦作南粵。今廣東廣西地。(二十二)著令。古時天子立一法。衆著爲令者。謂之著令。(二十三)御。迎也。(二十四)盧。荷也。(二十五)盧。付託也。(二十六)亭。道路設舍所以停集行人也。如驛亭。郵亭。(二十七)風雨時若。風雨及時也。(二十八)價。減什七。謂減價十分之七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入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

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亦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修於實。猶之用人。非蓄道德者。烏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

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爲，薄帶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閭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註音】(一) 諫(同耳) (靈) 音釋 (歸) 音希 (屯) 豬鍾切 (蹶) 音厥 (否) 音譬

【釋義】(一) 歐陽舍人即歐陽修。(二) 撰述也。作也。(三) 先大父子固自稱其祖也。(四) 願，尊敬也。(五) 孰，刻也。(六) 段，奪也。(七) 侈，多也。擢也。(八) 徇，徇私也。(九) 卓卓，高超也。(一〇) 靈，傷痛也。(一一) 瞻望也。畏也。(一二) 屯，疑否。發言顛倒困頓也。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邕、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珙。珙不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貶之。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珙又不從。凡宗旦之於珙，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珙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守，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

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能死而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珙。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珙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珙。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

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質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嘗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珙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題。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聞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維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覆答。不宣。

【註音】(珙)音拱。(鞏)乍適切。(度)音鐸。(比)音避。(嘗)音生。

【釋義】(一)孫司封。名抗。字和叔。鄆人。(二)儂智高。廣源州蠻人。宋仁宗皇祐元年九月。智高據廣南。攻邕州。(三)邕州。卽邕州也。今廣西邕寧縣其舊治也。(四)孔宗旦。魯人。時爲邕州司戶參軍。(五)陳珙。仁宗時。爲邕州知州。皇祐四年。儂智高破邕州。珙被執。惶急呼萬歲。求自效。不報。被殺。(六)詆。詞斥也。(七)橫山。在今廣西邕寧縣東。高嶺橫截江流。宋嘗置橫山寨於此。(八)寨。山居環列木柵以爲防衛也。(九)度。剛度也。(一〇)桂州。卽今廣西桂林縣。(一一)慈。表也。明也。(一二)比。近也。(一三)曲突徙薪二句。見漢書霍光傳。突。煙囪也。(一四)元。民也。元。舍也。民之類。舍。故稱。(一五)使者。謂韓愈使。(一六)廣東西。謂廣南東路及廣南西路。(一七)汲汲。逮也。(一八)京東。路名。舍也。民之類。舍。故稱。(一九)指目。手指而目視也。(二〇)一嘗。一左傳。不以一嘗掩大德。嘗。過也。(二一)程袁州。程無擇。上蔡人。守擇之。以其知袁州。故稱。(二二)頌史。魯少頃也。

戰國策目錄序

會要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年。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僞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

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佞。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往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註音〕〔按〕音慈

〔釋義〕(一)劉向。字子政。漢元帝時爲散騎宗正。成帝時爲光祿大夫。(二)崇文總目。宋王克臣等撰。(三)蘇秦。洛陽人。字季子。說趙燕韓魏諸國爲從約長。與相六國。(四)商鞅。鞅衛之庶孫。好刑名之學。入秦見孝公。說當強之術。(五)孫臏。戰國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龐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烹之。齊使者至魏。竊載臏歸。田忌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六)吳起。魏人。奔楚。楚以爲相。(七)李斯。秦始皇時丞相。(八)晁。病也。(九)高誘。後漢人。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里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

驗頌義之人。皆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幾。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願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璠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與。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

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
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采芣。采芣。大車之
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
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
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
發其端云。

【註音】(珣)何彭切(瑣)音黃(莊)音居(瑀)音羽(芣)音浮(苢)音以

【釋義】(一)隋書。唐長孫無忌等撰。(二)崇文總目。見前篇注。(三)曹大家。大家。女之尊稱。扶風曹世叔妻。
班彪女名昭。字惠。著女誡七篇。(四)頌義。列女傳後之贊頌也。(五)陳嬰。秦二世時。爲東陽令史。陳勝兵起。少年
殺縣吏。欲立嬰爲王。其母止之。後歸。封侯。詳列女傳。(六)嘉祐。宋仁宗年號。(七)蘇頌。字子容。晉江人。(八)劉
敞。向子。(九)藝文志。卽漢書藝文志。(一〇)成帝。名棻。(一一)趙漸。趙謂飛燕姊妹也。漸。漸徒也。(一二)大任。文王之
母。(一三)珣。瑣。瑣。佩玉也。(一四)關雎。詩周南篇名。(一五)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逆其色。
哀窮窮。思賢才。而無得舍之心焉。(一六)二南。周南。召南也。(一七)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關雎。詩周南篇名。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一八)商
辛。殷王紂也。鑿想己。爲禮法之法。割比干之心。或王與師伐之。紂自殺。(一九)紅樓。詩序。關雎。德廣所及也。文王
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風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二〇)兔置。詩周南篇名。(二一)后妃之化也。關雎
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二二)身不行道。不可得也。(二三)芣苢。詩周南篇名。查列女傳無見此詩
者。惟周南之妻。有訪芣苢四句。乃後墳篇也。(二四)柏舟。詩邶風篇名。(二五)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而列女傳以我心匪石四句。爲衛寡夫人之詩。(二六)大車。詩王風篇名。(二七)刺周大夫也。禮
殺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而列女傳以桑扈風四句。爲風夫人之詩。(二八)式
微。詩邶風篇名。(二九)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三〇)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故未嘗得見。其

傳狂構其失意。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吾何可以辭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敝。胡爲乎中路。路。詩作歸。(三)象。舜異母帝。爲父瞽瞍所愛。常設謀殺舜。而舜皆自忍。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鑿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

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殘。然亦各施於一時。蓋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偷得苟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釋義〕 (一)陳書。唐貞觀中與梁書同上。係姚思廉所撰。(二)姚思廉。武康人。初仕隋。入唐爲弘文館學士。(三)梁。字伯賢。初仕梁。入隋爲祕書丞。修梁陳二史。(四)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人。初仕北周。封隋王。後受周禪。(五)梁世。甚字茂世。餘姚人。(六)武德。唐高宗年號。(七)貞觀。唐太宗年號。(八)嘉祐。宋仁宗年號。(九)校讎。謂於書之訛誤者。似有管根。必欲校而出之。故謂之校讎。(一〇)風雨之詩。〔詩〕鄭風鷓鴣篇。風雨蕭蕭。鷓鴣鳴。既見君子。云胡不驩。(一一)泯泯。滅沒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二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

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律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

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者。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素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於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亦其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俟

平論禮者考而擇焉。

【釋義】(一)章公禮。唐書年人。明習禮制。官太常博士。(二)開元。唐元宗年號。(三)元和。唐憲宗年號。(四)儀禮。伏羲。禮記。(五)葛洪。法言。稱世以禮。後乎如稱世。則其為禮命矣。(六)兩觀。周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七)文梓。梓木。有文理者。禮記。中者梓棺。槨也。(八)瓦棺。禮記。有虞氏瓦棺。(九)鄭註。始不用詩。也有虞氏土陶。(十)大羹。說文。羹五味之和也。(十一)左傳。大羹不致。(十二)類豆。禮記。(十三)弁冕。禮記也。(十四)告饗。禮記。子貢欲去告饗之饗字。(十五)朱注。古者天子當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誌之。禮記。月朔。則持羊告廟。請而行之。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鼻羽翼者二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闕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與壞之理。其爲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調論。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天下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

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熾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諱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奸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與。後之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章也。

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失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註音】(韻)音唐(表)同邪

【釋義】(一)范賁之。名師道。蘇州長州人。官至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卒。(二)向書。戶部郎中。分左右曹。掌戶口平準等事。(三)直龍圖閣。掌校勘典籍等事。隸祕書省。(四)世京。字延祖。昭信校書郎。官至尚書丞。(五)至和。宋仁宗年號。(六)掖庭。掖宮旁舍。(七)切韻。音言聲塵。(八)仁宗。名禎。(九)元元。百祥也。(十)奇袤。不正也。(二)恣睢。自用之貌。(三)資政殿學士。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隸翰林學士院。掌制誥。樞密。通事。等事。(三)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爲御史。舉劾不避權貴。時稱鐵面御史。使成容。以琴。請自隨。入啓其

唐宋八大家古文 卷二十八

曾鞏子固著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驚懼。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逾。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

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乎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快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牟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壘。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三飲聽^四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註音】(然)音伏(釐)音盈(飲)音飲

【釋義】(一)江任。臨川人。景德中登第。有詩名。以薇閣校理知泰州事。(二)中州。猶中土。別于邊界而言。(三)海濱近海之處。(四)臨海地。(五)疎野俗名四脚蛇。(六)然。回流也。(七)簞。以竹器盛糧食也。(八)揚。耀也。(九)對。城也。(一〇)臨川。今江西臨川縣。(一一)豐城。今江西豐城縣。(一二)壘。田中高處。(一三)厭。足也。滿也。(一四)飲。飽也。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海馳。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歲而名能振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愛。而越蜀尙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錄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尙足以熏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毀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變。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釋義〕 (一)柳州。即今廣西馬平縣。

(二)南越。亦作南粵。今廣東廣西地。

(三)遊。預也。先也。

(四)爾。猶然也。

(五)越與中國句。古時建國黃河流域。所謂中國。僅限于中原一帶地。考之史籍。始于楚威王滅越。是爲中國人。

入楚之始。自彼時至宋。凡千餘年。(一) 國。福建。(二) 蜀。四川。(三) 素馨。常綠灌木。花似茉莉。而四瓣尖瘦。(四) 山
只。多年生草。葉長而尖。花有紅黃兩種。(五) 含笑。蘭屬。葉互生。花有香氣。(六) 新瀉。侵潤也。(七) 臥。占驪字。毆于
治。言寤策之以至于治也。(三) 表。外也。(四) 穎然。才能拔類也。(五) 遊。超過也。(六) 象州。今廣西象縣。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蓋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訓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

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諱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勗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

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官室教肆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令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而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一月某日也

【註音】（支）同肢（嬰）平聲

【釋義】（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二）弦歌鼓琴瑟之屬歌卽樂歌（三）洗爵詩注爵覓學生注推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四）鄉射禮有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曰鄉者州爲鄉之屬（五）維村論獄二句皆見禮王制授提管是職傳古皆於學行之（六）學其性以學復其睿性（七）斯須暫也（八）要賞徵也（九）慶曆宋仁宗年號（一〇）撫州卽今江西臨川縣（一一）種奠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夏釋奠于其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一二）皇祐宋仁宗年號（一三）不賦而羨賦征賦稅也羨餘也（一四）序爾雅東西兩謂之序（一五）從祭之士卽從祀孔廟者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揚國忠斥爲平原太

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以常山太守臬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臬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閤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擁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於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閎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皆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

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一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釋義】(一)顏魯公。名真卿。字清臣。唐萬年人。開元中舉進士。代宗朝遷至尙書右丞。封魯郡公。故稱魯公。

(二)某卿。字斯初。按安祿山所殺。(三)楊國忠。天寶十一年十一月。以楊國忠爲右相。參文部尙書。國忠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致快機務。吳敢不疑。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四)平原。郡名。今山東德縣。其舊治。

(五)安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魯山。母再適安氏。實其姓。校略參謀。入清。張守珪愛之。養以爲子。使討奚契丹。敗績。殺送京師。玄宗寬幸有加。(六)祿山。既舉兵。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祿山舉兵反。(七)營山。今河北正定縣其舊治。(八)潼關。河南入陝西要隘。(九)肅宗。玄宗第三子。名亨。(十)李輔國。遷太上皇。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矯稱上詔。迎上皇遊西內。將射生五百騎。逐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如西內。刑部尙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敗真卿。遂州刺史。(十一)代宗。肅宗長子。名豫。

(十二)與元載爭。論是非。代宗廣德元年。上還長安。車駕發陳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又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耳目也。(十三)揚炎。虛杞。揚炎。字公南。廬州人。虛杞。字子良。滑州人。德宗建中二年。以揚炎。虛杞。同平章事。(十四)李希烈。陷汝州。李希烈。遼西人。德宗時。

奉進西華使。進南平郡王。帝中五年。李希烈反。監州。上問計於盧杞。杞對曰。誠得饒重臣。為讓得。可不勞頓。表而。顏真卿。二朝舊臣。忠直剛快。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既至。許希烈曰。示之曰。西王見推。不謀而。豈吾相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為西王。何為西王相公。不自保。為唐功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何。希烈不悅。出日。又與四使同。四使曰。都統將。大。而大。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安。山而死者。顏。果。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希烈乃謝之。會希烈弟希傳以事被。希烈遣使。謝。於。即今河南。臨汝縣。一。士。在今陝西平原。北。因。界。嶺。有。二。土。門。狀。如。門。故名。今日。士。門。一。伯。夷。之。清。三。句。伯。夷。殷。時。人名。殷。金。周。粟。餓。死。于。首。陽。山。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任。以。天下。為。己。責。也。一。三。至。和。宋。仁。宗。年。號。一。二。慈。慈。美。感。鏡。一。九。親。親。近。感。化。之。意。

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二千石而止。公敏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飭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早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疹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

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苗記云。

【註音】(儲)即宥切(辱)如又切(輝)音晞(墜)音翳(參)音隄(識)音志

【釋義】(一)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縣。(二)趙公，名抃，字開道，衢州西安人。(三)熙寧，宋仁宗年號。(四)處，給也。(五)儲，貸也。(六)羨，餘也。(七)蹂，踐也。(八)墜，出穀。(九)灌，入米。(一〇)息，利息也。(一一)撈，發病之所。(一二)瘧，埋也。(一三)餒，餓不熟為餒。莩，不熟為莩。(一四)綏，靜安也。輯，和也。(一五)疹，惡氣。(一六)衢州，名，治今浙江衢縣。(一七)豈弟，樂易也。【詩】豈弟君子。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斧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感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感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

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

〔釋義〕 (一)太原郡名。在今山西太原縣。(二)池州。故治卽安徽貴池縣。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羣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

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註音】(一) 音聲 (二) 音聲 (三) 音聲

【釋義】(一) 音聲。今江西臨川縣。(二)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三)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四)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五)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六)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七) 音聲。字機少。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後世書法爲古今冠。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弁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土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銜縮。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被瀾。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隘且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

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皆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巖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美。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志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壘之外。其志壯哉。程州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註音〕〔韻〕音互〔世〕同筵〔峭〕音倫〔瑣〕音致〔衡〕同橫〔壘〕音嶼〔縵〕音粗〔變〕音瀟〔派〕同湖〔壘〕音欬〔公〕同塗〔欬〕音欬〔壘〕音吟〔壘〕音瀟

〔釋義〕〔一〕閩。故魏周者七。周時。故熊避難于溪蠻。隨其俗。後分七種。謂之七閩。〔二〕太末。縣名。治今浙江衢縣。〔三〕後章。郡名。治今江西南昌縣。〔四〕絕。大索也。〔五〕峭。山峻拔也。〔六〕瑣。瑣瑣也。〔七〕土。廣。猶言兵馬也。〔八〕壘。出也。〔九〕縵。雜也。〔十〕湖。結。縵。言水紋之狀。如湖之結。縵之雕刻也。〔十一〕派。澗。澗。澗而上曰派。順流而下曰派。〔十二〕侯官。縣名。今合併爲閩侯縣。〔十三〕潮。沙。早潮曰潮。晚潮曰沙。〔十四〕傑木。大木也。〔十五〕佛老子。佛。釋教。老子。道教也。〔十六〕鼎趾立。猶鼎足立。〔十七〕瓌。詭。異。譎。詭也。〔十八〕巖。峯。山勢聳立貌。〔十九〕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山在東海中。道家謂爲仙人所居。〔二十〕埃壘。塵也。〔班固西都賦〕「埃壘之混濁。」〔注〕埃壘。塵合也。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奮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鱸。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棋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向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答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完備。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奮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

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註音〕 (趙)音閩 (礦)音敏 (諱)知優切 (觀)音靜 (憲)音調 (泯)音民

〔釋義〕 (一)分寧縣。即今江西修水縣治。(二)嵩德。嵩客也。謂各於施予也。(三)鐘。詩。鐘彼南畝。謂以食餼耕者也。(四)礦。地之堅硬者。若者。(五)諱。張。音敏。諱也。(六)景德。宋真宗年號。(七)慶曆。宋仁宗年號。(八)種。草名。(九)泯泯。猶茫茫也。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人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諫諍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賢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准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臺者非歟。曰：焚臺者誰與。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臺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臺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四之去其臺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五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會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言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釋義〕 (一)魏鄭公。名徽。字玄成。唐魏州曲城人。太宗時賢相。封鄭國公。故稱魏鄭公。(二)小亮。小信也。(三)遼東之敗。遼東。遼河以東之地。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無功。解梅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四)孔光。字子夏。漢御史大夫。有所言。則削草藁。以爲彰主之德。以奸忠直。入臣大罪也。(五)造辟。造。誣也。辟。君也。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九

王安石介甫著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許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而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擇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的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

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轟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闔。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三置二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洽。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

言采芑卷二九於彼新田。於此舊畝卷三〇。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餘。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

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俟。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隲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

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三三}。知工者以爲共工^{三四}。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三五}。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三六}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三七}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三八}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三九}。稷契^{四〇}。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

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

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

行不足自託於鄰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取。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取。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巧。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

安得而不馳。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然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

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一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

取士之道。而馭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五七}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緘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五六}學究明法^{六〇}之科。朝廷固已嘗慮其無用於世。而稍賁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釋子弟^{六六}。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六三}。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洽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六三}。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

限其進取之路矣。願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一二。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賞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

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專。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有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

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

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向求而不得。何欲而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不能。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

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願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驗所劣。撞撞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勅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

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

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汚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註音〕 (醜)音泉 (賈)音陰 (翰)音由 (芭)音起 (舊)側持切 (嬰)音六 (紉)同黠 (錡)子計切 (號)音號 (虧)音尖 (績)疾智切 (監)音呼 (趣)同趨 (德)音衝

〔釋義〕 (一)蒙恩備使二句。時安石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 (二)緣。因也。 (三)緣介。猶言微末。 (四)認。懼貌。 (五)傾駭。猶言驚駭。 (六)暉。喧嘩也。 (七)陶冶。陶製瓦器者。冶。鑄金也。 (孟子)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國治者。借用為化育裁成之義。 (八)闕。總也。合也。 (九)徒。恒也。 (一〇)豐。弟。和易也。 (一一)鋟。不作人。作起人才。不遺遐遠。 (一二)置。兔網也。此詩言獵兔之人。猶知好德。 (一三)奉璋。二句。見《詩大雅》。劍上為圭。半圭為璋。髦士。俊士也。峻。峻貌。 (一四)周王。二句。周王文王也。遺往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及與也。 (一五)夷厲。夷名。發。厲名。胡。 (一六)仲山甫。即周之樊仲。宣王時為卿士。輔佐中興。 (一七)翰。輕也。 (一八)不庭。不貢獻也。 (一九)芭。秦名。 (二〇)舊。田一歲為舊。 (二一)鄧黨。五家為鄧。五鄰為里。五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二二)饒。足也。 (二三)庶人。平民。 (二四)餘。十黍為撮。十撮為錄。又二十四錄為兩。 (二五)帥。教。猶言導教也。 (二六)流。五刑之一。安置遠方。終身不返也。 (二七)王制。《禮記》篇名。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辟。辟者君討。接不帥教屏棄遠方。終身不齒等。亦見《王制》。 (二八)頌。《書》篇名。此武王告誡殷人之詞。 (二九)抵冒。猶抵觸也。《漢書》。民人抵冒。 (三〇)庠序。學名。殷曰序。周曰庠。 (三一)賢能。《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 (三二)醜。類也。 (三三)后稷。舜官。周棄任之。主勸農。 (三四)共工。官名。舜時垂作共工。理百工事。 (三五)佐屬。佐輔佐也。屬。下屬也。 (三六)狃習。猶言習慣。不以為意也。 (三七)愆。辱也。 (三八)衆工。猶言衆官。 (三九)四凶。古之惡人。殪。殺。窮奇。橫。機。變。發。是也。 (四〇)臯。陶。舜時為獄官之長。 (四一)契。舜時為司徒之官。商之祖也。 (四二)六官。《周禮》。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 (四三)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 (四四)比閭。族黨。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四五)卒。伍。師。旅。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四六)宿衛。謂直宿官。 (四七)宿衛。謂直宿官。 (四八)宿衛。謂直宿官。 (四九)宿衛。謂直宿官。 (五〇)宿衛。謂直宿官。 (五一)宿衛。謂直宿官。 (五二)宿衛。謂直宿官。 (五三)宿衛。謂直宿官。 (五四)宿衛。謂直宿官。 (五五)宿衛。謂直宿官。 (五六)宿衛。謂直宿官。 (五七)宿衛。謂直宿官。 (五八)宿衛。謂直宿官。 (五九)宿衛。謂直宿官。 (六〇)宿衛。謂直宿官。 (六一)宿衛。謂直宿官。 (六二)宿衛。謂直宿官。 (六三)宿衛。謂直宿官。 (六四)宿衛。謂直宿官。 (六五)宿衛。謂直宿官。 (六六)宿衛。謂直宿官。 (六七)宿衛。謂直宿官。 (六八)宿衛。謂直宿官。 (六九)宿衛。謂直宿官。 (七〇)宿衛。謂直宿官。 (七一)宿衛。謂直宿官。 (七二)宿衛。謂直宿官。 (七三)宿衛。謂直宿官。 (七四)宿衛。謂直宿官。 (七五)宿衛。謂直宿官。 (七六)宿衛。謂直宿官。 (七七)宿衛。謂直宿官。 (七八)宿衛。謂直宿官。 (七九)宿衛。謂直宿官。 (八〇)宿衛。謂直宿官。 (八一)宿衛。謂直宿官。 (八二)宿衛。謂直宿官。 (八三)宿衛。謂直宿官。 (八四)宿衛。謂直宿官。 (八五)宿衛。謂直宿官。 (八六)宿衛。謂直宿官。 (八七)宿衛。謂直宿官。 (八八)宿衛。謂直宿官。 (八九)宿衛。謂直宿官。 (九〇)宿衛。謂直宿官。 (九一)宿衛。謂直宿官。 (九二)宿衛。謂直宿官。 (九三)宿衛。謂直宿官。 (九四)宿衛。謂直宿官。 (九五)宿衛。謂直宿官。 (九六)宿衛。謂直宿官。 (九七)宿衛。謂直宿官。 (九八)宿衛。謂直宿官。 (九九)宿衛。謂直宿官。 (一〇〇)宿衛。謂直宿官。

關侯問也。(五)種之。猶言平均計之也。(六)廝養。賤役也。(七)侵牟。奪也。(八)縣官。天子也。見《漢書》。(九)元元。民也。(十)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兩科始於漢。漢由選舉。宋兼考試耳。(十一)黜蟲篆刻。《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黜蟲篆刻。俟而曰。壯夫不爲也。(十二)九經五經。九經。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五經。易。詩。書。春秋。禮。(十三)學究。唐制。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一經。有學究一經。(十四)明法。明法律也。(十五)恩輝。子弟。謂父兄有功於國家。天子推恩以官其子弟也。(十六)官人以世。謂因世代之關係而官之也。(十七)流外。官名。(十八)流品。謂人之道德。舉問。在社會上所佔之地位也。(十九)季氏。春秋時魯國之季孫氏也。(二十)怵誘也。(二十一)國雖靡止七句。靡止。小也。靡法也。人有聖者。否者。明哲者。謀畫者。敬恭者。有治理者。泉流甚清。無牽率而沈溺於獨敗也。(二十二)張角。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因以作亂。皇甫嵩平之。(二十三)黃巢。唐末案句人。僭號大齊。(二十四)五代。梁。唐。晉。漢。周。(二十五)晉武。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臣尙清談。其後致五胡之亂。(二十六)中國。列於夷狄者。句。晉東遷後。五胡及拓跋魏。占據其北。遂成南北朝。至隋始統一。(二十七)二廟。祖宗。謂太祖。太宗。真宗也。(二十八)主父。偃。漢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二十九)愷愷。意不定也。(三十)正觀。即貞觀。唐太宗年號。(三十一)封德彝。名倫。魏州滹人。官至右僕射。(三十二)魏文正。名徵。以諫得名。封鄭公。(三十三)刑措。民不犯法。刑廢而不用也。(三十四)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遷至大中大夫。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

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誑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乞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註音】〔設〕彼設切

【釋義】(一)亮陰。天子居喪也。(二)鄭聲。謂鄭國之音。其聲淫也。(三)仲虺。湯之左相。(四)不遜聲色。謂不近音樂女色也。(五)不殖貨利。謂不聚貨財也。(六)自竭。謂自竭其力以效忠也。(七)設行。不正之行爲也。(八)春秋。年譜也。(九)大奉。謂以天下奉一人也。(一〇)赴功。猶言趨向成功之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

事與向之從事弗類。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釋義〕 (一)陵歷。謂山陵壞而廢也。(二)竭塞。謂河流通竭而塞也。(三)覆且載。謂天覆而地載也。(四)大甲。思慮奪取也。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也。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會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

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得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釋義】 (一)象喜亦喜。〔孟子萬章〕舜弟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知之。而象喜亦喜。象憂亦憂。 (二)王赫斯怒。〔詩大雅皇矣〕篇。 (三)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都人。

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三十

王安石介甫著

周公論

甚者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五所執贄而見者十人。環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贏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

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可驕。雖暗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爲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釋義】

(一)苟卿。名況。戰國時趙人。所著書名荀子。

(二)贊。初見時所執物也。今謂之見面禮。

(三)貌。執以禮貌接待之也。

(四)黨。五百家也。

(五)遠。遠郊之地。

(六)春申。戰國楚相黃歇封號。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人。

(七)孟嘗。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其封號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

(八)聖世。至治之世。

(九)毛遂。平原君之客。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自薦偕往。與楚王歃血定縱而歸。

(一〇)侯嬴。魏有隱士侯嬴。字貧。爲東門監者。魏公子無忌。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候生至。公子引候生坐上坐。賓客皆驚。

(一一)天位。朝廷之爵祿也。

(一二)子產。春秋鄭大夫公孫僑之字也。

(一三)溱洧。二水名。皆在河南省。

禮論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苟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由其

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踞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劑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員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邪。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註音】(韻)同屈(狙)音狙(麓)音祿

【釋義】(一)疾。惡也。恨也。(二)放。傷。放肆而驕傲也。

(三)嗜。欲。嗜好也。

(四)規。畫圓之器。

(五)矩。畫方之器。

(六)銜。勒。馬勒口。所以制馭馬之行止者也。

(七)狙。猿類。

(八)麓。山足也。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己，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仁爲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何獨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註音〕(誑)低上聲(危)同伸(誇)音快(顛)音尖(翎)音堅

〔釋義〕(一)莊周。戰國蒙人。嘗爲蒙侯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周於學無所不窺。著書十萬餘言。微弁自恣。號南華經。(二)誑。誑語。(三)老子。晉名。周老聃作。(四)編詐。欺詐也。(五)宋鉞慎到墨翟。均戰國時人。(六)墨子。卽墨翟。(七)親。欺也。

上田正言第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外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願猶有疑執

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會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_三。二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乃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註音〕(吮)音航(瘡)音願(類)同音

〔釋義〕(一)田正言。名侃。字元均。冀州信都人。少卓犖。有大志。舉進士甲科。補江陵推官。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言治邊十四事。至和初。擢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諡宣簡。(二)介。因也。(三)吮。咽也。(四)汴。卽汴梁。北宋之都城也。(五)跛倚。〔禮記〕有司跛倚以臨祭。〔註〕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六)方正策。真宗景德二年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六科之首。爲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七)制科。經制之科是也。(八)瘡。腫也。(九)瘡。久病也。(一〇)造辟而言。二句。辟。君也。意謂進諫於君之言。不宜偏激於外。故出時以諷辭對人也。(一一)三誠。〔禮記〕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進之。(一二)不超。猶不但也。(一三)蹇蹇。艱難忠心之貌。(一四)判。辨白也。

答韶州張殿臣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

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不能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釋義〕（一）韶州，治今廣東曲江縣。（二）張殿臣，名師錫，開封襄邑人，去華子。（三）先君，安石父，名益，都官員外郎。（四）登，罪也。（左傳）魏登而動。（五）國各有史，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史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六）多世其家，如漢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公之類。（七）以身死職，〔左襄〕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崔子所殺，其弟則書，又殺之。（八）探畏懼之意。（九）訕，謗毀也。（一〇）訟，爭辯曲直也。

與趙尚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

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急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急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註音】(滿)音屠

【釋義】(一)趙高。字公才。英宗時陝西宜熹。主管機宜文字。(二)西人。謂西夏趙元昊。(三)怒我而急寇。語見《左傳》。謂我軍皆人心忿怒。而病則生怠也。(四)易我。以我爲易與。(五)龍圖。趙高中進士。後累遷值龍圖閣。知延州。不久。因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故稱龍圖。

周禮義序

士辨於俗學。久矣。聖上闕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夙夜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註音〕〔馮〕同恠。〔亭〕音尾。

〔釋義〕(一)周禮。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二)俗學。世俗之學也。(三)校學。即學校。(四)董。督也。(五)周官。周禮辨設官之制。(六)自揆。揆度也。猶言不自量度。(七)訓迪。教訓而啓迪之也。(八)有馮有翼。意謂得賢以自輔也。(九)夙夜。勉也。又不倦也。(一〇)御府。天子之所也。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

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之爲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士之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

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實，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宜得賢令，又得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註音】(註)谷壹切(帥)同率

【釋義】(一)慈谿，浙江省縣名。(二)井田，周制，地方一里，劃爲九區，區各百畝，形如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八家皆耕百畝爲私田，公家恒收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其制至戰國始壞。(三)黨，庠，序，國，學，五百家爲黨，餘，郊，外，地，五，鄉，爲，餘，庠，序，學，皆，學，名。(四)受成，獻，識，訊，因「禮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讞，告。「注」受成，定兵謀也。訊，生者，識，死而截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左，傾，獻，讞。(五)釋奠，釋，菜，釋，奠，置，爵，於，神，前，而，祭，也。釋，菜，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古，時，始，入，學，皆，行，釋，菜，禮。春秋二祭，皆用釋奠禮。(六)陵，廟，藉，也。「儀書」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七)浮屠，即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因稱佛教曰浮屠。(八)今天子，仁宗。(九)杜醇，慈谿人。號大隱先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夫

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註音〕〔聲〕音勞〔奇〕音聘〔扞〕音捍

〔釋義〕(一)桂州。今廣西桂林縣。(二)儂智高反南方。宋仁宗皇祐元年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有儂全福者。為交趾人所殺。其妻改適南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蠻州。又據安德州。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誘。亦不報。智高怒。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砦。元祐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程處場驪封等八州。(三)經略。官名。掌一路兵民之事。(四)余公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皇祐五年正月。欲青大敗儂智高于惠州。智高走大理。帝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五)至和。宋仁宗年號。(六)四夷之難。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命南仲往城朔方。見〔詩出車〕。(七)朔方。北方也。(八)南仲。文王之臣。(九)城於東方。〔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王謂宣王。周中興令主也。(一〇)仲山甫。周宣王賢臣。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

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充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閤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註音】(文)去聲。(狙)音狙。(代)音弋。(擗)采入聲。

【釋義】(一)釋符。宋真宗年號。(二)封泰山。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禘祭父。(三)文飾也。(四)芝。皆類。有青赤黃白紫多種。古以爲瑞草。(五)狙代。代所以格獸也。(莊子)拱把而上。求狙猴之代者斬之。(六)今上。謂宋仁宗。(七)委駢。委棄也。駢。掩也。(八)太邱。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

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讖。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讖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註音】 辨音者

【釋義】 (一) 發禪山。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二) 浮圖。僧也。(三) 廬冢。屋廬及墳墓也。(四) 竊然。暗貌。(五) 據火。持火。(六) 夷。平也。(七) 相助也。輔也。(八) 廬陵。即今江西吉安縣。(九) 長樂。即今福建長樂縣。(一〇) 至和。宋仁宗年號。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會。

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牆。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巧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子。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邪。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註音〕(唐)談序

〔釋義〕(一)揚州。治今江蘇江都縣。(二)金陵。今江蘇江甯縣。即南京是也。(三)庫屋。低屋也。(四)枵然。空虛也。(五)離性禁欲。離性。若釋絕五倫之類。禁欲。若不茹葷。不娶妻之類。皆浮屠氏之所謂苦修行也。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釋義】(一)孟嘗君。戰國時齊公子田文也。封於薛。號孟嘗君。史記有孟嘗君列傳。(二)脫於虎豹之裘。孟嘗君因於秦。求秦昭王之幸。如解脫。姬欲得狐白裘。時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既得脫。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為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出。(三)雄長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例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_三。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寫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_七牴牾者也。

【註音】(牴)音抵 (梧)五路切

【釋義】(一)孔子世家。史記有孔子世家。(二)太史公。謂漢司馬遷。(三)旅人。旅客也。謂孔子周遊列國。如旅客之候候道路也。(四)棲棲。往來貌。(五)將聖。大聖也。(六)寫奕。光耀流行貌。(七)牴牾。抵觸也。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偃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直閣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

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一五）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陶。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輟（一六）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註音】（穆）音機（翰）知優切（讎）同誌

【釋義】（一）寶元。宋仁宗年號。（二）明肅太后。宋眞宗后劉氏。（三）曹利用。字用之。道州寧晉人。章獻后臨朝。中人黃威軒輕爲禍福。凡內降恩。利用力持不與。左右多怨。爲內侍所構。貶房州安置。自經死。（四）經崇勳。閩人。得罪太后。使利用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詆斥良久。崇勳由是恨之。（五）引諫官御史季。道輔率諫官孫祖德。

范仲淹。宋郊。劉放。御史蔣堂。郭勳。楊億。馬遵。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願賜聖
盡所言。宰相呂東簡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矣。於是黜道輔知泰州。(一)厚廣。按宋史。字原魯。初名延魯。(二)寧州。治今甘
肅。舊觀殿試後。所進士詣太學釋褐。行釋菜禮。簪花飲酒而出。謂釋褐者之服而服官服也。(三)寧州。治今甘
肅寧縣。(四)兗州。僊源。今山東曲阜縣。(五)許州名。治今河南許昌縣。(六)徐州名。治今江蘇泰縣。(七)公。為大臣道地。道輔受詔
名。治今山東微陽縣。(八)鄆州名。治今山東東平縣。(九)秦州名。治今江蘇泰縣。(十)公。為大臣道地。道輔受詔
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昉。宰相張士遜素惡昉。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之意。即謂道輔上
願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十一)
滑州。韋城驛。在今河南滑縣東南。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塞上嶺。行至韋城。發病卒。(十二)詔。追復郭皇
后位號。后於景德元年。出居瑤華宮。賜號金庭教主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嘗密令召入。屬小疾。聞文應扶醫診
視。數日暴薨。上深悼之。追復皇后。而停給冊府廟之禮。(十三)宗翰。字周翰。官至刑部侍郎。以喪文閣待制知徐州。
未拜而卒。(十四)禮。禮晉也。(十五)真武像。真武。即玄武。北方之神。(十六)雲龍。禮。鈔。稱符問。避聖祖諱。始改為真武。(十七)
展。禮也。(十八)展如之人兮。(十九)朝。車前曲木上鉤銜者。大車謂之轅。兵車。田車。乘車。謂之轅。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
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
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
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
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
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

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瓊。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釋義〕 (一) 泰州海陵縣。即江蘇泰縣。 (二) 元。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遷郎中。歷知揚越秦州卒。 (三) 寶元。宋仁宗年號。 (四)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為宋名臣。 (五) 鄭文肅公。名穀。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六) 趙鼎。苗不正而參差。出入曰齟齬。意見之不相合者。亦借用之。 (七) 右武。向武也。 (八) 揚子縣。今江蘇儀徵縣。 (九) 泰興。今江蘇縣名。

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會會。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二〇}。綱狂。敢^{*二一}。躡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土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二二}。頽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二五}。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傲^{*二七}。銜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於深。孰^{*二九}。鑿平厚。其傳其詩。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住而留。涕哭馳辭。以贊^{*三〇}。醪羞。

【註音】 (會)慈殺切 (醪)想里切 (矧)音劓 (醜)音欺 (始)讀作移 (闕)音過 (耆)音苟 (鑄)音
 題 (壘)音因 (鏡)讀如乞 (醜)音勞
 【釋義】 (一)范潁州。即范文正公仲淹也。父知青州。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二)明肅。宋仁宗初年。莊獻明
 肅劉太后垂簾聽政。仲淹勸明肅盡母道。明肅聽。惟繼仁宗克盡子道。(三)殖。立也。(四)瑤華。失位。瑤華。謂仁宗后
 郭氏。郭皇后廢。出居瑤華宮。仲淹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五)尹帝之都。謂范仲淹知開封府時
 也。(六)瘡痍。定貞貌。(七)會會。聚也。雄也。(八)三州。謂饒州。潤州。越州。(九)醜。以醜盜酒曰醜。或曰分也。《漢書》
 乃醜。二是以引其河。(一〇)矧。在大也。(一一)醜。害也。謂傷害之也。(一二)醜。訓處。言虜之不致近邊也。或言頗當作頗。
 (一三)醜。害也。填也。(一四)醜。刻也。(一五)醜。壘塞也。(一六)耆。老壽也。(一七)矧。粗厚之織物也。
 (一八)醜。塞也。填也。(一九)醜。刻也。(二〇)醜。壘塞也。(二一)醜。壘塞也。(二二)醜。壘塞也。(二三)醜。壘塞也。(二四)醜。壘塞也。(二五)醜。壘塞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三遭^三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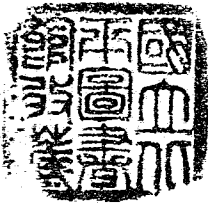
【註音】(魏)姑回切(琦)音奇(端)音奇(靈)音區(遠)張連切(願)音致

【釋義】(一)迢遠。難行不進貌。(二)三。頻數也。(三)箕山。在河南登封縣東南。(四)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西城潁谷。(五)歎歎。嗟歎也。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釋義〕 (一)金谿地名。今爲江西金谿縣。(二)隸耕。猶言屬於農夫也。(三)書具。書籍之類也。(四)賓客其父。謂以賓客之禮敬其父也。(五)丐。與也。(六)環謁。猶言遍謁也。(七)明道。宋仁宗年號。(八)先人。亡父也。介甫之父名益。



仿古字版

王陽明全集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

(寄貨掛號一號分六角)

王守仁著 是編凡語錄三卷，文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十卷，續編六卷，附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守仁之學，以知行合一爲主，爲仲尼後之第一人；其文博大昌明，詩亦秀逸有致，全書用仿古字版排印，字體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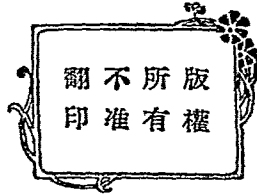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廣 唐宋八大家古文 (全一册)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纂者 沈德潛

註釋者 宋晶如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出版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天馬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廿五日收到